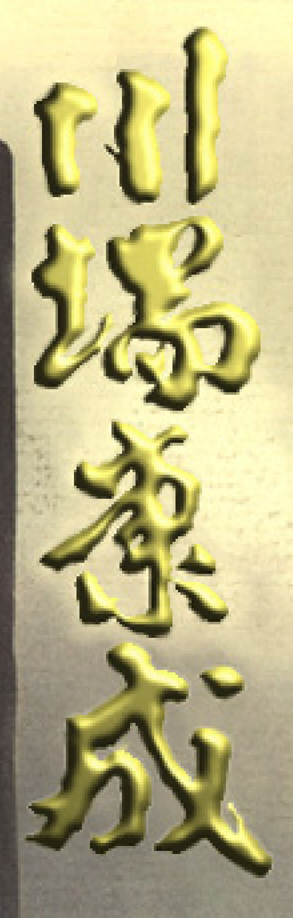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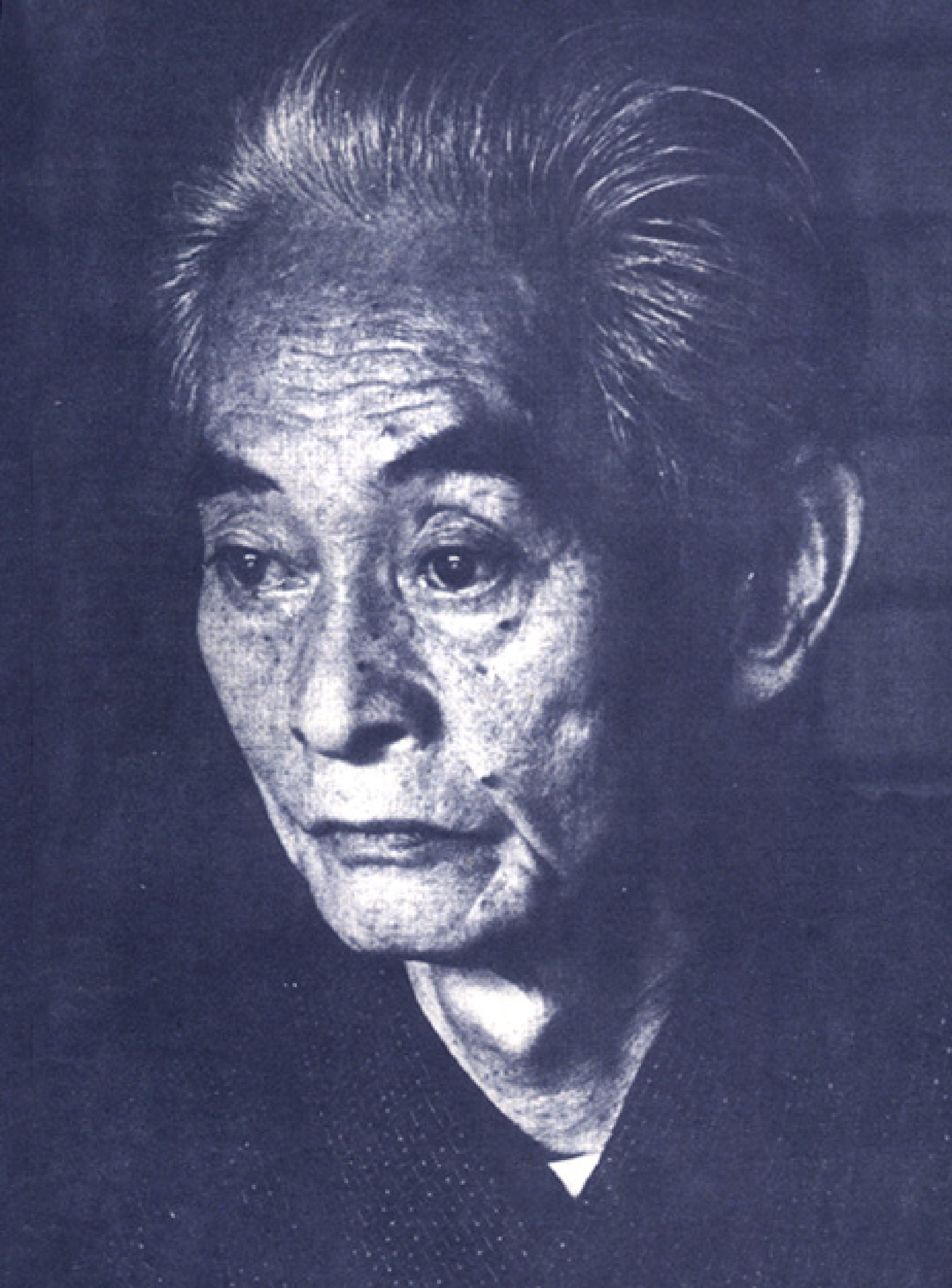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文集

主编 叶渭渠

名人 ⊙ 舞姬





川端康成文集

名人

叶渭渠 译

舞姬

唐月梅 译

川端康成

名人·舞姬　目录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这种文学的多样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得到了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香男里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 1981 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

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的肯定评价。日本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一是多集中出版少数为人注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并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

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⑴ 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 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⑵ 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⑶ 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

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集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文学之门的钥匙。

⑷ 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或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

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体。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名人

一

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名人[1]，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在热海鳞屋旅馆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

在热海，一月十八日这个忌辰的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因为《金色夜叉》[2]中的贯一在热海海边说了一句“本月今晚的月亮”的台词，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一月十七日订为红叶节。秀哉名人的忌辰，就是红叶节的次日。

历年红叶节都举办文学性的活动。名人逝世的昭和十五

① 一五九〇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授予棋艺高超的日海和尚“本因坊”称号，开始了“本因坊”世袭制。到了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于一九三七年宣 告引退，才决定放弃世袭制度，将本因坊称号转让给日本棋院。“名人”是棋手的最高称号，可以终身保持，但不能世袭，至一九四〇年秀哉死后，“名人”称号也被废除了。

② 《金色夜叉》是尾崎红叶（1867—1903）的代表作。贯一是书中的主人公。

年，红叶节尤为盛大。除尾崎红叶外，还有高山樗牛[①]、坪内逍遥[②]，同热海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悼念这三位已故文人，竹田敏彦[③]、大佛次郎[④]、林房雄[⑤] 等三位小说家在这前一年度的作品里又对热海作了介绍。热海市给这三位作家赠送了感谢状。当时我正在热海，也出席了这个节日的活动。

十七日晚上，市长在我下榻的聚乐旅馆举行了招待宴会。十八日凌晨，我被电话吵醒，说是名人作古了。我旋即奔赴鳞屋去吊唁，然后折回旅馆。吃过早饭，同前来参加红叶节的作家和市工作人员一起参谒了逍遥的陵墓，并供奉了鲜花，尔后绕到梅园去。在抚松庵举行的宴会上，我中途溜了出来，去鳞屋给名人的遗容拍了一张照片。过不多久，就目送名人的遗体被运回东京去了。

名人是在一月十五日到达热海的，十八日就猝然长逝了。好像特地到热海来作古似的。十六日我曾到旅馆造访名人，并下了两盘棋。当天傍晚，我回家不久，名人突然发病了。这是名人最后一次同我下他所爱好的将棋[⑥]。我撰写过一篇秀哉名人最后一场比赛（告别赛）的观战记，还同名人最后对弈了一盘，拍了一张名人最后的头像（遗容）。

名人同我结下缘份，是从《东京日日（每日）新闻》社

① 高山樗牛（1871—1902），文艺评论家。
② 坪内逍遥（1859—1935），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
③ 竹田敏彦（1891—1961），剧作家、小说家。
④ 大佛次郎（1987—1973），小说家。
⑤ 林房雄（1903—　），小说家。
⑥ 类似我国的象棋。

选我当告别赛观战记者开始的。作为报社举办的围棋赛，那次场面之盛大，是空前绝后的。六月二十六日在芝公园的红叶馆开始对局，到十二月四日在伊东的暖香园下完这一盘棋，几乎花费了半年的时光。断断续续地下了十四次。我在报上连载了六十四回观战记。不过，棋下到一半，名人便病倒了。八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休战了三个月。由于名人病重，这盘棋更显得悲切了。说不定还是这盘棋夺去了名人的性命呢。下完这盘棋，名人再也恢复不了健康，一年后就离开了人世。

二

这位名人下完告别赛的时间，确切地说，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四十二分。下到黑 237 就终局了。

且说名人默默地在棋盘上填了一个空眼，这时列席的小野田六段说：

“是五目吗？”

这是很有礼貌的说法。他明知名人输了五目，却有意这么说，以图消除名人的忧郁，这也许是对名人的一种体贴吧。

“嗯，是五目……”名人嘟哝了一句，抬起红肿的眼睑，他已经再也不想摆放棋子了。

拥到对局室来的工作人员，谁都不言语。名人仿佛要缓和一下这种沉闷的气氛，平静地说：

“我不入院的话，早该在八月中旬就在箱根结束了。”

然后，他询问了自己花费的时间。

“白子是十九个小时零五十七分……还有三分钟，正好是花了一半时间。”担任记录的少女棋手回答道。

“黑子是三十四个小时零十九分……”

高段棋手下一盘棋，一般需要十个小时的光景。惟独这盘棋，据说规定可花四十个小时，等于延长四倍。最后黑子实际花了三十四个小时零十九分，是耗时相当多的。自从围棋规定时间以来，这一盘是空前的。

下完这盘棋，正好快到三点，旅馆女佣端上了点心。人们依然沉默不语，视线都落在棋盘上。

“吃点黏糕小豆汤怎么样？”名人问对手大竹七段。

年轻的七段下完棋，就向名人施礼说：

“先生，谢谢您了。”

说罢，他深深地低下了头，一动也不动，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膝上，白皙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了。

名人抹乱了棋盘上的棋子，七段将黑子放进棋盒里。对于对手，名人没说一句感想，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走了。当然，七段也没吐露什么感想。倘使是七段输了，总该说点什么的吧。

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偶尔探望一下外面，发现大竹七段动作麻利，转眼换上了棉袍，下到庭院，独自坐在对面的长凳上。他紧抱双臂，耷拉下苍白的脸。冬日临近黄昏，暮霭朦胧，他在冷飕飕的宽阔庭院里，陷入了沉思。

我打开了走廊的玻璃门，呼唤道：

“大竹兄，大竹兄。”

他生气似地稍微掉转头，大概是落泪了吧。

我把目光移开，退回屋里，名人夫人来致意说：

“承蒙长期多方关照……”

我同夫人交谈了几句，大竹七段的身影早已从庭院消失了。接着他又麻利地换上带家徽的礼服，衣冠整齐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到名人和工作人员的房间去致意，也到我的房间来了。

我也到名人的房间去致意。

三

这盘棋下了半年，胜负终于揭晓。次日工作人员也都急匆匆地回家去了。恰巧是伊东线试车的前一天。

年终岁初，是温泉的旺季。电车通到伊东市镇，大街小巷都披上了庆贺的新装，显出一派繁荣景象。我同被“禁闭”的棋手们一起幽居在旅馆的房间里，当我乘上公共汽车回家时，这个市镇的装饰跳入我的眼帘，使我觉得像是从洞窟中解放出来似的。新车站附近，展现出一条条土色的未经铺设的土路。突击建筑的房屋，一栋栋拔地而起。新开地杂乱无章。在我看来，这是人世间的一种生机。

公共汽车驶出伊东市镇，在海滨路上，遇上了一群背着柴禾的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贯众草。有的妇女，用贯众草把柴禾捆绑起来。我突然觉着人是可亲的。心情就像越过高山看见了缭绕上升的炊烟一样。可以这么说，这些寻常的准备过年的生活习惯，令我十分怀念。我恍如从异常的世界逃脱了出来。妇女们大概是拾柴禾回家烧饭吧。海，呈现了一派冬日的景色。太阳，显得暗淡无光，忽然昏沉下来。

但是，就是在公共汽车上，我的脑子里还浮现着名人的形象。也许是对老名人产生的感情，渗透了我的身心，这才

使我感到可亲可敬的吧。

工作人员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老名人夫妇留在伊东旅馆里。

“常胜名人”在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围棋赛上败北了。因此应该是名人最不愿意在对局室里停留。再说，名人带病参战，要消除疲劳，也应该尽早换个地方才是。然而难道是名人对此心不在焉，或是感觉迟钝？连工作人员和观战的我，都觉得再不能在这里呆下去，赶紧逃脱似地回到家里去了，惟独失利的名人却留下来。他这种郁闷而乏味的生活，任凭人们去想象吧。他本人大概依然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茫然地坐着。

名人的对手大竹七段早已回家去了。他和没有孩子的名人不同，有着一个热闹的家庭。

记得下完这盘棋两三年之后，我曾接到大竹七段的夫人来信，提到他家有十六口人。我想，在一个十六口人的大家庭里，或许可以领略到七段的性格或生活作风，于是便想去访问他家。后来，七段的父亲去世了，十六口人变成了十五口，我曾去吊唁过。虽说是吊唁，也是在举行过葬礼一个月以后才去的。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七段的家。七段不在，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把我请进了客厅。夫人寒暄过后，站到门口去了。

她说了句“来，把大家都叫来”，便传来了吧哒吧哒的脚步声，四五个少年走进客厅，以孩子的立正姿势排成一行。他们是十一二岁到二十岁上下的青少年，好像都是弟子。其中杂着一个少女，她脸颊绯红，身体滚圆，但个子高大。

夫人将我给他们介绍之后，说了声“请向先生致意”，弟子们立即低头行礼。我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这种礼仪是很自然的，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少年们一离开客厅，就听见他们在这座宽阔的房子里嬉戏的吵嚷声。在夫人的劝导下，我登上了二楼，请内弟子同我练习了一盘，夫人不时地给我端来食物。我在这家呆了很长的时间。

说一家十六口人，是包括这些弟子在内的。内弟子有四五人，但年轻棋手只有大竹七段一人。足见他有很好的人缘和收入。再说，大竹七段是个溺爱孩子和体贴家眷的人，因而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吧。

这期间，大竹七段作为名人告别赛的对手，整天幽居在旅馆里。对局的日子，傍晚时分中途暂停，他总是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给夫人挂电话。

“今天我和先生下了几手。”

大竹七段只谈这点，不至于失慎泄露出去，让对方估摸到棋局。只要从七段的房间传来这种电话声，我就不能不对他怀有好感。

四

在芝红叶馆举行的开局仪式上，黑子白子都只下了一手，第二天也只进行到十二手。然后决定将对局场地转移到箱根去。名人、大竹七段，还有工作人员一起出发，抵达堂岛对星馆的当天，没有继续对弈，对弈者之间也没发生龃龉。傍晚时分，名人还喝了将近一瓶酒，心情十分舒畅，甚至谈笑风生。

他们先被请到客厅里，从客厅的津轻漆[1]大桌子谈到漆器的故事。

“记得有一回，我见到一个漆棋盘。不是涂漆，而是里里外外全部用漆精心制作的。据说，那是青森漆器工匠由于爱好而制造的。花了整整二十五年的工夫。大概是要等漆干以后，在上面再涂，这才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吧。棋盒和箱子都是漆器。他把它拿到博览会上，标价五千元，可卖不出去。于是他拿到日本棋院，要求人家照顾，出三千元。不管怎么说，那家伙是很重的。比我还重。足有四十多公斤呢。”名人说罢，望了望大竹七段。

“大竹，你又发胖了。”

“六十公斤……”

“哦？你正好比我重一倍。年龄却还不到我的一半……”

“已经三十了。先生，真不好意思呀。三十……到先生府上学习的时候，我是很瘦的哩。”大竹七段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往事。“在打搅府上的时候，我生病了，还得到师母的悉心照料呢。”

接着话题又从七段夫人的娘家信州温泉浴场转到家庭问题。大竹七段二十三岁上就结婚，那时还是五段，生了三个孩子，收了三个徒弟，全家共十口人。

据说，七段的六岁长女对围棋边看边学，久而久之，也无师自通了。

“前些时候，我让她九个子，还留下棋谱呢。”

---

① 青森县弘前市附近生产的漆器。

“哦，让了九个子？了不起啊。”名人也说了一句。

“四岁的老二也懂得叫吃。是不是有天分还不清楚，如果有发展前途……”

在座的人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棋坛头号人物七段，以六岁和四岁的女儿为对手对弈，他仿佛在认真考虑：自己的幼女若有天分，让她也同自己一样，成为一名棋手就好了。一般说，围棋的天分十岁左右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不学习就不能成材。在我听来，大竹七段的话有点奇怪。他迷上围棋，从不厌倦，也许是还年轻，才三十岁的缘故吧，我想，他的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当时，名人在世田谷的家占地二百六十坪，建筑面积八十坪，庭院比较窄小。他说，他想把这里卖掉，迁到庭院比这里大一点的地方去。我们还想谈谈他家庭的事，可如今他只和夫人过日子，已经不再收弟子了。

五

名人打圣路加医院出院后，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围棋了，现在又在伊东的暖香园继续对弈。第一天，黑 101 到 105，仅进行了五手，就发生了纠纷，下次哪天续弈也定不下来。名人病倒，大竹七段又不同意改变对局条件，而坚持放弃这盘棋。这场纠纷，比箱根那次纠纷还难以解决。

对弈者和工作人员都闲居在旅馆里，白白地度过了郁闷的日子。因此名人曾到川奈去散心。名人本来不爱出门，现在却自己主动地出去了。这是十分罕见的。名人同他的弟子村岛五段、负责记录的少女棋手和我同路。

可是，一走进川奈观光旅馆，就坐在大厅里款式新颖的椅子上，一边歇息一边喝点红茶。对名人来说，这是完全不相称的。

大厅四周镶上玻璃，它呈圆形地从本馆伸向庭院，像个瞭望室或日光室。从那里可以看见铺满草坪的宽阔庭院的左右两侧，那里有两个高尔夫球场；一是富士球场，一是大岛球场。庭院和高尔夫球场的前边就是海。

很早以前，我就很喜欢川奈这种明朗而开阔的景色，我很希望郁郁寡欢的名人去欣赏和享受一番，于是我悄悄地观察名人的情况。名人恍恍惚惚的，不像是在观赏景色的样子。视线也不投向周围的客人。他不动声色，也没有说一句有关景致或饭店的话，照例由夫人来周旋。她赞赏风光佳美，并问名人有没有同感。名人不点头，也不反对。

我很想让名人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去，便邀他进了庭院。

“走吧，外面暖和，不要紧的。你一定会感到舒畅的。”夫人替我催促名人。

名人并不那么厌烦。

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大岛依稀可辨。不很暖和的海面上，老鹰在翱翔。庭院的草坪边缘，立着一排松树，把海镶上了一道绿边。可以看见好几组新婚旅行的人，星星点点地分散在这草坪和海之间的一条线上。也许是置于宽阔而明朗的景色之中的缘故，没有显出新婚旅行的不自然，倒显得温文典雅。新娘子的衣裳上现出了海和松树的色彩，极目远望，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使人更觉得幸福而新鲜。到这里来的新婚夫妇，都是富家的新郎新娘。我带着近似悔恨

的羡慕心情，对名人说：

“那些人都是新婚旅行的。”

“没什么意思吧。”名人嘟哝了一句。

很久之后，我还回忆起名人那副毫无表情地嘟哝的形象。

我想在草坪上转悠，也想在草坪上坐一会儿，可是名人只在一个地方伫立不动，我也只好在旁相陪。

归途中，我们驾车绕过一个碧绿的小湖。在晚秋的午后，这个小湖也显得格外的幽静，意外的美。名人也从车厢里出来，站着观赏了一会儿。

川奈饭店富丽堂皇。翌日清晨，我又去邀大竹七段。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我想：要是能消除七段那股别扭劲儿就好了。我也邀请了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和《东京日日新闻》的砂田记者一同前往。我们白天在饭店庭院的农村风味的房子里吃鸡素烧，一直笑谈到傍晚。从前我曾应舞蹈家们同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过川奈饭店；自己也曾来过，所以我可以当向导。

从川奈回来之后，这盘棋的纠纷又继续发展下去。我只不过是旁观者，最后连我也当了本因坊名人和大竹七段之间的斡旋人。这盘棋好歹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继续下去了。

名人身旁放了一个梧桐木大火盆，后来他让人把另一个长火盆搁在他的背后。水壶的蒸气腾腾上升。由于七段劝说“请随便吧”，他也就依然系着围巾，裹着防寒服，它似乎是毛线里、毛毯面的，类似短和服外褂。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也离不开这些东西。据说当天他发起低烧来了。

“先生的正常体温是……”面对棋盘的大竹七段问道。

“是啊，通常是三十五度七、八或九，在这之间徘徊，不曾到过三十六度。”名人轻声回答，好像回味着什么。

另一次，别人问到名人的身高时，他说：

“征兵检查时是四尺九寸九，后来又长了三分，成了五尺零二分。上了年纪，人也萎缩了，现在是五尺整。”

箱根一战，名人病倒了，医生诊察时说：

“他的体质像个发育不健全的孩子，连腿肚子几乎都没有肉呀。按这种体质，恐怕连运动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哩。也不能让他喝成年人的药量，只能喝十三四岁孩子的分量，不然……”

六

在棋盘前一落坐，名人就显得很高大。这当然是全靠他的地位、修养和艺术的力量。他身高五尺，上身却很长。脸盘又长又大，鼻、嘴和耳朵等也都很大。特别是下颚向前突出。在我拍的那张遗容照片上，这些特征也都是很显著的。

名人遗容的照片拍得怎么样呢？冲洗之前，我很是担心。我早就拜托在九段的野野宫照相馆冲洗了。我将胶卷送到野野宫手里的时候，曾告诉他我拍的是名人的遗容，希望他一定要精心冲洗。

红叶节过后，我便回家，不久又到热海去了。我一再叮嘱妻子，倘若野野宫将遗容照片送到镰仓家，务必差人送到聚乐旅馆来，她自己决不要看这张照片，也不要让别人看。因为这张照片是我这个外行人拍摄的，倘使把名人的遗容拍得很丑陋或者很凄怆，再让别人看见后张扬出去，会有损名人

的威望。如果照片拍得不好，我也不让名人的遗孀和弟子们看，打算把它付诸一炬。我的照相机快门出了毛病，也许就没拍好。

当时我同参加红叶节的人们在梅园抚松庵一起吃午饭，正品尝鸡素烧火鸡肉的时候，我妻子挂来电话，转告了遗属的话：希望我能给名人的遗容拍张照片。那天早晨，我去瞻仰了名人的遗容，回家以后灵机一动，便托随后前去吊唁的妻子捎了个口信：倘若遗属希望用石膏拓下死者的面型，或者拍死者的遗容，我也会欣然承诺的。据说，名人的遗孀曾表示她不喜欢石膏面型，想拜托我给拍张照片。

然而，到了真要拍摄的时候，我又感到拍这张照片责任重大，没有信心。再说我的照相机快门常常失灵，可能拍不成功。幸亏当时有位摄影师从东京来这里拍摄红叶节情况，也住在抚松庵，我便拜托他，请他给拍张名人遗容的照片。摄影师欣然答应。我贸然地把同名人毫无交情的摄影师带去，名人的遗孀也许不愿意，但他肯定比我拍得好。红叶节的主办人却露出为难的神色说：让专程前来拍摄红叶节的摄影师去干别的事可不好办。这也言之成理。从今早起，只有我一个人为名人的死动心。我的心情同参加红叶节的人很不协调。我请摄影师帮我检查照相机快门的故障。摄影师指点我：打开快门，用手掌遮挡替代快门就成。他给我装了新的胶卷。我驱车奔赴鳞屋旅馆。

停放名人遗体的房间，严严实实地闭着挡雨板，亮着电灯。名人遗孀和她弟弟，同我一起走了进去。

“太黑暗了，开窗吧？”她弟弟说。

我大概拍了十张。我一边按照摄影师的指点，打开快门，用手掌遮挡替代快门试着操作，一边暗自祷告快门不要中途卡住，虽然很想多变换些拍摄的方向和角度，但我是一心来礼拜的，不能冒冒失失地在遗体周围随便走动，只能坐定在一个地方。

从镰仓的家里将照片送来时，妻子在野野宫照相馆的口袋上写了这么几句话：

> 这是野野宫刚送来的。内容我没看……据他说撒豆[①]是在四日五时，届时请到神社办事处去。鹤冈八幡宫撒豆，是由镰仓的文人墨客充当撒豆人。

这时节也快到了。

我从口袋里取出照片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被那遗容吸引住了。照片拍得极好，就像活着酣睡的样子，而且充满了死的安详气氛。

我是坐在仰卧着的名人的身旁拍摄的，死人没有枕枕头，脸庞稍微隆起，侧脸显得有点斜仰，饶有风采。那明显突出的颚骨和微张的大嘴尤其引人注目。那鼻子高大得令人望而生畏。从合上眼睑的皱折到额头浓重的阴影，都露出深深的哀愁。

从半掩的窗户透射进来的光线，洒落在他的衣服下摆上。在天花板的灯光照耀下，我从他脚跟前看上去，他头部稍低，

① 日本风俗：立春前夕撒豆驱邪。

额头有阴影。光线照射到下巴颏、脸颊，乃至下陷的眼睑和眉头，落在鼻头上。再仔细端详，下唇也有阴影，上唇却承受着亮光，上下唇之间的嘴里也有浓重的阴影，只有一颗上齿是光闪闪的。原来短短的唇髭里夹杂着白色的毛。照片上，正面的右脸颊长有两颗大黑痣，它们也投下了阴影。从鬓角到额上暴出的血管投下的阴影，也都拍摄出来了。阴暗的额上也显出了横皱纹。留短平头的发上有一处照到亮光。但名人的头发是很粗硬的。

七

看到的两颗大黑痣是在右脸颊上，右边眉毛显得非常的长。眉梢在眼睑上方划出一道弓形，耷拉在合上的眼睑线上。为什么会照得这么长呢？这根长眉和两颗大黑痣，似乎给那张遗容增添了仁爱的色彩。

然而，这长眉毛却引起了我的哀伤。名人逝世前两天，即一月十六日，我们夫妇俩到鳞屋旅馆去拜访过名人。

“对，对，早就想一见到您就马上告诉您的，他那长眉毛的事……”夫人向名人投以诱导的目光，然后转脸对我说：“的确是十二日。天气稍暖。为了到热海去，得剃剃胡子，修修边幅，于是叫了个熟悉的理发师来，在太阳照到的廊道上刮脸，这时他忽然想起似地说：师傅，我的左眉毛上长了一根特别长的毛吧？师傅，据说长眉毛是长命相，请你多加小心，别把它剃掉罗。理发师‘哎’地应了声，歇了歇手，接着说：有，有，先生就是这根吧。这是福气眉。您是长寿相啊！明白了。我会留意的。内子还冲着我说：喏，浦上君给

报纸写的观战记不是也提到这根眉毛吗？浦上这个人观察得真细致啊。连一根长眉毛，他都注意到了，可我自己却没有发觉。他这样说了。看样子他很佩服您呐。”

名人照例沉默不语，突然露出阴沉的神情。我暗自惭愧。

然而，这根象征长命相的长眉毛，没有被理发师剪掉的故事却没有应验，不料两天后，名人竟溘然长逝了。

再说，发现老人的眉上长着一根长毛，还把它写出来，虽说是无聊，当时确是一个悲痛的场面。即使是发现一根眉毛，仿佛也得救了似的。我曾这样记录了那天在箱根奈良屋旅馆观战的情景。

> ……本因坊夫人陪同老名人一直住在旅馆里。大竹夫人有三个孩子，大的才六岁，她得往返箱根和平冢之间。从旁看来，这两位夫人的苦心，也是着实令人同情的。八月十日，名人第二次带病续弈，两位夫人都是脸无血色，骤然消瘦，全都变了样。

对局期间，名人的夫人从来不曾呆在他的身旁，唯独这天，她寸步不离地守候在隔壁房间里，细心观察名人的动静。她不是在观赏对弈，她无法将目光从生病的丈夫身上移开。

另一方面，大竹夫人决不在对局室里露面，她坐立不安地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说不定是由于想不出主意，她走进了工作人员的房间。

“大竹还在思考呐？”

“哪，看样子，正处在困难的时候。”

“就说思考吧，要是昨天夜里睡得好，可能还好受些……”

同病中的名人续弈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大竹七段从昨天起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思绪万千，一分钟也不曾入眠，就参加了今早的战斗。而且约好中途暂停时间是十二点半，刚好轮到黑子。现在快一点半了，封盘还没能决定下来，哪还能顾得上吃午饭呢。夫人在房间里等候，自然坐立不安。夫人昨夜又何曾合过眼呢。

只有一人无牵无挂，那就是大竹二世。他是八个月的初生婴儿，长得确实俊秀，令人感到：要是有人问大竹七段的精神如何，只需看看这个婴儿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婴儿俊极了，简直是七段的精神象征。我今天无论看到哪个成年人都觉得难受，唯独看见这个婴儿桃太郎[①]，却使我得到一点慰藉，仿佛顿时得救了似的。

这天，我头一次发现本因坊名人的眉毛上有一根一寸长的白毛。名人眼睑浮肿，脸暴青筋。—— 这根长眉毛，倒也给人一种宽慰感。

应该说，对局室简直是鬼气逼人。站在走廊上，偶然俯视夏阳灿烂的庭院，看见一位摩登小姐热中于给池子里的鲤鱼投放麸饼，我就像望着什么奇异的东西，甚至不相信那是同一个世界的事。

名人夫人和大竹夫人的面容干裂而苍白。对局一开始，名

① 日本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他神通广大，率领犬、猿、野鸡等去征服鬼岛上的一切妖魔鬼怪。

人夫人照例离开房间。可是，今天她马上又折回来，从隔壁的房间继续注视着名人。小野田六段闭上眼睛，把头垂下来。观战的村松梢风露出了一副目不忍睹的样子。连大竹七段也一声不吭，不敢正视自己的对手—— 名人。

白子启封 90。名人错下了 92，忽左忽右地歪着脑袋。经过一小时零九分长考，白走 94……名人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左顾右盼，时而又强忍恶心似地耷拉下头，痛苦万状。他一反常态，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也许这是在逆光下看名人的缘故吧，他的脸部轮廓朦胧松弛，仿佛是一个鬼魂。对局室里安宁静谧，异乎寻常，95、96、97……不断在棋盘上放子的声音仿佛在空谷中回荡，十分惊人。

白 98，名人又沉思了半个多小时。他微张开嘴，眨巴着眼睛，扇着扇子，好像要把灵魂深处的火焰扇旺似的。难道要这样对弈下去吗？

这时，安永四段走进对局室，跪坐在门槛前，双手着地，诚心诚意地施了个礼。这是虔诚的礼拜。两位棋手没有察觉。名人和七段每次朝向这边，安永总恭恭敬敬地垂下头来。简直是除了如此顶礼膜拜之外，别无他事了。这莫非是鬼神的凄怆的对局？

白走 98 之后不久，少女记录员就报时十二点二十九分。封盘时间是三十分。

“先生，您要是觉着累了，请在那儿休息……”小野田六段对名人说。

从盥洗间折回来的大竹七段也说：“您歇歇吧，请随便……让我一个人思考，把棋子封起来……决不同别人商量。”

大家这才第一次爆发出笑声。

这是照顾，不忍心让名人在棋盘前继续坐下去。尔后由大竹七段独自封 99。名人也就不一定非要在场不可了。名人歪着脖颈沉思：是站起来走呢，还是坐着不动。

“请稍候片刻……”

不大一会儿，名人到盥洗间去了，然后再来到隔壁的房间，同村松梢风他们说说笑笑。他一离开棋盘，就格外精神。

只剩下大竹七段一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右下角的白模样。他思考了一小时零十三分，过了一点钟，封了棋，这就是在中原 99 的刺。

那天早上，工作人员来到名人房间，就今天的对局是在分馆还是在本馆二楼举行，征求意见。

“我已经连庭院也去不了啦，所以希望在本馆进行。不过，上次大竹说过，本馆这边瀑布声太大，还是请你问问大竹吧。按大竹的意见办好罗。”

这就是名人的回答。

八

我在观战记中所写的名人的眉毛，是左眉上的一根白毛。可是，遗容的照片上，右眉毛全都显得很长。不至于是名人死后突然长起来的吧。名人的眉毛是这样长的吗？照片夸大了右眉毛的长，这是确实无疑的。

我完全不用担心照片会不会照坏，照相机是德国康泰司牌的镜头，用一点五光圈拍摄的，即使我的技术和工夫不到家，镜头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镜头不管你是活人还是死人，

是人还是物，都不会觉得伤感，也不至于膜拜。大概是我的使用方法不错，用一点五光圈就拍好了。遗容的照片能拍得如此丰满，如此柔和，也许是镜头的关系吧。

然而，照片上名人的感情渗透了我的心。也许是名人的遗容流露出感情了。的确，那副遗容是流露了感情的。可是这位故人是已经没有感情的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张照片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拍得就像活人酣睡似的。但是，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把它看作遗容的照片，也使人觉得这里存在着不是活也不是死的东西。大概是因为依然拍了活脸的缘故吧。这张脸令人回想起名人生前的许多往事。或许这不是遗容本身，而是由于遗容的照片勾引起来的。显然，遗容的照片要比遗容清晰得多，这也是很奇怪的。我甚至想：从这张照片上是不是应该看到什么秘密的象征呢。

后来，我还是后悔，拍遗容这种行为未免太轻率了。遗容的照片，恐怕也不应该保存吧。不过，从这张照片看，名人那不平凡的生涯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也是事实。

名人决不是美男子，也不是富贵相。毋宁说是一副粗野的穷相。不论取其哪个部分，五官都不美。比如说耳朵吧，耳垂像压坏了似的。嘴大眼细。然而由于长年累月经受棋艺的磨炼，他面向棋盘时的形象显得高大而稳重，仿佛在遗容照片上也荡漾着灵魂的气息。他像是酣睡，合上的眼睑露出一条细缝，蕴含着深沉的哀愁。

我把视线从名人的遗容移到他胸部，只见他像一具木偶，裹着带六角形图案的粗布衣裳，露出了一个脑袋。这件大岛产的图案衣裳是在名人身后由家里人给换上的，很不合体，肩

膀处鼓鼓囊囊的。尽管如此，我总感到名人的尸体仿佛没有了下半截身子似的。“看来到了最后他已经完全没有挪动自己身体的力气了。”这是医生在箱根所描绘的名人的腰腿。人们将名人的遗体从鳞屋旅馆搬上汽车时，名人头部以下的躯体好像也没有了。我作为观战记者，最初看到的是坐着的名人那单薄的小小的膝盖。遗容的照片也只是照了脸部，好像那里只有一个头，令人望而生畏。看上去，这张照片也像非现实的东西。在这张照片上留下的，也许是一张由于一心扑在棋艺上而丧失了许多现实的东西、最后落得悲剧下场的人的脸，也许是一张殉身于命运的人的脸。正如秀哉名人的棋艺以这盘告别棋而告终一样，他的生命也宣告结束了。

九

举行开棋式的做法，除了这次告别赛之外，恐怕是没有先例的。黑白各下一手之后，庆祝宴会就开始了。

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绵绵的梅雨天开始放晴。天空飘浮着淡淡的夏云。芝公园红叶馆的庭院里，苍松翠竹被雨水冲刷一新，稀疏的竹叶上闪烁着强烈的阳光。

一楼大厅壁龛正面，坐着本因坊名人和挑战者大竹七段……名人的左侧，还有将棋名人关根十三世、名人木村、联珠棋[①] 名人高木。也就是说，四位名人并排而坐。将棋和联珠棋的名人在观摩围棋名人的对局。这些名人是应报社的邀

① 联珠棋，棋戏之一，黑白双方在棋盘上交替投子，先连成五子者为胜。

请齐聚一堂的。我作为观战记者，坐在高木名人旁边。大竹七段右侧，坐着举办这场棋赛的报社主笔和主编、日本棋院的理事和监事、三位七段围棋长老，以及列席棋赛的小野田六段。本因坊门下的棋手也出席了。

身穿带家徽礼服的一行人端正地坐定以后，主笔便致开幕词。将棋盘摆在大厅中央时，在座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名人平时面对棋盘的习惯又表现了出来，他轻轻地把左肩耷拉下来。他那双瘦小的膝盖显得单薄。扇子却是非常之大。大竹七段合上眼睛，前后左右地摇晃着脑袋。

名人站了起来，手里拿着扇子，犹如古代武士自然会携带腰刀前来的样子。在棋盘前落坐后，他将左手插进裙裤里，轻轻地握住右手，对着正面仰起头来。大竹七段也坐下，向名人施了个礼，便将棋盘上的棋盒放在右侧，然后再施了个礼，就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了。

“开始吧！”名人催促说。声音虽小，却很激昂。简直像在说：你在干什么！是名人看见七段装模作样觉得讨厌呢，还是名人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七段不以为然，睁开了眼睛，马上又合上。后来在伊东旅馆对局那天早上，大竹七段也如同念诵《法华经》一样，闭目养神，喃喃自语。过了片刻，传来了放围棋子的响亮声音。那是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了。

是新布局[①]还是旧布局，是“星位”还是“小目”？大竹七段是摆新阵势还是维持旧阵势？这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但

① 一盘围棋大体分三个阶段，即布局、中盘、收官。

是，黑方第一手是在右上角“17 · 四”，这“小目”是旧布局。黑一“小目”，解答了这盘棋的一个大疑问。

对这着“小目”，名人一边在膝上盘指，一边注视着棋盘。这场面，报社拍了许多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在刺眼的灯光下，名人撅起双唇，把嘴紧紧闭拢，旁若无人似的。我观看名人下棋，这是第三局，我觉得只要名人在棋盘前坐下，就会生出一股习习和风，使周围变得清爽畅快。

过了五分钟，名人忘了封盘，不留神地摆了个要下子的手势，大竹七段替代名人说：

“决定封盘了。”

“先生，毕竟还是隔了一段时间没下棋，不顺手啊。”

在日本棋院干事的引领下，名人独自退到隔壁的房间里去。关上中间的隔扇，在棋谱上写下了第二手，然后放进信封里。除了封盘的人，如果其他人看见了，就不算是封盘了。

过了一会儿，名人又回到棋盘前，说：

“没有水呀。”他用两只手指蘸了点唾沫，将信封封上，在封口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七段也在下方封口上签了名。然后将这个信封，套在另一个大信封里，工作人员在加封处签了名。随后存放在红叶馆的保险柜里。

就这样，今天的开棋式就算结束了。

木村伊兵卫说要拍张照片向海外介绍，所以又让两位棋手摆出对弈的姿势。拍摄完毕，满座的人都如释重负，随便起来了。长老七段们也走近棋盘，围观这一盘棋。有的说白厚三分六厘，有的说八厘，也有的说九厘，众说纷纭。正在这里，将棋名人木村从旁插话说：

“这是最好的棋子吧，让我来掂掂看。”说着，抓起一把放在掌心上端详。这样的对局，倘使能下一手，就是在棋盘上镀一层金。因而人们总愿意把心爱的棋盘送来，不管送多少个。

休息片刻，庆祝宴会开始了。

列席这次开棋式的三位名人的年龄是：将棋名人木村三十四岁，名人关根十三世七十一岁，联珠棋名人高木五十一岁。都是虚岁。

十

本因坊名人生于明治七年，两三天前刚过六十五寿辰。鉴于日华事变[①]后的时局，只好在家中庆祝了。翌日续弈之前，名人说：“红叶馆的建成，同我的生日，究竟谁在先呢？”他还谈到明治年代的村濑秀甫八段和本因坊秀荣名人也都在这个家里下过棋。

翌日的对局室设在二楼，那里的陈设古色古香，很有明治时代的气氛。从隔扇到气窗全饰有红叶，围在一角的金色屏风也绘上了光琳[②]风格的艳丽的红叶。壁龛里插有八角金盘和西番莲。整个套间——一间十八铺席，一间十五铺席——都打通了，大朵花也并不刺眼。西番莲的花有点凋谢了。只有梳着髽发[③]插上花簪的少女，不时前来换茶。此外再没有

① 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那天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全面侵略。

② 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中期的画家。

③ 日本少女的一种发型，梳成左右两个圆形发髻。

别人进出了。名人的白扇子映在盛着冰水的黑漆盘里，静有中动。观战者只有我一人。

大竹七段身穿带家徽的黑色罗纱短外褂。今天，也许是有点随便，名人只穿着带刺绣家徽的短外褂。棋盘和昨天的也不相同。

昨天黑白各下一手，不久就举行庆祝典礼了。可以说真正的交锋是从今天开始。大竹七段刚要扇扇子，双臂却交叉放在背后，然后将扇子竖放在膝上，把臂肘支在上面，双手托腮，形似扇座。他思考着黑三手。瞧，名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肩膀都耸起来了。但是，他并不慌乱。胸部还是很有规律地起伏。在我看来，像有什么强烈的情绪紧逼上来，也像有什么东西藏在名人心中。名人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我仍然感到心中受到压抑。这只是短暂的时间，名人的呼吸又自然地恢复平静了。不知不觉间又恢复了安稳的节奏。我想，这可能是名人面临战斗，暗下决心的表现吧。也可能是名人无意识地迎来了灵感，因而产生了这样的行动吧。或是已经燃起斗志，气势逼人，进入了明净无我的三昧境界[①]。莫非他成为“常胜名人”的原因也在这里吗？

大竹七段坐到棋盘旁边之前，事先向名人殷勤地招呼说：

“先生，我解手次数频繁，对局中难免失礼。”

“我也频繁嘛，有时半夜里也得起来三趟。”名人喃喃地说。名人对七段的体质不甚了解。我觉得挺可笑的。

---

① 佛教的三昧，即正定、专一、虚寂。

像我这样的人，一伏在办公桌上，小便就频繁，还要一个劲地喝茶水，有时还闹神经性泻肚子。大竹七段则更趋极端了。就是在日本棋院举办的春秋两季升段赛上，大竹七段也把大茶壶放在身边，不停地喝着粗茶。那时节，大竹七段的好对手六段吴清源[①] 也是如此，只要对着棋盘，小便就多了。四五个小时的对局中，我曾试数了一下，约莫在十次以上。吴六段并不那么爱喝茶，他每回解手，都能听见声音，真是难以想象。大竹七段不仅解小手。他一上厕所，裙裤自不用说，连带子也是在走廊上边走边解。挺古怪的。

思考六分钟后，黑走 3，说了声“对不起”，旋即离席而去。接着走 5，又去了一次。

“对不起。”

名人从和服袖筒里捡出一支敷岛牌香烟，慢条斯理地点燃了火。

大竹七段为思考这五手，时而把双手揣在怀里，时而交抱双臂，时而又两手扶在双膝旁，或者去收拾棋盘上连肉眼也看不见的灰尘，还把对手的白子翻了过来。其实是把正面翻上来。若说白子有正反面之分，那么蛤贝内侧、没有纹理那面是正面。这种事情，谁都不会在意。然而大竹七段有时却将名人无所谓地下的反面白子，抓起来翻了个过儿。

这是对局时他的态度。

“先生很稳静，我也被您拉过去，鼓不起劲来了。”大竹

① 吴清源一九一四年生于中国福建省，一九二八年移居日本，后来成为围棋九段。

七段半开玩笑地说。

“我觉得还是热闹些好，太冷静，反而累人。”

七段有个习惯，就是一边对局，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些无聊的笑话。名人却佯装听不见，不予答理。他唱独角戏，也就没劲儿；同名人对局时，也只好比平时少说几句了。

人到中年，面对棋盘自然而然地变得轻灵飘洒，如今不重视礼节，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年轻棋手时而扭动身体，时而露出怪样。我每次看到这种模样，便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一回，日本棋院举行升段赛，一位年轻四段一边对弈，一边利用对手还没下子的间隙，把一本文艺同人杂志展放在膝上，读起小说来。对手一落棋，他就抬头思考，尔后自己下了一着。轮到对手思考，他又佯装不知，把视线落在同人杂志上。简直是高傲无礼，差点触怒了对手。后来我听说，这位四段不久就疯了。恐怕是对手在思考时他那病弱的神经无法忍受吧。

有人说，大竹七段和吴清源六段曾向某心灵学家求教，问赢棋时应持什么态度。心灵学家回答说：在对手思考时，最好仍是专心致志。据说曾列席观看本因坊名人告别赛的小野田六段在几年之后，即在他死前不久，不仅在日本棋院举办的升段赛中大获全胜，而且棋艺的高超，也令人瞠目而视。对局的态度确实非同凡响。对手下子的时候，他静静地瞑目养神，仿佛摆脱了获胜的欲望。升段赛结束后，他便住进了医院，自己也不知道是得了胃癌，就去世了。大竹七段少年时代的恩师久保松六段也在死前的升段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名人和大竹七段在对局的紧张气氛中，表面上也表现出正相反的态势。比如静与动，反应迟钝与反应敏捷。名人一埋头围棋，绝不上盥洗间。一般说，只要观察对弈者的表情和脸色，就大体能弄清棋势了。据说，唯独名人难以摸透。七段的棋，反应并不敏捷，相反却表现了一种强劲的棋风。他习惯长考，时间总是不够用。快到点了，记录员读秒，剩下一分钟，他好像还有一百手，乃至一百五十手。这种时候，他气势磅礴，反而威胁了对手。

七段刚坐下又站起来走了。这也是他的一种战斗准备，就如同名人的呼吸变粗一样。名人那狭窄的溜肩膀不停起伏，深深打动了我，我仿佛偷看到了灵感到来的秘密，它不是痛苦，也不是畏惧，连名人本人也不知道，别人更无从知道了。

然而，后来联系起来考虑，这只不过是我自作聪明罢了。也许名人只感到胸部憋气。接连多日对弈，名人的心脏病恶化了。那时大概是初次轻微发作吧。我不知道名人有心脏病，所以得到那样的印象，这虽是尊敬的一种表现，但也是荒诞的。那时节，名人许是没觉察自己有病，也没发现自己呼吸异常吧，他脸上丝毫没有露出痛苦和不安的神色，也不曾用手去抚摸自己的胸口。

大竹七段下黑 5，花了二十分钟。名人紧跟着下白 6，费了四十一分钟。这局棋头一次出现长时间思考。事先商定，今天下午四点轮到谁下谁就封盘。七段在差两分钟四点时，下了黑 11。两分钟内，只要名人不走棋，自然由七段封盘了。名人紧跟白 12，四点二十二分封盘了。

今早放晴的天空又阴沉下来。这是大雨的前兆，水灾从

关东波及关西。

十一

红叶节次日，本应从上午十点继续对弈，岂料一早就发生了一场争执，以至拖延到下午两点。我作为观战记者，是个旁观者，事情与我无关。我看见工作人员狼狈周章，日本棋院的棋手们也跑来了，好像是在另一房间里开会。

今早我刚踏进红叶馆的门厅，大竹七段正好来了。他拎着一个大皮箱子。

“大竹兄的行李？……”我说。

“是啊，今天要到箱根去，在旅馆幽居啦。”七段以对局前的沉闷口吻答道。

我早有所闻，今天对弈者都不回家，从红叶馆一起出发，到箱根旅馆去。七段这件大行李却有点异样。

名人却没有做好去箱根的准备。

“是这样讲的吗？那么我还想上一趟理发馆呐。”

大竹七段早有打算，下完这盘棋之前，得有三个月不能回家，他兴冲冲地来了。这下子，他不仅感到扫兴，而且觉得细则规定改变了。究竟有没有把这些规定通知名人，就无从知晓了。这更加触怒了七段。再说，这次对局，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可是从一开头就不遵守规则，使七段对往后的事深感不安。不管怎么说，没有向名人交待清楚，这确实是工作人员的过错。也许七段看到：名人特殊，没人敢向他陈述苦衷，因自己年轻，别人反而来说服自己，以便收拾局面。七段态度相当强硬。

如果名人不知道今天要去箱根，那是无话可说的。许多人聚拢在另一房间里，走廊上人声嘈杂。大竹七段长时间不露面。这期间，名人独自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等候着。午饭时间稍稍推迟，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决定今天两点到四点对局，隔两天再到箱根去。

“两个小时无论如何下不了。到了箱根再慢慢下好罗。”名人说。

这倒也是啊。不过，事情却不能这样办。名人这样办，日后难免还会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对局的日子，棋手是不能随心所欲更改的。现在的围棋是完全按照规则进行的。名人的告别赛之所以制订这样严格的规则，也是为了防止名人按老样子任意行动，不管名人的地位多高，一定要使对局自始至终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

于是采用了所谓“禁闭制”。为了彻底贯彻这个制度，今天不许棋手回家，直接从红叶馆到箱根去。所谓“禁闭”，就是说下完一盘之前，棋手不能离开对局的地方，也不能会见其他的棋手，以避免别人从旁当参谋。虽说这样做可以保持胜负的庄严，却丧失了对人格的尊重。不过，棋手也认为这样做彼此都可以显得清高。何况这盘棋每隔五天进行一次，已经连续下了三个月。不管参战的棋手愿不愿意，都担心第三者从旁当参谋，若有怀疑，事情就会闹大。当然棋手之间也存在着职业道德和礼节的问题。中途暂停尚且如此，面对对弈者就更不用说了，必须慎之又慎，不能随意评头品足。一旦破例，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名人晚年，十多年里只比赛了三盘。三次交锋，名人都

中途患病。第一盘之后就生病了。第三盘之后便与世长辞。三盘虽都下完，可是由于中途养病，第一盘花了两个月，第二盘花了四个月，第三盘告别赛更长，竟达七个月之久。

第二盘是在距告别赛前五年，即昭和五年同吴清源五段的对局。中盘下到一百五十手左右，棋艺虽精细，看来白子处境不妙。这时名人走白 160 的绝招，胜了两目。风传这一出手不凡的绝招是名人的弟子前田六段想出来的。不知是真是假。后来这位弟子否认了。这盘棋花了四个月。这期间，名人的弟子们大概也曾研究过这盘棋，发现了这 160 吧。正因为这是绝招，可能是弟子对名人说的，也可能是名人自己想出来的。除了名人及其弟子以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另外，第一盘是日本棋院同棋正社在大正十五年举行的对抗赛，双方的统帅—— 名人和雁金七段率先上阵交锋，鏖战两个月，这期间日本棋院也好，棋正社也罢，他们肯定都积极研究对这盘棋，但是有没有给自己一方的统帅提供意见，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想大概是没有人从旁当参谋吧。从名人的为人来看，他自己不仅不谋求这种事，而且也不会让旁人进言的。名人的棋风，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第三盘告别赛，由于名人生病而中断，有人风传：名人好像有什么企图。我自始至终都在旁观战，听到这些传闻，感到十分愕然。

休息三个月之后，在伊东续弈的头一天，大竹七段下最初一手，费了两百一十一分钟，即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长考，使工作人员也为之瞠目。从上午十时半开始思考，其中有一小时午饭休息。秋阳西斜，棋盘上方燃亮了电灯。三点差二十

分，好不容易才下黑 101。

“在这种地方跳进，一分钟就可以了，可是……真迟钝！啊，太优柔寡断了。”七段微红着脸笑了。“到底要这样跳进还是前爬，我思考了三个半小时也……”

名人苦笑，没有作答。

正如七段所说的，黑 101 下在连我们都知道的地方。棋局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是黑子应该侵入右下角白模样的时候了，黑 101 只能落在这好点上。除了一间跳到“18 · 十三”的 101 位之外，还有一手“18 · 十二”前爬，即使思想糊涂，其变化也是可以料到的。

大竹七段为什么不早下这一着呢？我作为观战者，也等得不耐烦，觉着有点奇怪，最后产生了疑窦。他分明是故意不走嘛。他是枢气还是耍花招呢？这样胡乱猜疑，也是有其理由的。就是说，这盘棋中途暂停休息了三个月，这期间难道大竹七段自己没有充分研究过吗？走到 101 之前，眼看着就要形成细棋。虽然可以判断出收官还会有变化，却算不到终局吧。排列几套下法，也确定不下来，也许是研究没有结果。尽管如此，这么重要的棋，休息期间，七段也不会不进行研究吧。黑 101，是经过三个月长时间思考的。他佯装现在才思考了三个半小时，这不是休息时间进行了研究的一种伪装吗？不仅是我，连工作人员也怀疑七段思考时间过长，觉得厌恶。七段离席的时候，连名人也嘟哝了一句：

“很有耐性啊！”

倘是练习，还情有可原，而这是决胜的对局，名人说对手的事，这是前所未有的。

同名人和大竹七段关系都很密切的安永四段却说：

“看样子这盘棋休战期间，不论是名人还是大竹，都没有作过研究。大竹也是个性格上有怪癖的人，因此名人生病期间，他也不愿意作研究。”说不定情况就是这样吧。

在三个半小时里，大竹七段不仅思考了黑101，而且是努力把心思拉回到已离开三个月的围棋上来，似乎是想尽量掌握全局的形势和今后的下法吧。

十二

所谓封盘，也是名人第一次经历的规则。第二天继续对弈，从红叶馆的保险柜里把信封拿出来，在日本棋院的干事也在场的情况下，当着对弈者的面，确认封印；昨日在纸上记下封盘最后一手的棋手，先让对手看了棋谱，随后在棋盘上摆放了这一手。在箱根或伊东的旅馆里，反复地进行了同样的规定作法。就是说，不让对手看中途暂停的一手，就是封盘。

没下完的棋，由黑子中途暂停，这是传统的习惯。是对高手的礼让。这样一来，对高手有利。最近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改变了做法，比如谈定下到傍晚五点，时间一到，轮到谁下就由谁来中途暂停。后来为了进一步推行这种作法，想出了中途封盘这一招。将棋最早使用这种封盘办法，其后围棋也效法了。这种规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合理的现象，最后才采用的。所谓不合理现象就是：看了对手的子，自己接着下的子就可以慢慢考虑，直到续弈那天；而且不管相隔一天或几天，都不计算在限时之内。

一切全限制在几条规则之中。棋道的风雅已经衰落，尊敬长辈的传统已经丧失，相互的人格也不受尊重了。名人一生中最后一盘棋，受到了当今合理主义的折磨。就以棋道来说吧，日本和东方自古以来的美德也不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左右棋手生活的晋级，也是根据细微的分数制度，只要胜了就行。这种战术优先于一切，使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位和风趣都渐渐丧失殆尽。当今社会的做法是，对手虽说是名人，最终还是以公平的条件来参战的。这不是大竹七段个人的关系。再说，围棋也是竞技，最后要见胜负，这是理所当然的。

本因坊秀哉名人三十余年不曾执过黑子。他是第一高手，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匹敌。在名人生前，没有别人进入过八段。他把同时代的对手完全压倒，下一代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地位。名人作古十年后的今天，围棋方面尚未找到什么途径能够继任名人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恐怕是秀哉名人的名声太大吧。尊重棋道传统的“名人”，大约在这一代之后就告终了。

正如将棋名人的争夺战一样，霸权的价值很重要，名人的段位成了优胜奖旗似的称号，成了兴办体育比赛者的商品。实际上也可以说名人已经用上一代未曾用过的对局费，把这次告别赛卖给了报社。与其说这是名人主动出卖，莫如说是被报社引诱了。这种一旦爬上名人地位到死也是名人的终身制或段位制，如同日本各种艺道的流派和师家的执照一样，是封建时代的遗物。假使围棋名人不像现在的将棋名人那样年年举办争夺战，秀哉名人也许早已离开人世了。

从前，一旦成了名人，就担心有损于名人的权威，连练习也回避同人对弈。名人以六十五岁的高龄而下决胜棋，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今后大概也不会允许不下棋的名人存在的。从各种意义来说，秀哉名人好像是站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的人。他既要受到旧时代的对名人精神上的尊崇，也要得到新时代给予名人的物质上的功利，于是膜拜偶像的心理同破坏偶像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日子里，名人出于对旧式偶像的怀念，下了这最后一盘棋。

名人幸运地出生于明治的勃兴时期。例如现在的吴清源就没有尝过秀哉名人修业时代那种人世间的辛酸，就算有人的围棋天才超过名人，但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吧。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里，名人赫赫的战果，带来了今天围棋的繁荣。他的显赫功绩，使他成为围棋的象征人物。这样一位名人要以这盘棋为其告退增光生色，人们理应成全他尽情下完一盘好棋，这里包含晚辈的体贴、武道的修养、艺道的高尚精神。然而，今天却不能把名人置于平等的规则之外。

人们绞尽脑汁制订规则，然而又在钻规则的空子。为了堵住狡诈的战术而制订了规则，年轻棋手就不见得没人耍滑头想出一种战术来利用这些规则。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名堂，如限制时间、中途暂停、封盘等，作为武器使用。因此，作为作品的一局棋，就变得不纯净了。名人一旦面对棋盘，很快变成了“往昔的人”。他不知道当今各种细微的计策。名人大约估计正好是火候，是自己最合适的时机，便说了声“今天

到这里吧”，就让下手[1]走了一着，然后中途暂停，由自己来决定续弈的日子。上手[2]这样妄自尊大，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惯例，名人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对局过来的。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允许名人这样妄自尊大，对名人也是一种锻炼。这同今天那种完全凭着规则办事的狭隘做法，恐怕不能相提并论吧。

然而，与其说名人习惯于平等的规则，莫如说更习惯于昔日的特权，例如同吴清源五段对局的时候，由于名人生病不能顺利进行，甚至产生了可疑的流言蜚语。因此这次充当告别赛的对手，晚辈的棋手们似乎都用严格的对局条件，来防止名人为所欲为。这盘棋的对局条件，不是大竹七段同名人商订的，而是为了挑选名人的对手，在日本棋院的高段棋手们举行上手对局之前就决定下来的。大竹七段作为高段的代表，争取名人也遵守誓约。

后来名人患病引起了各种纠纷，大竹七段多次扬言要放弃这盘棋。作为晚辈，这种态度对老名人是不懂礼让，对病人是缺少人情味，有的只是大道理，或者不讲道理，弄得召集人狼狈周章，难以为情。不过，正当的主张，总是在七段这边。再说，七段担心：让一步就得让百步，而且让一步，情绪一松懈，就可能成为败局的起点。到了最后决胜负的时刻，恐怕也不应该这样做吧。七段的态度是：这盘棋无论如何也要取胜，并且早已下定了决心。对手随心所欲，他自然不能听之任之。另一方面，我甚至想：也可能认为对手是名人，会

①②　段位或功力高的棋手称为上手，反之则称为下手。

照样任性，七段就更加顽固地坚持按规则行事。

当然，对局条件同棋盘上下棋又是另一码事。也有这样的棋手：在下棋的时间和地点这些方面可以礼让，适当照顾对手，但在棋盘上，则毫不容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名人碰到了一个坏对手。

十三

在重视胜负的世界里，不切实际地把英雄吹捧上天，这也许是观众的一种嗜好。旗鼓相当的对立，也可以招人青睐，倒不一定希望优势绝对集中在一人身上。“常胜名人”的高大形象屹立在棋手面前。对于名人来说，也曾有过几次鏖战，把一生的命运都押在上面了。他不曾在最高的弈战中失败过。成为名人之前，战斗是振奋人心的；成为名人之后，尤其是晚年的战斗，人们都相信他是不败的，面临战斗，他本人也坚信必胜。这倒是悲剧。将棋名人关根纵然败北，也毫不在乎，而秀哉名人却吃不消。常言道，围棋赛七成是先手取胜，名人执白棋，败给七段也是正常的。外行人不了解这一点。

在大报社的推动下，名人为了技艺之道，很重视自己出马的意义，而不单是被对局费所吸引。他心中燃起来的，依然是必胜的信念。倘使名人担心自己输棋的话，恐怕他就不会亲自出马。因为一旦输棋，常胜的桂冠终究会丢掉，生命也是会消逝的。名人顺从自己异常的天命生活过来了，顺从天命，难道可以说成是违逆天命吗？

时隔五年，这位“独一无二”的“常胜名人”再度登场，他也只好承认适应时代的对局条件了。尔后回想起来，这种

对局条件太过分了，就像梦幻或死神似的。

然而，在红叶馆的次日，这种条件的束缚被名人打破了，到箱根也被打破了。

第三天，六月三十日原订从红叶馆赴箱根，但由于大雨成灾，延至七月三日，又延到八日。关东水灾，神户也受了害。八日至东海道的铁路线还没有完全修复。我住在镰仓，原订在大船站转乘火车，同名人一行同行，但是从东京三点十五分发车开往米原的列车晚到九分钟。

这趟列车在大竹七段所在的平冢地方不靠站，所以他们相约在小田原站会面。不多久，七段头戴帽檐低垂的巴拿马草帽、身穿藏青色夏服出现了。他把闲居山中所穿的衣裳也都带到红叶馆来。那是一只大皮箱。他们一见面，首先就谈起灾情来。

“我家附近一所脑科医院至今也还利用小船做交通工具呢。开始是使用筏子的。”七段说。

乘坐空中缆车从宫下到堂岛，鸟瞰正下方的早川，只见浊浪翻腾。对星馆耸立在似川中岛的地方。到房间里安顿停当之后，七段坐下来，有礼貌地寒暄道：

“先生，您受累了。请多关照。”

当天晚上，名人也喝了适量的酒，带着三分醉意，兴高采烈地绘声绘色说了一段相声。大竹七段也谈起少年时代的往事和家庭情况。名人向我挑战下将棋，一见我不敢上阵，就说：

“那么，大竹先生……”

这盘将棋花了近三个钟头，七段取胜了。

翌晨，名人在澡堂旁的廊子上让别人修面。大概是为明日参加战斗，修修边幅吧。现有的椅子没有靠背，夫人靠在他后面，顶着他的脖颈。

这天傍晚，列席的小野田六段和八幡干事也都到对星馆来了。名人挑战，玩起将棋和联珠棋，很是热闹。名人下联珠棋，又名朝鲜五子棋，连续败给小野田六段。

“小野田相当强啊。”名人赞叹道。

《东京日日新闻》围棋记者五井同我对局，小野田六段给我们记录了棋谱。由六段担任记录，是不同寻常的，这在名人对局中也是没有过的。我执黑棋，胜了五目。这盘棋还在日本棋院的机关杂志《棋道》上刊登了。

来到箱根，中间歇息一天，以消除疲劳。七月十日，是约定续弈的日子。对局的早晨，大竹七段表情迥异，他拉长着脸，紧闭双唇，似乎被惹怒了。他摇晃着肩膀，比平日更精神抖擞地在廊道上走动着。他那眼睑鼓起的单眼皮的细眼，放出了无敌无畏的光芒。

可是名人则抱怨溪流声太大，一连两晚无法成眠。他要把棋盘搬到尽可能远离溪流的独间去……只拍了一张相片，名人勉强坐了下来，他对把这家旅馆作对局场地流露了不满。

续弈日期既定，睡眠不足是区区小事，不能成为推延对局的理由。即使遇上双亲临终，或者自己病倒在棋盘上，也要遵守对局的日子，这是棋手的惯例。如今这种例子也并不鲜见。何况临到对局的早上才抱怨，如此任性，纵使是名人，也是不该的。因为这是一场重要的棋赛。对七段来说，这盘棋就更是重要了。

无论在红叶馆还是在这里，每次续弈，临场往往出现类似违约的事，可是又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具有审判官的权威，对名人也能下令和裁决。七段也担心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过他还是干脆顺从了名人，脸上也没怎样露出不悦的神色。

“这家旅馆是我自己选择的，没让先生睡好，实在抱歉啊。”七段说。“明天再向工作人员要求搬到安静一点的旅馆去，让先生好好睡一觉再说吧。”

七段以前曾到过这家堂岛旅馆，觉得是个对局的绝好地方，也就指定这里了。没想到赶巧下大雨，小溪流水量增加，溪流声很大，简直要把岩石冲走似的。像这种建立在早川中央的旅馆，确实令人难以成眠。可能是七段自己感到有责任，才向名人致歉的吧。

七段同五井记者搭伴，去寻找安静一点的旅馆。我看到了身穿便服的七段的身影。

十四

当天上午，马上把住处改在奈良屋旅馆。翌日，即十一日，在奈良屋一号别馆里继续弈战，已经时隔十二三天了。从这天起，名人进入棋境，再也不提任性的要求，老实至极，恍如已委身于别人了。

小野田六段和岩本六段两人列席了告别赛。岩本六段是在十一日晌午才从东京赶来的，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眺望山景。日历上写着这天是雨过天晴。一大早，阔别许久的阳光又露面了，把树叶的影子投在潮湿的土地上，泉里的锦鲤也是明晃晃的。可是对局开始，天空又是薄云飘浮，微风轻

轻摇曳着壁龛里的花枝。除了庭院瀑布和早川急流的奔泻声以外，只听见远处传来的凿石声。院子里的卷丹花香，飘进房间里来。对局室太宁静了，不知是什么鸟，竟放肆地在檐前飞来飞去。这天，从 12 封手到黑 27 封手，共进行了十六手。

其间歇息四天，七月十六日在箱根第二次续弈。作记录的少女，以前一直身穿藏青地碎白花和服，也换上了地道的白色绢麻夏装了。

虽说是别馆，却是在同一个院落里的独间，距本馆约百来米远。名人从这条路回去吃午饭，他那背影偶尔落在我的眼帘里。走出一号别馆的门，就是斜坡道。名人微弓着腰，独自登了上去。他反剪小小的双手，双手轻轻地相握着，虽然看不清手纹，不过可以看见细微而杂乱的折皱，手里还拿着一把合上了的折扇。上半身稍微前倾，却是笔直的；相反地下半身飘飘忽忽，脚跟显得不太稳当。路旁一侧的山白竹下，传来了小溪的流水声。这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仅此而已……不过，面对这位名人的背影，不知怎的，我的眼睑也发热了，仿佛有着什么深切的感受。一离开对局场地，他如释重负，行走起来时，背影显出现今社会所看不到的一种平静，令人感到如同明治时代的遗老。

“燕子！燕子 !”名人驻足仰望苍穹，用嘶哑的声音在咽喉里嘟哝了一句。原来他已经走到一块大岩石前，岩石上面刻有“明治大帝驻辇御座所基石”的字样。在基石上伸展枝梢的百日红还没开花。奈良屋是当年诸侯所住的驿站旅店。

小野田六段追上去照拂名人。名人夫人站在屋前泉水的

石桥处迎接他。上午和下午，夫人都是一直把名人送到对局室的，看着名人在棋盘前落坐了，她才迅速退下。午休和中途暂停，她也一定出来迎接名人。

这时候，名人的背影总好像失去了平衡。就是说，他还没有从专心于围棋的境界中苏醒过来。挺直的上半身仍然保持对局时的姿势，脚跟显得站不稳的样子。恍如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影子浮现在虚空之中。名人茫然若失，上半身依然一动不动，姿态上保持了面对棋盘时的余韵。

“燕子！燕子！”那声音嘶哑，哽噎在咽喉里，说不定名人这时才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尚未恢复常态。老名人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名人所以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他当时的形象深深地浸透了我的心吧。

十五

“名人好像有些不舒服。”夫人第一次流露出担忧的表情，是在七月二十一日，那天在箱根举行第三轮续弈。

“他说这里很难受……”夫人边说边抚摩自己的胸口。据说打那年春天起，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名人食欲不振。昨天没吃早餐，据说午饭也只吃了一片薄薄的烤面包，喝了不到半磅牛奶。

这天我看到了名人那长下巴颏和瘦脸颊，肌肉在微微抽动。我以为是天气酷热，他过于劳顿了。

这年梅雨季节已过，雨还是阴郁地下个不停。夏天也姗姗来迟。七月二十日大暑前十几天，骤然酷热起来。二十一日，薄霭阴沉地笼罩着明星岳。廊道边上的卷丹花招来了黑

风蝶，令人感到一股闷热。卷丹花的一根茎上竟绽开了十五六朵花。庭院里百鸟齐鸣，也使人感到闷热。连担任记录的少女也扇起扇子来。这场棋赛第一次遇上了这般酷热的天气。

“真热啊！”大竹七段用日本手巾揩了揩额头，又捋了捋头发，然后擦了一把汗。“连棋子也热啊！我爬山来着，箱根的山……箱根的山真是天下险峰啊！”

七段走黑 59，连午休共费时三小时零三十五分。

名人用右手轻轻地戳了戳后背，搭在凭肘上的左手拿着扇子，一个劲地扇个不停。他不时地把视线投向庭院，显得轻松、舒坦而爽快。年轻的七段在虚张声势，连观战的我也全神贯注，然而名人的注意力却放在远处，安稳极了。

但是，名人的脸上也渗出了汗珠。他突然双手抱头，然后又按住双颊。

“东京大概热得发狂了吧。”名人说罢，久久地把嘴张开，迷迷朦朦的，仿佛想起了某日酷暑，又好像要追忆遥远的炙热。

“嗯，去湖水的第二天，就突然……”列席观战的小野田六段答道。小野田六段刚从东京到达。所谓湖水，是指前次对局的次日，即十七日，名人、大竹七段、小野田六段等人一起到卢湖去垂钓的事。

大竹七段经过长时期思考，下黑 59，后面的三手，必然按其路数走。对方应接了。这样，上边更加稳定。接着七段的黑子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虽然处在困难的节骨眼上，但转向下边，只花了一分钟，就下了黑 63。看样子他早已看准了这一着。另外，他在下边的白模样上，放下了试探性的一子，

然后再回到上边。据说这是大竹七段独特的凌厉进攻的招数，也许他对后面的目标已经胸有成竹了吧。放子的声音，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心情。

“凉快点儿了。”七段说罢旋即站起来走了。他在走廊上把裙裤脱下，去厕所解完小手出来，竟把裙裤前后穿反了。

“裙裤都穿成裤裙了。”七段说着重新穿好裙裤，灵巧地将带子打上了十字结。不多久又上厕所解小手去，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

“下围棋的时候，是最容易感受到天热了。”七段用手巾揩了揩那副模糊了的眼镜片。

名人吃冻糯米团子，是下午三时了。他对黑子63感到有点意外，思考了二十分钟。

弈战中，七段频频离席解手。在芝红叶馆开始对弈时，七段预先向名人打过招呼。前次七月十六日对弈时，解手次数也很频繁，连名人都惊愕不已。

“是不是有什么病呢。”

“是肾脏有毛病，神经衰弱……只要一思考，就想去了。”

“那就不要喝茶好罗。”

“不喝好是好，可一思考又想喝。”七段话音未落，又站起来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七段的这个毛病，成了围棋杂志的杂谈栏和漫画栏的好材料。曾有过这样的报道：一盘棋中走了那么多趟，恐怕乘东海道线的火车都可以到达三岛的旅馆了。

十六

到了中途暂停，对弈者离开棋盘之前，要计算当天的子数，又要查对花费的时间。这种时候，名人实在难以理解。

七月十六日四时三分，大竹七段下黑 43 封盘后，告诉名人今天上下午共走了十六手。

“十六手？……走了那么多吗？”名人大惑不解。

负责记录的少女反复地告诉名人：从白 28 到黑 43 封盘，共走了十六手。对手七段也说明是共走了十六手。开棋时，棋盘上只有四十二子，一目了然。两人都告诉了名人，他好像还弄不明白，把当天走的子，用指头一一地按住，自己亲自慢慢数了起来，还是不理解似地说：

“把它摆好就明白了。”

于是他同对手两人把当天下的子又一次捡起挪开。

“一手”

“二手”

“三手。”就这样数到了十六手，又重复地摆了方才的阵势。

“十六手？……相当多啊。”名人茫然地嘟哝了一句。

“因为先生下得快……”七段说。

“我下得不快。”

名人茫然若失，一动不动地坐在棋盘前，别人也不好先行离席。过了片刻，小野田六段开口言道：

“到那边去吧，可以松弛一下脑筋。”

“要么下盘将棋吧？”名人这才如梦初醒似地说。

名人不是佯装发呆，也不是假装糊涂。

这天只走了十五六手，不至于要查对的，整个棋局都装在棋手的脑子里，吃饭时也好，睡觉时也好，棋局都会在脑际盘旋的。名人却偏要亲手将棋子摆上查对，否则就不能满意。许是反映了名人一丝不苟的细致作风，或是表现了名人不切实际的另一面的性格。我从老名人这种乐趣中感到他性格孤僻，并不太幸福。

相隔四天，第五天续弈，七月二十一日从白 44 到黑 65 封盘，共进行了二十二手。

到了中途暂停，名人照旧询问负责记录的少女：

“我今天共花了多少时间？”

“一小时二十九分。”

“花了那么多时间吗？”名人出乎意外，露出了呆滞的神色。这天，名人十一手所用的时间加起来，比对手七段的黑 59 一手所花的一个半小时还少了六分钟。可是名人本人却觉得自己好像下得太快了。

“不像拖延时间……也不像走得太快……”七段说。

名人向负责记录的少女问：

“镇呢？”

“十六分钟。”少女答道。

“尽头呢？”

“二十分钟。”

七段从旁插话说：

“是补空，很长啊。”

“是白 58 啊。”少女一边看时间记录表，一边回答，“是

三十五分钟。”

名人还不理解，从少女手里接过时间表，亲自看了看。

我喜欢洗澡。由于是夏天的关系，每逢中途暂停，我总是最先入浴。这天大竹七段也兴冲冲的，几乎与我同时来到了澡堂。

“今天的棋进展得相当快啊。”我说。

“先生下得快，下得顺手，简直如虎添翼。看样子这盘棋很快就结束哩。”七段赌气地笑了。

他的体力还很充沛。对局前后，在对局室以外的地方同棋手会面是不合适的。这时七段情绪昂扬，像是下定决心要拼搏一番。说不定他的脑子正考虑凌厉进攻的招数呢。

“名人下得真快啊。”列席观战的小野田也惊叹不已。

“那种速度，在棋院的升段赛下十一个钟头，是足够的了。这是挺难的地方。白棋那个镇，不是轻易就能下的……”

看了两人所花的时间，第四轮续弈至七月十六日，合计白子花四小时三十分，黑子花六小时五十二分。第五轮续弈至七月二十一日，白子花五小时五十七分，黑子花十小时二十八分。这天差距拉大了。

后来，第六轮续弈至七月三十一日，白子花八小时二分，黑子花十二小时四十三分。第七轮至八月五日，白子花十小时三十一分，黑子花十五小时四十五分。

但是，第十轮至八月十四日，白子花十四小时五十八分，黑子花十七小时零四十七分，差距缩短了。这天，白 100 封盘后，名人就住进圣路加医院了。八月五日的对局，白 90 时，名人强忍病痛，经过两小时零七分的长考。

十二月四日终盘，全局花费时间如下：秀哉名人花了十九小时五十七分，大竹七段花了三十四小时十五分，相差十四、五个小时，这差距是巨大的，令人生畏。

十七

十九小时五十七分，约莫相当于普通对局时间的一倍。尽管如此，按规定时间，名人还剩下二十个小时。大竹七段即使花了三十四个小时十九分，但按四十小时计算，还余下六个小时。

这盘棋，名人的白130，是偶尔失着，这一手是致命伤。如果不是名人走了败着，形势或是很难判断，或是继续细棋下去，七段就有可能更加需要绞尽脑汁，坚持到满四十个小时。白130以后，黑子胜棋已成定局。

无论是名人还是七段，都属长考型。七段的棋，一般都要等规定时间快到，剩下一分钟才以下百手的气势逼将过去，这倒是惊人的。但是，名人不是在时间制的束缚下培养出来的，不可能表演这种惊险的技艺。也许他本来就盼望在一生决定最后胜负的这盘棋中，能不受时间限制而尽情地下，这才规定四十个小时的吧。

老早以前，名人决胜棋限定的时间就特别长。大正十五年对雁金七段的弈战，是十六个小时。雁金七段因限时已到而败北。但是，即使黑还有时间，名人胜五六目，这棋局也是改变不了的。人们也说，倘使没有时间限制，雁金七段应该下得更果敢。同吴清源五段对局时，花了二十四个小时。

这次告别赛规定四十个小时，同名人破格的时限相比，大

约是其两倍。比一般棋手的时限延长了四倍。简直像是没有时间限制了。

如果这超出常规的四十个小时,是名人方面提出的条件,那么名人自身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说,名人最后只好强忍病痛的折磨,耐心等待对手的长考。大竹七段花了三十四个多小时就说明名人咎由自取了。

每隔五天续弈,也是为了照顾名人的衰老病体,这显然招来了相反的结果。假使双方充分地使用自己享有的时间,合计得花八十个小时;以一轮对局约花五个小时计,鏖战十六轮,每隔五天一轮,即使顺利进行的话,也需花三个月的时间。一盘棋需要集中保持三个月的战斗情绪,总是那么紧张,对决定胜负时的心情来说,也是过分长了,这等于白白消耗棋手的精力。对局期间,不论是睡是醒,胜负的形势总是在脑际盘旋。中间即使安歇四天,与其说是休养,莫如说更增加了疲劳。

名人患病之后,间歇的四天更加成了负担。名人自不用说,就是这次棋赛的工作人员也都祈望早日结束这盘棋。这样不仅可以使名人舒畅些,工作人员也可以比较放心。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名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倒下去。

在箱根,名人觉得身体实在吃不消,也曾向夫人透露:不管胜败如何,希望早日下完这盘棋。

"以前他从没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夫人凄怆地说。

据说有一回名人还曾对工作人员说:

"只要还下这盘棋,我的病就不会好转。我常常突然这么想:把这盘棋全扔在这儿,我就舒服啦。然而,我不能做出

这种对技艺不忠的事情来。”

他低下头又说：

“当然，这件事我没有认真思考过。不过，在痛苦的时候，这种思绪就会在脑际掠过……”

尽管这是私下谈心，没想到会把真情吐露到如此程度。无论任何场合，名人从不发牢骚，也不说泄气的话。五十年的棋坛生涯中，有不少次，是由于比对手更有耐性而获胜了。再说，名人是绝不会故意哗众取宠，显示自己的悲壮和痛苦的。

十八

在伊东续弈不久之后的一天，我问：这盘棋结束之后，名人是重新住院，还是同往年一样到热海去避寒？名人很是开心，冷不防地说：

“噢……问题是我会不会病倒……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没有病倒，反而坚持过来了，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倒不是考虑什么特别深奥的问题，也不是有什么称得上信仰的信仰，但光凭棋手的责任感是坚持不了的。啊，可能是某种精神力量，实在是……”他微低着头，慢条斯理地说。“归根结底，也许是我感觉迟钝。发呆，呀……我发呆，这样一想，我反而觉得好了。发呆的意思，在大阪和东京有不同的解释。在东京，一说发呆，就是有点愚蠢的意思；可在大阪，以画画来说，意思是说这儿画得有点朦胧；以下棋来说，是说这儿下得心不在焉，是不是？”

我仔细地玩味名人这番风趣的谈话。

名人流露出这种情怀是罕见的。名人本是不轻易动感情

的。作为观战记者，由于长期细心观察名人，我对名人满不在乎的神态和言词才有所体会。

明治四十一年，秀哉继承师名本因坊以来，每次发生什么事，广月绝轩都是一直支持名人的，而且担任了名人著书的助手。他写道：随从名人三十余年，从未听名人说过一句什么“拜托你了”或是“你辛苦了”之类的话，据说名人因此而被人误解为冷酷无情。绝轩还写道：社会上纷纷议论，绝轩是在名人授意之下活动的。这种时候，名人也漠然置之。甚至误传过名人在金钱问题上不干不净，这点绝轩是可以马上提出反证的。

就是在告别赛的对局中，名人一次也不曾说过这类应酬的话。所有寒暄，都是由夫人出面的。他从不以名人自居，仗势欺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围棋人士有事同他商量，他也只应声“噢”，就直愣愣地一声不响，因此很难了解到他的意见。对于像名人这样享有崇高地位的人，一般又不好多问。我想：这种情况有时也令人相当为难吧。在客人面前，许多时候都是由夫人代表名人招待和酬酢的。名人发呆时，夫人就焦虑不安，替他敷衍周旋。

名人有另一面的表现：神经或感觉迟钝，不善于领会别人的意思，他自己所说的“发呆”，也经常表现在他的业余专长和嗜好决一胜负的做法上。下将棋、联珠棋自不用说，甚至连打台球、搓麻将，他都要长时间思考，使对手觉得厌烦。

在箱根的旅馆里，名人、大竹七段，还有我，曾打过几次台球，名人巧取七十。大竹七段像下围棋似地详细述说了

所取得的数目："我四十二，吴清源十四……"名人每击一球，不仅充分思考，连架势也都摆好，然后才挥棒一击。他击球的次数很多，都是经过长时间周密思考的。他根据球和人体运动的速度，有时打台球也摆好这种架势。在名人来说，他不属于什么运动流派。然而，看着名人挥棒击球的一刹那，真叫人着急。续看下去，我感到名人有一股哀伤而又亲切的气质。

搓麻将的时候，名人将怀纸折成细长条，把麻将排在上面。不论是怀纸折法，还是麻将摆法，他都弄得整整齐齐，郑重其事。我以为，这可能是名人的洁癖，不由地问了一句。

"嗯，那样做，把麻将摆在洁白的纸上，牌很明亮，容易看得见，请不妨试试。"名人说。

一般人认为搓麻将灵活，出手快，容易决胜负。可是名人却思考了很长时间，尔后才不慌不忙地出牌。对手心情一烦燥，就完全泄气了。名人却毫不关心对手的心情，只顾沉溺在思索里。此时即使对方等他出牌，他也全然不理会。

十九

名人曾就业余围棋谈了一席话："下围棋和将棋是不能了解到对手的性格的。有人说，通过对局可以看出对手的性格云云，然而从围棋的精神来看，这种说法倒是不适当的。"他多半是对那些一知半解而又好议论棋风的人感到气愤吧。

"像我这样的人，与其想对手的事，不如全神贯注到棋境中去呢。"

名人辞世那年的正月初二，就是说逝世前半个月，他参

加了日本棋院的棋赛开幕式，并下了联棋。做法是：这天来棋院的棋手，只要找到对手，各自下五手就回去，以此代替留下祝贺名片。依照顺序等候的时间很长，只好另开一盘。这第二盘棋进行到二十手时，濑尾初段闲极无聊，名人就找他下起来。从二十一手到三十手，各下了五手。这局棋已经没有棋手后继了。轮到名人下最后一手就中途暂停，结束了。这 30 的最后一手，名人思考了四十分钟。其实，这只不过是开幕式的即席助兴，又没有人续弈，随便下下就成。

告别赛进行了一半，名人就入了圣路加医院。我曾去探视过他。这家医院的病房内，家具适合美国人的体格，都是特大号的。名人身材短小，一坐在高高的病榻上，就有点令人担忧了。他脸部严重浮肿，双颊长了点肉，神态自若，首先是卸下了心头的沉重负担，无拘无束，这同对弈时的老人简直判若两人。

连载告别赛情况的各报记者，都云集在这里了。据说连每周的悬奖也能招来许多读者。因为每星期六都征集读者的意见，看下一子该走那一手，猜中者获奖。我也插嘴对记者说：

“本周的问题是黑 91。”

“91？……”名人猛然把脸冲着棋盘一看，糟透了，我觉察到不能谈及围棋的事……

“白跳一间压，黑 91 扳。”

“啊……那儿只有两种走法，要么扼要么长，大约很多人都会猜着的吧。”名人说。他的背影自然挺直，抬起头正襟危坐。这是对局的姿势。威风凛凛。面对虚空的棋盘，名人久

久地露出了忘我的神态。

无论是这时还是正月，联棋的时候，他也是热心棋艺，每一手都一丝不苟，与其说他是重视名人的责任，不如说这是自发的行为。

年轻人一旦被找去当名人的将棋对手，就动摇起来了。以我观察的一二例来说吧，同大竹七段在箱根对弈，让车的一盘，从上午十点进行到傍晚六点。另外，这次告别赛之后，《东京日日新闻》还举办了大竹七段同吴清源六段的三轮棋，由名人担任讲解，我撰写第二盘的观战记时，藤泽库之助五段前来观战，被找来同名人下过将棋。从上午一直下到入夜，然后又继续弈战至翌日凌晨三点。第二天早晨，同藤泽五段一照面，名人又马上拿出将棋盘来了。

七月十一日在箱根告别赛续弈之后，负责名人安全、下榻奈良屋的《东京日日新闻》围棋记者砂田，于下次续弈的十六日的前夕同我们聚会时说：

“我对名人简直服了。那次以后，一连四天一早起床，名人就来喊我打台球，打了一整天。甚至打到深夜，天天如此。他岂止是天才，而且是超人啊。”

据说，名人从不曾对夫人抱怨过下棋累了、倦了。名人一心埋头棋艺，还可以列举一例，这就是夫人常说的一段话，我在奈良屋旅馆时也曾听夫人讲过的：

“那是住在麻布笄町时的事罗……房子不大宽敞，一间十铺席的房间，既是对局室又是练习场。不妙的是，贴邻八铺席的房间作了茶室。茶室里的客人有时放声大笑，有时吵吵嚷嚷。一回，恰巧我的先生同什么人在对局，我妹妹把她刚

出生的婴儿抱来让我瞧，婴儿不会考虑别人，哭个不停。我万分焦急，希望妹妹早点回去，可是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怎么好意思开口让她走呢。等妹妹走后，我向先生抱歉：准是把您闹烦了吧？先生却说：他一点也不晓得我妹妹来过，也没听见婴儿的哭闹声，他就是这样子。”

夫人又补充说：

“已故的小岸说过，他想早日成为先生这样的人，每晚歇息之前，在被褥上静坐片刻。那时节，流行冈田式静坐法哩。”

所谓小岸，就是小岸壮二六段。他是名人的心爱弟子，名人曾说过“一直信赖他一个人”，曾考虑让他继承本因坊的家业。不料小岸却于大正十三年一月，虚岁二十七上夭折了。名人晚年动不动就想起小岸六段的事来。

野泽竹朝还是四段的时候，在名人家中同名人对局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少年弟子们嬉戏打闹声从学仆的房间直传到对局室来，野泽出去对他们说：过一会儿你们会挨名人斥责的。可是名人压根儿就没听见吵闹声。

二十

“中午休息时间，名人也是一边吃饭，一边全神凝视虚空，一句话也不说……大概是走了相当困难的一手吧。”名人夫人是说七月二十六日在箱根进行的第四轮续弈的事。

“他自己好像不知道是在吃饭，我说：那样不易消化，吃饭不专心，恐怕对身体不好吧。他拉长着脸，又直勾勾地凝望虚空了。”

黑 69 的强硬进攻，连名人也没有意料到。这一应手，整

整苦思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钟，这是这盘棋开始以来名人思考时间最长的一次。

但是，对大竹七段来说，这大概早在五天前就看准了。今早续弈时，他按捺住焦急的心绪，又再思考了一遍。这过程中，他浑身充满了力量，独自大模大样地向棋盘探出了身子，继黑 67 之后，又强硬下了黑 69。

“是雨呢还是暴风雨？”七段说罢，放声大笑。

恰巧这时一场骤雨席卷而来。转眼间，庭院里的草坪都被雨水淹没了。风雨敲打在急忙关上的挡雨板上。这是七段脱口而出的一句得意的俏皮话，仿佛也是他的一声心满意足的呼唤。

名人看到黑 69，恍如突然望见模糊不清的岛影。他一下子发呆了，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神色。光是这点，在名人来说，也是罕见的。

后来，在伊东续弈时，黑这意外的一手，名人疑是为封盘而下的，顿时心头火起，他想到把围棋玷污到如此地步，真恨不得当场把它扔光。好不容易等到小憩，他就向我们倾吐了满腹的气愤。面对棋盘的名人，就是在这种时候，脸上也不露声色。甚至没有人觉察到名人内心的不安。

看起来黑 69 如同一把匕首，闪闪发光。名人立即落入了沉思。午休时间已到，名人离开对局室，大竹七段依然站在棋盘旁，一动不动。

“下到这关键的地方，到了高峰啦。”七段依依不舍地俯视着这一局面。

“真厉害啊！”我说。

“我一直陷于被动，苦苦思索……”七段朗朗地笑了。

午休之后，名人刚落坐，就下了白70。午休是吃饭时间，也就是说不计算在规定的时限之内。大家都明白，名人在这段时间里仍在继续思考。为了不让别人觉察，下午开始的一手，本应佯装略作思考的样子，可是名人没有这种本事。相反地，吃午饭的时间，他也凝视着虚空。

二十一

黑69的攻击，被称为“绝招”。连名人后来也讲评说：这是大竹七段独创的强攻。倘若应着错误，就势必给白子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名人对白70，花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过十天后，即八月五日，白90，花了两小时零七分，这是名人在这盘中思考最长的一次。白70这一手，是仅次于此的长考。

列席观战的小野田六段等人也敬佩地说：如果说黑69的进攻是绝招，那么白70也是凌厉的高着。成败在此一举，但名人度过了难关。名人让了一步，摆脱了厄运。这大概是十分艰苦的高着吧。白子以这一手挫败了黑子猛攻过来的气势。看来黑子只是虚张声势，白子避免受伤，变得一身轻了。

“是雨呢还是暴风雨？”这是大竹七段所说的一场骤雨。刹时天空阴沉下来，室内开了电灯。棋盘如镜，白子投影在上面，同名人的风采浑然一体。庭院里，风雨凄凄，使对局室显得更加静谧了。

这场雷阵雨很快就过去了。半山腰上，雾霭缭绕。河流下游小田原那边，天空已经放晴。阳光照射在峡谷对面的山

上。蝉儿啁啾鸣啭。廊道上的玻璃门打开了。七段走黑 73 时，四只小黑狗已在草坪上玩耍了。过了一会儿，天空又变成半阴半晴。

一大早，又下了一场骤雨。上午对局时间，久米正雄[①]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感慨无比，喃喃自语地说：

“在这儿一落坐，就顿觉心情舒畅，心境也清澈了！”

久米新任《东京日日新闻》文艺部长不久，头天晚上来这里观战，住了一夜。近来，小说家担任报社科学文艺部长是不多见的。围棋是文艺部主管范围之内的。

久米对围棋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坐在走廊上，有时眺望山景，有时观看对弈者。不过，他也感受到下棋人的起伏心潮。名人露出一副悲痛的表情陷入沉思时，久米那张微笑的和蔼的脸，也同样地浮现出哀伤的表情来。

至于不谙围棋，我和久米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彼此彼此。尽管这样，在旁连续观战，我不觉感到棋盘上不动的子，如同具有生命的精灵向你搭话一样。棋手放棋子的声音，仿佛响彻了宏大的世界。

对局场设在二号别馆。除了十铺席的房间以外，还有两间九铺席的。这是三个独间。十铺席那间的壁龛里插着合欢花。

“快要下雨啦！”大竹七段说。

这天进行了十五手，白 80 封盘。

快到下午封盘时间，担任记录的少女虽然读秒了，名人

① 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

却仿佛没有听见。少女稍微向名人探出身子，在踌躇的时候，七段替代少女说：

“先生，请您封盘吧。”

他像是要摇醒睡梦中的孩子似的。名人好容易才听见，嘴里还念念叨叨的，但声音嘶哑，吐不出来。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多半是知道到了封盘时间了吧。日本棋院八幡干事把准备好的信封拿来，名人却好像对待旁人的事，呆呆地审视了好一阵子。然后他又带着不能立即回到现实中来的表情说：

“还没决定下哪手呢。”

接着又思考了十六分钟。白 80 费时四十四分。

二十二

七月三十一日续弈，对局室改在“新上段间”。这一套间，分八铺席、八铺席和六铺席三间。三个房间里分别悬挂着赖山阳[①]、山冈铁舟[②]、依田学海[③] 书写的匾额。这套间是在名人房间的楼上。

名人房间的廊道边上，绽开着一簇簇八仙花。今天大黑风蝶也飞落在这些花朵上，鲜艳的姿影倒映在泉水里。房檐下的藤架上，紫藤枝繁叶茂。

名人思考白 82 时，流水声飘送到对局室来。他向下俯视，看见夫人站在泉水的石桥上，往水里投掷麸饼。响起了鲤鱼

① 赖山阳 (1780—1832)，江户后期的儒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② 山冈铁舟 (1836—1888)，幕府末年的政治家、书法家。
③ 依田学海 (1823—1909)，汉学家、戏剧评论家。

群聚拢过来的拨水声。

这天早晨，夫人对我说：

“家里来了京都的客人，我这就回家去。近来东京也变得凉爽，酷暑似乎过去了。”

“不过，天气一凉快，我又担心他会不会感冒……”

夫人站在石桥上的时候，飘起了毛毛细雨。不久大颗的雨点下个不停。大竹七段不知道下雨，别人告诉他时，他说了声：“大概老天爷也患肾脏病啦。”然后望了望庭院。

真是个多雨的夏天。到箱根以来，没有一个对弈日是晴朗的。而且晴雨无常，以现在这场雨来说，也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七段思考黑 83 时，阳光还投射在八仙花上。山上的一片绿意，润泽有光，像是被洗涤过的。谁知上空旋即又阴沉下来。

黑 83 经过了一小时四十八分钟的长考，费时超过白 70 所用的一小时四十六分的纪录。七段支着双手，连同坐垫一起往后挪动了一下，然后凝视着棋盘右边。不一会儿又将手揣在怀里，挺着肚子。这是七段要长考的前兆。

进行到中盘时，每走一手都是相当困难的。黑、白的范围大致分明了。结局如何，还无法准确估计，但眼下已到了可以确实估计的时候了。就这样进入收官或是杀入敌阵，或是在某处挑战？这时候可以看出这盘棋的大势，拟定作战步骤，判断胜负了。

在日本学习围棋后返回德国、号称“德国本因坊”的菲利克斯·蒂尤巴尔博士，给名人这场告别赛拍来了贺电。晨报刊登了两位棋手阅读博士电报的照片。

今天白 88 封盘。八幡干事马上说：

“先生，这是祝贺八十八大寿啊。”

名人清癯的脸颊和颈项显得更加瘦削了。比起酷热的七月十六日那天愈发精神抖擞了。也许可以说他掉了肉，骨头空出，反而显得意气风发。

谁也没想到名人在五天后的对局中病倒了。

黑走 83 时，名人迫不及待，猛然站起来，顿时全身疲惫不堪。这时是十二时二十七分，当然是午休时间。名人不顾一切地站立起来，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十三

“我曾拼命求神灵保祐，别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大概是信心不足的缘故吧。”名人夫人于八月五日早晨对我说。

“能不这样就好了。我实在担心。过份担心，反而……这么一来，只好求神灵保祐了。”夫人还这么说道。

我这个观战记者，好奇心很强。名人作为竞赛中的英雄，吸引了我。我听到他妻子的话，仿佛被人捅到痛处，无言可对了。

下了这盘棋，名人原来的心脏病加剧了，胸口早已憋得慌，他却从未向别人透露过。

八月二日，他的脸部开始浮肿，胸口也疼痛起来。

八月五日，按规定是对弈日。最后决定上午只下两个小时。这之前，名人还要接受诊视。

“医生呢？……”名人问罢，听说医生到仙石原看急诊去了，他就催促说：“是吗，那就开始吧！”

名人一坐到棋盘前，两只手就稳稳当当地捧起茶碗，呷了一口温茶。然后交叠双手，轻轻地放在膝上，挺直身子。看上去脸部表情像是一个哭出声的孩子。他紧闭的双唇，使脸颊显得格外浮肿，眼睑也肿胀了。

对局基本上按规定时间从上午十时十七分开始。今天晨雾变成了暴雨。不多久，早川下游那边又明亮起来。

启封白 88，大竹七段下了黑 89，是十时四十八分。这样，名人下白 90 已过晌午，快一点半钟还没决定下来。他强忍病痛，整整思考了两小时零七分。这期间，名人始终正襟危坐。脸上的浮肿，反而消退了些许。这时，终于决定午休了。

按惯例休息一小时，今天却歇息两个小时。名人接受了医生的诊视。

大竹七段也说：自己闹肚子，连服了三种药，还吃了预防脑贫血的药。七段过去曾在对局中晕倒，不省人事。

“棋艺欠佳，没有时间和身体不适，这三件事凑在一起，引起了脑贫血。”

有关名人的病，大竹七段这么说：

“我是不想下的，可是先生说无论如何也要下。”

午休过后，返回对局室之前，名人的白 90 封盘决定下来了。

“先生，您受累了。”大竹七段慰问道。

“我净信口开河，很对不起。”名人少有地道过歉后，就中途暂停了。

“脸浮肿我倒不在意。这里乱糟糟的，真不好办。”名人来回抚摩着自己的胸口，对文艺部长久米陈述自己的病痛。

“每当气喘、心跳，或是胸口感到压抑的时候……我原以为自己还很年轻呐。打五十岁起，我就感到年龄不饶人啦！”

“常言道，老当益壮嘛。”

“先生，三十岁以后，我也感到上了年纪哩。”大竹七段说。

“你还年轻呐。”名人说。

名人在休息室里同久米部长坐了片刻，还闲聊了一阵少年时代的往事，比如到神户去，在接受检阅的军舰上第一次看见电灯之类。

“生了病，医生禁止打台球，真不好办啊。幸好还可以下下将棋。”名人说罢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来。

名人说可以下下，恐怕不只是可以下下吧。久米对今天马上就要挑战、决一胜负的名人说：

“还是搓麻将好，不用费脑筋。”

午饭时，名人只吃了酸梅就稀粥。

二十四

是由于名人患病的消息传到了东京，文艺部长久米才来的吧。弟子前田陈尔六段也来了。列席观战的小野田六段、岩本六段两人，是在八月五日一起到达的。联珠棋名人高木在旅行中途顺便来到了。正在访问宫下的土居将棋八段也来游学。棋赛场面，热闹非凡。

由于久米的体贴，名人不下将棋而搓麻将，对手是久米、岩本六段和砂田记者。这三人都是谨小慎微，名人却专心致志，独自沉思。

“你呀，太认真思考，脸就浮肿啦。”夫人担心似地贴在名人的耳边说。名人似乎没有听见。

高木乐山名人在他们旁边指点我移动联珠棋和活动五目。高木名人对所有的游艺都十分精通，而且很会琢磨新的游戏，使周围的人都感到快活。今天还听说他设计了一种“闺秀”的游戏。

晚饭后，名人又以八幡干事和五井记者为对手，下联珠棋让了两子，直下到更深夜半。

白天，前田六段只同名人夫人谈了片刻便急匆匆地离开了旅馆。对前田六段来说，名人是他的师傅，大竹七段是他的师兄，他是担心万一被人误解和非议，才避免同对弈者会面的。也许是想起了有人风传名人同吴清源五段对弈时白160的绝着是前田六段发现的，他才这样做的吧。

翌日，六日早晨，在《东京日日新闻》的照拂下，川岛博士从东京前来给名人诊病。据他说，病名叫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症。

诊视完毕，名人坐在病床上，又下起将棋来。以小野田六段为对手，采用“未成银将”的下法。然后高木名人同小野田六段对局，采用“朝鲜将棋”的下法。名人靠在扶手上观战。

“好了，搓麻将吧。”名人着急地催促道。

“我不会搓麻将，凑不够数。”

“久米先生呢？……”名人说。

“久米先生同大夫一起回去了。”

“岩本兄呢？……”

“也回去了。”

“是吗……都回去了吗？”名人有气无力地说。他那种寂寥，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也回到轻井泽去了。

二十五

报社和日本棋院有关人士，同东京的川岛博士，以及宫下的冈岛医师商量之后，决定按照名人的意愿，让他继续对局。不过，由原先每隔五天一轮，一天五个小时对局，缩短成每隔三、四天一轮，一天两个半小时对局，以减少名人的劳累。每次对局前后，还要接受医生的诊视，得到医生同意才能弈战。

来到这里，缩短后边的日数，是为了让名人能从病痛中解脱出来，完成这盘棋而采取孤注一掷。为了一盘棋，竟在温泉旅馆呆上两三个月，这是太过分了。如通常所说的，这是“禁闭式”的。就是让人“禁闭”在围棋的境界里。这期间，假使每隔四天休息，回家一次，摆脱围棋，就可以散散心，消除一下疲劳。而实际上是把有关人员都禁闭在对局场地所在的旅馆里。这就不能松劲了。要是两、三天或一周，问题倒不大，可关上两、三个月，对六十五岁的老名人来说，却是残酷的。今天的对局，当然是照例禁闭，即使存在老人和时间长的问题，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缺德的吧。或许连名人本人也把这种过分的对局条件，看成是英雄的桂冠呢。

名人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

然而，来这里之后，对局条件改变了。在对手大竹七段

来说，这是重大的事。如果不依照当初的协议进行，名人是可以放弃这盘棋的。但名人毕竟没有那样讲，只是这么说：

“我休息三天，不能消除疲劳。一天下两个半小时，鼓不起劲儿来。”

这是作了让步，但大竹以年老的病人为对手弈战，其处境是相当困难的。

“先生有病在身，我强求他下，会使他为难的……我是不想下了，先生非下不可，也许社会上不会这样看。而且会从相反的方面想。如果继续对局，先生的病痛加重，我也是有责任的。那可不得了，一定会在围棋史上留下污点，遗臭万年的。从人情上说，应该让先生好好静养，病愈再谈下棋，不好吗？”

不管在谁的眼里，对手是重病者。无论如何，总难以同他对垒吧。因为自己是不愿意让人家认为：自己是趁对手生病，取巧获胜。倘使败北，更是声名狼藉。眼下胜败尚未分晓。名人一面对棋盘，自己便容易忘记病痛。这反而对想尽量把对手的病痛忘却的大竹七段不利。名人完全成了悲剧的人物。报上也这样写道：名人谈过，纵令继续下棋，死在棋盘旁，也是出于棋手的本愿。他最后成了以身殉艺的名人。神经质的七段对于对手的病痛漠不关心，也不同情，非要对弈不可。

报社围棋记者甚至说：让这样的病人下棋，是不合人道主义的。但是，正是举办告别赛的报社自己，却想方设法让名人继续对弈。这盘棋在报上连载，深受群众的欢迎。我写的观战记，也取得了成功，连不谙围棋的读者都阅读了。也

有人对我悄悄说：名人可能担心这盘棋半途而废，庞大的开销怎么办？这种胡乱猜疑，未免过于牵强了。

总而言之，下一个对弈日—— 八月十日的头天晚上，全体人员说服大竹七段同意续弈。人家说东他说西，他身上，好像有一股娇儿似的别扭劲，似是点头同意了，其实又不然，显得非常顽固。报社有关记者和棋院工作人员笨嘴笨舌的，实在无法对付他。安永一四段是大竹七段的知心朋友，又善于处理纠纷，他自告奋勇去说服七段。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半夜里，大竹夫人抱着婴儿从平冢赶来。夫人劝丈夫都劝烦了，哭了起来。夫人一边哭泣，一边还是温柔、和蔼、有条不紊地跟丈夫讲理。但这不是贤妻式的劝告办法。我从旁观察，深深佩服夫人的真心哭诉。

夫人原是信州地狱谷温泉旅馆的姑娘。大竹七段和吴清源在地狱谷旅馆深居简出研究新的布局这段故事，在围棋界是众所周知的。我早已听说夫人从姑娘时代就是个美人。一些年轻诗人从志贺高原来到地狱谷，都说夫人的姐妹们很艳美。我的这个印象，是从诗人那里得来的。

在箱根旅馆里见面时，她已是一位不显眼的能干妻子，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不过，她抱着婴儿时那种不讲究穿戴、因操持家务而变得憔悴的形象，还残留着当年山村牧歌式的风采。一见之下，就知道她是一位温顺而贤惠的妻子。她抱着婴孩，如此文雅，我是从没见过的。真使人不胜惊叹。八个月的男婴，长得端正、威风，在他的身上好像是蕴蓄着大竹七段的勃勃雄心。婴儿肌肤洁白，可爱极了。

此后过了十二三年，今天大竹夫人一见我就提起那孩子

的事。

“这是承蒙先生夸奖过的婴儿……”夫人说着指了指一位少年。她还常常提醒孩子说：“你还是婴儿时，浦上先生就在报上表扬了你，不是吗？”

手抱这个婴儿的夫人泪眼汪汪地苦口劝说，大竹七段似乎心软了。七段是个忠实于家庭的人。

大竹七段即使同意续弈，他也彻夜未眠，苦恼已极。黎明时分，约莫五六点钟光景，他便在旅馆走廊上来回踱步。有时一大早穿好带家徽的礼服，怏怏不乐地躺在正门大厅的长椅上。

二十六

十日早晨，名人的病情没有变化。医生同意他对局。他的脸仍然浮肿，身体明显衰弱。也是那天早上，有人问名人：今天的对局场地是在本馆还是在别馆？名人答道：我已经不能走动了。不过，前些时候大竹七段说过，本馆房间瀑布声太嘈杂，还是由大竹七段来定夺吧。瀑布是用自来水人工造成的，于是决定把瀑布关闭，在本馆弈战。我听到名人这番话，一股似是愤懑的哀伤涌上了心头。

名人一埋头于这盘棋，就完全忘却自己的存在，一任工作人员的安排，不再像往常那样任性了。就是在名人患病，发生了“以后怎么办”的纠纷之时，他自己虽是关键的当事人，也总是心不在焉，好像旁人的事似的。

八月十日的头天晚上，月儿清亮。十日早晨，灿烂的阳光、鲜明的影子、淡淡的白云，这是下这盘棋以来第一次遇

上这样好的仲夏天气。合欢树也纵情地展开它的叶子。大竹七段那短外褂上的白色结带，清楚地映现在眼前。名人夫人说："不过，天气稳定下来倒是好的。"可是她的面容突然变得消瘦了。大竹夫人睡眠不足，气色也不佳。两位夫人的脸枯干而憔悴，闪烁着不安的目光，她们为各自的丈夫操心劳神，急得团团转。可以看出，她们都表现了各自的利己主义。

仲夏时节，户外阳光璀璨。在逆光映照下的室内，名人的身影显得更加暗淡、凄怆。对局室的人都耷拉了脑袋，谁也没有看一眼名人。今天，平素爱说俏皮话的大竹七段也缄口不言。

非要走到这一步不可吗？围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我十分同情名人。我想起直木三十五去世之前，作为他的一本少有的私小说[①]中的"自我"，写了这么一句："我真羡慕下围棋"，"说它无价值吧，它是绝对无价值；说它有价值吧，它又是绝对有价值。"直木一边逗弄猫头鹰，一边说："你不寂寞吗？"猫头鹰啄破了摆在桌面上的报纸，那张报纸刊登了本因坊名人同吴清源的棋赛。由于名人患病，围棋中途暂停了。直木试图通过探讨围棋那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胜负的专一性，来考虑自己写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价值。"……近来，我对这种事渐渐感到厌恶了。现在已经四点多，今晚九点以前必须写完三十页稿纸。可是，我总觉得这无关紧要，能有一天的时间来逗弄猫头鹰也就可以了。我并不是为自己，谁能知道我为新闻事业和家室操了多少劳啊？他们又是多么冷酷地

① 日本的一种小说体裁，大多描写身边琐事，又称心境小说或自我小说。

对待我啊？” 直木埋头写作，死而后已。我最初认识本因坊名人和吴清源，是由直木三十五介绍的。

直木临终时像个幽魂。现在眼前的名人，也像个幽魂。

这天共进行了九手。大竹七段下黑 99 时，已到约定封盘时间十二点半，就决定后边由七段独自去思考。名人离开了棋盘。这时，才听见欢声笑语。

“当学仆的时候，卷烟抽光了，我就抽烟袋锅……”名人慢悠悠地抽着烟，一边说道，“我把积存在袖兜里的烟末都塞上去抽了。这倒也心安理得。”

一阵凉风吹了进来。名人没在跟前。七段脱下罗纱外褂，陷入了沉思。

今天中途暂停，名人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马上同小野田六段下起将棋来，实在令人吃惊。据说下完将棋，又搓麻将。

我觉得郁闷，老呆在对局的旅馆里实在吃不消，就躲进塔之泽的福住楼，写了一回围棋观战记，第二天便回到轻井泽的山中小屋去了。

二十七

名人活像比赛中的饿鬼，闭门不出，陶醉于一决胜负，这样肯定会更加伤害身体。名人不是乐天派，总是郁郁不乐。对局时，无论是休息还是离开棋盘，他都是只知道沉溺于比赛之中，名人是不出去散步的。

以胜负为职业的人，一般地说也喜欢其他的胜负游戏。名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从未轻松地消遣过。从未适可而止。

他很有长劲儿，没完没了的，一连几天几夜也不歇息。从不见他去散心或消遣，像是被胜负的鬼迷住了心窍，叫人生畏。他连搓麻将和打台球也同下围棋一样，达到忘我的境界。无论如何这是给对手添麻烦，可名人自己却总是那样实在而又纯洁无垢。

名人那种忘我精神与众不同，使人总觉得它仿佛消失在遥远的地方。

从中途暂停到晚饭这段短暂的时间，名人也是醉心于赛事。列席的岩本六段刚喝过晚酒，名人便迫不及待地把他唤来。

箱根首次对弈那天，中途暂停后，大竹七段刚返回自己的房间，就对女佣说："要是有棋盘，拿一个来。"他像是在分析刚才的战局，传来了放棋子的声音。名人也听见了，他却马上换了便服，无拘无束地出现在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他让两子，同我下起联珠棋来，只战了五六个回合，他就轻易地把我击败了。"让两子有点闹着玩，真没意思，还是到浦上的房间去下将棋吧。"名人说着兴冲冲地站起来走了。于是他同岩本六段下，让了飞车，晚餐时分才告暂停。六段微带醉意，大模大样地盘腿而坐，一边拍打着裸露的大腿。他败给了名人。

晚饭后，从大竹七段的房间里，继续传来轻轻的放棋子的声音。不大一会儿，他下来了，他让了飞车，故意捉弄砂田记者和我，一边说道：

"啊，我一下将棋，就想唱歌，太失礼了。实际上，我是喜欢将棋的，不知为什么我没去搞将棋而下围棋了。这个问

题，我反复思考，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我下将棋的时间远比围棋长久。记得我四岁就学会了将棋，为什么学会了那么长时间，反倒不强呢？……”

说罢，他欢唱起儿歌、民谣，以及他拿手的穿插着俏皮话的副歌。

“大竹君的将棋，恐怕是棋院里最强的吧。”名人说。

“哪里。先生也很强……”七段答道。“日本棋院没有一人是将棋初段的。先生经常下联珠棋吧？我不懂棋谱，一味使力气……因为先生已有联珠棋三段水平了。”

“虽说是三段，也敌不过行家的初段，还是行家强啊。”

“将棋名人木村围棋下得怎么样？……”

“大致是初段吧。近来似乎强起来了。”

接着大竹七段同名人互不让子，下起将棋来，还伴以歌声。

“哒哒卡哒哒，哒哒哒！”

名人也被吸引住，不由得和着哼了起来：

“哒哒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名人来说，这是罕见的。名人的飞车杀入了敌阵，略占优势。

那时候，玩将棋还是很热闹的。可见自从名人一再患病之后，即使在消遣比赛中，也仿佛笼罩着一种阴森的气氛。

在八月十日对局之后，名人已活像冥府里的人了，但仍然不得不去参加比赛。

下轮对局订在八月十四日。名人的身体十分孱弱，病情益发严重，医生禁止他对弈，工作人员也加以劝阻，报社也

死心了。十四日，名人只下了一手，就决定停下这盘棋了。

对弈者一落坐，首先将棋盘上的棋盒放在自己的膝前。对名人来说，这棋盒是很沉重的。之后，造成了中途暂停的局面。就是说，两人有秩序地你追我赶地走下去。起初名人的棋子好像是从指尖落下。随着棋局的进展，越下越有力，放棋子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了。

名人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用三十三分钟思考了今天这一手。本约定白 100 封盘，名人却提出：

“我还能再下一会儿。”

也许他就是那种心情吧。工作人员连忙商量。但是既然已经相约，只好决定下一手就结束。

“那就……”名人下白 100 封盘后，依然凝视着棋盘。

“先生，长期承蒙关照，实在太感谢了。请多加保重……”

大竹七段寒暄过后，名人也只是应了声“噢”，就由夫人代答了。

“正好是一百手……这是第几轮了？”七段向记录员打听说，“十轮？……东京两轮、箱根八轮？下十轮一百手？……平均一天十手。”

后来，我到名人房间向他暂时告辞，名人却只顾呆呆地仰望着庭院的上空。

名人本应从箱根旅馆径直住入筑地圣路加医院，但据说这两、三天他不能乘坐交通工具。

二十八

七月末，我的眷属也迁到轻井泽来了。为了这盘棋，我往返于箱根和轻井泽之间。单程就得花七个小时，在对局前一天必须离开山中小屋。中途暂停多在傍晚，归途要么在箱根，要么在东京歇一宿，前后得花三天时间。每隔五天一对局，回家也只能呆两天就要往回跑，每天还得写观战记。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多雨的夏天，加上我过于疲倦，虽然在对局的旅馆住下后觉得好些，可是中途暂停后，我草草吃罢晚饭，忙着回家去。

名人、七段和我要是同住在一家旅馆里，我就很难撰写这些人的事。即使同在箱根，我也要从宫下到塔之泽下榻，一方面要继续撰写这些人的事，一方面又要在下次对弈日同这些人照面，甚感不便。这是报社主办的围棋的观战记，为了宣传鼓动读者，也只得斗胆舞弄点文墨了。外行人哪会熟悉高段的棋艺呢，而一盘棋要连载六七十天，只好着重描写棋手的风采和举止了。与其说我是观棋，不如说我是观察下棋的人。另外，对局的棋手是主人，工作人员和观战记者都是仆从。要非常郑重地撰写下去，就得对棋手抱有敬爱之情，除此以外别无他途。我不仅对棋赛非常感兴趣，对棋道也深受感动。这是因为我能忘却自己而凝视名人之故。

名人患病，告别赛终中断。那天我返回轻井泽，心情很是沉重。在上野站，我把行李放在火车的网架上以后，一个高个子外国人在五六排那边的座席上不客气地站了起来。

“那是围棋吧？”

“是呀，你很在行啊。”

“我也有。这是很好的发明创造。”

金属板棋盘有磁力，可以将棋子吸住，即使在火车上对局，也很方便。但一合上，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携带着它奔东走西倒也方便。

“请下一盘吧，围棋是很有意思的，蛮好的。”那位外国人用日本话说罢，旋即将棋盘摆在自己的膝上。他的膝又长又高，比放在我的膝上好下得多。

“这是十三级。”外国人明确地说，他好像计算过了。他是个美国人。

开始让他六子试着下。据他说，他是在日本棋院学习，曾同知名的日本人对过弈，很像个样子，不过棋艺还不到家，太紧张了。他输了，也满不在乎，不论输几局，都无所谓地结束了。对这样的游戏，硬要取胜，实在是没有意思。他按照学来的棋路、堂堂正正地摆开了阵势，开始下得还很出色，可是他毫无斗志。我只要稍加还击，或攻其不备，他就软弱下来，没有一点耐性，一击即溃。这好比抓起一个没有魄力的大汉子扔出去，我甚至有点讨厌，莫非自己本性凶恶？棋艺高低且不说，他下得不起劲，没有势头。不论棋艺多么低下，要是日本人，遇上特别计较胜负的对手，就绝不会这样不来劲的。他完全没有下围棋的气质。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心情，感到他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民族。

在从上野站去轻井泽的四个多小时内，按照这种风格继续对弈。对方输了好几盘而不气馁，我对他这种乐观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算是折服了。对于他那种天真而老实的弱点，我

觉得有点别扭。

大概是洋人下围棋稀奇，四、五个乘客靠拢过来，站在我们的四周围观。我有点不自在。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人却毫不介意。

在这位美国人看来，自己操的外国语，是从语法学起的，讲话像争吵；再说他对这种消遣比赛不当一回事。总而言之，我同他下棋跟同日本人下棋很不一样，这倒是事实。有时我想：围棋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不大合适吧。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箱根人们经常谈到围棋爱好者在特尤巴尔博士的德国有五千人；围棋在美国也开始受到了欢迎。我以一个初学的美国人为例，认为西方人下围棋可能不太合适也许这有点轻率，不过，一般来说，西方人下围棋，缺乏围棋手的气质。日本的围棋，已超出了娱乐和比赛的观念，成为一种技艺。它贯穿着自古以来东方的神秘色彩和高雅精神。本因坊秀哉名人的本因坊，也是京都寂光寺的堂塔[①] 的称号。秀哉名人出家了，在第一代本因坊算砂僧日海三百年圆寂时，他被授予日温的法号。我同美国人对局的过程，也感到这个人的国家没有围棋的传统。

提起传统，围棋也是从中国传来的[②]。不过，真正的围棋

① 禅宗设有祖师塔的地方。

② 据一般资料记载，围棋起源于我国四千年前原始时代末期，在距今一千二三百年（一说一千五百年）以前传到日本。围棋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棋艺游戏，特别是在本世纪以来发展很快。作为围棋母国的中国，由于旧中国不重视围棋：不重视培养棋手，棋艺一度不及日本。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围棋事业，培养人材，棋艺有很大的长进。

是在日本形成的。不论是现在还是三百年前，中国的棋艺同日本无法比拟。围棋的高深，是由日本人探索出来的。这与昔日由中国传来的许多文物，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不同，围棋只有在日本才完全发展起来。不过，那是在得到江户幕府的保护之后，是近代的事了。早在一千年前，围棋就传入日本。经过漫长的岁月，日本围棋的智慧也没有培植起来。据说，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艺，充满了天地之元气，三百六十有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然而，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和引进。从围棋来看，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

也许其他民族没有围棋、将棋这类充满智慧的游艺和消遣技艺。思考一盘棋的时限是八十小时，决一胜负就得花三个月的工夫。这在别的国家里，也许是没有的。大概是围棋也如同能乐、茶道一样，早已根深蒂固地成为日本不可思议的传统了吧。

在箱根，我曾听秀哉名人谈论过他的中国之行。主要是谈他在哪里同谁下了几目的事。我想中国的围棋也相当强，便问道：

“那么中国的强手同日本的业余强手大约不相上下吧？”

“对，大约不相上下。也许稍为弱些，也许业余棋手都相近吧。因为在中国没有专业棋手……”

“这么说，日本与中国的业余棋手水平大致相同罗？也就是说，倘若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培养专业棋手，中国人也会具备这种素质罗？”

“是这样的。”

“也就是很有前途罗？”

“是很有前途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他们是拥有相当水平的棋手的，但很多人把围棋当作赌博。”

“还是具备围棋的素质吧？”

“是啊，他们也涌现出像吴清源这样的棋手……”

我本来就打算近期采访这位吴清源六段，在仔细观察这盘告别赛以后，我更想去看看吴清源六段解说这盘棋的情况。我觉得这也是观战记的一种补遗。

这位天才出生于中国，长期旅居日本，仿佛是得天独厚的象征。吴六段的天才之所以能发挥，是因为他到日本来了。有一技之长的邻国人，在日本受到敬重的，例子并不算少。眼前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吴六段。在中国可能被埋没的天才，在日本得到了培养、爱护和优厚的待遇。这位少年天才，是游历中国的日本棋手发现的。他在中国时，已学习日本棋书。我觉得中国围棋的历史远比日本悠久，它的智慧在这位少年身上放射出了光芒。只不过是，在他背后的这一股强大的光源沉沦在深深的泥土里。吴有天才。尽管如此，倘使幼年时代没有机会进行磨炼，他的才华也就无法发挥，终于会被埋没。就是现今的日本，昙花一现的棋才也并不罕见。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人的能力常常会遭到这种命运。一个民族的智慧，过去光辉灿烂，现在有点减弱；或是过去到现在一直被埋没，将来却一定会发挥出来，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

二十九

吴清源六段住在富士见的高原疗养所里。每次在箱根对

局，砂田记者都到富士见去取解说的口述笔记。我把这些笔记适当地插入观战记里。报社之所以选中他担任解说，是因为他同大竹七段是年轻棋手的双璧，实力和名望都是旗鼓相当，出类拔萃的。

吴六段频繁弈战，弄坏了身体。他还写了一些随笔，对中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一事感到痛心，企盼早日迎来和平的日子，让日中两国的雅客泛舟风光明媚的太湖。在高原的病榻上，他阅读了《书经》、《神仙通鉴》、《吕祖全书》等典籍。昭和十一年[①]，他加入了日本国籍，起了个日本名字：吴泉。

我从箱根回到轻井泽，学校已放暑假。接受军训的学生队伍开进了这个国际避暑胜地，可以听到枪声。我的二十多位亲友也离开文坛被征入伍，参加了海军进攻汉口的战役。我被淘汰了，没有从军。我有时在观战记上这样写道：据说从前在战时就很流行围棋，军人在阵地上对弈的佳话也为数不少。日本武道和艺道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②]，同宗教的教义也是息息相通的。围棋是最好的象征。

八月十八日，砂田记者应邀前来轻井泽，他从小诸乘上了小海线火车。一位乘客说：在八岳山麓的高原，半夜里有

① 即一九三六年。

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国内规定学生一律接受军训，全国大量征兵，文化人士也不例外。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平津、宁沪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又攻占了武汉。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鼓吹武士道精神，棋道的拼搏精神也被宣扬与武士道精神相通，借此煽动战争狂热。

许多蜈蚣类的昆虫爬到铁轨上纳凉，车轮把它们碾死，轮子都被脂肪弄滑了。当晚在上诹访温泉的鹭之汤旅馆里泊宿，次日清晨去了富士见疗养所。

吴清源的病房位在正门上方的二楼，一边犄角上铺了两铺席。小小的木板棋盘架在组装的木腿上，上面铺了一块小垫子。吴六段边摆小棋子边解说。

昭和七年，我和直木三十五在伊东的暖光园看见吴清源同名人对弈，名人让二目。六年前的那个时候，他身穿藏青底白碎花纹的筒袖和服，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使人感到他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如今又加上少僧般的高贵品格。从耳朵到脸形，都是一副高贵相。过去从未有人给我留下过这样天才的鲜明印象。

吴清源让人不停地记录了他的解说。他常常双手托腮，落入沉思。窗外的栗树叶子被雨水濡湿了。我问这是下的什么棋。

“是啊，是细微的棋，非常细微的棋。”

这盘棋进行到中盘就暂停。况且是同名人对弈，其他棋手不好对胜负妄加猜测。更重要的是，我很想听听有关名人和大竹七段的棋法。也就是说，把这盘棋当作艺术品，从鉴赏棋风的角度加以评论。

“是精湛的棋艺啊！”吴清源回答。“是啊。一句话，这盘棋对这两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两人都下得非常精心、非常稳健。都没有错看漏看任何一步棋。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我认为这是一盘非常精彩的棋。”

“哦？”我还不十分满足，又问道：“黑子下得很扎实、很

稳重，连我们这些人都看明白了。白子也是这样吗？"

"对，名人也下得很稳健。一方稳扎稳打，一方不稳健，就必然凌乱，处于守势。时间是十分充裕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盘。"

这是很肤浅的见解，不会得罪任何一方。看来，他不会说出我所希望的那种评语。应我的提问，他判断了细棋的形势，也许这倒是一种大胆的回答。

然而，我一直看到名人倒下。我对这盘棋最受感动的时候，多么想听听有关触及精神境界方面的解说啊。

文艺春秋社的斋藤龙太郎在附近的旅馆里疗养，我们在归途中顺道去探视了他。斋藤告诉我们，直到刚才他还在吴清源的邻室。

"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传来放围棋子的声音，很响亮哩。"

斋藤还说，他看见吴清源把探病的客人直送到大门口，举止非常稳重。

名人的告别赛结束不久，我和吴清源应邀到南伊豆的下贺茂温泉去，听到了一个有关围棋梦的故事。据说有人在梦里找到了绝招，醒来后还记得一部分着法。

"下棋的时候，自己也往往感到这盘棋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就想：是不是在梦里见过的棋呢？"吴六段说。

据说，在人们的梦中，大竹七段出现次数是多的。

三十

名人入圣路加医院之前，我曾听他谈过：

“由于我生病，这盘棋中途暂停了。不过，我不希望第三者拿未下完的一盘棋随便评头品足，对黑白子说三道四。”这番话颇似名人在那种场合的语气。不是对弈者毕竟是不知道作战的发展趋向的。事实恐怕也是这样吧。

这时候，名人对局势似乎抱有希望。下完棋之后，名人对《东京日日新闻》五井记者和我冷不防地流露了这么一句：

“入院时我没有想过白子下得不好。当然，也感到有点奇怪。倒没有明确想过是会输棋的。”

黑99刺白中原的虎，白100接是住院前的一着棋。名人在其后的讲评中也说：倘使白100不是连续棋，而是抑制右边的黑子，防止侵入白模样，“恐怕黑子面临的局面也不容乐观吧”。又，白48可以打在下边的星位，作为布局，“占要地，不能不说也是白子得意的着法”。名人早就在这里看到了“相当有希望”。可以认为，“黑子让白子占要地下47，是过于稳健。应该说是缓着”。

然而，大竹七段在对弈者的感想中写道：如果黑47走得不稳健，在那里势必给白子留下施展手段的余地，这是他所忌避的。另外，据吴六段的解说，黑47是绝招，是稳健的着法。

黑稳健地走47，接着白占领下边的星位大场，这时候，在旁观战的我不禁吓了一跳。倒不是说，我从黑47这一手感受到大竹七段的棋风，而是似乎觉得七段已经悟到自己在此面临决一胜负的形势了。他让白爬在第三线，自己却牢固地筑起一道直到黑47为止的厚墙。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竹七段浑身充满了力量。七段稳扎稳打，采用了绝不输棋和绝不中对手

圈套的着法。

在中盘百手附近,细棋形势或者说形势还是不明朗的。轮到黑子下棋,毋宁说这是大竹七段稳妥的有胆识的作战布局。论厚实，黑子略胜一筹，首先黑子阵势牢固，然后一步步侵削白模样，即转入七段拿手的战术。

大竹七段曾被誉为本因坊丈和名人的再世。丈和是古往今来首屈一指的力棋，秀哉名人也经常被人誉为具有丈和的棋风。棋下得稳重，以战为主，凭实力克敌。这是一种豪放而强烈的棋风。他善于挽救危急和适应变化，每每创造出精湛的棋局，在业余棋手中间更有声望。他们这么想：这两人均以力量对力量，连连激战，纵观全局，你争我夺，可能会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棋势吧。可是这种期望完全落空了。

大概大竹七段早已有所警惕:“正面对付秀哉名人的拿手招数是危险的。”因而他极力避免卷入广泛的战斗和难解难分的纠葛之中，竭力缩小名人作战的余地；另一方面努力争取把棋局引向自己拿手的形式。虽然让白占领大场，也是为了牢固地站稳脚跟。这种坚实的着法，不仅不是消极的，而且潜在积极的因素，充满了坚强的自信。表面上坚韧自重，实际上内中蕴含着力量。因此，既已定下快攻的目标，就不能不相机强攻了。

不论大竹七段多么警惕，在一盘对局中，名人总有机会强行挑战的。白子也是在两角先下，这是很有趣味的棋。白子目外，黑子进入三三的左上角，对六十五岁的名人最后一盘胜负棋打出了新的招数。果然，不久这角上风云变幻，把棋势弄得复杂极了。连名人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棋，他避开

复杂变化中的混战，选择了简截了当的着法。尔后棋到中盘，基本上是按黑子的招数走了，于是大竹七段使出浑身解数，不大工夫就自然而然导致细棋的形势。

当然，这盘棋按黑子着法，必然形成细微的局面，大竹七段每一手也要好好保留下来。但是，白子已成功在望。这倒不是名人施展了特别战术。也不是钻了黑子的败着。而是顺着黑子稳健推进的招法，流水行云般的，轻轻松松在下边划了白的模样，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微妙的胜负局势，这也许是名人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吧。名人的棋力决不因高龄而减弱，也不因病痛而受到损伤。

三十一

本因坊秀哉名人从圣路加医院回到世田谷宇奈根的宅邸时说：

“回想起来，打七月八日离开这儿，约莫过了八十天，夏去秋来，都没在家呆过啊。”

当天，名人在附近漫步了二三百米，这是近两个月里走得最远的一次。在医院里整天卧床，腿脚没劲，出院两周，好歹能坐直了。

“五十年来，我习惯正襟危坐，盘腿反而觉得痛苦了。在医院净躺在病榻上，回到家中，现时还不能端坐；用饭时，把桌布耷拉在前面，坐下把腿藏起来，大模大样的。与其说盘腿，不如说将两条细腿伸了出去。过去从未有过这种动作。我不能长时间端坐，这同对手下棋就不好办了。我正努力恢复正坐姿势，还不能说很有把握。”

名人喜爱的赛马季节已到。他心脏不好，非常谨慎从事。不过，他实在忍耐不住了。

“带有练习走路的意思，我试着到府中市去了。在那儿看了赛马，太痛快了。我心头涌上了一股‘能下棋’的难以想象的力量。回到家中，却已累得精疲力尽，这是体质还很虚弱的缘故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了两次赛马，下棋似乎不会有什么障碍了。于是，今天决定在十八日左右继续对弈。”

名人这些谈话，是《东京日日新闻》黑崎记者记录下来的。谈话里提到的“今天”，是指十一月九日。名人的告别赛于八月十四日在箱根暂停之后，正好是第三个月又能继续参战了。临近冬天，对局地点改在伊东的暖香园。

在弟子村岛五段和日本棋院八幡干事的陪伴下，名人夫妇在对局前三天的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暖香园。大竹七段于十六日也来了。

在伊豆，蜜桔山艳美极了，海边的夏蜜柑和橙子一片黄橙橙。十五日阴天，冷飕飕的。十六日小雨，广播电台说，各地都降了雪。可是十七日天气和暖，成了伊豆的小阳春天气。名人到音无神社和净池运动去了。对不爱散步的名人来说，这是难得见到的。

箱根对局前夜，名人把理发师唤到旅馆里来。十七日，在伊东也让人剃了胡须。同在箱根时一样，夫人在背后支着他的头。

“你们那里也能把白发染黑吗？”名人一边对理发师喃喃地说，一边将深沉的视线投向午后的庭院。

名人在东京把白发染黑了才来的。染黑了白发才参战，对

名人来说，是不很相称的。名人在对局中途病倒之后，也想这样打扮一番吧。

平时名人把鬓角理得很短，现在却留得很长，梳了个分头，而且把白发染黑，总觉得有点滑稽可笑。不过，经过理发师的剃刀的修剪，褐色的皮肤和高耸的颧骨便裸露出来了。

同在箱根时一样，名人脸色苍白，却没有浮肿。看上去也不是十分健康。

我一来到暖香园，马上到名人的房间里探望去了。

“噢，啊……”名人茫然若失地说：“到这儿来的前一天，我曾去圣路加医院请大夫诊视，饭田博士也歪着脑袋说：‘心脏病未愈，这次胸腔内又有些许积水。’来到伊东之后，还请大夫瞧过，据说是支气管炎……大概患感冒了吧。”

“哦？”

我也无言以对。

“也就是说，旧病未愈，又添了两种新病。三种病哩。”

日本棋院和报社的人也都在场。

“先生，请不要把您的健康情况告诉大竹……”

“为什么呢？”名人露出诧异的神色。

“只怕大竹唠唠叨叨，把事情弄复杂了……”

“事实就是这样嘛……不好隐瞒。”

“你还是不让大竹知道好，要不他又像在箱根时那样，嫌您是病人呐。”

名人沉默不语。

过去任何人问及名人的健康状况时，名人都是不介意地如实相告。

名人断然把嗜好的晚酌和香烟戒掉了。名人在箱根几乎不走动，如今在伊东努力到户外运动运动，想多吃点东西了。他还将白发染黑，也许就是那种决心的表现吧。

我问他下完这盘棋，是按往年惯例到热海或伊东避寒去，还是再住院，名人突然开心地说：

“噢，其实能不能熬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哩……”

他还说，迄今没有倒下而能够弈战，恐怕是由于自己“心不在焉”的缘故。

三十二

前天晚上，暖香园对局室换上了新铺席。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一踏入这房间，还嗅到飘溢出一股新铺席的气味。小杉四段从奈良屋搬来了在箱根使用过的名棋盘。名人和大竹七段就坐后，一打开棋盒盖子，黑子便漾出一股夏天的霉味。他们让旅馆的掌柜和女佣来帮忙，当场把霉菌拂去。

名人启封白 100，已是上午十时半了。

黑 99 对白中央虎形刺，白 100 粘。在箱根的最后一天，名人只走了这一手。终局之后，名人讲评着：“白 100，虽说是在病重住院前夕，中途暂停时走的一着棋，也未免有点考虑不周。这里应该是应先，应在‘18 · 十二’位立，以此巩固右下角的白空。黑既然刺了，势必会断。白被断，也不那么难受。倘使白 100 固守地域，黑子形势恐怕也不容乐观。”但是，白 100 不是坏棋，也不是由于这手才把形势破坏的。大竹七段和第三者也都看出名人当然要走这步棋。

白 100 封盘，大竹七段应该早在三个月前就看出来。我

们这些外行人也会认为，接着的黑 101 只有侵入右下角白空的一着，而这一着也只有两路跳进的一手。可是到了十二点午休，大竹七段也没有下这一步棋。

午休时间，名人走到庭院，这也是不多见的。梅枝和松叶闪闪生光。八角金盘和大吴风草也绽开了花朵。大竹七段房门外边的茶花丛中，先绽开了一朵带斑点的花。名人驻足花前，观赏着这朵茶花。

下午，松树的影子落在对局室的拉窗上。绣眼鸟飞来，啁啾鸣啭。大鲤鱼在房檐下的泉水里，游来游去。在箱根奈良屋旅馆里喂养的是锦鲤，这家旅馆是黑鲤。

七段总是不走黑 101。名人也等累了吧，只见他平平静静地合上眼睛，仿佛进入了梦乡。

"这会儿可真难啊！"观战的安永四段嘟哝了一句，半曲着膝，闭上了眼睛。

究竟有什么可难的呢？我深感奇怪：是不是七段明知应走"18·十三"位跳一间，却故意不走而消磨时间？工作人员也焦灼异常。七段作为对弈者，谈感想时说过：当时他犹豫是应跳在"18·十三"位呢还是爬在"18·十二"位？名人在某次讲评时也说："这正是得失难分的时候。"尽管如此，续弈的最初一手，大竹七段花了三个半小时。总之，这是一种异样的感觉。走这一手，秋阳已经西沉，电灯也亮了。

名人只用五分钟，将白 102 一间小飞向黑挺进。七段走黑 105，又思考了四十二分钟。在伊东的头一天，只走了五手，黑 105 封盘。

这天两人所费时间，名人只花了十分钟；相形之下，大

竹七段花了四小时十四分钟。从第一手开始，黑花了二十一小时二十分，超过了规定时间四十个小时的一半以上。这是空前的。

列席观战的小野田六段和岩本六段去出席日本棋院的升段赛，这天他们没有露面。

我曾在箱根听岩本六段谈过："近来大竹先生的棋下得很不明朗啊。"

"围棋也有明朗不明朗之分吗？"

"当然罗。这是不同的棋风嘛。唉，围棋是阴郁的玩意儿。令人感到不明朗。这个明朗不明朗，当然与胜负无关。这并不是说大竹先生变得软弱了……"

在日本棋院举办的春季升段赛上，大竹七段八盘全败。可是在选拔担任名人告别赛对手的新闻杯赛中，他却大获全胜。他的成绩很不稳定，真叫人吃惊。

针对名人的黑子的下法，也不能认为这是明朗的。它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恍如从地底迅速上升或者屏息叫喊似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好像不是自由的流露。又好像是开头轻巧，后来渐渐咬紧的走法。

听说棋手的性格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同别人下棋时自己觉得不足、不足，另一类是觉得得意、得意。比如，大竹七段是前者，吴清源六段就是后者。

不足型的七段，自己也把这盘棋说成是非常细微的，倘使没有看准，就不随便下一子。

三十三

在伊东，过了一天，果然发生了纠纷。闹得几乎连下次续弈的日子都不能决定下来。

同在箱根那次一样，名人生病，要求改变对局的条件，大竹七段不肯接受。七段比箱根那次还要强硬得多。也许是在箱根吃了苦头吧。

这些内部的纠纷不能写在观战记上，因此我也记不清楚了。问题是规定的对局日期。

起初约定每次相隔四天，第五天续弈。在箱根就是这样进行的。间歇四天，本是为了让棋手休息。可禁闭在旅馆里，老名人反而更增添了疲乏。他的病越发严重了，也曾提出过缩短四天的休息时间。大竹七段却一口拒绝了。箱根最后一日，提前了一天，即仅在第四天就续弈了。这天名人只下了一手。虽遵守了规定的对弈日，可最终还是违背了从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对局的规定。

名人的心脏病是痼疾，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治好，这很难说，所以圣路加医院稻田博士才勉强同意他去伊东，并且希望他在一个月内下完这盘棋。在伊东的头一天，名人面对棋盘，眼睑有点浮肿了。

名人担心发病，才希望尽快获得解放。作为报社，也想方设法早日结束这盘深受读者欢迎的棋。日子拖长是很危险的。那就只有缩短对局之间的休息日。可是，大竹七段却轻易不答应。

“作为大竹的老朋友，我不妨去求求看。”村岛五段说。

村岛和大竹都是作为关西的少年棋手来到东京的。村岛入本因坊门下，大竹则拜铃木七段为师，两人很早就有了交情，同时又是同行关系，村岛五段对此是很乐观的。他心想：只要自己说明缘由拜托大竹七段，大竹七段总会理解的。谁知道村岛连名人身体欠佳也都照实说出来，结果适得其反，大竹七段的态度反而更加强硬起来。他质问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隐瞒了名人的病情，又让我同病人对弈，是吗？"

对局期间，名人的弟子村岛五段一直住在旅馆，如果因为他常同名人会晤，而有损于胜负艺术的庄严，那么大竹七段早就生气了吧。前田六段是名人的弟子，也是七段的妹夫，他即使到箱根来了，也不在名人的房间里留宿，而住在另一家旅馆。

对局条件本是严肃的，企图把它纠缠在友谊或人情之上，改变它，这也使七段的怒意难消。

另外，同一个高龄的病人再次弈战，也可能使七段比什么都感到厌恶吧。况且对手又是名人，七段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最后，事情越弄越复杂。大竹七段声称：不继续对弈了。同在箱根时一样，夫人带着孩子从平冢赶来劝七段。还请来了一位名叫东乡的掌疗法医生。大竹七段曾向友人推荐过这位医生的治疗法，在棋手当中，东乡早已扬名了。七段不仅迷信东乡的治疗，就是在生活方面，也很重视东乡的意见。东乡有点像修行者。七段几乎每天早晨都念《法华经》，有时深信别人甚至到了依赖的程度。他也是个笃信恩德类型的人。

"东乡的话，大竹一定会听从的。东乡好像是劝他继续下

吧……”工作人员说。

大竹七段劝我说：这是个好机会，也请东乡检查一下身体吧。大竹显得又亲切又热心，我一到他的房间，东乡就用手掌按摩我的身体。

“哪儿都没有病。身子孱弱些，但是会长命的。”东乡马上说了一句。过了片刻，他又将手掌伸向了我的胸口。我自己试着触摸了一下，只觉得右胸上的棉袍暖和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东乡只是将掌心靠近，并没有触及我，左右都做了同样的动作，右边胸口是温乎乎的，左边却是凉飕飕的。据东乡说，这温热是经过治疗，右胸向外冒出了类似毒素的东西造成的。我的肺和肋膜不曾有过自觉症状，用X光透视也未发现异样，只是有时右胸发闷，也许是曾经患过轻微肺病的缘故吧。就算留下了残根，右胸的感觉也反映了东乡的掌疗法是有功效的。可是怎么能透过棉袍使右胸温热起来呢？这使我震惊不已。

东乡也对我说：这盘棋是大竹七段的重大使命，如果出现类似放弃的做法，他终生势必遭到世人的唾弃。

名人只是等待着工作人员同七段谈判的结果，除此以外别无他事可做。谁也不会把细节告诉名人，名人大概不会知道纠纷闹到对手甚至扬言要放弃这盘棋。可是，徒然地打发日子，也着实叫人着急。名人到川奈饭店去消遣解闷。我也被邀去了。第二天，我又邀了大竹七段。

七段扬言要放弃这盘棋，却没有径直回家，依然在对局室所在的旅馆里住着。我认为经过劝解，他过几天是会让步的。果然不出所料，最后实际上还是每隔三天举行，当天下

午四点中途暂停，这是二十三日达成的协议。在十八日中途暂停的第五天，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箱根，对局每隔五天改为每隔四天举行。那时七段曾这么说道：

“我休息三天，疲劳消除不了。一天下两个小时，情绪也提不起来啊！”

这回间隔休息时间缩短为两天了。

三十四

好容易刚刚达成的协议，又撞上了暗礁。

名人一听说事情已谈妥，就对工作人员说：

“马上从明天开始！”

大竹七段却说：明天歇息一天，后天再续弈吧。

名人非常沮丧和焦灼，他一听说达成协议，当场抖擞精神，恨不得立即对阵，于是作出了简单的反应。但是七段对此反应非常警惕。几天的纠纷，他的脑子已疲惫不堪，他想好好沉下心来，随时准备重新弈战。这是两人不同性格的表现。另外，七段由于过度费神，前几天起就一直闹肚子。再加上带来旅馆的孩子又患感冒，还发了高烧。溺爱孩子的七段，甚是担心。明天无论如何是不能对局了。

作为工作人员，让名人一直空等，事情是办得非常不漂亮的。可他又不好对难得高兴的名人说：由于大竹七段的关系，又要再延长一天。名人说“从明天开始”，是说得很坚决的。名人和七段的地位不同，必须说服七段。七段勃然大怒。他正在气头上，更不会答应了。七段声称要放弃这盘棋。

日本棋院八幡干事和《东京日日新闻》五井记者呆呆地沉默不语，坐在二楼的小房间里等候，似乎都很疲乏了。他们难以应付，有点想放弃的样子。两人平素都是罕言寡语，属笨嘴笨舌类型的人。晚饭后，我也在这房间里。旅馆女佣来对我说：

“大竹先生说有事要同浦上先生谈，他在另一间房子里等您。”

“等我？”

我万没有想到。两人也望了望我。我在女佣的引领下，来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只见大竹七段独自坐在那里。虽有火盆，房间还是冷飕飕的。

“把您请来，实在对不起。长期以来承蒙先生诸多关照，谢谢了。我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放弃这盘棋。像这种情形，实在是不能奉陪下去了。”七段断然地说。

“啊？……”

“因此我想见您，向您致意……”

我只不过是个观战记者，从所处的地位来说，大竹没有必要特地向我致意，可是他却郑重其事地向我致意了。这是彼此友好的象征，我的地位也不同了。我不能只说声“是吗”就不闻不问。

箱根发生纠纷以来，我都是旁观者，一切与我无关，我什么都不插嘴。就是现在，七段也不是同我商量，而是向我陈述。两人面对面坐着，我倾听着七段诉说苦衷，这才第一次动了心思：我倒可以出面调停说点意见。

我大致讲了这些：作为秀哉名人告别赛的对手，大竹七

段是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弈战的。然而，这不是大竹个人在战斗，而是作为另一个新时代的选手、继承历史进程的代表在同名人对棋的。在选出大竹七段之前，曾举办了历时一年的“向名人告别赛挑战的决战”。首先是在六段级进行，久保松、前田获得优胜。铃木、濑越、加藤、大竹参加了七段级，举行了六人循环赛。大竹七段完全战胜了。铃木和久保松两位恩师也都败在他的手下。铃木七段在风华正茂之年，本想争到先手，以战胜名人；或轮流先走，以攻入敌阵，不料根本没碰上同名人对弈的机会，据说这使铃木遗憾终生。按理说，大竹应让这两位恩师获得再次同名人对弈的机会，才是尽弟子之情。然而，大竹七段竟击败铃木七段。争夺决胜负的是连获四胜的棋手久保松和大竹这师生二人。这样看来，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大竹七段是作为两位恩师的替身与名人对弈的。比起像铃木、久保松这些元老来，年轻的七段的确是现今的棋手代表。大竹七段的知交和棋敌吴清源六段，也可能成为并列的代表。可是，他五年前同名人对局，采用新的布局，输了。吴清源虽然也获得了选手权，但还他是五段。对名人来说，从前不是真正对弈，情况不是像名人的告别赛那样。这之前，名人的胜负棋远溯十二三年前，对手是雁金七段。那时是日本棋院同棋正社的对抗赛，雁金七段是名人的宿敌，老早以前就是名人的手下败将。名人当然又战胜了。于是“常胜名人”最后的胜负棋，就是这盘告别棋了。这次对弈同雁金七段和吴清源六段的对弈，是有不同意义的。纵令大竹七段战胜名人，也不会立即给下一代名人造成麻烦的吧。因为告别赛是时代的转折，也是时代的交接，后来人将会给

棋界带来新的朝气。中断告别赛，就好比阻止了历史的进程。大竹七段责任重大，凭自己的个人义气和具体情况就放弃这盘棋，这样做合适吗？大竹七段要活到名人现在这把岁数，还得有三十五年。也就是说这三十五年比出生后度过的三十年，还要多五年。同围棋昌盛时期在日本棋院培养起来的七段相比，名人过去所受的苦楚是不同的。总之，从明治的草创期，经过勃兴，到近年的昌盛，名人一直肩负着围棋的重任，是棋界的头号人物。成全这六十五年生涯的告别赛，难道不是后继者的本份吗？在箱根，病人虽有些任性，还是强忍着老人的病痛，坚持续弈了。他虽身体欠佳，还是想在伊东下完这盘棋，甚至还把白发染黑才来的。这也是一种拼搏精神吧。年轻对手却要放弃这盘棋，社会上都会同情名人，大竹七段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即使七段理由正当，也将会以争论不休或互相揭短而告终。事情真相，世人是不会知晓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告别赛，大竹七段放弃比赛，这也将载入围棋的史册。更重要的是，七段肩负着下一个时代的责任。如果他放弃这盘棋，人们有关终局胜败的揣摩推测，就会成为喧嚣而丑恶的街谈巷议。年轻的后来人妨碍病中的老名人的告别赛，这样好吗？

我断断续续地说了这许多。七段仍无动于衷，也不说声“下吧”！七段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他一再忍让，心里郁积着不服的情绪。这次如又让步，那就得不顾自己的情况，明天就下了。这样做，实在不能充分发挥棋术，还是不下更符合自己的心愿。

“那么，延长一天，从后天起可以吧？”我说。

“噢，是啊，不过已经不行了。”

“后天可以吧？”我叮问了一句。但我没说要同名人商量，就向大竹告辞了。七段再三向我招呼：他不再坚持了！

我回到了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五井记者正枕着胳膊躺卧着。

“大竹说他不下了吧？”

“对，他对我说不下了。”

八幡干事蜷缩着肥厚的脊背，凭靠在桌子边上。

“我觉得延长一天也还可以，我去找名人请求延长一天试试看吧。”我说。“我可以同名人谈吗？”

我到名人房间一落坐就说：

“其实，我是有事来求先生……本来我是没有资格提出这种要求的，我是多管闲事，能不能把明天的对局改为后天进行呢？大竹先生说，希望能延长一天，他带到旅馆里来的那个小儿子生病，高烧不退，大竹先生很是担心。听说大竹本人也拉肚子……”

名人呆呆地听完之后，爽快地说：

“行啊！”

“就这么办吧！”

我顿时热泪盈眶。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问题这样简单地解决了。可是，我不想马上离开，我同名人夫人闲聊了一会儿。名人后来不论是对延期或是对对手大竹七段都没有谈及一句。延长一天算不了什么，不过名人迄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眼看着明天就要对局，这样情绪将会受到挫伤，对于竞技中的棋手来说，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

问题。这个问题，连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跟名人谈的。我这是受人之托。名人肯定敏锐地洞察到这点。名人若无其事地应允了，这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我先到工作人员的房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然后又到大竹七段的房间，告诉他说：

“名人说延长一天，后天进行也可以。”

七段出乎意外。

“这样，就是名人对大竹先生让步了，下次遇上什么事，也请大竹先生礼让一下吧。”我说。

夫人在床边服侍病孩，她向我郑重地表示了感谢。房间里凌乱不堪。

三十五

在相约的后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是自十八日以来，事隔七天，又能续弈了。在棋院举行升段赛期间，列席观战的小野田六段和岩本六段，头天晚上也抽空赶来了。

名人的坐垫是绯红的缎面，配以紫色的凭肘，活像僧侣的座席。自名人棋家第一代日海，即算砂以来，本因坊家都是僧籍。

“现在的名人也是出家人，僧名叫日温，还穿袈裟呢。”八幡干事说。

对局室里挂着一块半峰的匾额，上面写着“生涯一片山水”几个字。我观赏着右下方的书法，回忆起报上刊登过的有关这位高田早苗博士病笃的报道。另一块匾额是中洲三岛毅博士书写的伊东十二胜记。另一间八铺席的房间里，悬挂

着云水的流浪诗的挂轴。

名人身旁放着一个椭圆形的梧桐木大火盆。为了防止感冒，身后还放了一个长方形的火盆，开水冒出了热气。七段说了一声“请便”，名人就一如原样地围着围巾，里面穿着毛线衣，外面裹上外褂似的御寒服。据说他有点低烧。

启封105，名人用两分钟下白106，大竹七段又陷入长久思考。

“真怪啊，时间到了。连这样有才能的人也用完四十小时，实在令人吃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是白白浪费时间吗?本来一分钟能下完，可是……”大竹还说了些梦呓般的话。

这是个阴天，白头鸟鸣啭不已。来到走廊，看见泉畔开了两朵杜鹃花，也结了蓓蕾。黄鹡鸰鸟飞近走廊。远处传来了电动机扬起温泉水的声音。

七段下黑107，花了一小时零三分。黑101侵入右下白模样，这手是先手十四五目；黑107在右下角扩大地盘，这手是手后二十目左右，这两手大得其益的都是黑子。这是有目共睹的。还是黑子下得顺手。

然而，在这里又轮到白子先手。名人满脸严肃的表情，他合上眼睛，静静地调整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红润的脸变成了紫铜色，脸颊上的肌肉忒忒地抽动。他仿佛连风声和法华大鼓声都听不见了。尽管如此，这一手，名人花了四十七分钟。这是名人在伊东唯一的一次长考。轮到黑109，大竹七段又费了两小时四十三分钟，最后封盘。这一天，只进行了四手。花费时间，七段是三小时四十六分，名人仅仅花了四十九分。

“在此成败的重要关头，怎么也得走这一手。这是很凶猛的一手啊！”午休时分，七段半开玩笑地说。

白 108 具有威胁左上角黑棋和减消中原黑厚的两层意义，并兼守左边白棋，这是绝妙的一手。吴清源也这么解说道：

“这 108 是非常难的一手。我们抱着很大的兴趣注视着它究竟会下在什么地方。”

三十六

中间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对局的早晨，名人和七段两人都说肚子痛。据说大竹七段从五点就醒来了。

黑 109 封盘后，七段立即脱下裙裤走了。他返回座席时，看见白 110，吃惊地问道：

“已经走了吗？”

“你不在时走了，对不起……”名人说。

七段交抱双臂，边倾听风声边说：

“大概又刮寒风啦。叫做寒风恐怕也可以吧。都已经十一月二十八日了嘛。”

昨夜的西风，清晨方才停息，但不时又呼啸着掠过长空。

白 108 盯着左上角的黑子。七段守黑 109、111，完全活了。这角上黑子的形是：白一走进来，要么死要么劫，这像是死活问题，难就难在这万千的变化上。

“要不要插手这角上呢？不插手恐怕不行啊。长期负债，欠债总得付高利息的。”黑 109 启封时，大竹七段这么说。

这角上的谜也被黑子解除，安定下来了。

今天上午不到十一点就进行了五手，这是很难得的。黑115终于到了胜败的关键，黑将侵消白的大模样，这时七段是不会轻易下子的。

名人一边等待黑走，一边闲谈起热海鳗鱼铺的饭盒和泽庄的事。还谈了诸如火车只开到横滨，然后转乘轿子，在小田原歇一宿，才来到热海之类的往事。

“我当年，约莫十三岁光景，是五十年前了……”

“这是往事啦。那时节，家父恐怕还没出世哩……”大竹七段笑了。

七段思考的时候，说是肚子痛，离席了两三回。他不在时，名人说：

“真有耐性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吧。”

“快一个半小时了。”做记录的少女回答时，正午的汽笛嘶鸣了。少女用她拿手的报秒法，估计着汽笛长鸣的时间。

“正好鸣一分钟，最紧的时候是五十五秒。”

七段回到了座位上，在额头上擦了镇痛油，用手指揉了揉。身旁也放有微笑牌眼药。人们看见他这副样子，以为十二点三十分午休以前他再不下了。十二点八分，却响起了响亮的放棋子的声音。

依在凭肘上的名人情不自禁地“唔”了一声，便端正坐姿，拉长下巴颏，张开上眼睑，通观全局似地凝望着棋盘。名人眼睑厚，眼角深，凝眸发出清澈的光。

黑下115，始终坚持稳健的走法，白不得不坚守中央的地盘。午休时间到了。

下午，大竹七段在棋盘前坐了一会儿，回到了房间，在

咽喉处涂了药，又转回来。周围飘荡着一股药味儿。他也滴了眼药。还带了两个怀炉。

白 116 花了二十二分钟，直到白 120，进展都很迅速。白以 120 稳健而缓慢的形式与之周旋。名人在三角妙处严密地抑制住局势。这是胜负的关键，双方都全神贯注。稍一疏忽，将会损失一目以上。在这样的细微局面下，是不能让步的。这是胜负见分晓的微妙一手，然而名人仅用了一分钟，竟使对手为之胆战心惊。何况名人下白 120 之前早就估算过了。他微颤着脑袋，快速地数着棋盘上的目。这种估算，叫人生畏啊。

人们议论，胜负大约一目上下。如今白力争胜两目，黑也必须加强子力。大竹七段扭动着身子，头一次在那张圆圆的稚气的脸上暴起了青筋。响起了急促的扇扇子的声音。

连怕冷的名人也展开了扇子，神经质地扇了起来。我不忍心看他们两人的表情。不大一会儿，名人如释重负，显得轻松了。轮到七段走时，他脱下外褂，说：

“思考起来没完没了，真热啊！对不起。”

随着，名人也用双手将衣领翻起，向前伸出了脖颈。真是一副滑稽的动作。

“热啊，热啊！又思考了那么长时间，真不好办啊！……看样子要出败着，要出问题啦。”大竹七段竭力控制起伏的心潮。他花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长考，于下午三时四十三分下黑 121 封盘。

在伊东续弈以来，三天的对局里，黑从 101 到 121，共走二十一手，双方费时是：黑十一小时四十八分，白仅用一小

时三十七分。倘使是平常的棋，大竹七段只走十一手就到时间了。

白、黑所花的时间相当悬殊，令人感到名人和七段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存在着什么差别。其实费时推敲本是名人的棋风。

三十七

每晚总是刮西风。但是对局的十二月一日早晨，天气晴朗，到处充满着阳光。

昨日白天，名人下过将棋之后，到镇上打台球去了。晚上他同岩本六段、村岛五段、八幡干事搓麻将，直到十一点才罢。今早不到八点便起床，到庭院里散步。庭院里，落了一地红蜻蜓。

大竹七段的房间是在二楼上。楼下的枫树还有一半叶子是绿色的。七段七时半起床。他说肚子剧痛，可能会病倒。桌面上放着十来种药品。

老名人的感冒总算痊愈了。年轻的七段却毛病百出。比起名人来，七段显得更加神经质。他们两人的体质，是不能单从外表来看的。名人一离开对局室，就想尽力把棋局忘却，沉溺在别的比赛中。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不再接触棋子了。而七段即使在休息日，也要面对棋盘，孜孜不倦地研究暂停的棋路。这可能不光是年龄相异，风度也各不相同吧。

“‘神鹰号’于昨晚十点半到达……真快啊。”名人一日早晨到工作人员房间聊天来了。

光灿灿的朝阳，照射在朝东南的对局室的拉窗上。

续弈之前，谁会知道发生了一桩怪事呢？

八幡干事让对弈双方看过封纸之后，打开了信封的封口，取出棋谱，一边在棋盘上摆子，一边在棋谱上寻找黑 121 封子，竟没有找到。

封盘是不让对手和工作人员看见，由轮到的棋手亲自写在棋谱上，然后放进信封里的。上次中途暂停时，大竹七段是走到廊道上写的。对弈者在信封上打了封印，再放在另一个大信封里，由八幡干事加上封印。到下次续弈的早晨，这个大信封一直存放在旅馆的保险柜里。名人和八幡都是不晓得大竹七段的封子的。但是旁观者猜来猜去，大致上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黑 121 封子，究竟下在什么地方呢？它是这盘棋的高潮，连我们这些观战的，也都紧张得屏声敛息。

这封子本来是应该找到的。可是八幡却慌里慌张地窥视棋谱寻找，一时竟找不到。好不容易找着了，才喊出“啊”的一声。

黑已经摆下棋子。我远离棋盘，也不知道他下在什么地方。就算知道他下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他的用意何在。他无缘无故地远离了酣战的中原，下在上边了。

连外行人也一目一然，这简直像是走劫材的一手。我顿时心中不乐，十分激动。大竹七段这手是为了封盘而封盘，还是把封盘作为战术来运用？我怀疑：这是懦怯与卑劣的表现。

“我以为会走中原呢……”八幡干事苦笑了，然后离开了棋盘。

黑正指向减消从右下方到中央的白大模样，展开了攻防战。酣战中哪能抽手到别的地方去呢。八幡干事一直从中央

到右下的战场上搜索，这是理所当然的。

名人针对黑 121，走白 122，使上边白棋做眼成活。倘使脱了先，八目空地的一团白棋就会被吃掉，没有应劫了。

七段把手伸进棋盒里，抓起棋子，可又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名人紧握双拳，放在膝上，歪着脑袋，屏住了呼吸。

黑 123 花了三分钟，果然又把手折回减消的白地，首先侵入右下，然后用黑 127，再次杀向中央。黑 129 终于杀入中腹的白地。打掉了刚才名人白 120 扩大队三角处的锋芒。

“白子强走 120。大概黑子也下定决心，强走 123 至 129。黑子这种走法，在细棋里是常见的。这是决胜的一种气势。”吴六段这样解说。

名人对黑子的拼死气势却置之不理，从这儿腾出手来反击右方，压住黑的出击。这简直是意外的一手。我大吃一惊，不由得紧张起来，仿佛被名人的阴气击中了。这是名人在大竹七段头号目标的 129 位上发现有隙可乘，回过头来杀回马枪呢；还是自己负伤，倒打敌人，以求激烈的搏杀？甚至令人感到，这白 130，与其说是决胜的气势，莫如说是名人愤怒的一手。

“棋局越演越烈，真了不起啊！这……”大竹七段反复地说。在思考黑下一步 131 时，午饭时间已到。这一刻，列席的岩本六段也感叹地说：

“遭到猛烈的攻击，挨了厉害的一手了。确实是惊天动地啊！眼看快要填空眼，不料竟遭对手杀了个回马枪……”

“所谓战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意思是说，在实战中，常常是风云变幻，突然冷爆出一

些无法预料的战局而决定命运的。白 130 就是属于这类情况。对弈者的运筹帷幄，外行人自不消说，就是专业棋手的估计，都因这一手而立即落空了。

我是外行人，还不知道白 130 这一手是“常胜名人”的败着。

三十八

然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局面。午休时刻，不知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跟着名人走，还是名人有意地邀请我们去，回到名人的房间，刚要落坐，名人就对我们说：

“这盘棋也就算完了。大竹下了封子，我就不行了。这好比在难得的图画上涂了黑墨一样。”

名人的声音细小而激越。

“我看到了这一手，曾想过干脆放弃算了。到此一切都完了……我也想过，是不是放弃比较好。但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又重新考虑。”

我记不清是八幡干事还是五井记者在场，或是他们两人都在场，反正我们都鸦雀无声，沉默不语。

“下了那一手，休息两天，他是要进行研究的啊。真滑头。”名人吐了这么一句。

我们没有搭话。我们不便附和名人，也不能为七段辩护。但是，我们对名人的话，是抱有同感的。

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察觉名人甚至曾考虑放弃了事。他竟是那样愤怒，又是那样沮丧。然而，名人一面对棋盘，无论脸色还是举止都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来。谁也不曾觉察名

人内心产生了那么大的动摇。

八幡干事在棋谱上一时找不着黑121封子，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才继续弈战，我们只顾注意这点，因而没有看见名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表情。不过，名人在离开对局时，也就是在一分钟之内，便走了白122。难怪我们没有看出名人内心的不安。这步棋不是在八幡找到封子之后的一分钟下的，而是在未到规定时间之前就下了。尽管如此，在短暂的时间里，名人还是按捺住起伏的心潮，始终保持着对弈的态度。

名人若无其事地继续对弈。我仿佛从他那里意外地听到了愤怒的语言，心里反应更强烈了。从六月到十二月，今天名人还坚持下这盘告别棋，令人感慨万千。

名人一直把这盘棋当作艺术品来精雕细刻。倘使把这盘棋比作一幅绘画，那么他就是在兴致盎然、灵感涌现的时候，突然地在画面上涂抹了一层黑墨。围棋也是在黑白一连串相间下子的过程中，包含了创作的意图和结构，如同音乐，反映了心潮起伏和旋律。音乐若是忽然跳出一个古怪的音阶，或二重奏的对手突然伴奏出离奇的曲调，这就是一种破坏。围棋有时由于对方错看或漏看，也是会损害一盘名棋的。总之，大家对大竹七段的黑120感到意外、震惊、奇怪和怀疑；它破坏了这盘棋的节奏和旋律，这是无可争辩的。

果然，这一封子在棋友之间或是在社会上议论纷纷，成了话题。在这个地方下黑121，我们这些外行人确是感到诧异和突然，心情也是很不舒服的。然而，后来在专业棋手中，也有人认为：在这里下黑121是适时的、有效的。

大竹七段在《对弈者的感想》一文里这样写道：

“我想，早晚总是要下黑 121 的。”

据吴六段解说，如果白走了“5·一”、“6·一”的一扳一接，“黑即使走 121，白可以不走 122，而走‘8·一’位活净。黑就少一个劫材了。”他只是简单地触及黑下 121 的意义。大竹七段下这一手，肯定也是考虑到这层意义的。

只是正值中原酣战，又是封手，因此惹怒了名人，让人们产生了怀疑。就是说中途暂停的这一手，即当天的最后一手，倘使是为了权宜之计，在困难的情况下才下的话，那么在三天后续弈之前，就要充分研究今天最后理应走的这一手。就是日本棋院的升段赛，有的棋手在剩下一分钟进入读秒阶段，迫不得已，也是走这种类似劫材的棋，来延长一分钟寿命的。也有的棋手潜心钻研，使中途暂停或封盘对自己有利。新的规则，产生新的战术。在伊东续弈之后，一连四次都轮到黑子封盘，也许不尽是偶然吧。名人自己也说：“如走白 120 松，我是不会满意的。”可见他心情是紧张的。接着就是黑走 121。

总之，那天早上大竹七段的黑 121，激怒了名人，使他沮丧、动摇，这是事实。

下完这盘棋，名人讲评的时候，没有触及黑 121。

然而，一年后，名人《名人围棋全集》一书中的《下棋选集》的讲评里，明确地写道：“现在黑 121 抓住了有效的机会。”“要注意：如果犹豫（即在白下扳接之后）黑 121 就可能失效。”

名人是这场棋的对弈者，他这样承认了，也就没有问题了吧。名人发怒，是因为这一手当时出乎意料。他怀疑大竹

七段的用心，也是因为在气头上产生了误解。

许是名人自愧无能，才特地在这里提及黑 121 的吧。但是，《下棋选集》出版时间，是在告别赛结束一年之后，且是在他去世前半年，因此可能是他回想起大竹七段走黑 121 成了话题，才自觉现在必须平心静气地承认这手的吧。

大竹七段所讲的“早晚”，是否就是名人所说的“现在”呢？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这个问题尚是一个谜。

三十九

为什么名人会下 130 这一败着呢？这似乎也是一个谜。

名人下这一手，考虑了二十七分钟，是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四分下的。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思考，走错了棋，虽是偶然，可他为什么不拖延一个小时，留待午休以后再走呢？我为他感到惋惜。大概离开棋盘，休息一小时，他会走正着的吧。也许他不是被过路的妖魔缠身吧。白的时间还余下二十三个小时。拖延一两个小时是不成问题的。名人不把午休当作战术使用。黑 131 却碰上了午休。

白 130，像是回马枪的一手。大竹七段也说是“被回马枪击中了”。吴六段也解说道：“这里是微妙的地方，就是说，黑 129 断，白下 130，包含了生效的意思。”对黑子的断，白子也并没有忽略，双方处在紧张的对峙局面，一方稍有松懈，就会被另一方当场击溃。

在伊东重开对局以来，大竹七段不断推敲，坚韧不拔，慎堂而稳健。黑子昂扬的力量终于爆发了，那就是 129 的压轴一手。我们对白 130 的疏忽，不禁大吃一惊。七段大概没有

胆寒吧。倘使白吃掉右边的黑四目，黑就会长驱直入，踏破中央的白地。七段对白 130 置之不理，从黑 129 位长到 131 位。果然，名人以白 132 回手，应付中央的激战。白 130 如果应不脱先那就好了。

名人讲评时，叹息地说：

“白 130 是败着，这一手匆忙下在‘17·九’位上，正是给黑的回答。比如黑在‘17·八’位上应着，那么白 130 就是正确的了。这就是说，黑即使接着 131 长，白也不必考虑黑‘16·十二’位上，可以在‘12·十一’位上悠闲自在地准备着。此外，即使看到什么变化，局势要比棋谱复杂得多，是一场极其微妙的争夺战。接受了黑 133 以下严酷的侵入，这正是白子的致命伤。后来虽然力争平息，但狂澜既倒，无法挽回了。”

决定白子命运的一手，可能反映了名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破绽。白 130 既像很厉害的一手，又像很有余味的一着。我是外行人，我当时认为名人继续防守，这是他企图出击的一手。同时也是他忍无可忍，暴躁起来才下的一着。据说，如果是白对黑下这一手就好了。这白 130 败着，不至于是名人今早对大竹七段封盘的愤怒的余波吧。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就算名人本人，也无法了解自己命运的波澜或过路妖怪的魔力。

名人下白 130 以后，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悦耳的尺八[①]声，

① 日本乐器，类似洞箫。

多少缓和了棋盘上的风暴。名人侧耳倾听，仿佛想起什么似地说：

“从高山俯瞰谷底，瓜儿和茄子的花盛开……初学尺八，首先要学这个。有一种乐器比尺八少一个洞，叫做竖笛[①]。”

轮到大竹七段下黑 131 时，中间遇上午休，他沉思了一小时十五分，于下午二时一度抓起棋子，又“唉”地叹了一声，再次思考了一分钟才放子。

看见黑 131，名人依然把胸脯挺得笔直，伸长脖子，焦灼地敲打着桐木火盆的边。他一边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棋盘，一边默算着棋局。

黑 129 断。黑 133 再断白三角另一方，叫吃三子，然后直到黑 139，连续叫吃，挺进一线，发生了如大竹七段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黑子直闯白模样的正中央。我仿佛听见了白阵哗然溃败的声音。

白 140 是直接逃脱还是吃掉旁边黑二子呢？名人不停手地煽着扇子，无意识地嘟哝了一句：

“不明白，都差不多。不明白。”

“不懂，不懂。”

但是这手意外地快，只花了二十八分钟。不多久，三点钟上了点心，名人对七段说：

“吃点蒸寿司怎么样？”

“我肚子不太好……”

“如果寿司能治好你的病呢，怎么样？”名人说。

① 日本江户时代的管乐器。

名人走白 140，大竹七段说：

“我以为这一手就封盘呢，可是还能下……还能劈头盖脑地下，真吃不消啊。再没有什么比再下累人的了。”

名人一直进行到白 144，轮到黑 145 封盘。大竹七段抓起棋子，刚要放下，又落入了沉思。这时刻，已到中途暂停时间。七段走出廊道封口，名人寂寥地环视了棋盘一圈，一动也不动。他的下眼睑微微发热，有些许浮肿。在伊东对局时，名人一个劲地看钟点。

四十

“今天能下完的话，就把它下完吧。”十二月四日早晨，名人对工作人员说道。上午对局时，他也对大竹七段说：

“今天下完它吧。”

七段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作为忠实的观战记者，一想到这盘长达半年之久的棋最终将在今天结束，心情也就激动起来。而且，名人败北，早已是尽人皆知。

还在上午，七段从棋盘前站起来走出去时，名人望了望我们说：

“都下满了，没地方可走了。”名人轻柔地微笑了。

今天早上不知什么时候，名人把理发师叫来，将头剃得光秃秃的，活像个和尚。原来他把住院时留的长发梳了个分头，将白发染黑，才到伊东来。后来突然理成短平头，令人感到有点装模作样。不过，看上去仿佛洗净了什么东西，显得干净利落，光泽红润，返老还童了。

四日是星期天，庭院里也绽开了一两朵梅花。周末客人比较多，今天将对局室迁到新馆去。我经常在名人的邻室下榻。名人的房间安排在新馆的里首。头天晚上，二楼两间房子被棋赛工作人员占据了。就是说，不住进别的客人，以保证让名人安眠。大竹七段原住新馆二楼，据说他身体欠佳，上下楼梯很是不便，昨天或是前天迁到了一楼。

新馆正面朝南，庭院宽广，阳光直落在棋盘近处。等待启封黑 145 的过程，名人也歪起脑袋，紧锁双眉，直视着棋盘，显出一派严峻的神态。大竹七段大概已经看到胜利在望，落子也快了。

眼看进入收官阶段，棋手的紧张状态同布局或中盘时也不尽相同。神经也过敏了，探出身子的姿态也更增添了可怕的色彩。恍如尖利的短刀在交锋，呼吸急促起来了。简直是智慧的火花在闪烁。

要是一般棋赛，最后一分钟大竹七段大可下百手，勇猛逼近。可这盘棋还有六七个小时，时间从容，一旦进入收官阶段，竞争的神经就像顺着急流而下，一泻千里。好像自己在催促自己，往往不由得把手伸进了棋盒里，但又倏忽耽入沉思。连名人也一度抓起棋子，久久地犹豫不决。

看到这种收官，使人产生一种美感，恍如看到了灵捷的机械、快速的计算机飞速地运动着。而且秩序井然。令人愉悦。虽说是弈战，却以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上棋手目不他视，更增添了美感。

黑从 177 到 180 左右，大竹七段本人也思绪沸腾，心荡

神驰。他那张丰满的圆脸，活像一尊十全十美的佛脸。也许是进入了心旷神怡的艺术境界，显出无法形容的美吧。他似乎没想起肚子不好的事。

这之前，大竹夫人或许担心不便呆在房间里，她一边抱着桃太郎般的漂亮婴儿，一边从远处继续望着对局室。

从海那边传来的汽笛长鸣声，刚刚停息。名人下白 186 时，冷不防地抬起脸来，冲着这边，和蔼可亲地招呼道：

“空着呐，位子空着呐。”

今天，小野田六段在秋季升段赛结束之后，也前来列席观战。此外，还有八幡干事、五井和砂田两位记者，以及《东京日日新闻》驻伊东的通讯员等。这盘棋的工作人员，也都聚拢过来观看接近尾声的终盘。贴邻的另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人，有的就站在隔扇后边。名人向他们招呼，请他们进来观摩。

转眼间，大竹七段的佛脸又变得昂扬起来了。名人短小的身躯却显得特别高大，安稳坐着，一动不动，把四周都镇得寂静无声。他一味默算着。七段一走黑 190，名人便耷拉下脑袋，猛地睁大眼睛，把脚伸了出去。只听见扇子急促扇动的声音。黑走了 195 便午休了。

下午，将平日的对局室迁到旧馆六号室。中午过后，天阴沉下来，鸟儿不停啁啾啼啭。棋盘上点了灯。一百瓦的灯泡太亮，用了六十瓦的。在棋盘上隐约地投下了棋子的阴影。这是最后一天，旅馆主人别具匠心地装饰了一番，壁龛的画

轴也换上了川端玉章[1] 的双幅山水画，摆设了骑着大象的佛像，旁边摆着一盘盛满胡萝卜、黄瓜、西红柿、香菇、鸭八芹的供品。

我曾听说决胜时，都像这盘棋那样，临近终局竞争残酷得目不忍睹。可是，名人却不动声色。光从态度上，是看不出名人失败的。约莫从第 200 手起，名人的脸颊也泛起了红潮。他第一次把围巾摘了下来，笼罩着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氛，然而他态度却泰然自若，巍然不动。黑 237 结束，名人神态平静了。在这沉默无言、胜负已定的一瞬间，小野田六段说：

“是胜五目吧？”

“嗯，是五目……”名人喃喃地说罢，抬起浮肿的眼睑，也不想再清点，就确认了胜负棋子。终局是下午二时四十二分。

翌日，名人叙述完对弈者感想之后，一边微笑一边试着清点，说：

“我没有清点棋子，是五目，不过……据估算，大概是六十八对七十三吧。实际上，一清点会更少。”结果是黑五十六目，白五十一目。

黑靠白 130 败着，产生了五目之差，这在破白模样之前，谁也没有预料到。白 130 之后，约莫在 160 左右，不觉疏忽了“17 · 十八”先手的断，以至失去名人所说的“多少缩小一点败差”的机会。这样一来，即使存在白 130 败着，也是

① 川端玉章（1842— 1913），日本著名画家，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间任文部省美术展览会的审查员。

可以将差距控制在五目以内，三目左右的。假如没有白130败着，就不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这盘棋的胜败将会如何？黑子会输吗？外行人是不晓得的。我不认为黑子会败下阵来。我看见大竹七段面对这盘棋的精神准备和态度，我几乎相信：即使白吃掉几个子，黑方也是会取胜的。

话又说回来，六十五岁的老名人是一位首屈一指的棋手，怎么竟能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到迫使拼死盯住他的对手，基本上失去先手的作用呢。这不能不说是精湛的搏斗。名人不是利用黑子的恶手，也不是让白子施展对策，而是他亲自引导到微妙的一决胜负的局面。然而最后可能是由于他对疾病的不安，耐性不如对手，这才失败了吧。

“常胜名人”在告别赛中失败了。

一位弟子说：名人主张，一般对占第二位的人，就是仅次于自己的人，才全力以赴。

名人会不会亲口说出这样的话，姑且不说；但是名人毕竟是终身实行了这个信念的。

终局次日，我从伊东返回镰仓的家，已等不及写完这篇长达六十六天的观战记，就像要从这盘棋解脱出来似的，我也到伊势、京都旅行去了。

听说名人依然留在伊东，体重也增加了一公斤多，计有四十一公斤了。还听说他携带了二十盒棋到疗养所去慰问伤病员[①]。昭和十三年底，温泉旅馆开始用作伤兵疗养所。

---

① 指当时侵华战争中的伤病员。

四十一

虽说是告别赛的第三年，但那是正月的事，实际上是过了一年多，名人的内弟高桥四段在镰仓私邸教授起围棋来。开学那天，名人带着弟子前田六段和村岛五段出席了。这是正月初七。我又同阔别许久的名人相会了。

名人勉强下了两盘练习棋，显得吃不消的样子。仿佛手指也挟不住棋子，放棋子也是轻轻的，没有声音。下第二盘时，他有时显得呼吸困难，眼睑有点浮肿。虽然是朦朦胧胧，我回想起了名人在箱根的情景，感到他的病没有痊愈。

今天名人是同业余棋手练习，不怎么引人注目。可是他还是很快就沉湎在忘我的境界之中。到了要去海滨饭店吃晚饭了，第二盘以 130 结束。这是以很强的业余初段为对手的，胜了四目。黑子的棋风是从中盘出力，这盘棋成了破白模样，白显得薄了。

“黑子不是下得很对吗？”我试探性地询问了高桥四段。

“嗯，黑子胜了。黑子厚实，白子处境困难啊。”四段说。

“唉，名人也恍惚了，与过去不同，他变得脆弱，真的不能再对弈了。就是从那次告别赛之后，显然衰老了。”

“是显然衰老了。”

“是啊，最近整个人成了老头儿……要是那盘告别赛取胜了，他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吧。”

在海滨饭店临别时，我同名人相约：

“改天在热海再见。”

名人夫妇是在一月十五日到达热海鳞屋旅馆的。这之前，

我住在聚乐旅馆。十六日下午，我和妻子两人到鳞屋旅馆拜访了他们。名人马上拿出棋盘来，和我下了两盘。我的将棋棋艺不高，不是他的对手，提不起劲来。他让了两子，我还是不堪一击。名人再三挽留我们“去吃晚饭，边吃边谈”，我说：“今天太冷，就此告辞了，下次找个暖和的日子，陪您去‘重箱’或‘竹叶’[①]吧。”

这天，雪花飞扬。名人喜爱吃鳗鱼。我回去后，名人洗了个热水澡。据说是由夫人从后面将手伸进他的双腋，搀扶着帮他洗的。不多久，名人就寝，觉得胸口疼痛，呼吸困难。第三天黎明之前，与世长辞了。高桥四段来电话告诉我这一噩耗。我打开挡雨板，太阳还没露出脸来。我想：是不是因为前天我们造访名人，影响了他的健康呢？

“前天名人那样挽留我们一起吃晚饭，可是……’妻子说。

“是啊！”

“名人夫人也那样挽留，可我们还是坚持回家，我深感内疚啊。他们早已吩咐女佣准备好了的呀。”

“这我知道。不过天气很冷，我担心名人的身体……”

“他会不会这样理解呢？……他特地准备好，可是……他会不会责怪我们呢？……他是真心诚意地款待我们，不想让我们回家的啊。要是我们老老实实呆下去就好了。他是不是感到寂寞呢？”

“他是很寂寞的。唉，不过，他总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天很冷，可他仍然送到门口。”

① 重箱、竹叶均系店铺的字号。

“不说啦，都已经……讨厌，真讨厌。人是会死的，讨厌啊！”

名人的遗体当天运回了东京。从旅馆正门运到汽车的时候，用棉被裹得很小很小，简直像没有尸体一般。我们站在稍远的地方，等待着汽车出发。

“没有鲜花啊。喂，花铺在哪儿，快去买点鲜花来。车子马上就出发了，赶快去……”我吩咐妻子。

妻子跑步回来。我将花束递给了夫人，她正坐在名人的灵车上。

(1951—1954)

叶渭渠　译

舞姫

皇宫的护城河

十一月中旬，东京的日暮约莫在四点光景……

出租汽车发出烦人的噪音。一停车，车尾就冒出烟来。

这是一辆后边载着炭包和柴袋的汽车。还挂着歪扭的旧水桶。

后面的车子鸣笛了。波子回过头去，说了声：

“可怕，太可怕了。”

她缩着肩膀，贴近竹原。

然后把手举到胸前，好像要把脸掩藏起来。

竹原看见波子的指尖颤抖，不禁愕然。

“什么？……怕什么？”

“会被发现的，会被发现的啊。”

“噢……”

竹原心想：原来是为这事。他望了望波子。

汽车从日比谷公园后面驶入皇宫前广场的交叉路口正

中，这条路平时车辆来来往往，此时又适逢下班时间，更是人声嘈杂，车水马龙了。他们的车子后边，停了两三辆车子，汽车从他们的左右川流不息地驶过去。

堵在后面的车子一往后倒车，车灯的亮光就射进他们两人的车厢里。波子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

波子一身黑色西服裙，左胸前别了一个别针。是细长的葡萄形状，藤蔓是白金，叶子是暗绿宝石，上面镶了几颗钻石。

她挂着项链，还戴上了珍珠耳环。

珍珠耳环掩映在黑发之中，隐约可见。珍珠项链在白色罩衫的花边点缀之下，不那么显眼。可能是花边素白，也带点珍珠色吧。

花边质地柔软而美观，一直点缀到胸脯的下方。这使她显得更年轻了。

装饰着同样花边的领子，竖得不高不低，领子从耳下部位开始波形折叠，向前推进形成圆形，领子较高，恍如微波在细长的脖颈四周荡漾。

波子胸前的宝石，在微光中闪烁，仿佛对着竹原倾诉衷肠。

“你说会被发现，在这种地方会被谁发现呢？”

“矢木……还有高男……高男是他父亲的宠儿，监视着我呢。”

“你丈夫不是去京都了吗？”

“谁知道呢。而且，他什么时候都会回来的。”波子摇了摇头，“都是你让我坐这种车。老早以前，你就净干这种事。”

车子带着烦人的噪音又启动了。

“啊，开动了。”波子嘟囔了一句。

交通警察看见了车子在交叉路口正中抛锚冒烟，也没走过来干涉。可见停留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波子左手捂住脸颊，仿佛恐怖的神色还残留在她的脸颊上。

“你埋怨让你坐这种车子……”竹原说，“可是，你从公会堂出来就慌慌张张，好像要拨开人群逃跑似的。”

“是吗？我自己并不觉得。也许是那样吧。”

波子把头耷拉下来。

“就说今天吧，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戴两只戒指。”

“戒指？”

“对，是丈夫的财产……假如遇见我丈夫，他发现自己不在期间宝石还在，会感到高兴的……”波子说。

这时，车子发出的烦人的噪音又停息了。

这回，司机下车走了。

竹原望了望波子的戒指，说：

“原来你戴宝石戒指，是准备让矢木发现的啊。”

“嗯。可也不是那么明确……只是突然想起。”

“真叫人吃惊。”

波子好像没听见竹原的声音，说：

“真讨厌啊，这车子……准是发生故障了。可怕啊。”

“一个劲地冒烟哩。”竹原从车后窗望去，“好像是在打开炉盖扇火呢。”

“真是辆老牛破车啊。不能下车走走吗？”

“只好先下车吧。”

竹原打开了难开的车门。

这是在通往皇宫前广场的护城河桥上。

竹原走到司机跟前，回头望了望波子。

“急着回家吗？”

“不，不要紧。”

司机把一条旧长铁棍，捅到炉膛里，稀里哗啦地转动着。大概是想把火弄旺吧。

波子低头俯视护城河的河水，像是要避开别人的眼目。竹原一靠过来，她便说：

“今晚，家里大概只有品子一个人。我回家晚了，那孩子会噙着眼泪问：您怎么啦，上哪儿去了？不过，她只是出于耽心，不像高男，是在监视我。”

“是吗。刚才你谈到宝石戒指的事，可真叫人吃惊啊。宝石本来就是你的东西，你家的生活依然是一切靠你的力量维持的嘛。”

“是啊，虽然力量微薄……”

“真是不像话。”竹原望着波子有气无力的样子，”你丈夫的心情，我实在不理解。”

“这是矢木家的家风呀。结婚以后，一天也没有变化，已经形成习惯了。你不是老早就知道的吗？”波子继续说，“也许结婚前就是那样子。从我婆婆那辈起……公公早死，是靠婆婆一个女人家供给矢木上学的。”

“可现在情况不同啊。再说，战前他们是靠你的陪嫁钱才得以过宽裕的生活，现在不能同那时的情况相提并论。矢木

应该很了解的嘛。”

“这我知道。不过，人嘛，各有各的悲哀。矢木常这么说。过分悲伤，在其他事情上就难免会熟视无睹，也会干出一些不得已的事来。这点，我也深有同感。”

“真无聊。矢木悲伤些什么，我不知道……”

“矢木说：日本打败了，他的憧憬幻灭了。他自己就是旧日本的孤魂……”

“哼，这个孤魂嘟嘟囔囔地企图对波子养家活口的辛劳视而不见吗？……”

“岂止视而不见。东西一少，矢木就惶惶不安，手足失措。因此他监视着我。就连花零钱他都抱怨呐。闲极无聊的时候，我曾想矢木是不是打算自杀呢。我很害怕。”

竹原也有点毛骨悚然。

“于是你就戴两只戒指出门，是吗？……矢木并不是幽灵嘛，你可能是被什么幽灵附身了。宠儿高男对自己的父亲的卑怯态度，不知是怎么个看法呢？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吧。”

“嗯。他似乎很苦恼。在这点上，他同情我。他看到我工作，就说他要停学参加工作。这孩子一贯把他父亲看作学者，绝对尊敬，要是怀疑起父亲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太可怕了。不过，这种话，在这种地方，已经……”

“是啊，反正洗耳恭听吧。但是，我不忍心看见你刚才害怕矢木的样子。”

“对不起，已经不要紧了。我的恐怖症经常发作，像癫痫，或歇斯底里……”

“是吗？”竹原半信半疑地说。

“真的。刚才一停车我就受不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波子说着抬起脸来，“晚霞真美啊！”

天空的色彩也辉映在珍珠项链上。

一连两三天，上午放晴，下午薄云轻飘。

真是名副其实的薄云。日暮时分，西边的天空，云彩溶进了晚霞。暮霭夹着薄雾幻化出美妙的色彩。是由于云彩的关系吧。

黄昏的天空，雾霭迷蒙，仿佛罩上一层淡红的轻纱，驱赶着白天的热气，带来了秋夜的凉意。晚霞黄橙橙的，恰好给人以这种感觉。

黄橙橙的天空，有的地方特别红，有的地方成为浅红，还有少数地方是浅紫、浅蓝，五光十色，互相溶进了晚雾之中，雾幕眼看着缓缓地低垂下来，云彩迅速飘逝了。

皇宫森林的树梢上，只剩下一窄条细长的蓝色天空，活像一根飘带。

晚霞的色彩，一点也没映在这蓝色的天空上。黑黢黢的深沉的森林，同红彤彤的停滞的晚霞之间，划了一道鲜明的界限，那细长的蓝色天空，显得遥远、静谧而清澈，哀婉动人。

“多美的晚霞啊！”竹原也这样说道。

这不过是重复了波子的话。

竹原惦记着波子，他只是想：晚霞不过就是这样的东西。

波子依然凝望着天空。

“往后到了冬天，晚霞就多了。晚霞能令人回忆起童年的

往事，不是吗？”

“是啊……”

“冬天虽然寒冷，我却愿意在外面观赏晚霞，常挨家里人说：要感冒的呀。啊……我有时也在想，自己喜欢凝视晚霞，是不是也受了矢木的感染呢。不过，我打孩提起，就是这个样子的。”波子回头望着竹原说，“说也奇怪，刚才走进日比谷公会堂之前，看到四五棵银杏树，公园的出口也有四五棵银杏树吧。这些树并排屹立，都相差无几，但凋黄的程度却因树而异。落叶也有多有少。如此看来，树木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吗……”

竹原沉默不语。

“我在茫然地思考着银杏树的命运的时候，车子就嘎哒嘎哒地停住了。我吓了一跳，害怕起来了。”波子说着望了望车子。

“看样子一时半刻是不会修好的。就是要等，站在这边，人家该瞧见了，还是到对面去吧。”

竹原向司机打了招呼，付过车钱，回头看时，波子已经穿过了马路，只见她那迈着轻盈而矫健脚步的背影了。

对面护城河尽头的正面，麦克阿瑟司令部[①]的屋顶上，刚刚还挂着的美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这会儿已经看不见了。可能正好是降旗的时间吧。

---

① 原名为“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是美国在日本投降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日本东京设置的机构，有关占领日本的政策都由它发出，通过日本政府执行。第一任总司令为麦克阿瑟。

而且，司令部上空的东边天际，晚霞已经消失。薄云也飘散在遥远的天边了。

竹原知道波子容易感情激动。他望着她以矫健脚步走路的背影，心想：波子自己所说的“恐怖症发作”大概消失了。

竹原也到了马路的对面，轻声地说：

“这样轻盈地横穿过车流，不愧是舞蹈演员，训练有素啊。”

“是吗？你在取笑我？”波子迟疑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也揶揄你一句，怎么样？……”

“嘲笑我吗？”

波子点点头，然后把脑袋耷拉下来。

司令部的白墙，从正面倒映在护城河上。窗上的灯光，映在水中。

但是，房子的白影是朦朦胧胧的，不知不觉间，水上仿佛只留下了灯影。

“竹原，你幸福吗？”波子喃喃地说。

竹原调转头，一声不响。波子绯红了脸。

“现在你不再这样问我了吧？从前不知这样问过我多少次呢。”

“是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已经有二十年没问了。这回，轮到我来问你啦。”

“就拿这个来取笑我？……”竹原笑了，“现在不问也明白了。”

“从前你不明白吗？”

“那个嘛，我也明白，过去我是故意问你的。对幸福的人，

大概是不会问‘你幸福吗’的。”

竹原边说边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我觉得你结婚，是我的错误。所以在你结婚以前，以及结婚之后，我都问了。”

波子点了点头。

“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西班牙女舞蹈家来访的时候，你婚后第五个年头吧。一次在日比谷公会堂偶然相遇。你的座位是二楼前排的招待席。同你在一起的还有你的芭蕾舞伙伴和你的丈夫。我却在后边的座位上躲藏起来。你一发现我，就无所顾忌地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落座后就不曾移动过。我说：这样做对你丈夫和朋友都不好，还是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吧。你却说：请让我坐在你的身边，我会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就这样你在我旁边，一动不动地坐了两个小时，直到散场。”

“是这样。”

“我感到吃惊。矢木有点介意，不时回头张望我们这边，你还是不过去。那时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啊。”

波子放慢脚步，忽然站住了。

在皇宫前广场的入口处，告示牌跳入了竹原的眼帘：

“公园是公共场所，请保持园内的整洁……”

“这里也是公园？足以成为公园吗！”竹原看见厚生省国立公园部的告示牌以后说。

波子望着广场的远方。

“战争期间，我家的高男和品子，是小小的中学生和女学

生，他们经常从学校到这儿来运土、割草。一说要去宫城前边，矢木就用冷水给孩子们净身。”

“那时候矢木是会这样做的。这宫城，现在不叫宫城，而称做皇宫了。”

皇宫上空，淡淡的晚霞与灰色融化在一起了。东边的天际反而残留着白昼的明亮。

细小的蓝空，仿佛给皇宫森林镶上了一道边，尚未完全黑下来。它带着铅色，显得更加深沉。

三四株挺拔的松树高高地伸向那片细小的天空，在落日的余辉中，勾勒出墨色的松姿。

波子边走边说：“天黑得真快啊。从日比谷公园出来的时候，国会议事堂的塔还染着桃红色呢。”

国会议事堂早已笼罩在晚霞之中，顶上的红灯忽明忽暗。

右边的空军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屋顶上，红灯也是或明或暗。

透过护城河土堤上的松树，可以看见总司令部窗前闪闪烁烁的亮光。在昏暗的松树下，几对情侣幽会的姿影还隐约可见。

波子停住了脚步，踌躇不前。凄怆的幽会的剪影，也跳入了竹原的眼帘。

“太寂寞了，绕到对面的马路去吧。”波子说。

两人又折了回来。

看到幽会的人影，他们两人都察觉到自己也是以幽会的形式漫步街头的。

尽管是竹原送波子到东京站的途中车子发生了故障，他

们才步行的，但这次是波子主动打电话邀竹原到日比谷公会堂听音乐会的，无疑两人从一开始就是幽会。

然而，两人都已是四十开外了。

谈往事，自然谈到爱情。就是谈波子的境遇，听起来也是一种爱的倾诉。多少岁月，在他们之间流逝了。这些岁月，把他们联在一起，又把他们分隔开来。

“你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什么？”波子问了一句，又把话题拉回来。

“对，那时候……我年轻，我不知如何判断你的心理呢。你把矢木撇在一边，一直坐在我的身旁，这是相当大胆的行动。波子，你怎么会这么坚决呢？回想起来，从前你有时候也热情奔放得令人吃惊啊。我觉得或许这就是那种表现。肯定是吧……”

“刚才，你自己说过‘发作’，假使那时候和刚才，都是感情的发作，那可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候你无视自己的丈夫在场，今天你丈夫理应还在京都，你却如此惧怕……”竹原说，“那时候，如果两个人悄悄地从公会堂逃出来，可能就好了。当时我还没结婚呢。”

“可是，我已经有了孩子。”

“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也犯了个错误，只想到波子的幸福。那时候我年轻，我相信女人一旦结了婚，她的幸福就只有在其结婚生活中寻求……”

“现在也是如此嘛。”

“话虽那么说，但也不尽然。”竹原轻声而有力地说，“那

时候你能离开矢木，坐到我身边，也是因为你的婚姻幸福而平和，才有可能这样做的吧。你对矢木放心、信任矢木，才容许这种感情自由驰骋，不是吗？我也是那样认为的。只不过是你看见我，忽然变得亲切罢了。坐到我身边来，你并不感到对不起矢木。而你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身边，这是不正常的。你什么也没说。我不能看你的脸，连目光也不敢斜视，当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呢。”

波子默不作声。

“矢木的外表也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像他那样一位敦厚的美男子，见过他的人，谁都想象不到他的妻子会有什么不幸。假使是不幸，人们定会认为是妻子不好。现在也是这样的吧。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我承租你家厢房那阵子，有一回你没钱交电费，我便将自己的工资袋递给你，你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你说工资袋还没启封……又说你婚后一次也不曾见过丈夫的工资……我大吃一惊。就是那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你过去的做法不对。可见矢木表面看来是多么高尚。何况从前你们两人一从哪儿经过，人们都要回头张望呢。尽管我认为你们结婚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我之所以问你‘幸福吗’，也是因为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波子，你没有作答，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竹原，你不是也没有回答吗？”

“我？”

“嗯，刚才我问过你嘛。”

“我们是平凡的。”

“还有平凡的结婚吗？你在骗人。每一个结婚的人都是非

凡的。”

“我不像矢木，我不是非凡的人……”竹原像要转换谈话的方向。

“不对。就以我的校友来说，大致上都是这样，并不是哪个人非凡，结婚也就非凡。平凡的人，只要两人结合，结婚就变成是非凡的了。”

“高见。”

“张口就说高见，什么时候它成了你的口头禅了？……就像上年纪的人总爱有意把话岔开，不是令人讨厌吗？”波子显得很温柔，扬了扬眉毛，瞟了一眼竹原的脸，“总是让你听我讲家里人的情况。”

波子自己决定让他把话岔开。

她急不可待地步步进逼，还是没能引出竹原有家庭的话题。

“那部车子还停在那里冒烟呐。”波子笑了。

月牙在日比谷公园的上空露面了。大概是初三初四的月亮吧。月牙弯弯，不偏不倚地悬挂在苍穹。

两人来到护城河边。

他们止住脚步，凝望着倒映在水中的灯光。

司令部窗里的灯光，从正面投在水面上，摇曳着长长的灯影。右岸林立的柳树，左边稍高的石崖，再加上松树，都在灯影的旁边落下微暗的影子。

“今年的中秋节，是九月二十五日还是二十六日呢？”波子问道。

“报上登了这里的图片。拍摄了司令部上空的满月……还有这灯影。只有那排窗子，光柱虽也倒映在水面上，可上面又出现一道光彩，那像是明月的影子。”

“新闻图片能看得这么细微吗？”

“嗯，图片虽像明信片，却留在我的印象里。把那城墙般的石崖和松树也都拍了下来。估计照相机是安放在柳树丛中的。”

竹原感到了秋夜的气息，像在催促波子似的，边走边嘟囔说：

“你对女儿也说这种话吗？这会使她变得脆弱的。”

“脆弱？……就说我吧，是那样脆弱吗？”

“品子在舞台上出现时是很坚强的，可往后若像母亲，就不好办罗。”

他们经过护城河，往左拐去。一队巡警从日比谷那边走了过来。只见他们皮带上的金属扣闪闪发光。

波子让路，靠近了竹原，差点抓住竹原的胳膊。

“因此，希望你能保护品子，给她力量。”

“比起品子来，你？……”

“以往我在各方面都依靠你的力量，不是吗？多亏你的帮助，我才在日本桥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再说，现在你能保护品子，就等于是保护我呀。”

波子躲开巡警队，就势靠着岸柳往前走。

垂柳的小叶，几乎还没枯萎凋落。

然而，电车道两旁的梧桐街树，靠这边的树的叶子只是

微黄，对面的同样是梧桐，叶子却已经完全落光，成了一株株秃树了。可能因为这边的树是公园树丛的关系吧。仔细一看，这边的街树，有的基本凋落，有的依然苍翠，两种树混杂生长。

竹原想起波子说的话："树木也有各自的命运……"

"假使没有战争，品子这会儿可能在英国或在法国的芭蕾舞学校跳舞啦。说不定我也跟着去呢。"波子说。

"那孩子虚度了宝贵的学习年华，无可挽回了。"

"品子还年轻，就是今后也还……可是波子，你也曾考虑过这种逃脱办法吧。"

"逃脱？……"

"从婚姻中逃脱……离开矢木，逃到国外……"

"噢。那……我净想品子的事，因为我就是为了女儿才活着的……如今依然如此……"

"把精神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是母亲的逃脱办法啊。"

"是吗？不过，我的情况更严重，几乎疯了。品子成为芭蕾舞演员，是完成我未竟的梦……品子就是我啊。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究竟是我成了品子的牺牲品，还是我牺牲了品子。不管哪种情况，都很好嘛。一想起这些事，就晓得自己能力有限，不行啊。"波子不由得低下了头。

"瞧，鲤鱼，白鲤鱼。"

波子一边大声说，一边凝望着护城河。她拨开垂到脸上和肩上的柳枝。

来到日比谷的交叉路口，就到了护城河的拐角处。

拐角处的水中，一尾白鲤鱼一动不动，不浮不沉，在水

中漂荡。由于这里是拐角，垃圾淤积，只有这儿的河水浅可见底。落叶也沉了下来，同鲤鱼一样，在水中一动不动。也有梧桐的落叶。波子拨开的柳枝上的叶子，也飘落在水面上。水很浑浊，呈浅黄色。

竹原也借着司令部窗前的灯光，低头看了看鲤鱼，就退到后边，直勾勾地望着波子的背影。

波子的黑裙下摆收拢得特别窄小，从腰肢到腿脚露出了修长的线条。

青春时代，波子起舞的时候，竹原就看过这种线条。这是使他心旷神怡的线条。这女子的线条，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

波子夜间观赏护城河的鲤鱼。竹原盯视着她的背影，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实在叫人受不了。

“波子，这种玩意儿，你要看到什么时候？”他大喊了一声，“算了，别看啦。你不能看这种玩意儿。”

“为什么？”

波子转身从柳荫下回到了人行道上。

“这样小的鲤鱼，即使有一尾，谁也不会去看的啊。你却看到了……”

“尽管谁也没发现，谁也不知道，但这尾鲤鱼确是在这里生存下来了。”

“你就是这种人。专爱发现什么孤零零的鲤鱼……”

“也许是吧。不过，这鲤鱼在宽阔的护城河里，偏偏选中过往行人多的拐角，在这个角落上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奇怪吗？来往行人没有发觉，以后对谁谈及这尾鲤鱼，恐怕谁都

不会相信的吧。”

“那是因为发现它的人反常……也许鱼游来，也是希望让波子看的吧。孤独之身，同病相怜啊。”

“对，那边护城河有鲤鱼，中央立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请爱护鱼’。”

“噢，那很好。不是写着‘请爱护波子’吗？”竹原说着笑了起来。他望了望护城河的水面，仿佛在寻找告示牌。

“在那边呢。你连告示牌也没看见吗？”波子边笑边说。

一辆美国军用汽车开到他们两人的身旁，车上坐着美国人，男男女女的。

美国的新型汽车，在人行道旁排成长长的一行。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了。

“竟在这种地方观赏可怜的鱼，这样可不行啊。”竹原又说，“你早就应该改变这种性格。”

“是啊，为了品子也应该……”

“也为了波子自己……”

波子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我决心卖掉我们家的厢房，虽然这不只是为了品子。这是你以前租赁过的厢房，所以在卖掉之前，我想和你谈谈……”

“是吗。那么我买下来吧。这样，也许将来你想卖正房的时候，更好办点儿。”

“真的？你这种判断是突然作出的吗？”

“这，实在对不起。”竹原表示歉意似的，“我抢先说了，失礼了……”

“不，正如你所说的，正房早晚也是要卖掉的。”

“到了那个时候,正房的买主一定很介意厢房是什么样的人居住的呢。虽说是厢房，都在一个宅院之内，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先卖厢房,日后正房说不定就很难卖出去了。我买下厢房的话，等你卖正房时，也可以一起卖出去……”

“噢……”

“不过,与其出售厢房,不如把四谷见附那块废墟卖掉更好。那里杂草丛生，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噢。可是将来，我想在那里修建品子的舞蹈研究所……”

竹原刚想讲估计修建不起来，转念又说道：

“不一定非要在那里不可嘛。修建的时候,可以再找个更好的地方呀。”

“是啊。可是那块土地充满了我和品子的舞蹈理想。打我年轻、品子幼年的时候起,我们跳舞的灵感都在那里产生的。我常常在那里看见各种舞蹈的幻影。不能把那块土地交给别人。”

“是吗？……那么，就不要把厢房分开卖罗。这种时候，不如将北镰仓的宅邸一起卖掉，然后在四谷见附兴建一座兼带研究所的宅邸……这是可能的。我的工作若按现在这种情况发展，是可以助你微薄之力的。”

“可是，我丈夫怎么也不同意我把它卖掉。”

“但是，这要看你的决心罗。倘使不坚决行动，研究所是轻易修建不起来的。我认为，现在正是机会。光靠变卖衣物维持生活，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的。据说，许多舞蹈家由于没有好的排练场，十分苦恼，倘使现在就兴建一所颇具规

模的研究所，还可以让其他舞蹈家使用，这对品子不是很有好处吗？”

“矢木是不会允许的呀。”波子有气无力地说，“即使对他说，他会照例‘唔’地应一声，露出一副深思的样子。从前我以为他真是个深谋远虑的人，总是‘唔，是吗？’……煞有介事，谁知他就在这时候打起小算盘来了。”

“不至于吧……”

“我觉得准是那样的。”

竹原回头望了望波子。波子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碰在一起了。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是不可思议的。我无论和你商量什么事，你都能当机立断，从不曾感到为难。”

“是这样吗。不是我对你没有打小算盘，就是我变成了凡夫俗子了吧？”

波子没有从竹原的脸上移开自己的视线。

“可是，你买了我家的厢房，打算干什么用呢？……”

“干什么用，我还没想好。”竹原又半开玩笑地说，“其实我是被矢木体面地从厢房里撵出来的，如果我把它买下来，就住进去，报复一下矢木。但是，矢木是不会把房子卖给我的。”

“这是矢木的事了。说不定他会打算盘，出乎意料地愿意出卖呢。”

“矢木从来不曾打过算盘嘛，不是吗？打算盘始终都是波子的任务吧。”

“是啊。”

“不过，正如你所说的，矢木是个绅士，即使是卖给我也没关系。就是在梦里他也不会流露出妒忌的神色……假如不卖给我，他又怕世人认为他吃醋呢。这是他所讨厌的。你们之间，究竟存不存在妒忌呢？你们彼此都不流露出来，旁观者都觉得有点害怕了。令人感到这是暴风雨前夕的静谧……”

波子默不作声，冰冷的火焰在心底里颤动了。

“我想把你家的厢房买下来，并不是有什么大的企图，只不过觉得，时不时在那间厢房里出现，成为矢木的眼中钉，倒也有意思。我想剥掉矢木的伪君子的外衣……不过，比起矢木的妒忌来，势必首先要折磨你波子啊。我这样处在你们两人之间，我的心情是平静不了的啊。”

“不管你在哪里，我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为我痛苦？……”

“也有这种成份。还有其他的痛苦。我刚才说把房子卖掉修建舞蹈研究所，为女儿固然好，可高男怎么办？高男是个模仿性很强的孩子，他老学着他父亲的样子。若是为高男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也许是合乎道理的，我净偏爱品子的芭蕾舞，她的成绩很容易就超过弟弟……”

“是啊，不注意可不行啊。”

“再加上舞蹈团干事沼田执拗地施展计谋，离间我们四个人。甚至在我和品子之间……弄得我们四分五裂，企图把我当作玩物，把品子当作牺牲品。”

那岸边的柳树丛中，也立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请爱护鱼”几个字。

司令部正前面，也许是窗前灯光璀璨的缘故，看不见倒影，只有这里，才比较清楚地看到对岸的松树和这边的柳树倒映在护城河水面上的影子。

窗前的亮光隐隐约约地一直照到对岸石崖的角落上。那石崖上，闪烁着幽会的男子抽烟的火光。

“可怕。哦，矢木是不是就坐在刚刚疾驶过去的那辆车子上……”

波子突然耸了耸肩膀。

母亲的爱女与父亲的龙儿

矢木元男带着儿子高男走出了上野博物馆。

父亲在石门正中停住了脚步。他刚才欣赏古代美术，眼睛都看花了，公园的树木朦朦胧胧地跳入他的眼帘，他不由得伫立在那里。古代美术的印象，还残留在他的脑际，自然的景色使他感到一阵清新。

父亲嘴角漾起一丝笑意，眺望着公园。高男从旁边望了望他的父亲。父子俩相貌酷似。儿子比父亲稍矮，面容清癯。

儿子望着才不见二十天的父亲，觉得他很是了不起。

两人是在雕塑陈列室里碰面的。

矢木从二楼下来，刚走进雕塑室，就见高男站在兴福寺的沙羯罗像面前。

直到矢木走近，高男才回过头来，他发现了父亲，有点不好意思。

“您回来了。”

“啊，回来了。”矢木点点头，“怎么回事呢？竟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碰见你。”

“我是来接您的呀。”

“来接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您信上说同博物馆的人一起乘夜班车回来的嘛。我想：您大概不会直接回家，会绕到博物馆来的。上午我曾在家里等您来着……”

“是吗。那就谢谢你了。什么时候收到信的？”

“今早……”

“正好赶上？”

“不过，今天是排练的日子，姐姐和妈妈出去了。信是在她们走后才收到的，她们不知道爸爸今天回来。”

“原来是这样。”

两人望着沙羯罗像，仿佛要避开彼此的视线似的。

“我想过，就是估计到爸爸会来博物馆，可又在哪里找到您呢。”高男说。

“我决定在这沙羯罗像和须菩提像前等您，这主意不错吧。”

嗯，好主意。”

“爸爸一来博物馆，在出馆之前，总是到这兴福寺的须菩提像和沙羯罗像前伫立片刻的吧。”

“是啊。一站在这儿，脑筋就一下子清醒过来。就会静静地洗净心头的阴云和污浊。而且它还能为你解除疲劳和酸疼，使你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暖。”

“我看，沙羯罗像的那副童颜，使人感到眉梢上凝聚着深

情，不是有点像姐姐和妈妈的风采吗？"

父亲摇了摇头。

矢木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脸色却倏地变柔和了。

"是这样吗。你很了不起，好歹感到母亲和品子有点像天平时代[1] 的佛像。对着两尊佛像，它们多少也会变得亲切的啊。但是，沙羯罗不是女的。女人没有这样的面孔。沙羯罗是个少年哩。是东方的圣少年，英姿飒爽地屹立着。可以想象天平的奈良首都是有这样的少年的。须菩提也一样。"

"嗯。"高男点点头，"我等爸爸时，在沙羯罗像和须菩提像前站了好一阵子，看起来它们有点哀伤……"

"唔，两尊都是乾漆像。工匠用乾漆作雕刻的素材，可能容易表现出抒情性吧。这天真无邪的少年像也表现出日本的哀愁。"

"姐姐也经常动看上眼皮，时不时皱起眉头，露出哀愁的眼神，有点像这尊少年像哩。"

"对啊。不过，把深情凝聚在眉梢上，是雕塑佛像的一种方法呢。这尊沙羯罗像的伙伴、八部众神[2] 中的阿修罗像。以及同须菩提像一样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中的好几尊像，都是双眉颦蹙的。而这尊沙羯罗像被塑成可怜的童形，它是八大龙王之一，实际上就是龙。龙守护佛法，具有无边的威力，是水之王。这尊像也蕴含着这种力量。缠在肩上的蛇，在少

① 天平时代，奈良时代后期，即指建都平城（奈良）的七一〇—— 七九四年的文化史，特别是美术史上的时代。

② 捍卫佛法的八部异类。

年的头上扬起镰刀形的脖颈。那造型确是像人，和蔼可亲，看起来好像某某人。这样写实的东西是永恒理想的象征，在可爱的天真烂漫的表情之中，蕴含着澄澈的大慈大悲，静中带动，凝聚着深沉的力量。很遗憾，在智慧的深度上，同我们家的妇女是大不相同啊。”

两人从沙羯罗像移到须菩提像面前。

须菩提像的模样像是若无其事似的以其自然的姿势伫立着。

这两尊立像，沙羯罗像高五尺一寸五分，须菩提像高四尺八寸五分。

须菩提身披袈裟，右手拿着左边的袖口，脚登草屐，安详地站在岩石座上，文质彬彬，带着几许寂寥。在这具世上常见的、纯洁而和蔼的佛像头部和童颜上，表露了令人怀念的永恒的东西。

矢木一声不言地离开了须菩提像，走出了大门。

突出的正门的巨大石柱，宛如一个坚实的画框，将博物馆的前院和上野公园镶了进去。

高男的父亲伫立在这座石门中央的花岗岩石板上。高男觉得，父亲作为日本人，看样子并不稀奇和寒碜。

“在京都交了好运，接连参加了考古学会和美术史学会两方面的活动。”

高男的父亲说罢，慢条斯理地将长发拢了上去，戴上了帽子。

矢木所说的在京都出席了考古学会和美术史学会的活动，其实这只不过是由学会主办，安排参观个人的展品罢了。

矢木不是专门的考古学者，也不是美术史学家。

矢木也曾把考古学的参考品当作古代美术品来观赏，但他是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大概是日本文学史家吧。

战争期间，他曾写过一本题为《吉野朝的文学》，并作为学位论文，提交给当时举办讲座的私立大学。

矢木调查了南朝人在战争失败以后，飘泊到吉野山各处，维护、传播并憧憬王朝的传统等有关文学和史实。写到南朝的天皇研究《源氏物语》[1] 时，矢木潸然泪下。

矢木历访了北阜亲房[2] 的遗迹，沿着《梨花集》[3] 作者奈良亲王的流浪旅程，一直到了信浓。

根据矢木的看法，圣德太子的飞鸟时代、足利义政的东山时代等自不消说，圣武天皇的天平时代、藤原道长的王朝时代等也决不是和平的时代。人类斗争的长河，激起了一朵朵美丽的浪花。

矢木在阅读了原胜郎博士的《日本中世史》等书之后，才看出藤原时代的黑暗。

另外，矢木现在正在撰写的《美女佛》研究，许多地方是受到了矢代幸雄[4] 博士所著的《日本美术的特点》等有关美学的启迪。矢木原拟将《美女佛》命名为《东方的美神》，

---

① 《源氏物语》是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描写平安王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奢侈生活，以及妇女的悲惨遭遇。作者是紫式部（978？—1015？）。

② 北阜亲房（1293—1354），日本南北朝的廷臣，学者。

③ 《梨花集》，日本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宗良亲王（1311—1384）晚年撰写的歌集。

④ 失代幸雄（1890—1975），日本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

但是这毕竟与矢代博士的书名太相似，便决计不用“神”字而使用了“佛”字。

日本战败后，“神”这个词也曾使矢木遭受了痛苦，伴随而来的，就是自己感到内疚。今天《吉野朝的文学》也成了一本哀伤战败的书，当然这是把皇室看作日本的美的传统，当作神来看待的。

矢木的《美女佛》，主要是写观音。但是除了观音以外，还顺带写了弥勒、药师、普贤、吉祥天女等带有女性美的诸佛，尝试着从这些佛像和佛画中吸取日本人的精神和美。

矢木不是佛教学者，也不是美术史家。无论哪方面，他的研究都是肤浅的。但是，《美女佛》将会成为与众不同的日本文学论。矢木觉得自己还是能写文学论的。

作为国文学者，矢木也许是博学多才的。

矢木是穷学生出身，同波子结婚的时候，他连女学生喜欢的中宫寺的观音像还一无所知，也不曾去过供有弥勒像的京都广隆寺。没看过芜村[①] 的画，只学了芜村的俳句。他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却比女学生波子更没有日本文化素养。

“名古屋的德川家展出《源氏物语画卷》，去参观一下才好呢。”波子说罢把乳母唤来，让她拿出旅费来了。波子的乳母当时担任他们的会计。

矢木惭愧、懊恼的心绪透入了骨髓。

博物馆里举办了南画（文人画）的名作展览。

① 芜村，即与谢芜村（1716—1783），日本俳句诗人、画家。

昔日，矢木研究芜村的俳句，却不了解他的画。展览会上当然也展出了芜村的南画。

“你看过二楼的南画了吗？”矢木问高男说。

“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我老惦挂着父亲什么时候会到佛像这边来，其他未能细看……”

“是吗？太可惜了。今天，我还有个约会，恐怕没有时间了。”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

这是伦敦史密斯公司的老式银怀表，只轻轻按按边上的表把，它就在矢木的衣兜里敲响了三点钟。然后两声两声地连响两次。每响两声是十五分钟，从响声可以判明现在大概是三点半左右了。

“这种表给宫城道雄这样的盲人使用，一定很方便。”矢木常常这么说。这是走黑路或是黑夜睡觉时使用的怀表。

矢木有一块自鸣怀表。高男曾听父亲说过：一次庆祝某人著作出版，某人在会上作长篇席间致辞，讲得正热烈的时候，矢木衣兜里的怀表叮铃铃地响起来，实在很有意思。

如今高男一听见父亲胸兜里的怀表响起了八音盒般的清脆的怀表声音，能遇见父亲，他也就高兴起来了。

“我还以为您从这儿直接回家呢。您还要绕到哪儿去呢？”

“唔，晚上乘火车睡得很香。不过，高男，你一起来也行啊。我应教科书书商的邀请，就平安朝文学和佛教美术之间的交流问题，写了点东西，据说他们准备编入国语教科书里呢。他们同我商量省略太专门的部分，写成通俗的词藻华丽的文章。然后还指定插图。”

矢木从正门前的石阶走下去，凝望着百合树的落叶。

百合的叶子很大，很像橡树。靠近石头门，只立着这株好看的树，深黄色的树叶，洒满了庭院，犹如年老的国王站在那里，寂静无声。

“尽管我的文章精华部分被删掉了，还是能够感受到藤原[①]美术的存在的。我想，这对学生们阅读藤原的文学是会有所启迪的。”矢木接着说，“芜村的画怎么样？高男你也没有看过他的画，只从国语课本上学过他的俳句……”

“嗯，我觉得華山[②]好极了。”

“是渡边華山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南画方面，大雅[③]是个天才。不过，華山很受当代年轻人的推崇……在那个时代，華山对西方艺术很好奇，吸收了西方艺术并且作出了新的努力……”

矢木从博物馆的正门走出来，说了声：

“哦，我还要会见沼田呢。他是品子的舞蹈团干事……”

他们乘中央线电车直达四谷见附。

他们打算横穿马路向圣伊格纳西奥教会的方向走去，便站在路旁等待车辆鱼贯而过。高男扬了扬眉毛说：

“那位干事，我讨厌透了。下次他若是再对母亲和姐姐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就跟他决斗……”

---

① 藤原，即藤原隆信，平安朝末期的宫廷画家，后世相传是《源氏物语画卷》的作者。

② 渡边華山（1793—1841），幕府末期的南画家。

③ 大雅，即池大雅（1723—1776），江户中期的南画家。

“决斗？太过激了。”

矢木温和地微微一笑。

但是，父亲望了望儿子的脸，心想，这是当代青年爱使用的语言呢，还是高男性格的表现？

“真的，那种人不豁出性命跟他拼，是没有用处的。”

“对方既然是个无聊的家伙，你这样做不是大没意思了吗。白白豁出性命，太可惜了嘛。沼田很胖，肉墩墩的，凭你高男的瘦胳膊挥舞小刀，是捅不进去的。”父亲笑着望了望他。

高男做了个瞄准打枪的手势。

“用这个就能对付他。”

“高男，你有手枪吗？”

“没有。不过，那玩意儿随时可以向朋友借啊。”

儿子满不在乎地回答了一句，父亲不禁毛骨悚然。

高男温顺，喜欢模仿父亲，但他内心深处隐藏着母亲那种性格，有时可能会燃烧起病态之火。

“爸爸，咱们穿过去吧。”高男果断地说。

于是，他们赶在从新宿方向疾驰而来的出租汽车之前，跑了过去。

三三两两身穿制服的女学生微低下头，走进了圣伊格纳西奥教堂，也许是马路对面的二叶学园的女学生放学回家之前来做祈祷吧。

他们从外护城河土堤的后面走去，矢木望了望教堂的墙壁。

“新教堂的墙上，也投下了古松的影子哩。”矢木平静地

说，“这教会去年弗朗西斯科·哈维尔[1] 的得力助手来过吧。四百年前哈维尔上京城时，大概在街边的日本松的树荫下走过吧。当时京都是战乱之地，足利义辉[2] 将军也四处奔走。哈维尔竭力要求拜谒天皇。当然没被允许。他在京城只呆了十一天，就回到平户市[3] 去了。”

在夕阳的映照下，投上了松影的墙壁，淡淡地抹上了一片桃红色。

邻近的上智大学的红砖墙上，也洒满了阳光。

他们一进入前方的幸田旅馆，就被带到里面的房间。

“怎么样，很安静吧？这房子改作旅馆之前，是一个钢铁暴发户的宅邸。这里是茶室。那位荣获诺贝尔奖的汤川[4] 博士从美国乘飞机抵达此地以及乘飞机启程赴美的时候，都住过这个房间……游泳选手古桥他们赴美和回国的时候，也曾在这里集中。

“这里不就是母亲常来的地方吗？”高男说。

汤川博士和古桥选手是战败国日本的光荣和希望，深受群众的爱戴，矢木以为他们往返都住宿过的这个房间，若让年轻的学生住进去，学生们一定会感到高兴的吧。然而，高男似乎没有那种感觉。

① 弗朗西斯科·德·哈维尔（1506—1552），生于西班牙，基督教传教士。
② 足利义辉（1536—1585），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
③ 长崎县的市。
④ 指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

矢木又补充说："靠近我们走过来的这边，有间宽敞的房间吧。当时把两间打通，当作汤川博士的会客室。各式各样的人蜂拥而至，主人尽量不让他们到这个起居室里来。可是报社摄影记者，不知从哪儿悄悄地溜进了庭院，要想猎取一些特别的镜头，害得汤川博士无法好好休息。听说，为了不让摄影记者进来，让这里的两个女佣分别在庭院的两头值夜班。当时正是炎夏，她们被蚊子咬得手足无措。"

矢木把视线投向庭院。

院子里栽满了各种竹子，有大名竹、大肚竹、寒竹、四方竹。庭院的一角上，可以看见祭祀五谷神的红色牌坊。

这个房间也叫竹厅，用熏成黑红色的竹子做天花板。

"场川博士到达这儿，旅馆的老板娘正好生病。在病榻上她还关照说，先生阔别许久才返回日本，要点把好香。牵牛花也开了，假使庭院树木上的蝉儿也啾鸣就好了。"

"啊……"

"蝉儿也啾鸣就好了，这说法多有意思啊。"

"哦。"

高男早先已经从母亲那里听说过同样的话。父亲似乎是从母亲那里现学现卖的，儿子也就很难装出很有意思的表情。

高男环视了房间一圈说：

"这房子真好啊。妈妈现在也常到这儿来吧。够奢侈的。"

矢木背朝吉野圆木的木筋隆起式的壁龛柱子慢慢地坐了下来，点点头说：

"蝉儿啾鸣了。那时汤川博士诵了一首诗：'来到东京的旅馆，从庭院的林木间，首先响起依依的蝉鸣。'汤川博士过

去很爱好诗歌呢。”

矢木把高男的话头岔开，接着先头的话说下去。

后来付晚饭钱，也记在波子的帐上。近来高男对这种事总要埋怨父亲。

矢木轻声说：

“你母亲同这儿的老板娘很有交情。嘿，是好朋友哩。品子能登上舞台也多亏她的帮助呢。”

教科书出版社的总编辑来了。

矢木没有让他看自己的文章，而先让他看了藤原的佛教美术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我选出来的，我的看法也写在上面了。”

他将高野山的圣众来迎图、净琉璃寺的吉祥天女、博物馆的普贤菩萨、教王护国寺的水天、中尊寺的人肌观者、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的照片挑选出来，摆在桌面上，刚要说明，却又说：

“对了对了，先喝杯淡茶吧。养成京都的习惯了……”

他手里拿着河内观心寺的秘佛和如意轮观音的照片，不是对着总编辑，也不是冲着高男，说了一句：

“佛嘛……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也写了。如意轮托腮而坐，使人心烦意乱。他不知世事，多愁善感，又带几分羞怯……照片很好地摄取了他的风韵。这点，在我的文章中也引用了……”

然后他对着高男说：

“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沙羯罗像和须菩提像。奈良佛像

那种纯洁的、人间式的写实作品，在藤原的人间式的写实作品中，塑造得多么艳丽啊。它们蕴含着人类肌肤的温馨，形象是现代式的。然而，并没有失去神秘的色彩。是女性美的最高象征。膜拜这样的佛，自然令人感到藤原的密教就是崇拜女性呢。奈良药师寺的吉祥天女图和这幅京都净琉璃寺的吉祥天女像很相似，但是对照来看，还是能够感到奈良和藤原之间的差异的。”

矢木将折叠式皮包拉过来，取出了净琉璃寺的吉祥天女和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的彩色照片。彩色还很鲜艳。他建议总编辑，彩色印刷收入国语教科书的卷首插图中。

“是啊，同先生的大作相得益彰，定会很精采的。”

“不，拙文很不成熟，是不是被采用还没落实……拙文采不采用另当别论，我只是希望日本国语教科书的卷首插图中，有那么一张佛像。即使不能像西方教科书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也……”

“先生的大作，我们当然想采用，所以才这样厚着脸皮来了。不过，这幅佛像太有名了，现在的学生一般不会好奇地去欣赏这插图。”总编踌躇地说，“正文部分先生那页的插图，就按先生的意见办吧。不过……”

“拙文暂且不说，我是希望卷首插图中有张佛像啊。看不到日本美的传统，就谈不上什么国语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让我们利用先生的论文……”

“谈不上什么论文……”

矢木又从折叠式皮包里取出杂志的剪报，交给了总编辑。

“回来路上，晚上我在火车上又修改过一次。繁琐的地方

都删去了，教科书选用合适不合适，你审阅后再说吧。”矢木说着呷了口淡茶。

女佣通报沼田来了，矢木依然低着头，将茶碗翻过来看了看。

“请进。”

沼田身穿藏青色双排扣上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可是挺着大肚子，连鞠躬都显得十分费劲。

“噢，先生，您回来啦。令爱又……可庆可贺。”

“哦，谢谢。波子和品子总是得到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沼田所说的“可庆可贺”，是一种在后台对登台表演的人说话的腔调。

沼田所说的“可庆可贺”，是指品子哪台演出呢？矢木在京都期间，女儿在哪里跳什么舞蹈节目，他全然不知，他只顾静静地一边转动一边凝视着放在自己面前的茶碗。

“这只茶碗也漂亮得像美人儿。以后寒冷的时候，这只美女般的志野茶碗将给人带来温馨，是好东西啊。”

“是波子夫人呐，先生。”沼田连笑也没笑地说，“可是，先生这回在京都是不是又发掘了什么珍品呢？”

“不，我并不喜欢出土的东西，对古董也不感兴趣。”

“的确，是珍品在盼望先生呢……对了，珍品在破烂的东西中熠熠生辉，等待着先生的青睐啊。”

“唉，恐怕没有的事吧。”

“是啊，像品子小姐那样的珍品是不常见的，十年二十年

也出不了一个。这会儿，我多么希望您允许我把小姐说成是件珍品啊。珍品眼看着就要发出光辉来了。妇女杂志新年号不久即将发行，先生，请您过过目。卷首插图里刊登了小姐的各种照片，获得了成功。她是昭和五十一年众望所归的新人呢。现在芭蕾舞越来越流行……”

“谢谢。但是，过分了，把她当作商品就……”

“这，先生大可不必担心，有她母亲跟着她呐……”沼田不容分说地回答。

“她的名字叫品子，容易被人叫作珍品，仅此而已。我希望您能早点看到新年号的照片。”

“是吗？……你说卷首插图，我们现在正谈卷首插图的事。”

于是，矢木便将沼田介绍给教科书出版社的北见。

女佣进来，请他们饭前先洗个澡。

沼田和北见都说感冒，婉言谢绝了。

“那么，我失陪了。晚上坐车，满身灰尘，我去洗洗再来。高男，你不洗吗？”

高男随父亲到了澡堂。

父亲发现有秤台，便说：

“高男你有多重。是不是瘦了？”

高男光着身子站到秤台上。

“四十八公斤多，正好……”

“不行啊。”

“爸爸呢？……”

“你瞧我的……”

矢木同高男换了个位置。

“五十六公斤多，这把岁数，没多大变化。”

父子俩站在秤台前，白皙的身体靠得很近，儿子忽然腼腆起来，带着一副形似哀伤的神情走开了。

这是长州澡堂。一走进去两人的皮肤就接触了。

高男先走到冲洗处，一边洗脚一边说：

“爸爸，沼田长期纠缠着母亲，这回又要让他纠缠姐姐吗？”

父亲把头枕在澡盆边上，闭上了眼睛。

父亲没有答应。高男抬起脸望了望父亲。父亲的长发虽然还是乌黑乌黑的，但已经开始歇顶，额前的头发也开始脱落了。高男都看在眼里。

“爸爸为什么要见沼田这号人呢？从京都刚回来……”高男想说还没回家就……转念又想说沼田总是蔑视爸爸，可爸爸却……

“我来接爸爸，能在博物馆里见面，感到非常高兴。爸爸却把沼田叫来，真令人失望。”

“唔……”

“我自孩提时起，就觉得母亲会被沼田抢走，真讨厌啊。我常常作噩梦，要么被沼田追赶，要么被杀害，很难忘却……”

“嗯。”

“姐姐和母亲一起跳芭蕾舞，全被沼田缠住了……”

“情况并不像你说的。你的看法太偏激了。”

“不对。就说爸爸吧，您明明是知道的嘛。沼田为了讨好

母亲，他就拼命巴结姐姐……姐姐思慕香山，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吧。”

“香山？……”矢木在澡盆里转过身来。“香山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可能不跳芭蕾舞了吧，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了。自从退居伊豆，他不就销声匿迹了吗？”

“是吗？我早就想向沼田打听香山的事了。”

“您想了解香山的事，问姐姐不就可以了吗。问妈妈也……”

“唔……”

高男进了澡盆。

“爸爸，您不冲冲吗？”

“啊，我懒得冲了。”

矢木把身体靠到一边，给高男让出位置来。

“今天，学校情况怎么样？”

“只上了两小时课。就这样我也算是上大学，不是挺好吗。”

“这是新制，虽说是大学，也只不过是原先的大学预科呀。”

“我给您搓澡吧。”

“什么？……算了，别在澡盆里用劲啦。”

矢木说着笑了笑，然后从澡盆里出来，边揩拭身子边说：

“高男，你有些地方对人要求过多了吧。比如说对沼田，有些要求是应该的，有些要求就不应该。”

“是那样吗？对妈妈和姐姐也是那样吗？”

“你说什么？”

矢木不让高男说下去。

两人回到了竹厅，沼田抬头望了望矢木说：

“我和称做美人的这只茶碗做伴了。其实，先生，那里的教会是圣伊格纳西奥教会吧。我曾顺便到里面看了看。从天主教会出来，又喝了淡茶……”

“噢。不过，天主教和茶老早就有缘了啊。比如说，织部灯笼也叫基督灯笼嘛。”矢木边说边坐了下来，“根据古田织部的嗜好，在灯笼柱上雕刻了怀抱基督的圣母玛利亚像。据说还有茶杓是基督教徒诸侯高山右近[①]的作品。上面刻有花十的名字，读作花十字架。”

“花十字架？……很好。”

“高山右近他们喜欢坐在茶室里向基督祈祷。茶道的清净与和谐陶冶了右近，使他成为品格高尚的人，引导他热爱神、发现主的美。外国传教士也写了这层意思。耶稣教传入日本的时候，诸侯和堺[②]的商人之间盛行喝茶，传教士也常受到邀请，他们在茶席上一同跪下向神祷告，感谢主。他们在寄给本国的传教报告里还详细地写了茶道的状况，连茶具的价格也写了进去……”

“的确……波子夫人说过近来天主教和茶道很盛行，先生的住家北镰仓是关东的茶都啊。”

① 高山右近，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信奉基督教的诸侯。

② 堺，地名。属大阪府的一个市。

“是啊。去年随着哈维尔的得力助手前来的一个叫某某的大司教，在京都也被邀请参加了茶会。有许多地方，茶道的规矩和弥撒的规矩是很相似的。据说大司教也大为震惊。”

“哦……日本舞蹈家吾妻德穗也成了天主教信徒，这回将在圣母像上跳舞[①]。怎么样，先生也去看看？”

“好啊。在长崎？……”

“大概是长崎吧。”

“这是反映从前殉教者的舞蹈吧。现在，一枚原子弹就把浦上的天主教堂全夷为平地，真是很凄惨啊。据说长崎死了八万人，其中三万是天主教徒……”矢木说着望了望教科书出版社的北见。

北见一声不响。

“不知什么原因，那儿的圣伊格纳西奥教会号称东方第一。可我还是喜欢长崎的大浦天主教堂。那是最古老的教会，是国宝……彩绘玻璃也很美。教堂离浦上很远，虽幸免原子弹轰炸的破坏，可是，我去的时候，屋顶也都毁坏了。”

“不过，先生还是喜欢佛像的吧。从前，先生让波子夫人跳的所谓佛手舞，好极了。那是集中表现了佛手的各种表情的舞蹈啊。”沼田说着瞟了一眼矢木的脸。

“我希望波子夫人能在舞台上重演那个节目，先生……”

“如今回想起佛手舞，那真是个好例子。不过没到波子夫人这般年龄，毕竟跳不好。像品子小姐要跳那种宗教色彩浓

① 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通过踏不踏圣母像来检查其是否是教徒。

厚的舞，恐怕就不合适罗。”沼田继续说。

矢木却冷淡地嘟囔了一句："西方舞蹈是青春的东西，和日本舞蹈不同。"

"青春？……所谓青春，看怎么解释罗。波子夫人的青春已经消逝，还是至今尚存，先生应该是最了解……"沼田带着几分挖苦的口吻说，"或者说，要埋葬或者激发波子夫人的青春，还不是在于先生吗？连我都知道波子夫人的心是年轻的。就身体来说吧，在日本桥排练场看看就……"

矢木把脸扭向一旁，给北见斟酒。

沼田也举杯往嘴里送。

"让波子夫人成天以孩子们为对象教练芭蕾舞，太可惜了。倘使登台表演，弟子就会大大增加。这对令爱也有好处。母女同台演出，宣传效果一定很好，也会很叫座的。我对波子夫人也是这样说的。我很想拍她们双人舞的照片，可是总没有拍成。"

"她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沼田又说了一句。

"登台表演的人，都是没有自知之明的……"

传来了圣伊格纳西奥教堂的钟声。

"其实，今晚难得先生把我叫来，我想这大概是先生想谈波子夫人重新登台的事吧，我这才鼓起勇气来的。"

"唔，对……"

"除此以外，我再想不出先生找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了……"沼田有点纳闷，眯缝着那双大眼睛。"先生，让她跳吧。"

"波子向你谈过这件事啦？"

"我拼命鼓动她。"

“真麻烦啊。不过你知道，四十岁的女人就是跳舞，到下次战争，时间也是短暂的。”

矢木暧昧地说过之后，同北见攀谈别的问题去了。

晚饭的菜谱是：正餐菜肴有甲鱼冻、鱼子糕和柿子卷，生鱼片有鲫鱼片和干贝，汤是栗子白果酱汤，烤菜有烤酱腌鲳鱼，煮菜有清蒸鹌鹑，焯的菜只有根芋和黑蘑，还有火锅菜家鲫鱼火锅。

沼田告辞，矢木看了看表。

“先生还是那块表吗？不准吧？”

“我的表从来就没有差错过一分钟。”

矢木说着扭开了放在那里的收音机。

“《左邻右舍》节目，本月的作者是北条诚。”

矢木让沼田看了看他的表。

“七点，正好同广播里的报时一分不差。”

沼田听广播说完“现在报告新闻”，便关掉了收音机，然后说道：“朝鲜嘛……先生，斯大林自己说他是亚洲人，还说别忘记东方。”

四人乘一辆车从幸田旅馆出发。北见在四谷见附站前下了车。

汽车从赤坂见附驶到国会议事堂前的时候，矢木对沼田说：

“刚才你说让波子重返舞台，香山怎么样？他不能再度出山吗？”

“香山？……让那个废人再度出山？”

沼田摇了摇头。他太肥胖，他的脑袋微微地动了动。

“说他废人，太残酷啦。他现在怎么样了？”

“唷，作为舞蹈家，他可算是个废人吧……听说他在伊豆乡村当了游览车的司机呢。不过这是风传，我不清楚。那样的隐士，我可不感冒。”沼田回过头来说，“令爱和他已经没有来往了吧？”

“没有了……”

“这也很难说呀。”高男话里带刺地说了一句。

“那家伙真不好办。高男你也好好劝劝她吧。”

“这是姐姐的自由嘛。”

“舞台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啊。特别是今后，对重要的年轻人……”

“不是沼田先生让姐姐那样接近香山的吗？”

沼田没有回答。

车子沿着皇宫护城河向日比谷驰去。

矢木想起来似的说：

“对了，在京都的旅馆里我浏览一本摄影杂志时，看见竹原公司的照像机广告用了品子的照片，那也是你关照的吗？……”

“不，那不是张旧照片吗。是竹原在您家的厢房住时拍摄的吧？”

“是吗？……”

“竹原那里的照像机和双筒望远镜很受欢迎，行情可好啦。能不积极利用品子小姐做照像机宣传的模特儿吗？”

“这样做太过分了。”

“这种时候，人家不正想做得过分些吗。假使波子夫人能对竹原说几句就……”

“波子大概同竹原已经没有来往了吧？”

“是吗？”

沼田突然把话断了。

汽车从日比谷公园背角处向左拐，驶过了皇宫的护城河。

这里正是波子和竹原乘坐的车子发生故障的地方，尽管矢木理应还在京都，波子却非常害怕。这已是五六天前的事了。

沼田在东京站分手了。矢木乘上横须贺线的电车后，直到品川附近他都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入睡了。抵达北镰仓的时候，高男才把他摇醒。

圆觉寺门前的杉丛上空，挂着一弯月亮。

月光躺在他们背后，他们沿着铁路线旁的小路徒步走去。

“爸爸，您累了吧。”

“噢。”

高男把父亲的皮包换到左手，然后贴近父亲。

长长的月台栅栏的影子在小路上伸延着。走过这些阴影，住家的罗汉松的树影便从相反的方向投落在铁路线上。小路变得更窄小了。

“一来到这里，我总好像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

矢木稍站了一会儿。

北镰仓之夜，恍如山村里的幽谷。

“妈妈怎么样？……她又说要卖掉什么了吗？”

“这，我可不知道。”

“她不知道我今天回家吧？”

“啊，爸爸的信今早刚收到，是写给我的，我把它放在兜里边就出门了……如果在幸田旅馆挂个电话就好啦。”高男说话声音也颤抖了。

父亲点点头说：

“嘿，算了。”

他们走进了小路右侧的隧道。山脊像一只胳膊伸延过来，人们把它挖通形成一条近道。

在隧道里，高男说：

“爸爸，听说有人要在东大图书馆前立一尊阵亡学生纪念像，大学方面不同意呢。我是想见到您就告诉这件事的。雕刻已经完成，原订十二月八日举行揭幕式……”

“唔，好像以前也听说过。”

“以前我说过的。汇集了阵亡学生的手记，出版了《遥远的山河》和《听吧，海神的声音》，还拍了电影。从‘不许重复海神的声音’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像恐怕也要取名‘海神的声音’吧。有点像‘不许广岛事件重演’，是和平的象征，充满了悲伤和愤怒……”

“唔，大学方面的意见是？……”

“好像是要禁止。据说大学当局拒绝受理日本阵亡学生纪念会寄赠的塑像……理由是这尊塑像，不仅是以东大学生，而且也是以一般学生和群众为对象的；再说按东大的常规，在校园内立纪念像，只限于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实际上，这尊塑像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也是校方不同

意的原因吧。这是一尊随着时势而变化的象征性塑像，假如再次出现要学生出征的局面，大学校园里立着一尊带有反战情绪的阵亡学生的塑像，那不就难办了吗。”

“唔。”

“但是，我觉得校园是阵亡学生的灵魂的故乡，把他们的墓标竖立在校园里是合适的。听说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也都立有这种纪念碑……”

“噢……阵亡学生的墓碑已经竖立在高男的心中了吧。”

隧道的出口处滴下了来自山上的水滴。远处传来了悠扬的舞曲声。

“她们还在练呢。每晚都排练吗？”

“嗯。我先去告诉她们一声。”高男说着向排练场跑去。

“我回来了。爸爸回家来了。”

“爸爸？……”

波子在排练服上披着一件大衣，脸色煞白，险些倒了下去。

“妈妈，妈妈。”品子搂住波子，支撑着她，“妈妈，怎么啦？妈妈。”

她搂抱似的把母亲扶到墙边的椅子上。

品子坐在母亲旁边的椅子上，母亲闭上眼睛，有气无力地把头埋在女儿的怀里。

品子用大衣裹住母亲的身体，然后把左手放在母亲的额上试了试。

“真凉啊。”

品子身穿黑色紧身衣，脚登芭蕾舞鞋。排练服也是黑色的，腿脚全露了出来，短下摆饰有波纹皱褶。

波子是一身白色紧身衣。

“高男，把唱机关上……”品子说。

“都是高男给吓的。”

高男也凝望着母亲的脸。

“我哪儿吓她了。不要紧吧？……”

高男望了望品子。姐姐颦蹙眉头，她的那双眼睑，使高男想起了兴福寺的沙羯罗的眉梢。的确很相似。

品子将头发紧紧束起，用丝带系上。排练要出汗水，姐姐和妈妈都没有施白粉。

品子满面通红，她吓得连脸颊泛起的玫瑰色也变成白色，闪烁着格外澄明的光。

波子睁开了眼睛。

“已经好了。谢谢。”

波子要坐起来，品子搂住了她。

“您再安静地歇一会儿吧……喝点葡萄酒好不好？”

“不用了，给我一杯开水吧。”

“好的。高男，请倒一杯开水来。”

波子用手掌擦了擦额头和眼帘，端端正正地坐了起来。

“不停歇地跳，然后按阿拉伯风格的乐曲刚站定，这当儿高男突然跑了进来——就觉得头晕眼花，我有点轻微贫血啊。”

“不要紧了吧？……”品子说着将母亲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我这儿也是扑通扑通地直跳。”

“品子，你出去迎接爸爸吧。”

“嗯。”

品子看了看母亲的脸色。她在排练服上利索地套上女裤和毛线衣，解开发丝带，用手将头发散开。

高男跑开以后，矢木慢悠悠地走着。

穿过隧道，山脊上的细高的松林拔地而起，刚才躲在圆觉寺杉丛里的月亮，升到松树上面了。

声称要同沼田决斗的高男，同致力于建立阵亡学生纪念像的高男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呢？父亲深感不安，脚步也沉重了。

矢木现在的家，先前是波子家乡的别墅，没有大门。人口处的小株山茶花绽开着花朵。

芭蕾舞排练场建在正房和厢房的中央、削平了的后山岩石上稍高的地方，仿佛凌驾于整座宅邸之上。此时正房和厢房灯火璀璨。

“家里的电就像是不花钱似的。”矢木喃喃自语。

睡 觉 与 觉 醒

矢木从京都回来翌日的早餐席上，波子只在丈夫面前摆了清水煮伊势龙虾。矢木没有下筷。波子说：

“你不吃虾吗？”

“噢……我嫌麻烦。”

“嫌麻烦？……”

波子显出诧异的神色。

“我们昨天晚饭吃过了，这是剩下的，对不起……”

“唔，要剥皮，我嫌麻烦。”矢木说着看了看伊势龙虾。

波子莞尔一笑，说：

“品子，你给爸爸把虾皮剥掉吧。”

“嗯。”

品子将自己的筷子掉过头，伸手去挟住龙虾。

“真行啊。”矢木瞧着女儿的手势说，“用牙使劲嚼烂清水煮伊势龙虾，倒痛快啊，不过……”

“让别人把皮剥掉，就没味了吧。好，剥掉了。”品子说着抬起脸来。

矢木的牙齿并没有坏到嚼不了伊势龙虾的虾皮。再说，如果用牙齿使劲嚼不太雅观，使筷子也可以嘛。可他连动筷子都嫌麻烦，波子不免有点惊讶。

不至于吧……恐怕不是年龄的关系吧。

餐席上还有紫菜片以及矢木在京都时别人赠送的冻豆腐炖豆腐皮，不吃清水煮龙虾也可以对付过去的，矢木好像是嫌麻烦。

许是久别回到家里，心安理得，有点怠惰吧。矢木看起来似乎有些无精打采。

波子一想到或许是昨晚太劳顿，不觉脸上发热，低下了头。

然而，羞怯也只不过是一会儿工夫，她低垂下头的时候，内心已是冷冰冰的了。

波子今早睡足才起床，头脑特别清醒。身体活动也似乎很轻快。

或许已是时冷时暖的气候，这天早晨是个近日没有过的小阳春天气。

排练芭蕾舞也是一种运动，因此波子食欲甚佳。而今早连吃饭的味道也似乎与往常不同。

她一觉察到这点，立即觉得索然无味。

“今天很难得，穿起和服来啦。”一无所知的矢木说，“京都还是穿和服的人多。”

“是吧。”

“爸爸，今秋东京也时兴穿和服呢。”品子说罢望了望母亲的和服。

波子自己也不胜惊讶，自己不知不觉地穿上了和服，难道是为了给丈夫看的吗？

“两三天前和服店的人来说，战争开始时，香云纱和绞缬染[1] 花布，卖得好价钱……”

“香云纱和绞缬染花布嘛，就是奢侈品罗？”

“全绞缬和服得五六万元一件呢。”

“哦？你那件要是也留到现在来卖就好了。当时操之过急了吧。”

“旧衣服已经不吃香，落价了。不值一提了……”波子依然低着头说。

“是吗。因为新产品可以随便买到嘛。到了不好买的时候，和服店的人就要说什么这东西很讲究啦、是高级品啦，利用女人的虚荣心来做生意了。”

“是啊。不过，先前，战争开始时，香云纱和绞缬染花布很是流行，现在又时兴起来……”

“难道时兴起香云纱和绞缬染花布和服，又要发生战争不成？从前是因为战争带来了景气，现在不是由于战争而长期穿不上吗？假使时兴奢侈的和服是战争前兆的话，那么女人所表现的浅薄，不正是漫画式的吗？”

“就说男性服装，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啊。”

① 一种印染法，将布扎紧，使之成皱褶，染后形成白色花纹。

“是啊。不过，帽子嘛，没有好的。很多人都穿夏威夷式短袖衬衫呢。”矢木说着端起粗茶的茶碗，“记得我喜欢的那顶捷克帽，你没好好检查，随便拿到洗衣店洗，湿洗后，绒毛全完了。”

“那是战后不久……”

“现在想买也没有了。”

“妈妈。”品子喊了一声。“文子来信了，她是我学校的同学，您还记得吧？……她让我借她一件夜礼服，参加圣诞节舞会。”

“圣诞节，这么早就准备。”

“这才有意思呢。她说她梦见我了……梦见我有很多西服。说什么品子的西服柜里挂着一大排衬衫，约莫三十件，有浅紫、粉红……花边装饰也很美。另一个西服柜里净挂裙子，全是白色的，还有毛织品。”

“裙子也有三十条？……”

“信上写着呢，裙子约有二十条。全都是新的。她说她做了这样的美梦，心里总想着品子不知有多少件夜礼服，所以才来信借。说是梦里告诉她……”

“不过，梦里没有出现夜礼服嘛。”

“对啊，净是衬衫和裙子。一定是她看见我在舞台上穿着各种式样的服装跳舞，产生了错觉，以为我自己有许多西服呢。”

“是啊。”

“我回信说：在后台我是一无所有。”

波子不言语，点了点头。方才神清气爽，这会儿脑子昏

沉，浑身无力。毕竟是昨晚迎接了旅行归来的丈夫，受累了吧。

波子有点泄气了。

矢木这次旅行时间稍长，回家当晚，波子不知怎的，没事找事地拾掇一番，却不就寝。

“波子，波子！”矢木呼喊。“都什么时候啦，还洗什么呢？快一点钟了。”

“嗯，我只把你旅行的脏东西洗洗。”

“明天再洗不好吗？”

“我不喜欢把这些脏东西从皮包里拿出来揉成团儿放在一边……明早被女佣人看见……”

波子光着身子在洗丈夫的汗衫。她感到自己这副样子像个罪人。

洗澡水已经半凉不热了。看样子波子有意要洗个温水澡，下颏骨咯咯地打起颤来。

她穿上睡衣坐在梳妆镜前，还在不停地颤抖。

“怎么啦，洗完澡反而冷……”矢木惊愕地说。

近来波子总是控制自己的感情。矢木心里明白，却佯装不知。

波子觉得丈夫似乎在调查自己，然而她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种罪过的观念淡薄了，自己仿佛被抛弃了，从而短暂地陷入茫然若失之中，在虚空里荡来晃去，这会儿她闭上眼睛，只见脑海里有个金环在旋转，并燃烧起红色的火焰。

波子回忆起过去的一件事，她曾将脸贴近丈夫的胸口说：

“呀，我看见金环在团团转呐。眼睛里一下子变成红彤彤了。我还以为要死了呢。这样下去行吗？”她接着又说，“我，是不是病了？”

“不是病。”

“是吗？真可怕。你怎么样？也和我一样吗？”她偎依着丈夫，“喏，告诉我嘛……”

矢木稳重地回答之后，波子说：

“真的？要是这样就好了……我太高兴了。”

波子哭了。

“但是，男人不像女人那样啊。”

“是吗？……太不好意思了，对不起。”

如今回忆起这段对话，波子感到那时自己年轻，着实可怜，眼泪晶莹欲滴。

现在也有时看见金环和红色，但不是经常。而且自己也不是那么纯朴了。

如今已经不是幸福的金环了。悔恨和屈辱马上撞击着她的心胸。

“这是最后一次了，绝对……”

波子自言自语，自我辩解。

然而，回想起来，二十多年来，波子对丈夫从未公开地拒绝过一次。当然，也从不曾公开地主动要求过一次。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男女、夫妻之间差别之大，不是太可怕了吗？

女性的谨慎、女性的腼腆、女性的温顺，难道就是被无可抗拒的日本旧习束缚住的女性的象征吗？

昨晚波子忽然醒来，伸手摸了摸丈夫的枕边，按按那块怀表。

怀表敲了三点，然后叮铃叮铃叮铃地响了三次。好像是四十分到五十五分之间。

高男说这只表的声音像小八音盒，矢木却这么说道：

“它使我回忆起北京人力车的铃声。我乘惯的人力车就装了一个铃儿，可以发出这种悦耳的声音。北京的人力车车把很长，铃儿装在车把顶端，跑动起来叮铃响，就像是远方传来的铃声。”

这只表也是波子的父亲的遗物。

父亲的表一响，母亲就心疼得不得了。矢木硬缠着母亲要了这只表。

波子寻思：假如像今晚这样，秋风萧瑟，催人醒来，孤单的老母亲弄响这只表……母亲该是多么怀念生前的丈夫和在枕边听到的这悦耳的声音啊。

如同高男从这只表的声音感受到他父老一样，波子也感受到自己的父亲。

这只古老的怀表，早在高男出生之前，波子还是少女的时候就有了。这声音唤起了高男童年时代的回忆，同样也唤起了做为母亲的波子幼年时期的回忆。

波子又伸手去摸表，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上，让它鸣响。

叮铃、叮铃、叮铃……

尔后又听见后山松林传来寒风的呼啸声。

自家门前的高杉树丛也似乎响起了风涛声。

波子背向矢木，合起掌来。在黑暗之中，她还是把手藏在被子里双手合十。

“太可怜啦。”

波子同竹原在皇宫前幽会，惧怕远离了的丈夫，昨晚突然听说丈夫回来，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波子的暗中抵抗完全被巧妙地粉碎了。

波子现在合掌，就是为了这个。但又不是仅仅为了这个。也是因为对竹原的忌妒，在心头旋荡。

刚才入睡之前，波子忌妒竹原，自己也感到震惊。

丈夫长期在外，返回家中以后，波子对他没有产生疑团，也没有妒忌。这也就可以了。可是，她迎接了丈夫，又感到悔恨。她对丈夫没有妒忌，却出乎意料地对竹原妒忌起来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妒忌，甚至使她郁闷的心顿时爽快起来。

如今夜半一觉醒来，又忌妒起来了。波子一边合掌一边喃喃自语：

“对连见都没见过的人……”

这是指竹原的妻子说的。

不能让人看见的合掌，是波子跳“佛手舞”以后养成的一种习惯。

“佛手舞”从合掌开始，又以合掌告终。在舞蹈千姿百态的佛手手形的时候，也加进了合掌的动作。用合掌把各种手腕动作的组合都汇集起来了。

“……你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妒忌呢？看不出你们彼此有类

似妒忌的表现，这不由得给旁观者几分可怕的印象。”

波子挨竹原这么一说，一时沉默不言。就在这时候，妒忌在她心头颤动。这不是对丈夫的妒忌，依然是对竹原的忌妒。波子没能挑起竹原的家庭的话题，她有点焦灼不安了。

连迎接丈夫之夜醒来，也要妒忌竹原的妻子，这是波子万万没想到的。丈夫把波子这个女人摇醒，难道也是要妒忌别的男人吗？

“不是罪人，我不是罪人。”

波子边合掌边嘟囔了一句。

然而，波子觉得自己是罪人，这是对丈夫来说的，还是对竹原而言的呢？她也不十分清楚。

波子向远方合十，向竹原表示了歉意。内心不由自主地也都向着那边了。

“晚安。你是怎样就寝的呢？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连看都没看过，我不知道。”

波子说罢又入梦了。这沉睡是丈夫赐给的。

今早一觉醒来，她感到一阵清爽和轻松，这也是丈夫赐给的。

波子起床比平日都晚，早饭也晚了。

“爸爸，今天上午您有课。您还不走吗？……”高男催促父亲似的说。

“嗯。你先走吧。”

“是吗。我请假也可以，不过……”

“这可不行啊。”

高男站起来要走，矢木把他喊住。

“高男，昨天晚上谈到的阵亡学生纪念像的问题，学校方面是不是害怕有政治背景呢？”

品子也到厨房帮助女佣去了。

波子对正在阅读报纸的矢木说：

“喝咖啡吗？”

“喝，我想在早饭前来一杯。”

“今天是东京排练的日子，我们也要出门……”

“知道，我们的，排练日。”矢木多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唉，阔别好久，就让我在家里悠闲地晒晒太阳吧。”

正房和厢房之间的排练场，本来是作为矢木的书库建造的，现在用来做读书室兼日光室。南面全是玻璃窗，挂着厚厚的帷幔。

搬走那里的书架，收拾好可以用作芭蕾舞排练场。

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吧，矢木觉得读书写字还是在日本式的房子好，也就不反对把那里用作女儿的排练场了。

不过，矢木所说的晒太阳，意指在原来的书库里。

波子总觉得不好意思，正离席而去的时候，矢木放下报纸，说：

“波子，你见过竹原了吧？”

“见过了。”波子回答了一句，像是遭到了失败后发出的声音。

“是吗？……”矢木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地问道，“竹原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

波子依然望着矢木的脸，没有移开自己的视线。她担心

自己的眼睛，觉得眼眶里泪汪汪的，真想眨眨眼睛。

“看来也会很好的。听说竹原经营望远镜和照相机，买卖不错。”

“是吗？”波子的声音有点嘶哑，她又改口说，“这些事，我没听说……”

“买卖的事，他不会对你说的。从前不就是这样的吗？”

“嗯。”

波子点点头，把视线移开了。

透过镶在纸拉窗上的玻璃，看到了庭院。杉树的影子投在这庭院里。是杉树树梢的影子。

从后山飞来了三只竹鸡，忽儿走进树荫下，忽儿又走进向阳地。

波子扑通跳动的心刚一平静，心口窝又变得僵硬起来了。

但是，波子觉得丈夫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温暖的怜悯表情。她望着庭院里的野鸟说：

“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把厢房卖掉呢。竹原曾有一段时间租用过厢房，我想和他谈谈……”

“唔，是吗？……”

矢木一言不发了。

矢木说“唔，是吗？……”的时候，露出深思的样子，这时候他又在盘算什么呢。波子想起她对竹原说过的话。

果然，他现在还说“唔，是吗？……”，这当然可笑，但波子却很是难过。自己以前对竹原说过丈夫的坏话，她感到羞惭、可憎。

“你未免太郑重其事了。”矢木笑了笑，“就因为让竹原住

过厢房，所以就要出售它，还要征得竹原的同意，礼貌这样周全，不是太莫名其妙了吗？”

“不是去征求他同意嘛。”

“唔，你觉得对竹原过意不去罗？”

波子好像被针扎了似的。

“唉，算了。厢房的事，我不想谈了。留待将来解决吧。”

矢木说罢，又像抚慰波子似的接口说，“再不走，排练就要迟到了。”

波子在电车里也还是茫然若失。

“妈妈，可口可乐车……”

品子这么一说，波子朝窗外望去，只见一辆红色车身的箱式货车在急速奔驰。

在程谷车站附近的遍地枯草的山岗上，立着一块广告牌，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招募警察预备队的广告。

矢木往返东京，总是乘坐横须贺线的三等车。

因此，波子也乘三等车，平时她是经常坐二等车的。她有两种车票，一种是三等车的定期票，一种是二等车的多次票。

品子激烈的练习，对上台表演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不让她过度疲劳，同母亲在一起，一般都是让她坐二等车厢的。

进二等车厢之前，无意中看到三等车厢杂乱无章。可是今天直到品子说“可口可乐车”之前，波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等车厢里。

品子是个少言寡语的姑娘，在电车里她很少攀谈。

波子把坐在旁边的品子也都给忘了，只顾左思右想，从

自己的身世想到别人的命运。

波子是贵族女校出身，有许多同学嫁给了名门富家。这样的家庭，战败后落魄潦倒，终日庸庸碌碌过来了，如今人到中年，更是受到了旧道德束缚的折磨。

同波子和矢木的情况一样，她的许多朋友不仰仗丈夫生活，而是依靠娘家的补贴过日子。这样的夫妇也大都丧失了安定的生活。

“结了婚的人一个个都是非凡的哩……平凡的人只要两人结合，也就会成为非凡的了。”

波子曾对竹原这样说过。这是因为她看到了这些朋友的例子，自己有直接的体会的缘故。

维护夫妇生活的旧围墙和基础崩溃了，冲破平凡的躯壳，本来的非凡面目便显露出来了。

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不幸，不如说是因为他人的不幸，人们受到了必须认命的训诫。但波子受到的训诫不仅仅是认命。她在对别人的事感到惊讶的同时，对自己的事也醒悟过来了。

她有一位女友，多亏她爱过另一个男子，同他分手以后，才懂得同丈夫结婚的快乐。另一位女友，由于有了个二十多岁的情人，她也突然觉得丈夫变得年轻了；可她一疏远了这个年轻的男子，对丈夫也就变得冷淡，反而受到丈夫的怀疑。于是她和这个年轻男子又重归于好，从别的源泉汲取她倾注在丈夫身上的爱。这两位朋友的丈夫，都没有发现他们妻子的秘密。

在战前，波子的朋友们纵会彼此相聚，也不曾倾谈过这样的心里话。

电车从横滨开出后，波子说：

“今早，你爸爸连伊势龙虾也不沾筷子，大概觉得这是吃剩的吧？……”

“不是吧。”

“妈妈现在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在我们结婚后不久的事。我给客人端上了点心，客人走后你爸爸想一把抓来就吃，我无意中苛刻地说过：这是吃剩的，别吃了。你爸爸露出了一副奇怪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将点心分成每人一份放在碟子里，客人吃剩下的，就总觉得脏；如果将点心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端出来，即使吃剩，感觉就不同，真可笑啊。我们的习惯和礼仪中，这种事太多了。”

“嗯。不过，龙虾不一样。爸爸是不是跟妈妈撒娇呢？”

波子在新桥站同品子分手以后，改乘地铁去日本桥排练场。

品子前年进入大泉芭蕾舞团以后，就在这个研究所走读。

波子也教授芭蕾舞，但为了女儿品子，她让女儿离开了自己。

品子常顺路到日本桥排练场。在北镰仓家中，她偶尔也曾代母亲教授过芭蕾舞。

波子却很少到女儿学习的研究所去。大泉芭蕾舞团公演的时候，她自己也尽量不在后台露面。

波子的排练场设在一栋小楼房的地下室。

矢木让人剥伊势龙虾皮，品子说，这可能是一种撒娇的心情。波子一边想：竟有这种看法吗，一边下到了地下室。

透过玻璃门，波子看见助手日立友子正在用抹布揩拭地板，便停住了脚步。

友子在擦地板，身上却依然穿着黑大衣。大衣领子是旧式的大翻领，下摆没有喇叭型，而且很短。她个子比品子矮小，波子把品子这些旧衣衫给她，所以担心衣服下摆尺寸是否合适，其实是因为衣服样式过时了。

“辛苦了，真早呀。”波子说着走了进去，“太冷了，把炉火升起来吧。”

“您早。活动起来就热了。”

友子这才意识到似的脱掉了大衣。

她的毛线衣是用旧毛线重织的，裙子也是品子的旧东西。

友子舞蹈比品子袅娜多姿，优美动人，让她当波子讲习所的助手未免太可惜了。波子曾规劝她和品子一起到大泉芭蕾舞团去。品子也鼓动过她。友子却执意不肯，希望留在波子的身边。她这不仅是为了报恩，仿佛为波子尽心是自己的幸福似的。

品子登台表演的日子里，友子寸步不离品子，勤勤恳恳地帮忙她化妆、换装。

友子二十四岁，比品子大三岁。

她是单眼皮。不过，经常现出双眼皮，好像挺疲劳似的。

友子在煤气炉子前接过波子脱下的外套。今天，友子又现出双眼皮了。波子心想，她是不是边哭边揩拭地板呢？

“友子，你有什么伤心事吗？”

“嗯，以后我告诉您。今天不告诉……”

“是吗？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告诉我吧……不过，最好尽

量早一点。”

友子点点头，走到那边，换上排练服又折了回来。

波子也换上了排练服。

两人手抓把杆，开始练习屈腿动作。友子显得与往常不同。

一大早就下起寒冷的雨。这是波子在家排练的日子，上午她为友子重新翻修品子的旧衣裳。

镰仓、大船、逗子一带的少女们，放学回家前都到这儿来练舞。只有二十五人，用不到分组。但是参加的学员从小学生直到高中生，年龄参差不齐，时间也不一致，波子难以教授。她觉得这样教是徒劳的。可是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多少可以补贴点生活。

排练的日子，总是很迟才用晚饭。

“我回来了。”

品子走上排练场，脱下戴在头上的白毛线头巾。

“真冷啊。据说东京昨晚雨雪交加，早晨屋顶和庭石上都是雪白的……我是和友子一起回来的。”

“是吗？……”

“友子是绕道到研究所来的。”

“先生，晚上好……今天我也很想见您……”友子站在入口处对波子说完，又对学生们招呼：“晚上好。”

“晚上好。”

少女们也回答了一句。大伙儿都认识友子。

品子走了进来，有的少女目光闪闪地望着她。

“友子，洗个热水澡暖暖身子才好呢。和品子一块去洗吧。

一会儿排练完了我也去。”

波子说着转向少女们这边，友子绕到她后边来。

“先生，也让我一起练习吧。”

“是吗？那么，友子你来替我一会儿……我去安排你的晚餐，说话就来。”

品子走下天然岩石凿成的台阶，喃喃地说：

“妈妈，友子好像有什么心事呢。她说今天妈妈不在东京，她感到寂寞，坐立不安呐。”

“一个星期以前，她好像就有什么事了。今天大概是来告诉我那件事的吧。”

“是什么事呢……”

“不听她说，是不会知道的。”

“你再给友子一件大衣好吗？”

“行啊。那就请您给她吧。”

波子走下两三级台阶后说。

“妈妈没有能够照顾她呀。友子那里只有两个人，可是……”

“只有她同她母亲？……友子的母亲也在干活吧？”

“是啊。”

“我们把她们收养到咱家来，照顾照顾她们，怎么样？”

“事情哪能这样简单呢。”

“大概是吧？……回家的时候，在电车上友子好像很悲哀地望着我呀。我的头巾包得很严实，可是毛线头巾织得很稀疏。我也知道她会从毛线缝里窥视我，我却佯装不知，让她偷看。”

“品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直勾勾地望着我的手呢。”

“是吗？她总认为品子的手很漂亮吧。”

“不对啊。她是用悲伤的眼神望着我的啊。”

“是因为自己悲伤，才直勾勾地望着自己认为美的东西吧。过一会儿，问问友子看。”

“这种事无法问……”

品子停住了脚步。

两人来到了庭院里。雨变小了。

“不知是什么画，总之是幅日本美人画。脸盘很大，柔美的毛发描画得十分精细，睫眉深黛，上睫毛长得几乎够着黑眼珠……”品子顿了顿又说，“我看到了友子的眼睛才想起来的。”

“是吗？友子的睫毛没有那么浓密嘛。”

“她眼睛往下看……上睫毛便在下眼睑上投下了阴影。”

波子抬头望了望传来排练脚步声的地方。

“品子也去参加吧。”

“好”。

品子迈着轻盈的脚步登上了被雨水打湿的岩石台阶。

晚饭前，品子邀友子去洗澡，友子刚把大衣脱下，品子便从后面将另一件大衣搭在友子的肩上。

“穿穿试试……”

友子依然穿着排练服。

“如果能穿，就请你留下穿吧。”

友子吃了一惊，耸了耸肩膀。

“唉呀，不行，不行呀。”

“为什么？……

“我不能要。”

“我已经对家母说过啦。”

品子迅速脱掉衣服，进了澡盆。

友子随后跟来，抓住澡盆边说：

“矢木先生已经洗过了吗？”

“家父吗？洗过了吧。”

“令堂呢？……”

“下厨房去了。”

“我先洗，多过意不去啊。我只冲冲吧。”

“没关系，别介意……天冷呐。”

“冷倒无所谓……我已经习惯用凉水擦汗了。”

“跳完舞以后……”品子大概没在水中过深，她晃了晃被濡湿的发际，用手捋了捋，“我家的澡堂太窄了。被焚毁的东京研究所的澡堂很宽，好极了。小时候我常和你光着身子在冲澡处学跳舞，你还记得吗？”

“记得。”

友子人云亦云地应了一声，猛地将身子蜷缩起来，赶忙泡在热水里，像是要把身子藏起来似的。

然后她用双手掩着脸。

“我修建自己的房子时，将修个大澡堂，舒舒坦坦地……也许在那里还可以学习跳舞。”

“记得那时候，我的肤色黝黑，我很羡慕品子……”

“你的肤色并不黑嘛，这种颜色很有风采……”

“瞧你说的。”

友子羞羞答答，无意中握住品子的手望了又望。品子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啦？”

“没什么。”

友子边说边将品子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左掌上，然后用右手抓住品子的指尖瞧了瞧，接着又将品子的手翻过来，这回打量了一番掌心。她温存地摸了摸，旋即又放开了。

“这是宝贝。是一双优雅的灵魂的手啊。”

“我不让你看了。”

品子将手藏放在热水里。

友子从热水里伸出左手，把小手指直放在嘴唇边上。

“是这样吧？”

“哦？”

友子又将自己的手沉没在热水里说：

“在电车上……”

“啊，这样？……”品子说着举起右手，犹豫了一下，然后将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轻轻触了触嘴唇的斜下方。“这样？……中宫寺的观音菩萨？……广隆寺的观音菩萨？……”

“不对。不是右手，是左手。”友子说。

品子将无名指尖贴在拇指指肚儿上，模仿着观音或弥勒的手势。

她的脸部的表情自然而然地也随着佛的思维而变化，微

低下头，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友子正要惊叫，又忍了回去。

转眼之间，品子睁开了眼睛。

“不是右手吗？不是右手就显得有点滑稽哩。”品子望了望友子，“广隆寺的另一尊观音菩萨同中宫寺的观音菩萨的手指很相似，那是尊御物金铜佛像，大头的如意轮观音伸直指头，是这样的呀。”

品子说着漫不经心地将指尖放到下巴颏右下方。

“这是模仿家母的舞蹈动作学会的。”

“这种动作不是佛的姿态，是品子做的自然的手势，将左手这样……”友子说着像方才那样将左手的小手指放在嘴唇边上。

“啊，这样……”

品子也照样做了一个动作。

“佛是用右手，人就是用左手了吧。”

品子说着笑了笑，从澡盆里走了出来。

友子仍泡在澡盆里。

“是啊。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大多是用左手托腮……在回家的电车上，品子这样做的时候，手背白净、手掌心却呈淡红色，嘴唇格外好看。”

“瞧你说的。”

“真的，看上去嘴唇突出，活像蓓蕾。”

品子低下头洗脚。

“我总是这样的啊。就拿这个来说，也许是不知不觉间就模仿了家母的舞蹈动作。”

“品子你再做一次广隆寺佛的手势……”

“这样？……”

品子挺起胸脯，闭上眼帘，将拇指和食指屈成圆圈，放近脸颊。

“品子，你跳佛手舞吧。让我来跳礼拜佛的飞鸟少女……”

“不行啊。”

品子摇摇头，不仿效佛的姿态了。

“那尊观音菩萨的胸脯是扁平的啊。没有乳房哩。不是男性吗？没有拯救女人的愿望……”

“啊？”

“在澡盆里模仿佛的姿势是万万不应该的。以这样的心情是不能跳佛手舞的。”

“噢。”

友子如梦初醒，从澡盆里走了出来。

“我可真心希望的啊。”

“品子我又何尝不是说真心话呀。”

“那自然是罗。不过我希望你能为我舞蹈。”

“嗯，等我有点佛心再跳吧。等我想跳日本古典舞的时候，迟早总会……”

“迟早可不行……说不定明天就死了呢。”

“谁明天就死？”

“人……”

“是吗，那就没办法罗。如果明天就死，那么就今晚在澡

盆里模仿跳佛手舞吧。”

“是啊。不光是模仿，要是想跳就更好，即使明天死也……”

“明天不会死的。”

“所谓死，只是打个比喻；所谓明天，也只是……”

“夜半暴风雨的……”

品子刚说了半句，又缄口不言，看了看友子。

眼前立着友子水灵灵的裸体。虽说友子的肌肤比品子黑，可在品子看来，友子的肤色有着微妙的变化，不同地方浓淡有致。比如，脖子是棕色的，胸脯隆起，从乳根到乳峰渐渐变白，心口窝又有点发暗。

“品子说没有拯救女人的愿望，是真心话吗？”友子喃喃地说。

“这个？也不是开玩笑。”

“咱们两人跳佛手舞吧。我也跳……令堂的佛手舞原是独舞。不过，我觉得添一个礼拜佛的飞鸟少女也是可以的。作曲时只需略添几笔……”

“穿插拜佛舞，佛舞就更好跳了吧。因为可以更逼真……”

“我不是说话造作……我礼拜品子的舞蹈，是损伤还是激励品子的佛手舞呢？我是没有自信的。尽管如此，让我和品子两人努力创作礼拜的少女舞吧。这还得请令堂指导呢……”

品子有点被友子的气势所压倒。

“虽是跳舞，受到人家礼拜总觉得不好意思，非常……”

“我很想跳礼拜品子的舞蹈哩。为了纪念青春的友情……”

“纪念？……”

“是啊。纪念我的青春……就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品子你的眼帘仿佛就是佛的眼帘哩。这就够了。”

友子很快地改口说了一句。品子意识到最近的将来友子将要离开母亲和自己而去。

晚饭后，友子也下厨房帮忙，这时波子来了。

“你父亲在听新闻广播，看样子非常忧郁。这里完事后，就到你的厢房去吧。你父亲患了通常的战争恐惧症……”波子小声说。

“他说只能活到下一次战争了。”

品子她们止住了话声，七点的新闻广播结束了。

“他情绪不好，问你们在厨房那么高兴嚷嚷什么？”

品子和友子彼此望了望。

“战争又不是你我发动的嘛……”

四五天以前，联合国军已经逼近中国国境，逐渐转入最后总反攻。不料中国二十多万军队越过国境开进朝鲜，联合国军开始全面退却。形势急转直下。麦克阿瑟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声明：“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迅速结束朝鲜战乱已是不可能了”。美国总统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正在考虑：朝鲜面临新的危机，必要时将不惜对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又说，英国首相将赴美，同美国总统举行会谈。

波子晚了二十分钟才到品子的厢房里来。

“雨已经停了，外面很冷。友子，你就在这里过夜吧。”

“嗯。”品子代她回答说，“我们也打算在家里过夜，才一起回来的。”

“是吗？”

波子靠近火盆坐了下来，看到放在那里的大衣，便说：

“品子，这个，你决定送给友子穿吗？”

“是啊。可是友子怎么也不肯穿。她说，战争结束后我做了三件大衣，其中两件都给她了，多不好意思呀。这种计算像是蛮有道理……”

“不是计算。”友子打断了她的话头，“我是想，今后还会下雪，品子没有大衣替换就不好办了。品子进后台，总不能穿脏大衣，所以……”

“那没关系。其实我也是今天早上试着改了改品子的旧衣服……”波子换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不过，都是旧大衣和旧衣服，不顶什么用，凑合着穿吧。友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今晚就谈出来吧。”

“嗯。”

“只要我力所能及，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帮你忙的。以前我无论有什么事，你都到我这儿来帮忙。所以说是你帮我忙，而不是我帮你忙呀。这些年月，你在我身边为我尽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这段时间是短暂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必须珍惜你。一旦友子结婚，这段时间也就完结了。”

“友子你不是因为婚姻问题而苦恼吧。”

友子点点头。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过分地接受人家的好意和亲切照顾；你的好意，我也领受得够多的了。这点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有时我也曾想过，也许你早点结婚离开我更好……”波子说着望了望友子,“你的结婚、成就、生活，一切的一切简直可以说都为我做出了牺牲。你是真心诚意地为我献身的啊。”

“什么牺牲,这……我这样依赖先生,我的生活才有意义。我净受先生和品子的照顾了。哪怕是尽绵薄之力，假使我能够为先生献身，我也是感到幸福的。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只有献身才是幸福……”

“是吗？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波子重复了友子的话，自己仿佛也是在思考着这句话似的。

“这么说来……”品子嘟囔说。

“战争结束的时候，品子虚岁十六，友子十九……”

“你总说自己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所以对我也献出全力……”

波子话音未落，友子摇摇头说：

“我有事瞒了先生。”

“瞒我？……什么？关于你生活的艰辛？……”

友子又摇了摇头。

波子反问友子，友子没有回答。

“如果不便对我说，以后对品子说也可以。”波子留下话，

很快就回到上房去了。

床铺并排，熄灭了床头灯之后，友子对品子说起自己想离开波子到外面去干活的事。

“我估计到大概就是这件事。家母也说没能很好地照顾你，于心不安呢。”品子在枕上转过头来说，“不过，既然是这件事……”

“不，我们倒没什么。不是为了我和家母的事。”

友子支吾起来。

“孩子生病没法子啊。孩子的生命是至关紧要的。”

“孩子？……”

友子怎么会有孩子呢。

“你说孩子，谁家的孩子？……”

友子坦白了，这是她喜欢的人的孩子。这人的两个孩子都闹肺病住院了。

“他的妻子呢？……”

“他妻子身体也很虚弱。”

“是个有妇之夫？……”品子突然尖锐地说了一句，然后又压低了嗓门儿：“孩子也？……”

“嗯。”

“为了他的孩子，友子要去干活？”品子这么一问，友子没有回答。黑暗中，品子喊了一声：“友子！”

“这也是友子所说的献身吗？我真不明白啊。我不明白他的心情，他自己的孩子生病，干吗要让你去干活？……”品子的声音颤抖了。“你喜欢这种人？”

“不是他强迫我去干活，而是我自己想这么做。”

“一样的嘛。他真无情啊。”

“品子，你错了……孩子的病，难道不是我喜欢他之后，天降给他的灾难或命运吗？他身上发生的事，也就等于我身上发生的事嘛。”

“可是……他的妻室和孩子会接受你提供的疗养费吗？”

“我的事，他妻子和孩子一无所知。”

品子顿觉嗓子眼堵塞了。

“是吗？”她压低嗓门儿，“孩子几岁？”

“老大是女儿，约莫十二三岁了。”

品子想从孩子的年龄来推测孩子父亲的岁数。她估计友子的情人可能是四十开外吧。

品子睁开眼睛，一言不发。在幽暗中，她听见友子移动枕头的声响。

“我要是想生孩子早就生了。可能是生个结结实实的娃娃呢。可是……”

品子听起来，这简直是白痴的话。她觉得友子是个不贞洁的人，不由地讨厌起来了。

“这是我自言自语。对不起。”友子感觉到品子有所警戒了。“我没脸见你啊。不过，假使我不把这个谈出来，我就虚伪了。”

“一开始你就虚伪了嘛。你为对方的孩子献身，难道不是虚伪吗？即使听了方才那番话……是虚伪嘛。”

“不是虚伪啊。虽然不是我的孩子，却是他的孩子。再说，这是事关人命的问题。他爱护的我就爱护，他难过的我也难过，即使这不是真正的最高的真实，却是令我揪心的现实啊。

就是你责备我道德败坏，或是我可怜自己没有理智，都不能治好他的孩子的病吧？”

“可是，你想过没有，即使把病治好了，往后她们知道是你出的钱，他的妻子和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难道她们会向你道谢不成？……”

“人净考虑这些，可结核菌却不饶人啊。往后那孩子可能会憎恨我。不过即使憎恨我，也说明她活下来了。如今他拼命为孩子生病的事奔波，我也要拼命帮助他，仅此而已。”

“他拼命干不就行了吗？”

“一个老老实实地靠薪水生活的人，怎么能赚大钱？”

“那么你又怎么样赚钱呢？”

友子似乎说不出口，最终也坦白了，她要到浅草的小屋干活去。

从她的口气里，品子感觉到她是要去当脱衣舞女了。

友子爱一个有妇之夫，为了筹措他那病儿的疗养费，自己去当脱衣舞女，这使得品子惊愕不已。

判断善恶，如同落入了噩梦。品子不知如何是好，难道这也是女人的爱的献身，爱的牺牲吗？现实似乎是友子已经决定到浅草小屋去让人看裸体了。

从童年时代起，她们俩就互相勉励，即使在战争年代里，两人也悄悄地继续练古典芭蕾舞，谁曾料到如今友子竟把它派上了这种用场。

品子知道，不论是愤怒制止，或哭泣哀求，死心眼的友子都会断然拒绝，走她自己认定的路。这是无疑的。

“如今时兴讲所谓自由，自由，我也有自由把我的自由献给我所爱的人，这样做是我的自由。我也有所谓信仰的自由啊。”

有一回品子曾听友子这样讲过。她以为友子所爱的人，大概是指自己的母亲吧，却不料那时候友子已经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呢。

今晚在洗澡间里，友子一反常态，在品子面前腼腼腆腆的，大概是因为近期就要去当脱衣舞女的缘故吧。

品子脑子里浮现出友子的裸体来。友子可能也怀过孩子了吧。

第二天早晨，友子醒来，品子已不在床铺上了。

是不是睡过头了？友子赶忙拉开挡雨板。

友子睡在被长满松杉的群山环抱的山窝处。透过竹丛对面西边小山的稀疏松林，可以依稀望见富士山。从东京的废墟前来的友子深深地吸了口气。她觉得有点头昏目眩，一手抓住玻璃门蹲了下来。

像是软条海棠的枝桠，低垂在她的眼前。枝桠之下，绽开着小株的山茶花。花是深红色的，花瓣斑驳。

波子拖着木屐从正房走来，站在院子里招呼说：

“早啊。”

“先生，您早。环境太安静，我贪睡了。”

“是吗？没睡好吧。”

“品子呢？……”

“天还没亮她就钻到我的被窝里，把我弄醒了。”

友子仰望着波子。

波子从脸面到胸脯都投上了竹叶的影子。

“友子,这个……你把它放在你那边的手提包里……卖掉好了。”

话音未落，波子就将手里拿着的东西递给友子。友子不肯接受，说：

“这是什么东西？”

“戒指。让人发现不好，快点收起来吧。今天早上品子把情况都告诉我了。我也想把这间厢房卖掉。你稍等一些时候吧。”

友子手里拿着装有戒指的小盒，热泪盈眶，突然跪了下来。

冬天的湖

传来了《天鹅湖》的乐曲声。

这是芭蕾舞的第二幕，白天鹅的群舞。

继白天鹅和王子齐格弗力特的缓慢乐曲之后，四只小天鹅翩翩起舞；接着两只大天鹅翩翩起舞……

伏在檐廊边上的友子蓦地挺起了胸膛。

“品子？……是品子。”

友子被音乐所吸引，新的眼泪又扑簌簌地从脸颊流淌下来。

“先生，品子独自起舞呐。昨晚我告诉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她为了消愁解闷才跳起来的啊。”

“跳四只小天鹅吧？四人舞……”波子说着抬头望了望山岩上的排练场。

后山松树那边的天上，飘浮着一片白云；晨曦从它的边际到中心透出了霞彩。

友子眼前浮现出罗曼蒂克舞蹈的舞台场面。

月夜，山上的湖，一群白天鹅游到岸边，变成了美丽的姑娘，翩翩起舞。她们都是恶魔罗特巴尔特用魔法变成天鹅的姑娘，只有晚上在这个湖畔，她们才能短暂地恢复人形。

白天鹅和王子相爱，立下海誓山盟，也是在第二幕。据说过去从未恋爱过的年轻人一旦产生了恋情，就可以靠爱情的力量，破除魔咒。

友子等待着继续播放《天鹅湖》的曲子。可是只放了第二幕的白天鹅舞，排练场便鸦雀无声了。

“已经结束了……”友子仿佛要追逐梦幻似的，“我希望再跳啊。先生，如今听见音乐，我就能看见品子的舞姿。”

“是吧。因为你非常了解品子的底细……”

“嗯。”友子点点头。“不过……”

友子刚想说什么，热闹的节日音乐又响彻云霄，她像是醒悟过来了。

“嗳唷！《彼得鲁什卡》[①]？……”

佩梯尔斯堡镇的广场，魔术团的小屋前，参加狂欢节的人群都翩翩起舞。

这是由斯托科斯基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胜利公司出品的唱片。

友子眼里噙满了泪水，晶莹欲滴。

“啊，真想跳啊。先生，我这就跟品子去跳。”

友子站起身来。

① 俄国的一出芭蕾舞剧。

“同芭蕾舞告别……跳《彼得鲁什卡》中的节日舞倒也不错呀。”

波子折回正房，同矢木两人共进了早餐。

高男老早就到学校去了。

从排练场不断地传来了《彼得鲁什卡》第四场的乐曲声。

“今早，狂欢节舞吵吵闹闹的。”矢木说，“简直是伟大的噪音。”

《彼得鲁什卡》是一幕四场的芭蕾舞剧，第一场和第四场同景，是一个举行狂欢节的小镇广场。第四场时间临近日暮，人山人海，乱哄哄的，显得更加激越沸腾。

组曲的唱片把第四场窗际的热闹气氛，灌制了三面，手风琴、铜管、木管乐器的交响、纠结、高涨，描绘出杂沓的狂热气氛。接着，是摇篮曲舞、农民牵熊舞、吉卜赛舞、车夫与马僮舞，还有集体化妆舞，所谓“伟大的噪音”，好像是某人听了《彼得鲁什卡》后发表的言论。

“品子她们跳哪个角色呢？”波子也说道。

节日的人们，都是即兴起舞的，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

不久，雪花纷飞，镇上华灯初上，热闹而粗犷的音乐达到高潮。这时候丑角偶人贝多尔修卡对舞女偶人失恋，最终在节日的人群中被情敌穆阿偶人杀害了。于是，在魔术团小屋檐前出现了贝多尔修卡的幽魂，这出悲剧的帷幕便徐徐降落了。

品子她们的节日音乐，仍在反复播出，响彻了整个饭厅。

“早餐前播放音乐，倒是挺欢快的。品子她们不至于在思考尼仁斯基的悲剧吧。”矢木自言自语，把脸朝向排练场。

波子也朝同一个方向望去。

“尼仁斯基？……”

“对。尼仁斯基的精神失常，不正是战争的牺牲品吗？据说他的头脑开始不正常的时候，犹如梦呓一般，顺口说出什么俄罗斯啦，战争的。尼仁斯基早先是个和平主义者，也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今年春上，他终于在伦敦的医院逝世了。”

“他精神错乱以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大战，之后他还整整活了三十多年。”

矢木这么说，也许他想起了贝多尔修卡是尼仁斯基的拿手角色吧。

最近，在研究《平家物语》[1]和《太平记》[2]等古典战争文学的基础上，矢木撰写了专著《日本战争文学中的和平思想》。

今天上午在执笔之前，矢木的思维被品子她们的“贝多尔修卡”打乱了。

曲终之后，品子和友子没有到正房来，波子便去看她们，只见品子一个人直愣愣地坐在排练场上。

“友子呢？……”

① 《平家物语》，日本十三世纪上半期的著名战争小说，描写武士阶级的兴起。

② 《太平记》，日本十四世纪的战争小说，描写日本南北朝的战乱

“回去了。”

“不吃早饭就走了？……”

“她说把这个还给妈妈……”

品子手里攥住小戒指盒。

品子没递过去，波子也没想接这个戒指盒。

“我一个劲地挽留她说：妈妈和我都要出门的，一起走吧。友子不听，还是执意说‘我回去了’。”品子边说边站起身来，向窗边走去，“她真奇怪啊。”

波子依然坐在椅子上，久久地望着品子的背影。

“这样站着会着凉的。去换换衣服，吃早饭吧。”

“嗯。”

品子在排练服上套了一件大衣。

“友子她说不好意思见爸爸。”

“也许是吧。昨天晚上她哭了，满脸睡意朦胧的神态……”

“我起先也睡不着，后来疲乏不堪，浑身无力，沉沉入睡了。”

品子从窗际转过身来。

“嗯，可是，她还是穿上大衣回去了。她说，她把妈妈给她修改的那件毛织连衣裙也拿走……”

“是吗？那太好了。”

“友子还说：现在和妈妈分手出去干活，但是她一定还要回到妈妈身边来的。”

“是吗？”

“妈妈，友子的事，那样处理好吗？为什么您打算给她……”品子直勾勾地望着母亲，走了过来。“不分手不行啊。我只好让她走了。”

“妈若早点觉察就好了。妈觉得她的情况老早就起变化了，可她为妈尽心尽力却是一贯不变的。可以说，友子隐瞒得很高明呀。”

“那个人很坏，她不好向您坦白。我让她离开他！”品子斩钉截铁地反复说了好几遍，“不过，要瞒住妈妈太容易了。”

“品子你也有什么事瞒住妈妈吧？”

“妈妈，您不知道？爸爸的……”

“爸爸的什么？”

“爸爸的存款……”

“存款？爸爸的？……”

“爸爸不让家里人知道，将存折放在银行。”

波子显出诧异的神色，脸色倏地煞白了。

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羞愧的热血起伏沸腾，波子的脸颊僵硬了。

这种羞愧也感染了品子。品子的脸颊也泛起红潮，反而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

“是高男先知道的。高男偷了出来，我也知道了。”

“偷？……”

“高男悄悄地把爸爸的存款提取出来了。”

波子放在膝上的手颤抖了。

据品子说，爱护父亲的高男觉得父亲让母亲维持家计，全

然不顾母亲的辛劳，自己还偷偷私下存款，这毕竟是不能宽恕的，他就把父亲的存款提取出来了。

将来父亲看见存折知道存款已被取走，自然明白这是家里人干的。父亲大概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无声谴责，或者警告。

“连存折都存在银行，存款却被家人提取出来，爸爸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品子站立不动，“我觉得爸爸也够残忍的，很像友子的那个对象呀。”

“是高男偷的？”

波子好不容易才用颤抖的声音嘟哝了一句。

波子羞愧得无地自容，连女儿的脸也不敢看一眼。她恐惧万分，一股凉意爬上了她的脊背，不禁打了个寒颤。

矢木除了在某大学任职以外，还在两三所学校兼职。现在随便建立了许多新制大学。有时他还到地方学校作短期讲课。除了工资，他多少还有些稿费和版税的收入。

矢木没有将自己的收入情况告诉波子。波子也不想非要知道不可。结婚之初，波子就养成这种习惯，现在也很难改过来。这是由于波子的关系，也是由于矢木的关系。

波子虽然觉得丈夫卑俗、狡猾，但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瞒住家人，自己私下储蓄。尽管存款是好事，但连存折都放在银行就有点蹊跷。如果是养家的男人这样做还情有可原，然而矢木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

波子也知道矢木要缴纳所得税。但他不是从自己家去纳税，而是把学校宿舍或者什么地方作为纳税地点。波子并不介意，觉得丈夫这样做或许会方便些。现在她怀疑了：矢木

向自己隐瞒收入，是不是对自己有所警惕呢？

波子不禁毛骨悚然。

“我的一切的一切，哪怕全部失去也没关系。我毫不可惜啊。”波子边说边用手按住额头站了起来，从唱片架旁边的书架上，抽出了一册什么书。

“好了，走吧。”

“索性像友子那样更好，我们也变成一无所有，让爸爸来抚养我们吧。这样一来，高男和我都要自食其力罗。”

品子搀着母亲的胳膊从岩石台阶走了下来。

波子在去东京的电车上不想对品子谈论友子和矢木的事，想看看书，她带来了一本有尼仁斯基传记的书。

这是刚才波子茫然地从书架上抽出的那本书，她心想 :可能还是矢木所说的“尼仁斯基的悲剧”在脑子里旋荡的缘故吧。

“假使再爆发战争，就给我氰酸钾，给高男深山里的烧炭小屋，给品子那种像十字军时代的铁制贞操带吧。”

这是在品子她们播放的《彼得鲁什卡》曲终时，矢木说的一句话。波子像是要掩饰油然生起的厌恶情绪似的说：

“给我什么才好呢？你不是把我给忘了吗？”

“啊，对，我忘了一个人呀。那就让你自己决定从这三样东西中选一样喜欢的吧。”

矢木说着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脸抬了起来。

丈夫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弄得波子有点手足无措。她只拣报上的大字标题浏览了一眼，矢木又接着说：

“还有一个问题：谁来掌握品子的贞操带的钥匙呢？这钥匙就由你自己掌握吧。”

波子平静地站起身来，向排练场走去。

她觉得这种玩笑实在令人生厌。当她知道矢木存款的秘密之后，想起这个玩笑，就不禁感到有点害怕了。

“今早，你父亲听了《彼得鲁什卡》，就说：品子她们不至于在思考尼仁斯基的悲剧吧。”波子对品子说罢，递给她一本《芭蕾舞读本》。这是一位正在访问日本的苏联芭蕾舞演员撰写的书。品子把书接过手，却说：

“这本书我读过好几遍了。”

“是啊，我也在读，可不知怎地竟把这本书拿了出来。你父亲说：尼仁斯基不就是战争和革命的牺牲品吗？……”

“不过，尼仁斯基还在上舞蹈学校的时候，就有位医生说过：这少年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狂的。”

品子的声音被电车过铁桥的声音掩盖了。她凝视着六乡的河滩，仿佛回忆起什么东西。电车过铁桥不久，她又开腔说道：

“这位叫做塔玛娅拉·托玛诺娃的芭蕾舞女演员也是个可怜的革命战士的孩子吧。她父亲是沙俄的陆军上校，母亲是高加索的少女，父亲因革命负重伤，母亲被射中下巴颏，用牛车护送去西伯利亚途中，生了塔玛娅拉。是在牛车上……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浪，后来被撵出国，亡命到了上海。他们在那里观看了前来巡回演出的安娜·巴甫洛娃的舞蹈，小塔玛娅拉·托玛诺娃便想当舞蹈家……托玛诺娃在巴黎歌剧院，演出了《襄努的扇子》，名噪一时，被誉为天才的少女，

当时她才十一岁。”

“十一岁？……安娜·巴甫洛娃到日本演出《白天鹅之死》，是在大正十一年[1]。”

“是在我出生之前啊。”

“是啊……是在我结婚之前，那时我还是个女学生呢。巴甫洛娃逝世正好是十年前的事。记得她享年五十，巴甫洛娃来日本时，也就是妈妈现在这个年龄吧。”

塔玛娅拉·托玛诺娃是在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牛车上出生的。她从上海去巴黎。在上海看到那个舞蹈。这回在巴黎，自己的舞蹈又得到了安娜·巴甫洛娃的赏识。她们幸运地相遇。世界第一流的芭蕾舞演员，看了幼年的托玛诺娃的排练也感动了。小舞蹈演员竟能同自己崇拜的巴甫洛娃一起，在特洛卡德路的舞台上同台演出了。

后来托玛诺娃加入了蒙特卡洛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又在乔尔茨·巴兰辛等人的“芭蕾·一九三三年”里，当了首席舞蹈演员。当时年仅十四岁。

据说这位小个子少女，脸上一副忧郁的神色，舞蹈起来总令人觉得有几分寂寞的影子。

“目前她在美国表演吧。该有三十岁了。”品子想起来似的说，“我经常从香山先生那里听到有关托玛诺娃的消息。那是在香山先生率领我们慰问军队、工厂或伤兵演出的时候，我也才十五岁上下……大概和托玛诺娃作为天才少女在蒙特卡洛的俄罗斯芭蕾团和‘芭蕾·一九三三年’舞蹈时是同年吧。”

---

① 即一九二二年。

“是啊。”

波子点点头。她难得听到品子提起香山这个名字，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然而，波子又把话岔开了。

“在英国，芭蕾舞团也到前线、工厂和农村去慰问演出，一般群众也被芭蕾舞的魅力所吸引，这不就是战后芭蕾舞盛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吗？在日本，流行芭蕾舞，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呢？……”

“怎么说呢。在受到战争压抑的个性的解放中，女性的解放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品子回答，“不过，同香山先生一起作慰问旅行，我也是很怀念的。就连去东京，我也常想：回去时不知还能不能活着渡过这座六乡川上的铁桥啊。我去敢死队基地一边跳舞，一边就想：我也在这儿死掉算了。能乘上卡车就算不错，有时还乘坐牛车呢。在牛车上，香山先生给我们讲了塔玛娅拉·托玛诺娃是在牛车上出世的故事，我哭了。当时由于遭到空袭，城市正在燃烧，飞机临近的时候，我们就从牛车上跳下来，躲在树下。香山先生也说，我们就像俄国人被革命追赶一样。我觉得也许那时比现在还幸福。因为那时没有彷徨，也没有疑惑……一心只想慰问为国而战的人，于是就拼命地跳舞。有时也同友子一起跳。我才十五六岁。旅途上随时都可能死，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心中有个信仰在那里支撑着……”

这次旅行，香山用胳膊保护品子。品子至今还感到他的胳膊仿佛依然搭在自己的肩上。

“不要再谈战争的事了。”

波子本打算轻轻地说，岂料声音变得格外严厉。

“好吧。”

品子扫视了四周一眼。心想：会不会被别人听见呢。

“哦，六乡的河滩也发生了各种变化。从前那里有高尔夫球场吧。战争一爆发，它就被用作了军事教练场，后来又渐渐被人耕耘，一片河滩都变成麦地和稻田了。”

品子说罢，不时地浮现出同香山在战火中旅行的美好回忆。

“战争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多余的事。”

“那时你年纪还小，大家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自由。”

“您不觉得战争期间咱们家比现在还和睦吗？”

“是吗？……”

波子一时无言以对。

“那时咱们全家都在一起，不像现在各奔东西，纵令国破山河碎，家庭也没有崩溃。”

“是不是由于我的关系呢？……”波子终于说了出来，“那个嘛……品子所说，可能是真实的。不过在这种真实当中，也可能有不小的虚假和错误吧。”

“嗯，有啊。”

“另外，用现在的眼光，已经不能正确判断对过去的回忆了。一般来说，过去的事往往是令人怀念的。”

“是啊。”品子直率地点了点头。“眼下您的痛苦，要成为昔日令人怀念的回忆，得经历万水千山啊。”

“万水千山？……”波子对品子的这种说法，嫣然一笑。

“经历万水千山的是品子嘛。”

品子沉默不语。

“假使没有战争，这会儿你可能在英国或法国的芭蕾舞学校跳舞啦……”

那时在皇宫护城河畔，波子曾对竹原说过：“也许我也跟着去了。”她现在没有对品子说。

“战争严重地耽误了我的学习。即使妈妈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但要取得成功，恐怕也得等到我的孩子那一代了。在日本，要出一个独当一面的芭蕾舞演员，也许要花三代人的心血吧？”

“没有的事。你这代就行。”

波子用力地摇了摇头。品子垂下眼帘说：

“我是不生孩子的。我是这样想的，在实现世界和平以前，绝对不生孩子。”

“哦？”

波子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望了望品子。

“不要随便就说什么绝对啦、坚决啦之类的话啦，品子……那不是战时用语吗！”波子半责备半开玩笑地说，“叫妈好不担心啊。”

“哟，我只说过这么一次，没有随便说嘛。”

“在电车上突然宣称什么在实现世界和平以前，品子绝对不生孩子，妈妈自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那么，我换个说法。品子我要独身跳舞，等待世界和平的到来。妈妈，这样可以了吧？”

“这简直是舞蹈宗教式的辩解嘛。”

波子把话题岔开。她还没有理解透品子的真意，品子的话依然留在她心坎上。

品子是不是害怕在牛车上生孩子的日子也会降临到日本来呢？或是她把香山埋在心底里，她的所谓等待和平，意味着她等待香山呢？

从品子的谈吐中，波子显然也明白，香山成了品子的爱的回忆。这个回忆，现在还在她的心中盘旋着，并不是作为回忆而让它过去了。波子自己对竹原的回忆也有切身的体会。她现在更加体会到少女的爱的回忆，是多么不易拂去啊。品子的爱的回忆，之所以还是平静的回忆，也许是由于品子还没有同别的男人结合的缘故。毋宁说品子结了婚，更能唤起对香山的寂寥的回忆。二十年后说不定……波子以自身作比较，也这样想。

昨天晚上友子的坦白，是否对品子也起了点火的作用呢？今天早起，品子对母亲东拉拉西扯扯说了许多话。

波子听品子说“在日本，要出一个独当一面的舞蹈演员，也许得花三代人的心血”，不禁吓了一跳。

品子所说的“战争期间咱们家更和睦”，这是由于受到粮食奇缺和生命危险的威胁，家庭小，彼此能抱成团。波子对丈夫不断产生疑惑，越来越失望，也是战败后的事。父亲同母亲的隔阂，也波及到品子和高男。波子难过极了。品子说“纵令国破山河碎，家庭也没有崩溃”，这倒是不假。

波子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候品子又在想什么呢？

“朝鲜的崔承喜现在怎么样了？”

“崔承喜？……”

“她也是革命的孩子啊。据说朝鲜战争爆发前，她到北朝鲜去了，也许已是革命的母亲了。品子观赏崔承喜的首次舞蹈会，同塔玛娅拉·托玛诺娃在上海观看安娜·巴甫洛娃的舞蹈差不多是同年龄吧。”

“对，那是在昭和九年[①]或十年吧。那时妈妈惊呆了。无言的舞蹈使我感到了朝鲜民族的反抗和愤怒。舞蹈是激烈的，豪放的，好像在燃烧，在挣扎。”

“品子记得最清楚的，大概是崔承喜红得发紫以后的事吧？她顷刻之间红起来了……不过，在歌舞伎座和东京剧场的表演会上，阔气的人去观赏的也并不多。”

“她从美国到欧洲去表演了吧？”

“对啊。”波子点点头，“据说起先崔承喜是想成为声乐家的。崔承喜的哥哥非常赞赏来京城演出的石井漠[②]先生的舞蹈，就请石井漠先生收他的妹妹为弟子。石井漠便将崔承喜带到日本来。那时候，她刚从女校毕业，才十六岁……”

“正是我跟随香山先生四处演出的年龄啊。”品子接口说了一句。

波子又继续讲下去：“也许有这种看法：因为是石井漠先生的弟子，也就传授了先生的舞蹈。在首次表演会上，妈妈觉得崔承喜的舞蹈的确跳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不禁大吃一惊啊。崔承喜红起来以后，她的舞蹈也变得华丽、明

---

① 即一九三四年。

② 石井漠（1887—1962），日本著名舞蹈家。

朗起来。那种由深沉的悲伤和愤怒激起的反抗而扭动身体的力量没有了……大概是朝鲜舞蹈深受欢迎，她也就不怎么跳石井流派的舞蹈了。她是以朝鲜舞姬的名义到欧洲去的。在日本，她被叫作半岛舞姬。”

“她的舞蹈我也还记得一些，比如剑舞、僧舞，还有艾赫雅、诺阿拉舞。”

“她那胳膊和肩膀动起来真有意思。按崔承喜的说法，朝鲜是个缺少舞蹈的国家，传统舞蹈本来不受重视……崔承喜从濒临衰亡的传统中，竟能创造出那样新颖的舞艺。光凭焕然一新这点，也是令人高兴的啊。崔承喜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民族性这个问题……”

“民族性？……”

“提到民族性，我们就应该跳日本舞蹈。不过你还不需要考虑到那一层……日本舞蹈的传统太丰富、太强烈了。正因为这样，新的尝试也就更困难，而且容易倒退。不过，我觉得日本是世界的舞蹈之国，这不是从芭蕾舞，而是从日本传统舞蹈来看……的确，日本人是具有舞蹈才能的。”

“可是，日本舞蹈同芭蕾舞正相反呀。日本人的心灵和体态的传统，简直是相悖的。日本舞蹈的动作，似乎是含蓄的、内在的，而西方舞蹈的动作则是奔放的、外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不过，品子从小就接受芭蕾舞的体型训练。据说在西方，要求芭蕾舞女演员身高五尺三寸，体重四十五公斤左右，这是最理想的，品子还算可以。”

品子本应在新桥同波子分手到大泉芭蕾舞团研究所去，她坐过了站，一直到了东京站，于是便一起到母亲的排练场来。

“友子大概不会来了吧。”

“会来的。按她的性格，肯定会来的。她即使不在妈妈这儿工作了，也会有礼貌地来打个招呼的……”

“是吗？……昨天她不是已经来告别过了吗？她昨晚没睡，再加上说了那番话之后，来见妈妈，大概觉得难为情吧。”

“她这个人是不会不辞而别的。”波子自信地说。

品子心想：假使今天看不到友子的身影，母亲一定会感到很寂寞。所以她才跟母亲一起来的。

一下到排练场所在的地下室，便听到了《彼得鲁什卡》的音乐。

“是友子呀。”

“喏，瞧！”

友子穿着排练服，没有练舞。她身靠把杆，在欣赏唱片。

排练场已清扫得干干净净。

“先生，您早。”

友子腼腆地将唱机关上，陡地望了望墙上的镜子。

“《彼得鲁什卡》？……”品子说着又将唱片的同一面放在唱机上播放。第一场是狂欢节的热闹场景。

波子在镜子里看着友子，说：

“友子，还没有吃早饭吧？后来你没有回家，直接到这儿来的吧？”

“是啊。”

友子显得有点疲惫，眼皮都成双了，眼睛却凝聚着熠熠的光采。

“友子在，我就上研究所去啦。”品子对母亲说罢，走到友子身旁，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我正和母亲说话，心想友子大概不会来了，就跟着母亲来了。”

狂欢节的乐曲声高潮迭现，品子感到友子的身体暖融融的，不由得激情满怀。友子这种体温，说明她刚才一直在跳舞。

“在电车上我们还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呢。”

《彼得鲁什卡》里也充满了俄罗斯民族的旋律和音色。

这出斯特拉文斯基为加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作曲的舞剧，首次演出时，是由霍金任艺术指导，瓦茨拉夫·尼仁斯基扮演可怜的丑角木偶。

今早矢木听到《彼得鲁什卡》时，甚至说了声“尼仁斯基的悲剧”。

《彼得鲁什卡》的首次演出是一九一一年，即明治四十四年，尼仁斯基才二十岁光景。他先在罗马，继而在巴黎演出，赢得人们狂热的欢迎。

尼仁斯基在《彼得鲁什卡》首演的一九一一年，离开了俄罗斯，直到一九五〇年逝世，一辈子都未能返回祖国。

一九一四年，即大正三年，尼仁斯基思念祖国，在巴黎整理好行装，也买好了火车票打算启程回国。不料八月一日这天，正好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离开了开战后骚乱的巴黎，途中在奥地利被当作敌国分子而遭逮捕。他精神上受到创伤，有时说起呓语来，嚷着

什么“俄罗斯”啦、“战争”啦……

好不容易获释之后，他到了美国，在首次公演《玫瑰精》的时候，尼仁斯基在舞台上一出现，观众一齐起立表示欢迎，人们投掷的玫瑰花几乎把舞台埋没了。

在美国名噪一时的时候,尼仁斯基也常常陷入忧郁之中。他同诅咒战争、主张和平的和平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颇有交往。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革命。这年年底，尼仁斯基几乎完全变成了白痴，从舞蹈界销声匿迹了。当时年仅二十八岁。

据说疯后的尼仁斯基在瑞士疗养期间，有一天他在小剧场集合了一些人，说是要即席表演。他在舞台上用黑布和白布造了一个十字架，自己站在十字架的顶端，装成基督受刑的模样，然后说：

“这回请大家看看战争。要把战争的不幸、破坏和死亡……”

一九〇九年，加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首次在巴黎公演时，尼仁斯基作为著名的男舞蹈演员，转瞬之间被世界赞颂为天才。不久他半疯了，还继续跳舞。他的艺术生涯是短暂的。

提起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也就是品子诞生前两三年，加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上演《彼得鲁什卡》时，曾把完全疯了的尼仁斯基带到舞台上。因为二十三四年前首演的时候，尼仁斯基扮演过彼得鲁什卡，据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借此多少能唤起他已丧失了的记忆。

各个角色都在舞台上出现。首演时女角塔玛拉·卡尔沙文娜，以跟从前一模一样的木偶姿态，接近尼仁斯基，亲吻了他。尼仁斯基羞怯地凝视着卡尔沙文娜。卡尔沙文娜用爱称亲切地呼唤了尼仁斯基。然而，尼仁斯基却把脸扭了过去。

让卡尔沙文娜挽着胳膊的尼仁斯基，脸上一副掉了魂的神气，被拍摄下来了。

有一次，品子有机会看见过那张剧照。

加吉列夫把可怜巴巴的尼仁斯基带到楼座上。当扮演彼得鲁什卡的谢尔盖·里弗阿尔在舞台上出现时，尼仁斯基便打听是谁。

“那家伙跳得了吗？”尼仁斯基喃喃地说。

表演《彼得鲁什卡》的谢尔盖·里弗阿尔被誉为尼仁斯基再世，是继尼仁斯基之后的首席男舞蹈演员。尼仁斯基看见里弗阿尔，就自言自语地说：“跳得了吗？”因为尼仁斯基过去是以极其精湛的舞蹈轰动了世界，这又成了人们的谈话资料。

然而，一个天才的疯子的话语，说得可怜也罢，合乎道理也罢，只能听听就是，那毕竟是难以理解的。恐怕尼仁斯基也不晓得舞台上又上演了自己年轻时扮演的角色。也许昔日伙伴的友情想要戏弄尼仁斯基这具活僵尸吧。

尼仁斯基辉煌的生涯落得如此悲惨和苦恼的下场，如今就像是冰封了的冬天的湖一样。也许把冰凿开，探到湖底，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爸今早对我妈说，品子她们不至于在思考尼仁斯基的

悲剧吧……”品子对友子说。

友子一声不响。波子回答似地说：

“矢木是因为恐惧战争和革命，才想起尼仁斯基的。”

“战争期间，尼仁斯基也辗转世界各地表演舞蹈嘛。即使疯了，他也是属于世界的呀。他不断地转移疗养地，到过瑞士、法国和英国。爸爸却和我们一样，一发生什么事，无论变成什么样子，都会被赶进日本的纸帷幕后面，这种情况和他又怎能相提并论呢。”

“我们不是世界的天才……恐怕也不会发疯。”友子说。

“不过，你昨晚那番话有点奇怪哩。我听着脑子仿佛也要失常啦。”

“品子，友子的事，由妈妈来和她商量……”

“是吗？……倘使友子听从妈妈的话就好了……”

品子没瞧友子，只顾整理唱片。

“嗳哟，我来整理。”

品子碰了一下慌忙前来的友子的肩膀说：

“拜托你啦。请你留在妈妈身边吧。来年春天，举办妈妈的弟子表演会时，咱们两人一起跳佛手舞吧。”

“春天？几月份？”

“几月还没考虑，不过会很快举行的。对吧，妈妈。”

波子点点头。

“要迟到啦。品子，你走吧。”

品子从地下室出来之后，低头走路，到了东京站附近，她伫立了一会儿，抬头仰望着钢筋水泥的建筑工程。

爱 情 的 力 量

进入十二月份，连续大好天气。

舞蹈家们的秋季表演会也基本结束了，这个月只剩下吾妻德穗、藤间万三哉夫妇的《长崎踏圣像舞》和江口隆哉、宫操子夫妇的《普罗密修斯之火[1]》等。

吾妻德穗、宫操子与波子年龄相近。

波子从年轻时，即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前起，一直在观看这些人的舞蹈。吾妻德穗跳日本舞，宫操子则跳所谓的新舞蹈[2]，同波子她们的古典芭蕾舞不同。但她们夫妻长年累月坚持跳下来，这使波子有所感触。

---

① 古希腊神话。相传普罗密修斯因盗取天火给人类，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让鹫鹰啄食、烈日曝晒、风雨袭击。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兴起的新舞蹈，它冲破古典芭蕾舞的传统，追求自由表现和现代化。

波子同这些人一样，也经历过日本舞蹈的时代潮流。

江口、宫夫妻留学德国前夕，举行的告别舞蹈会以及回国后举行的第一次汇报演出会，波子也都观看了。给她留下了新鲜的印象。这是昭和十年的事了。

那时号称“舞蹈时代的到来”。很多舞蹈家随意举办舞蹈表演会，舞蹈会的观众甚至比音乐会的观众还多。

也是那时候，西班牙舞蹈家阿尔亨基娜和黛莱西娜，法国的索柯洛夫夫妻，德国的库罗茨贝鲁库，美国的路斯·佩姬等接踵来到日本表演舞蹈。

也还是那时候，波子风闻，因在加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建团之初就担任艺术指导而闻名于世的米海尔·霍金也很想到日本来。还传说霍金要给宝冢和松竹[①] 的少女歌剧作芭蕾舞的艺术指导。

西方舞蹈家来是来了，却没有一个是跳古典芭蕾舞的。波子只好期待着霍金。然而这仅是停留在风传上。

波子一次也没看过地道的芭蕾舞，却继续跳芭蕾舞式的舞蹈。她的古典芭蕾舞基本训练，究竟准确掌握到什么程度，连波子本人也不甚清楚，就坚持跳下来了。

摸索、怀疑和绝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了。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也流行起芭蕾舞来。今天《天鹅湖》、《彼得鲁什卡》等俄国芭蕾舞的代表作品已能由日本人表演，波子却有点胆怯了。

有时自己对让女儿学习芭蕾舞，自己教芭蕾舞，也不由

① 宝冢和松竹均是日本的歌剧团。

得犹豫起来了。

友子不在排练场之后，波子更失去了教学的信心。莫非是友子的献身精神，支撑着波子的自信？

波子不知怎的累着了，有点感冒，四、五天没有去排练了。

“妈妈，我暂时到日本桥去排练好吗？”品子担心母亲的健康，“友子回来以前，我帮您忙不行吗？”

“她不会回来了。不过，她说还会回到我这儿来的，说不定有朝一日她真会回来……”

“我真想去见见友子那位对象呐。可是，友子没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和地址。怎么样才能了解到呢……”

品子这么说，波子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是啊。”

“去问友子的母亲，不好吧？”

“不好吧。”

波子无精打采地回答了一句，心想：不是就过年了吗？友子的母亲或许会一如既往地前来问候的吧。届时自己说些什么好呢。

友子的母亲，早年丧夫，靠出租四五间房子来抚育友子。由于战争，房子焚毁殆尽。友子到波子的排练场来帮忙之后，她母亲在附近的商店里工作。波子未能养活她们两人，总是于心不安。心想把希望寄托在最近的将来吧。没想到友子的分别比波子企盼的“最近的将来”来得还早。

波子期待的“最近的将来”，或许不仅是友子的事。她郁

郁寡欢，感到落寞彷徨了。

她想：哪怕把宝石卖掉，把厢房出售，也要帮助友子。友子了解波子的生活状况，不忍心过多地加重波子的负担，也就断然拒绝了。波子毫无办法，她仿佛感到这种矛盾是由于她同友子的性格各异，生活不同所产生的。

“品子，你不要随随便便地去会见友子的母亲哟。恐怕她母亲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波子说。“再有，友子即使不在日本桥排练场，我也能干得了嘛。用不着担心。你还是不要考虑教学生的事吧。”

波子担心自己心头的阴影会投在品子的身上。

波子没去排练时，东京绸缎店两人、京都绸缎店一人到她家里来，三人都是向她诉说失窃的事。

东京那个人，在拥挤的电车上被人偷窃皮包，丢失了一大笔钱。另一个人放在电车行李架上的行李被人拿走了。

京都绸缎店的人是乘国营电车去大阪途中，他抱在膝上的行李被人抢走。开车时，关车门的瞬间，人家抢走行李，跳车逃跑了。

“喂！……周围的人高声喊叫，被抢的当事人反而愣住，连喊都没喊一声。”

绸缎商站起身来，厌恶地做着手势说，“就这样，他一只脚用力踏在车门处，做好跳车的准备。”

波子把这件事当作年关艰难的例子对矢木谈了，矢木却说：

“唔，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拥到你那儿去，毕竟是物以类聚啊。”

“你不清不楚的就同情他们,又跟他们买了些什么了吧？”

波子被矢木这么一说，更是哑口无言了。

她自己向京都绸缎商买了一件短和服。她内心还盘算着买点那两个东京人的什么东西。没能买上，实在过意不去。

波子看到结城产的优质小碎花麻花布,想给矢木买下来。要是在过去，即使勉强，她也会叫丈夫穿上的。一想到这儿，她深感内疚了。

小碎花麻花布映现在波子的眼里。她本想把这件事也告诉矢木，可是头一句话就被矢木顶了回来。

“年关谁还会拿着一大笔钱去挤电车呢。”

“按你那么说……”

“既然关门时被抢的事件层出不穷，别坐在出口附近，不就得了吗。”

矢木沉住气继续说下去，波子焦灼不安起来。

“那不是挺可怜吗？就说我们家吧，他们都帮过咱们的忙嘛……帮助我们卖了相当多旧衣服嘛。”

“那是做买卖。”

“有些也不是纯属买卖性质的。咱们是他们的老主顾，我去他们为我，品子去他们为品子精选了一些适合我们穿的布料。战前收藏的好东西中，有的是绸缎商自己喜爱的，他们却恳切地卖给我们了。多可怜……”

“可怜？……”矢木反问说，“可怜什么？……你的声音为什么颤抖？”

要是平常，那不算一回事，这会儿波子却有了反应。

战前，那三位绸缎商各自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店铺。京都

的绸缎商疏散到福井，遭到了地震。战后五六年了，今天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商店；三人都在年关失窃，带着一副可怜的面孔来了。

波子被矢木嘲弄了一番，心想：自己只要托前来排练的姑娘们推销十反[①]二十反是不成问题的。于是她急忙打扮了一下，到东京去了。

在排练场上，只有学生像往常一样在练习基本功。两位老手替代波子和友子，离开队列，正在教授大家。

“嗳哟，先生，您已经好了吗？”

“您脸色可不好啊。”

学生们靠近过来把波子团团围住，像要支撑住她似的，让她坐在椅子上。

“谢谢。我休息了，实在对不起。看起来我很孱弱，其实我不曾卧床不起。”

波子话音刚落，便抬起脸来，想看看周围的姑娘，不料她却不断地咳嗽，咳得眼泪都流淌出来了。

一位少女用手帕给她揩拭眼睛。

“不要紧的，你们继续排练吧。我休息一会儿……”

波子进入小屋，望了望桌面上的电话机，就给竹原挂了个电话。

竹原来到排练场的时候，波子独自一人坐在暖炉旁的椅子上，一只胳膊放在扶手上，把脸伏在上面。

① 日本布疋单位，一反长二丈八尺宽九寸。

“谢谢你给我挂来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同往常不一样，我本想马上就来，无奈有桩小型照相机的生意，客人在，这是出口生意。”

竹原站到波子面前，脱下帽子，将帽檐一头插入把杆和墙壁的间隔里。

波子泪眼汪汪地仰望着竹原。额上还留有袖子的印迹，眼睫毛也有点凌乱了。

“对不起。”波子不由地说，“我有点感冒，所以连排练也停了。”

“是吗，好像还很疲乏的样子。”

“事情很多，太累人啦。”

竹原站在原地俯视着波子，忽然又把视线移开了。

“我一进这间房子，就嗅到煤气味。不是有毒吗？”

“嗯，排练起来，马上就热了，把它灭掉了……”波子回头照了照镜子，“嗳哟，脸色苍白……”

波子用指尖抚了抚睫毛，仿佛让人看见了睡醒的脸感到难为情似的。几乎没有抹口红。

竹原朝那边望了望。

“壁镜也还没安装上啊？”

“嗯。”

拥有这个排练场之初，波子就说过要在一面墙上镶上镜子。但是，现在墙上也仅仅安装了两块合起来的西服裁缝店的穿衣镜。

“这哪叫镜子啊。”

波子嫣然一笑，映在镜面上的憔悴面孔，使她放不下心

来。

头发也有四五天没有好好修理，只用梳子拢了上去。

以这种姿态会见竹原，波子感到很是坦荡，内心涌起了一股对竹原怀念的亲切之情。

“今天，本想在家休息来着，突然心血来潮就又出来了。”

竹原点了点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我以为你怎么了呢。我没料到这儿只有波子一个人，我就进来了。你那副模样，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吗？”

“你说什么问题呢……”

波子顿时说不出话来，记忆里又蒙上了一片愁云。

“我又想起那些无聊的事。那就是，在护城河一角上的那尾白鲤鱼……”

“鲤鱼？……”

“嗯。在日比谷十字路口附近，护城河的一角上，不是有一尾白鲤鱼吗？我看那尾鲤鱼，不是挨你的责备了吗？”

“是吗。”

“后来我问品子，她说那儿有鲤鱼，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不是说过吗：有一尾小鲤鱼在护城河的角落里浮游，谁都不知道就走了过去。这种东西只有我才注意到，这正说明我的这种性格吧？”

“说过。鲤鱼和波子都是孤独之身，同病相怜啊。你凝视着护城河，我真想从后面冲你的脊背猛击一掌。”

“你斥责我说：去掉这种性格吧。”

“看着看着，我实在难过。”

“不过，纵令谁都没发觉，鲤鱼还是在这里照样生存。当时我确是那样想的。后来我就对品子说了。”

“你是说跟我两个人看了？……”

波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品子跟我说过，那是鲤鱼喜欢聚集的地方。一到傍晚，就只留下一尾了吧……还说带着孩子逛日比谷公园的人，回去的时候常常将饭盒里的残羹剩饭扔给它们吃……那里是鲤鱼常集中的地方，即便只有一尾，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是吗？”竹原露出了反问似的目光。

“我问过品子，她的回答就像你责备我的时候一样，我不禁感到自己真可怜。那时候，不知怎的，我深切地感到：小小的鲤鱼，奇怪地选择了这个寂寞的地方，而且孤零零一尾呆在那儿。”

“是啊。”

竹原领会了。

“你常有这种情况。”

“我也是这样想的啊。这些不值一提的鲤鱼，使我产生一种怜悯……虽然和你在一起，我却发现了这样的东西，不觉感到寂寞起来……”波子说完后，猛然一惊，闪烁着目光，把头耷拉下来。眼帘微红，双颊也飞起了一片红潮。然后说了声“对不起”，似乎要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

竹原凝望着波子。

“你不会不去看白鲤鱼吗？”

波子眨了眨眼，左肩稍微倾斜。在竹原看来，那肩膀上仿佛有什么重担把它压歪了。

竹原站起身来，离开波子两三步，又靠近过来。

波子将右手搭在左肩上，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往前倾倒过去。

“波子！”

竹原从旁边支住了波子。就这样绕到她后面，像扶起似的把她抱住了。

竹原把自己的右手搭在波子的右手上，温柔地握着它。波子的右手在竹原的掌心里，手指变得毫无力气，从肩膀上滑落下来。这种冰冷的感觉畅通无阻地渗透了竹原的全身。

竹原躬下身来。

“太晚了。”

波子把脸背了过去。

“太晚了？……”竹原重复了一句波子的话，然后加重语气说：“不晚！”

竹原这样否定之后，波子所说的“太晚了”这句话才印在他的心上。

竹原身子一动不动，似乎有些犹豫。

竹原的下巴颏触着波子的头发，可以看见她的耳垂，脖颈微扭，上面的发际洁白极了。

今天她没戴耳饰。

波子感冒，没有洗澡就出门了。临出门时，比平时多抹了些香水。这种卡龙墨水仙的香味，夹杂着烤焦的枯草般的头发味儿，微微地飘荡着。

竹原依然将右胳膊搭在波子的右胳膊上。波子把右手从

自己的左肩上放落下来，自然形成了竹原温柔地拥抱她的姿势。波子心脏的剧烈跳动传了过来。竹原尽管没有接触到，但他却感觉到它的跳动了。

“波子，绝不晚啊！”

波子轻轻摇摇头，把脸扭过来面对着竹原。

竹原用胸膛支持着波子，嘴唇贴近波子的上眼帘。方才竹原也是想首先接触波子的眼帘的。

波子闭上眼睛，上眼帘仿佛在说话。眼帘比嘴唇更温馨、更哀伤地倾诉衷情。

然而，在竹原接触之前，波子眼泪夺眶而出，濡湿了眼睫毛，双眼皮的线条显得更优美了。

转瞬之间，泪水从眼角淌了出来。

竹原将嘴唇朝向淌出泪珠的地方。

“不要。可怕啊。”波子晃了晃肩膀。“可怕啊，有人在看呐。”

“在看？……”

竹原抬起眼睛。波子也抬起眼睛。

从对面取亮的窗户，可以看见马路上行人的腿。

窄长的窗户比马路稍高一些，只能看见步行的人的小腿部位。看不见膝盖，也看不到鞋子。

地下室光灿灿的，有点晃眼。人们急匆匆地赶路，城镇已经快要黑下来了。

“可怕啊。”

波子想要站起来，动了动身子。竹原冷不防地松了松胳膊，波子像散了架似的，往前歪倒。

“放开我……”

波子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走了。

竹原望着波子离去。仿佛自己还拥抱着波子。

“从这儿出去吧。”

“嗯，请稍等一会……”

波子一看见镜子，自己就害怕起来，便离开了壁镜。

当晚，波子回到家里时还不到九点，比品子还早。品子兼任艺术指导，所以晚回家吧。波子比品子先到家，不知怎的，这竟使她如释重负。她觉得好解释了。

打开丈夫房间的拉门，放在门拉手上的手指依然在用力。

“我回来了。”

“回来了。这么晚啊。”矢木从桌旁转身说，“你在外面没出什么事吧？”

“嗯。”

“那就太好了。”矢木摇了摇锡制茶叶盒让她看，“这个已经空了。”

波子来到茶室，想从罐里将玉露上等茶叶，倒在小茶盒里，手却不听使唤，茶叶撒落在铺席上。

她拿着玉露茶走出茶室时，矢木已经伏案写文章，没有看波子。

“晚安。今晚要写到很晚吗？”

波子准备默默地退下，后来还是招呼了一声。

“不，有点冷，很快就睡。

波子回到茶室，将撒落的玉露茶叶捡起来，放在火盆里

烧了。

烟消后，茶香犹存。

波子想轻步绕着房间走，却又悄悄地抑制了这种心思。

她计划一到家就直接去排练场弹钢琴,可是这也没办到。

乘电车回家的路上，波子听见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乐声，这支曲子里有她同竹原的往事回忆。那遥远的往事回忆，通过音乐，像是成为遥远的梦，也是像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

“品子一回来就令人担心啦。”波子喃喃自语。

为了不让品子看透自己掩盖不住的喜悦心情，波子只好躲进了被窝。她有点感冒，早点就寝，矢木和品子也不会怀疑的吧。

波子从日本桥排练场出来，应竹原的邀请到西银座的大阪饭馆去了，可心里总惦挂着回家的时间。然而，在新桥站同竹原告别后，波子反而落入起伏翻腾的思绪之中。

相反地，回到丈夫身边，她比在竹原身边时更加不害怕丈夫了。

波子自己铺床铺，差点喊出一声“啊”来。

她心头仿佛掠过一道闪电，觉得在护城河畔，在日本桥排练场里，自己同竹原在一起，一种可怕的恐怖感猛然发作了，实际上这难道不是爱情的发作吗？

波子把褥子放下坐在上面。

“哪会有这种事呢。”

波子坚决否认，就是钻进了被窝，心情平静下来，还是像害怕闪电似的把双手合上了。

她正想逐一回忆《大日经疏》中合掌的十二种礼法，这

时矢木进来了。

其中有双手的手指、手掌都紧紧合在一起的实心合掌，掌心与掌心之间稍微留出空隙的虚心合掌，把掌心略略拱圆的蓓蕾形的未开莲合掌，将双手的拇指、小指连接起来、其他三指分开的初开莲合掌，将掌心合在一起五指交叉的金刚合掌，还有归命合掌……到此为止，名实相符的合掌易记不易忘。

但是，剩下的七种合掌礼法，比如，把双手的掌心向上、手指弯曲像捧水般的捧水合掌，把掌背合在一起、手指交叉的反叉合掌，只将双手的拇指接连、掌心向下的覆手合掌，这些不像合掌的合掌，波子也就记不牢了。即使能摆摆样子，名字也叫不出来。

她反复两三次，想从头开始追忆这些礼法，可是刚追忆到归命合掌的时候，就听见了矢木的声音：

“怎么样啦？……睡着了吗？”

矢木打开隔扇，幽暗中窥视了波子的睡姿。

波子慌忙将合掌的双手挪到自己的胸前。

归命合掌虽是死人的合掌，可也是把身体瑟缩一团、害怕得发抖的一种手的姿势。这是请求恕罪，也是乞求可怜的手的动作。

波子将交叉的手指，紧紧地用力压在胸口上。

她以为矢木是察觉到竹原的事，前来责备她的。

“出门去，还是受累了吧？”

矢木把手放在波子的额头上。

“什么，没有发烧。”矢木说着又将自己的额头贴到她的额头上试了试。“我更热呢。”

波子要避开矢木似的，将放在自己胸前的手按在额头上，不由地吓了一跳。

“嗳呀，真讨厌。我，没有洗澡……六天也……”

波子抑制住了战栗。

她竭力把自己的失望也隐藏起来。

一碰上绝望，她自己好像从不贞的恐怖以及罪恶的不安中摆脱出来，获得了解放。

波子落泪了。

不大一会儿，矢木从茶室扬声说：

“喝杯热柠檬水好不好？”

“嗯。”

“加不加白糖？……”

“多加点……”

波子想起自己回到家里就跟矢木说的一句话：

“今晚，要写到很晚吗？”

听起来这像是一种劝诱吧。波子咬紧了嘴唇。

波子喝着热果汁，听见了品子回来的脚步声。

“妈妈呢？……”品子刚跨入茶室就问道。

矢木有意让波子也能听见似的说：

“她到东京去，累了，在睡觉呢。”

“唉呀，妈妈去东京了吗？”

品子说罢正要去波子的寝室，矢木喊了一声“品子”，把她叫住了。

品子好像坐到了父亲的面前。

波子竖起耳朵听听矢木要说些什么，她左右翻身，把弄乱了的头发拢了起来。

波子觉察到矢木大概是为了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梳妆打扮，不让品子到寝室来才把品子叫住的，她那双忙碌的手，忽然停止不动了。

“爸爸，那是热柠檬？……”父亲不出声，品子便说。

“对。”

“我也要喝。”

波子听见往杯里斟开水以及和弄的声音。

矢木像是看着品子的手的动作。

“品子。”矢木又喊了一声，“我看了高男的笔记，是这么记载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亲的了。”

这话太唐突了，品子大概在望着父亲。

“那是尼采[①] 在寄给妹妹信中的一句话。”矢木接着说，“品子是怎么想的呢？品子和高男不是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而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同尼采说的正相反。不过，高男认为这是好句，把它抄录在笔记本上了。姐弟和兄妹尽管相反，还是说的一男一女，亲兄妹俩……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亲的了。恐怕是好句吧。”

“是好句啊。”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高男希望这样。因此你也在什么地方写下尼采的这句话就好了。”

“嗯。”

波子听见了品子直率的回答。

但是，品子又像想起来似的，无意中说了一句：

“爸爸，您们是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吧。”

波子不禁愕然。

矢木和他的妹妹，兄妹竟成了陌生人，如今已经断绝了来往。

矢木的妹妹靠波子娘家的扶助，打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同矢木的母亲一样，成了女教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同兄嫂完全疏远了。这是因为矢木的缘故还是妹妹的关系？还是波子不好呢？恐怕是其中之一吧。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演变。但是，小姑子的生活方式与性格都和波子不同，波子同她合不来倒是事实，波子一看见这个小姑子，不禁感到婆婆和丈夫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品子提到矢木妹妹的事。波子等着看矢木是怎样回答的。

“这么说来，有一段时间连姑姑也没见面了。过年的时候，给她寄过一张集锦书画的贺年片吧。”

对父亲佯作不知的样子，品子似乎不介意。

“爸爸，今天早上您谈到尼仁斯基啦？谈到尼采或是尼仁斯基他们疯狂的天才啦？……尼仁斯基小时候因为哥哥死了，家里就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了吧。”

今晚，高男回家很晚，矢木对品子谈了高男的事。波子

侧耳倾听，觉得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

矢木是不是已经看出波子会见了竹原，而拐弯抹角地责备波子呢。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亲的了……

对父亲的话，品子似乎也猜测到了几分。品子说出矢木妹妹的事，或者把尼采说成是疯子，把波子也甩开了。就算品子是无意挖苦，波子在背地里听见也不禁吓了一跳，有点沮丧了。

“妈妈。”品子喊了一声。

波子难以回答。

“睡着了吗？”品子又冲着父亲说，“妈妈也喝热柠檬了吗？”

波子情不自禁，说了一声“唉，讨厌鬼。”就战栗起来了。

“瞧这孩子。”

波子感到品子已经有女人的心理活动了，这是隐藏在女人内心深处的、令人讨厌的、卑俗的东西。

“妈妈也喝热柠檬了？……”

品子这种亲切的关怀，也许只不过口头说说罢了。

波子深深地吐了口气，令人讨厌的不正是自己吗？脑子里留下的，只是自己那种令人作呕的姿态。她觉得触到了自己丑恶的地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憎恶。

波子感到自己丑态毕露，就像一个丑陋女人的躯体横卧在自己的前面。

大概是她心中有愧，回家时才试探丈夫的吧。抑或是她带着惧怕罪恶的心情，一反常态，主动地淹没在波浪中呢。这

种罪恶的体验，对丈夫、对情人都是双重的。因此倒不如说增加了双重的喜悦。或许是对丈夫、对情人都积累了难言的罪恶吧。

波子竭力把厌恶、悔恨、绝望的情绪巧妙地隐藏起来，形成今天的新的躯体。

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没有拒绝竹原的缘故吗？

竹原看见波子的恐惧，也没有和她亲吻。可波子是害怕，并不是拒绝竹原。

她的心头闪电似的掠过这样的思绪：那种恐怖感的发作，实际上不就是爱情的发作吗？难道放下褥子的时候就是决定波子命运的时刻吗？

那道闪电恍如照亮了波子的真面目。

说不定波子是用恐惧的伪装欺骗了竹原，也欺骗了自己。

吾妻德穗、藤间万三哉夫妇的舞剧《长崎踏圣像舞》在帝国剧场上演了四天。最后一天，波子去了。

五点开演。两点波子就从北镰仓出发，顺便到银座的金铺把戒指卖掉。这是准备送给友子的那只戒指。

波子边走边想：把戒指换成钱，送多少钱给友子好呢？她犹疑不决。

“那天，友子如果接受了戒指不就没事了吗！”

前些日子，友子曾受波子差使去过金铺，她大概也是在同一家商店把戒指卖掉的吧。

那以后，还没过几天，波子竟为了自己把戒指卖掉了。她心想：假如把钱拿回家去，分给友子的那份又得减少了。

波子决定托事务员把钱捎到友子家里，自己就返回了新桥站。

波子在事务员面前，数着千元钞票，忽然“嗳哟”一声，转过身去。她以为是竹原的手触到了自己的肩膀。却原来是其他客人的行李碰了她的肩膀。一位年轻小伙子已经站在她的身边了。他一点儿也不像竹原，手里拿着一件细长的行李。

“对不起。”

“没关系。”

波子脸红了。心里热乎乎的。

一万元，她重数了一遍，然后用手绢裹上，在手绢上写了友子的地址。

“啊？把钱裹在手绢里送出去吗？”事务员惊奇地说，“这里有口袋，给您一个吧。”

“好吧。”

波子有点慌张，急中才想起用手绢包裹的，尽管这样做很可笑，她却没有意识到。

她一离开那个令人难为情的地方，一阵阵轻轻的笑声便向她涌来。

波子一边走一边想着送给友子的金额。一路上有许多服装店，橱窗里的男服跳入她的眼帘。她心里想：这些竹原都合穿吗？仿佛只有适合竹原的用品才该在这个市镇上存在似的。是物品在等待、召唤着波子。波子的脑海里又立即浮现出穿戴这些东西的竹原的英姿。

友子的事好歹告一段落之后，商店里的男人用品显得更加生色增辉。波子一看见橱窗里的围巾，就感到自己的手好

像触到了围着这种围巾的竹原的颈脖。她被商店的围巾所吸引，便把它买了下来。

“啊，真快活啊。这些东西像是请友子买来的。是你的临别赠品？……”波子唠叨着，又买了一条毛织领带。

她经由曾和竹原走过的护城河，到了帝国剧场。她来得太早了。

登上二楼，只见休息室的柱子和墙壁上悬挂着林武① 和武者小路实笃② 等人的绘画。波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花与和平之会”在这儿开设的小卖部，摆有诗人和作家书写的厚纸笺，画也是这个会的。

波子靠在舒适的椅子上，凝望着林武绘的《舞姬》蜡笔画。

“波子夫人。”有人拍了拍波子的肩膀，接着说了一句：“你看得出了神啊。”

波子心想这回肯定是竹原了。可她还是吓了一跳。

“久违久违。”沼田又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

“在这样美好的地方见到您了。”

沼田落座之前，回头看了看那张《舞姬》。

“好画啊。唔，拿着扇子……”沼田说着走近那张画。

波子想道：假使被他一直纠缠到家，该怎么办呢？

---

① 林武 (1896—1975)，日本画家。

② 武者小路实笃 (1885—1976)，日本小说家、剧作家。

沼田身体很重，他在旁边一坐下，长椅子就塌陷下去，波子的身体也随之倾斜，她悄悄地离他稍远一点。

“上个月我见过矢木先生了……”

“是吗？”

波子不知道。

“我接到他从京都寄来的信，他叫我到幸田旅馆，我还以为有什么事，跑去一看，什么事也没有。我原想准是谈波子夫人的事，可是看来先生是想从我这里探听点什么吧。比如竹原的事、香山的事……”沼田看了看波子的脸色。“我敷衍应付过去了。我们还议论了波子夫人的青春问题呢……”

波子嫣然一笑，企图掩饰过去，脸颊却飞起了红潮。

“今天见到您，我大吃一惊，您像一朵突然绽开的鲜花，艳丽极了。”

“别开玩笑了……”

“不，真的像绽开的鲜花。”沼田又重复一遍，“我还劝过矢木先生，让夫人重返舞台……”

“哪儿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连排练场的事也不干了……”

“为什么？”

“没有信心。”

“信心？……夫人，您以为东京的芭蕾舞讲习所有多少处。有六百处呐，六百……”

“六百？……”波子一惊，死了心似的说，“啊，真惊人。”

“据说好奇的人调查过了，在大阪有四百处……”

“大阪有四百处？……真的吗？令人难以置信啊。”

“把地方城镇的数字加起来，真可观哩。”

“记得有人这样写过：芭蕾舞不是义务教育。的确，这是芭蕾舞狂的时代，难怪人们这么说啊。时髦就像一阵风，女孩子都得了舞蹈病。据说有位舞蹈家挨了税务局的冷语，他们说近来能赚钱的，大概就数新兴的宗教和芭蕾舞了吧。”

“不至于吧……”

“我总觉得这个芭蕾舞热非同小可哩。古典芭蕾舞不适合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条件，基础不成啊。马马虎虎指导一下，就举办表演会，说起来这像是发牢骚，不过，全国各地无数的女孩子都跳呀、蹦呀、转呀，确是可怕啊。也就是说，基础越来越雄厚了。在这基础上自然会出现新生力量。有了雄厚的基础，哪怕废品堆积如山……即便是二百五的教师多，就让它多去吧。不成材的芭蕾舞女演员多，也由它多去吧。这会造成兴旺的局面的，就是这么回事吧。我是非常乐观的，日本的芭蕾舞大有希望，我的事业也……”

沼田越说越来劲儿。

“在东京，芭蕾舞讲习所即使从六百所增加到上千所，也没什么可惊奇的。拙劣的层见叠出，夫人的排练场自然会突出来了。”

“你说得有点玄妙。”

“总而言之，现在不是考虑打退堂鼓的时候。波子夫人也以芭蕾舞谋生吧？”

“谋生？……”

“就是谋生嘛。加强商业意识，就叫做职业。很失礼吗？不过，近来，学习芭蕾舞的女孩子，很多人要么想以它为职

业，要么想当专家呀。”

“是啊。所以我说真惊人嘛。”

“不这样不行呀。令爱作为一种爱好，那是……在夫人负担费用的时代，我得到您许多照顾，这回为了报答您，不论干什么，我都愿意效劳。先举办一次波子夫人的表演会吧。新春时分，带头掀起一个芭蕾热倒是很好的。矢木先生那里，我觉得不成问题，我去交涉。我上次也跟先生说过，我要鼓动鼓动波子夫人。”

“矢木怎么说的？”

“他说四十岁的女人纵令跳舞，也只能跳到下次战争，时间是很短暂的。哼，二十几年来净吃夫人的，还说什么短暂不短暂，他这个人是怎么搞的……就会说我的表从来没有差过一分钟，把妻子都逼疯了，还谈什么表呢。”

“我疯了吗？”

“疯了。不过不像矢木先生那样疯—— 气量小得要命……夫人，恋爱吧。用恋爱的力量来重新给表上弦吧。”

沼田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波子。

“现在就离婚，也是合适的吧。因为能跳舞的时间是短暂的……您今天美极了，就像开花一样……”

“你怎么啦？”

“我想打听一下。夫人，昨天晚上您和竹原在银座散步了吧。人家都看见了。”

波子十分震惊，心想：难道被沼田看见了吗？她嘴上却说：

“我同他商量了一会儿排练场的事。”

“好好商量，怎么都好嘛。如果您有心背叛矢木先生，我站在您一边。就说排练场吧，在日本桥中央区，又离东京站很近，通过夫人的经营，一定会有惊人的发展的。让我来助您一臂之力吧。”

“嗯，噢……比这更重要的，倒是我那里的友子啊。你知道的吧，要是有什么门路让那孩子赚到点钱，就请你帮个忙。”

“那孩子不错。不过，光她一个人不能叫座，让她同品子小姐搭档就更好了，您看怎么样？”

“品子就别说了，她是大泉芭蕾舞团的。”

“考虑考虑吧。”

启幕铃响了。

紧跟波子之后，沼田沉甸甸地站起身来。

“夫人，据说崔承喜的女儿阵亡了，您听说了吗？”

“啊？那孩子？……”

波子顿时回忆起那个身材修长、穿着友禅染[①]花绸长袖和服、十岁光景的少女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舞蹈会的走廊上相遇。那孩子的童装肩上窝的褶子又浮现在波子眼前。是淡妆轻抹……

“那孩子真可爱，不过，是啊，现在她已经是品子这般年龄了吧。当了共产党的女兵……到前线慰问演出舞蹈去了……”波子嘴上这么说，脑子里想的依然是身穿友禅染花绸的少女。

---

① 一种印染法，在绸子上印染花鸟、草木、山水、人物等花纹。

“听说崔承喜一度到了中国东北，她是北朝鲜的国会议员，在办舞蹈学校。”

“是吗？前些日子，我还同品子谈起崔承喜的事呐。她的女孩子阵亡了吗？”

波子就座之后，少女的姿影依然没有消失。它仿佛同自己内心的纷乱交织在一起了。

沼田的话照例有点夸张，听来令人觉得可疑，他说发现了她和竹原两人在一起。那也无可奈何。今天晚上也是预定在这里同竹原会面的，如何才能躲过沼田的眼目呢？波子难住了。

波子明知竹原晚来，却时而扫视客席，时而回头望望门扉，心情难以平静。

正像沼田所说的，他无疑是站在波子一边的。即使作为管理人，与其说她被沼田利用了，不如说她利用了沼田。再说，沼田长期耐心地纠缠着波子，伺机钻空子。连她的女儿品子，他都企图把她作为工具加以利用。沼田看见波子态度坚决，不可能落入他的圈套，便等待着下一次机会。也就是说，他企图等到波子同其他的男人谈恋爱，破裂之后，他就趁虚而入。

波子对沼田既不介意，也不放松警惕。

近两三年来，波子尽量躲避沼田。自然，沼田也疏远她。一见面，沼田肯定说矢木的坏话，甚至让波子的心离开矢木，这反而使波子生厌。

《长崎踏圣像舞》是长田幹彦创作的五幕七场新编舞剧，

写殉教成了悲恋，悲恋成了殉教的故事。

作曲是大仓喜七郎（听松），由大和乐团演奏。虽然也用了洋乐器，可以说还是日本式的音乐吧，在这个剧里有清元曲[1]，也有圣歌合唱。

第一场是诹访神社的秋节。它之所以作为神社节日的节目，或许是由于它带有同被禁止的基督教相对立的色彩，或是由于它是祭祀的舞蹈。

休息时沼田说："看了《彼得鲁什卡》狂欢节之后，日本的节日就显得寂寞了。"

"日本的悲哀情调就是那个样子。"

由于沼田纠缠不休，波子决定下一次幕间休息，不到走廊上去了。

昨天，她把入场券交给了竹原，是靠边的位子，波子更加心神不定了。

临近终场，在第六场之前，竹原终于来了。他站在入口处，用眼睛寻找下面的坐席。

"这儿呐。"波子呼喊似的站起身子，走了上去。

"啊，来晚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波子猛地抓住了竹原的手。她意识到的时候就立刻松开了，竹原的一只手套却留在她的手里。难道是脱下手套来帮忙吗。

"佩卡利？……"

① 清元曲，净琉璃（一种伴以三弦的说唱曲艺）的一派。

波子把手套拿起来看了看，然后塞进了竹原的口袋里。

“什么叫佩卡利？”

“野猪的皮。”

“不知道啊。”

“沼田来了呐。他说，昨晚在银座看见咱们……”

“是吗。”

“我不想在这里又被他发现，我想出去。”

波子正想朝席位的方向走下台阶。

“唉呀，脚有点不听使唤了。等你的时候，大腿太用力了。”她说着松了松肩膀，然后离去了。

帷幕拉开，是刑场的场面。

殉教者们凄凄惨惨地被拖走。一个名叫清之助的工艺人也被处以极刑。他的情人阿市夜间悄悄地来到刑场，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清之助的美丽遗容，跳起舞来。

对吾妻德穗的这场舞蹈，波子感动得落泪了。竹原来后，她可以全神贯注观看舞蹈了。她眼泪汪汪，感动得热泪直流。整个身心仿佛沉湎在感情的激流之中。

刚要落幕，波子霍地站起来，像是要叫竹原似的走了出去。竹原也望着波子那边，被她吸引过来了。

“还有一场，是踏圣像的场面，不过我们溜出去吧。”

“溜出去？”

“不是顶可怕的吗。我再也不说可怕了。”

竹原以为波子纯粹出于不让沼田发现而溜出去的，波子却说再也不害怕了。竹原对她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娇媚的声

音，不禁大吃一惊。

“难得来一趟，只能看一场。”

母宁说，波子是带着愉快的口吻说的。

“我好像也只是看了一场呢。不过，吾妻的舞蹈一定有一种魔力。我神思恍惚，乍一睁眼，就看见她在舞台上舞蹈。衣裳也极美。胭脂红的天鹅绒上，加上银色的波纹；黄色的天鹅绒上，绣上了草花，两种都是天鹅绒衣裳。”

于是波子让竹原看了看手中的纸包。

“竹原，我觉得蛮好的，就把这条围巾买下来了。”

“给我的？……”

“要是不合适就麻烦啦。”

“当然合适。彼此长期交往，彼此的形象都刻印在心上，肯定合适的啊。”

“那就太好啦。”

然而，波子过意不去似的，又开始谈起友子的事来。她谈到她把戒指卖掉，把钱给友子送去，还买了这条围巾。

结婚之前，波子同竹原之间时而亲近，时而疏远。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保持了二十多年，她事事都向竹原说实话，这不是始于今日。

波子有点踌躇，到底还是把矢木的秘密存款说出来了。

“有这样的事吗？”

竹原不觉沉思起来。

“总觉得有点可怜，不是吗？”

“可怜矢木？……”

“也许不能用可怜这样的字眼来简单地概括吧。”

两人离开日比谷的电车道，在昏暗的马路上行走，到了“昴座”剧场前的亮处，波子无意中回过头去，看见高男站在那里。

高男凝视着母亲。

“妈妈。”高男先喊了一声，从“昴座”售票处走了下来。

“哟，你怎么啦？……”

波子使劲用脚踩了踩。

高男回答说是同朋友们一起来买票的。波子简短地问了一句：“这个时候？……”

“嗯，同松坂……我想给妈妈介绍松坂……”高男说完，又向竹原施了个礼。态度是坦荡的，波子也就稍许平静下来。

“这是松坂。他是我近来最亲密的朋友。”

波子瞧了一眼站在高男身旁的松坂，他给波子的印象似是梦中遇见的妖精。

“找个地方歇歇吧。高男也一起去怎么样？”竹原不是面向波子，也不是面对高男，说了这么一句。

走到银座，进了附近的欧莎尔饭店。

竹原要把帽子存在入口的衣帽寄存处，波子从背后将小包围巾拿出来说：

“回去时，把这个也戴上……”

山 的 那 边

品子带着四个新入研究所的少女去银座的吉野屋。

这些十三四岁的女学生都是来自同一个班，也是同时进研究所，这确是罕见的。她们四人都梦想当芭蕾舞演员。

她们说马上要买芭蕾舞鞋。品子劝她们说：“你们乍一穿舞鞋是站不稳的。”可是，对少女们来说，芭蕾舞鞋是她们向往的入门线索吧。

品子只好领她们去鞋店。

一进吉野屋的店堂，少女们就以买芭蕾舞鞋而引为自豪，她们用轻蔑的目光看了看买一般鞋子的女客。

由男伴陪着来买鞋的妇女们温情脉脉，多姿多采。有一个女子，自己不知买什么好，显得格外不好意思，满脸通红。品子站在稍远的地方观察，仿佛看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品子说，我要打这里顺路去家母的排练场，然后到帝国剧场观赏《普罗密修斯之火》。少女们吵闹着要跟着去这两个

地方。

“大伙真想马上在排练场穿上芭蕾舞鞋站站试试啊，可以吧？”说着少女在银座大街上翘起女学生鞋的后跟立了起来。

“不行呀。大泉研究所的人，在别人的排练场穿上芭蕾舞鞋，是不合情理的啊。”

“那是令堂的排练场，又不是外人的嘛。”

“正因为是家母的排练场就更不行了。说不定我会挨说的。”

“光参观排练总可以吧。我真想看看啊。”

“参观也不行……你们刚入大泉，谈不上参观什么别的地方……”

“那么，我们送你到门口也不行吗？”

看完《普罗密修斯之火》后，就很晚了。品子想让这些少女回家，就说江口舞蹈团同古典芭蕾的技巧是不同的。一个少女却说：

“可以参考嘛。”

“参考？……”品子笑了起来。

少女们的企望和好奇心把品子一直推到波子的排练场上来了。

品子带来的少女们用认真的眼光，望着排练完毕从地下室回家的少女们。因为这些都是穿芭蕾舞鞋的同行，而不是穿一般鞋的女人。

品子同少女们分手以后，下到排练场。

波子同五六个学生一起，在小房间里更换服装。

品子在这里等候时打开了小桌上的唱机。是贝多芬的

《春天奏鸣曲》。

品子也知道这个曲子包含有母亲对竹原的回忆。

“让你久等了。”

波子走了出来，对着这儿的镜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头发，边说：

“品子，你见过高男的朋友吗？他叫松坂……”

“有关那位朋友的事，我问过高男。没见过面，他非常英俊吧？”

“英俊啊。说英俊嘛，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美，就像妖精一样……”波子仿佛追逐着幻想似的说，“昨天晚上，在帝国剧场的归途中，高男给我们介绍了。”

波子心想：去观看《长崎踏圣像舞》品子也知道了；同竹原会面，也被高男碰见，反正都晓得了，所以她就端了出来。

“怎么竟有这种人呢。仿佛不是地上的人，也不是天上的人。不像日本人，也没有洋人的派头。肤色属黑种，却又不是黝黑，也不是棕色，总觉得皮肤上好像还有一层微妙的光泽。像是女孩子，却又有点像男性……”

“是妖精，还是佛爷呢？……”

品子悄声说，一边纳闷地望了望母亲。

“大概是属妖精类吧。高男同那样的人交朋友，我甚至对他也感到有点奇怪哩。”

波子从松坂身上得到了不吉利的天使般的印象，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波子同竹原一起走的时候，高男突然出现了。波子停步不前，眼前变得一片昏黑。在黑暗中，松坂站在那里，仿佛闪烁着奇怪的光。她得了这样的印象。

波子被沼田看见，又被高男发现了。她正感到前途渺茫、时运不济的时候，没想到又出现了个松坂。

走近欧莎尔饭店，波子一边呷红茶，一边似看非看地瞟了一眼松坂。仿佛自己和竹原之间的交往行将结束，而且落得悲惨的结局，波子心情很不舒畅。与此毫无关系的松坂却在这种场合出现，而且像妖精一样奇美。波子觉得这似乎是暗示自己的什么命运。

高男和朋友在一起，却没感到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概是松坂的奇美在他身上不可思议地起了作用吧。

里边的坐席同大厅交界处挂着一幅薄帷幔。松坂的脸浮现在浅蓝色的帷幔上。透过帷幔，隐隐约约地看见大厅。波子只好和竹原分手，同高男回家。

即使到了今天，松坂的印象还留在波子的脑海里，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

“高男什么时候同他交上朋友的？”

“不是最近吗？好像非常亲密呢。”品子回答，“妈妈，继续放后边的唱片，好吗？”

“行啊，放吧。”

《春天奏鸣曲》的唱片，第一张背面是第一乐章，以急速的节奏结束。

品子边收拾唱片边问：

“什么时候拿来的？”

“今天。”

波子心想：今天不会见到竹原。

波子连续两天去帝国剧场。

今天是江口隆哉、宫操子公演的头一晚，在应邀的舞蹈家、舞蹈评论家、音乐记者等宾客中，波子也有不少熟人，她接受了昨晚的教训，不敢邀竹原同来。

再说，今天是品子邀请波子的。昨晚母亲同竹原见面，品子也从高男那里听说了。不过她没有这么细心，会想到母亲今天也想见竹原。

波子打算等学生不在时给竹原挂个电话。品子来了，电话也打不成了。

昨晚波子被深爱父亲的高男发现了，直到今天早晨，矢木没说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波子很想把这些事告诉竹原。而且，听见竹原的声音她才能够舒心吧。

没能给竹原挂电话，波子觉得很难过。

“不知怎的，近来连舞蹈会也不愿去看了。”

“为什么？……”

“大概是不想让从前的老熟人看见吧？……对方不知该不该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时代变了。已经没有我的席位了吧。弄得我没脸去见已经遗忘了的人。”

“哪有这种事哟。这是妈妈自己说的吗？”

“是啊。战争期间被人们遗弃了，这是事实。也许是自己使自己这样的。战前的人，战后感到厌世啊。这种人在社会上很多，意志薄弱就……”

“妈妈的意志不薄弱嘛。”

“是啊。我曾被人忠告过，说这样会使您的孩子软弱的。”

那时候，波子正朝皇宫护城河走去，受到了竹原这样的忠告。

穿过从京桥到马场先门的电车道、国营铁路桥，只见粗大的街树已是落叶满地。皇宫的森林上空，挂起一弯细细的新月。

毋宁说，波子心灵上燃烧着青春的火焰，她终于脱口说出了相反的话。

“不在舞台上舞蹈还是不行啊。宫操子她们毕竟是了不起的啊。”

“宫操子的《苹果之歌》？……还有《爱与扭夺》？……”品子说了舞蹈的名字。

《苹果之歌》是伴随诗的朗诵，跳起潘潘女郎[①]舞。《爱与扭夺》是复员军人的群舞，男演员穿着褪了色的、汗迹斑斑的士兵服或白衬衫黑裤子，女演员穿连衣裙翩翩起舞。

这首先在古典芭蕾舞里是没有的，它逼真地加入了战后生活现实的形象。这种舞蹈，品子以前看过，现在记忆犹新。

“战前跳得好的演员何止宫操子一人呢。妈妈也跳吧。”

“跳跳试试吧。”

波子也这样回答。

六点开演，她们提前二十分钟到达。波子避人眼目似的，

① 第二次大战后在日本出现的吉普女郎。

坐在席位上一动不动。今晚的座位也是在二楼。

品子谈了四个女学生的事。

“是吗？四个人约好一起？……”波子微微一笑，“不过，在这些女学生这么大的时候，品子已经在舞台上跳得很好了。”

“噢。”

“最近也有四五岁的孩子来妈妈这里，说是想来学舞，想当芭蕾舞女演员哩……这不是孩子的意志，而是孩子的母亲希望这样做的啊。有的孩子四五岁就开始学日本舞蹈，西方舞蹈也有这种情况，但我拒收了。我说至少要让孩子上完小学再来……然而，我不能笑话那位母亲。因为品子你生下来，妈妈就想让你学舞蹈了。这不是孩子的意志……”

“是孩子的意志呀。我四五岁就已经想跳舞了。”

“妈妈当时还在跳舞，舞蹈也会把这样的小孩子……”波子将手掌放在膝前说，“因为我牵着你的手，带你去了……”

演奏器乐的神童似乎也是由父母培养出来的。尤其是日本的表演艺术，有师家、流派、艺名、父传子等规矩甚多，孩子仿佛被紧紧地拴在命运上。

有时波子也把品子和自己的事谈到这个程度。

“这么小就……”

这回是品子把手放在前面，说：

“我希望也能像妈妈那样舞蹈呐。母女在舞台上双双出现，我高兴极了。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呢……妈妈，您再跳吧。”

“是啊。趁妈还能跳，在舞台上给品子当个配角吧。”

昨天，沼田曾建议举办春季表演会。

然而，这笔费用怎么办呢？波子如今没有什么依靠。竹原的形象仍留在她的心中,她担心事情会同竹原联系在一起。

“女学生们来了吗，我去找找看吧。我说技巧不同，让她们回去，她们说可以作参考……真令人吃惊啊。”

品子站起来走了。开幕铃响，她又折了回来。

“她们好像回家了。也许在三楼的座位上……”

前面有短短的舞蹈，《普罗密修斯之火》是第三部分。

那是由菊冈久利编舞，伊福部昭作曲，东宝交响乐团演奏的。

这是一出四场舞剧，描写希腊神话里的普罗密修斯。从序幕的群舞起，就和古典芭蕾舞不同，品子入迷了。

“唉呀，裙子是相连的哩。”品子吃惊地说。

揭开序幕，大约十个女演员翩翩起舞，她们的裙子是连成一片的。是由几个人钻在裙子里跳的舞。她们像汹涌的波涛，起伏翻滚，一忽儿扩展，一忽儿回旋，色彩暗淡的裙子仿佛是前奏的象征。

第一场是没有持火的人的暗黑的群舞。第二场是普罗密修斯用干枯芦苇偷引太阳的火。第三场是接受火种的人们欢天喜地的群舞。

偷引火种给与人类的普罗密修斯,在终场的第四场中,被强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

第三场的火舞，是这个舞剧的高潮。

黑暗的舞台正面，熊熊燃烧着普罗密修斯之火。这火种

从人类的手里一个传一个传播开去。接受火种的人群立即挤满了舞台，跳起火种舞。五六十个女演员再加上男演员，人人手里都举着燃烧着的火种，兴高采烈地跳起来。火焰把舞台照得一片明亮。

波子和品子都感到舞台上的火仿佛也在自己的心中燃烧开来。

演员的衣裳都很朴素，微暗的舞台上，赤裸着的手脚的舞蹈动作，显得格外新鲜、生动。

这神话舞蹈中的火意味着什么呢？普罗密修斯意味着什么呢？

演出结束后，品子追逐着留在脑子里的舞蹈，这样思考起来。她觉得似乎包含着各种意思。

“跳起人类的火种舞，下一场便是普罗密修斯被锁在山岩上啊。”品子对波子说，“他的肉、肝脏被黑鹫啄食……”

“是啊。由四场构成，安排得很紧凑。场面与场面的转换也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她们俩慢步走出了剧场。

四个女学生等候着品子。

“唉呀，你们来了？”品子望了望少女们，“我刚才找你们，没找着，我还以为你们回家了……”

“我们在三楼。”

“是吗？有意思吗？”

“嗯，好极了，是吧？”一个少女探询另一个伙伴的意见，“不过，有点令人不快，有些地方还使人害怕呢。”

“是吗？你们快点回家吧。”

可是，少女们还是跟随在品子后头。

“还有个舞蹈家坐在三楼的席位上呢。”

“舞蹈家？是谁……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香山。”

那少女又探询似的望了一眼另一个伙伴。

“香山？……”

品子停住了脚步。

“你怎么知道他叫香山呢？”

品子转过身盯视着少女。

“我们旁边的人说的呀。说是香山来了……那是香山吧……”

“是吗？”品子和颜悦色地问道，“那个说香山来了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说话的人？……我没有留意看，是个四十开外的男子。”

“你见过那个叫香山的人吗？”

“噢，见过。”

“是吗？”

品子胸口憋得难受。

“旁边的人看见那个叫香山的就说了些什么，我们也只是望了一下那边。”

“那人说了什么呢？”

“香山是舞蹈家吧？”少女询问似的望了望品子，“好像是谈论他的舞蹈，说现在不知他怎么样？他告别了舞台，实在可惜……”

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们是不熟悉香山的。战后香山不跳舞，完全被埋没了。

香山出现在帝国剧场的三楼上，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品子冲着波子说：

“真的会是香山先生吗？”

“也许是吧。”

“香山先生会来看《普罗密修斯之火》吗？”品子说。

品子的声音变得深沉，好像不是在探询波子，而是询问自己。

“他在三楼……可能是不愿意被人发现吧？”

“可能吧。”

“即使销声匿迹也想看舞蹈，香山先生心情起变化了吗？……大概是特地从伊豆赶来的吧？”

“谁知道呢？或许是有什么事到东京来，顺便来看看。或许只是在一个什么地方看见了《普罗密修斯之火》的广告，顺便来瞧瞧的吧。”

“他这个人可不是顺便来瞧瞧的。香山先生来观赏舞蹈，一定有些想法，这是肯定无疑的。说不定他是悄悄地来看我们演出的呢？……”

波子感到品子在扑扇着想象的翅膀。

“香山热心看舞蹈吗了……”品子问了少女一句。

“这就不知道了。”

“他是什么样子呢？”

“穿西服？……没看清楚。”

少女同伙伴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他到东京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啊？有这样的事？……”品子悲伤地说，“再说，我们在二楼，香山先生在三楼，我却感觉不到，这是为什么啊！”

品子突然把脸凑近波子，又说：

“妈妈，香山先生肯定还在东京站。我去找他好吗？……”

“是吗？”波子安慰似的答道。“既然香山是悄声地来，还是让他保持悄声不好吗？他大概不愿意被人发现。”

品子有点心慌意乱。

“香山先生已经放弃了舞蹈，为什么又来观看舞蹈呢？光这点，我就想问问啊。”

“那么就赶紧去问问吧？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车站……”

“没关系。我先去看看，妈妈随后来……”品子说着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对四个女学生说：

“你们早点回家吧。”

波子冲着品子的背影呼喊了一声：

“品子，在车站等我……”

“嗯。在横须贺线的站台上。”

品子一边小跑，一边回头看见母亲的姿影已经离开很远，就拔腿快跑起来了。

她跑得越快，就越觉得香山肯定是在东京站，而且还觉得再晚了他就会无踪无影了。

品子气喘吁吁、心潮澎湃，恍如一团团火焰在心中摇曳。

她着实感到，那一幕人群在《普罗密修斯之火》的舞台

上举起的那些火种，就在自己体内燃烧。

香山的脸面在火焰群的对面若隐若现。

马路两旁的古老洋房几乎都被占领军占用了。幸亏昏暗的道路上行人稀少，品子继续奔跑。

“旋转三十二次、三十二次……”

品子喃喃自语，以解除自己的痛苦。

《天鹅湖》第三幕里，化成白天鹅的恶魔的女儿，独脚竖立，边旋转边跳。旋转了三十二次，也许更多；如果能继续保持这种美姿，那就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骄傲。

品子还没有被派上跳《天鹅湖》的主角，但是她在训练中也曾认真地试过增加旋转的次数，因此这“三十二次”旋转，是她喘不过气时所发出的呼喊声。

来到中央邮政局前，品子放慢了脚步。

她东张西望，然后踏上横须贺线的站台。湘南电车停靠在那里。

“一定是这趟电车啦。啊，赶上了。”

品子的气喘一平息下来，她就挨着车窗窥视车内。她仍然牵挂着看过一遍的客车厢里站着的人群中有没有香山的影子。

她还没挨到车尾，发车的铃声响了。品子猛地跳上了车厢。

“啊，妈妈……”品子这才想起和波子约好了在站台上会面。转念又想，“在大船站下车就行。”

品子站在车厢的通道上，扫视了一圈乘客。

品子心想：香山肯定在这趟电车上，要到处找他一遍。

在新桥站，电车更加拥挤了。

电车到达横滨之前，品子走遍了所有车厢仔细寻找。

然而，没有香山的踪影。

“是下趟火车还是电车呢……”

香山许久没去东京，这次去了也许会游逛银座一带吧。

品子在横滨站犹疑不决：是不是换乘下一趟火车呢？

不过，她还是觉得香山会在这趟电车上。是不是自己一时看漏了呢？来到大船站，下车时品子还是这样想。

她沿着月台，逐一把车窗窥看了一遍。电车开动，她才停住脚步。

随着车窗里的人影迅速流逝，品子仿佛被这趟电车吸引过去了。

车是开往沼津的，因此香山得在热海换乘伊东线的车。如果品子也乘这趟电车，在热海站或在伊东站突然站在香山面前……

品子久久地目送着电车。

电车消失了。普罗密修斯的形象仿佛在夜间的田野上浮现了出来。

那是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的普罗密修斯。他的肉和肝脏被凶鹫啄食，被风雨袭击。一头白色的母牛从山麓经过。由于大神妃雅典娜的嫉妒，把美丽的少女潘多拉变成这副模样的母牛。普罗密修斯对潘多拉母牛说，往南行走，再到遥远的西方，就会到达尼罗河畔了吧。在那里，母牛又变回少女的样子，成为王妃，这个血统将会生出勇士哈库里兹，

去斩断普罗密修斯的锁链。

母牛潘多拉由宫操子扮演。在品子看来，这个舞蹈像谜一般充满了倾诉、憧憬和痛苦。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像潘多拉，香山像普罗密修斯。

品子换乘横须贺线的车，不一会儿就在北镰仓下了车，等候母亲。

“啊，品子，你乘车到哪儿去了？”波子松了一口气。

“我乘湘南电车来着。我赶到东京站，正巧湘南电车即将发车。我断定香山先生会在这趟车上，便上了车。”

“那么，香山在吗？”

“他没乘这趟车。”

她们走出车站，朝圆觉寺方向走，直到越过铁路，两人都沉默不语。

波子望着那边落在小路上的樱花影子，说：

“品子不在东京站，妈以为你和香山到哪儿去了呢。”

“如果在站上能见到香山先生，我就在那里等妈妈了。”

品子回答了，声音却是低缓的。

今天晚上，在帝国剧场的二楼和三楼，品子感到香山越发向自己逼近过来了。

她们俩回到家中，只见矢木和高男面对面地坐在茶室的暖炉旁。

高男有点难为情的样子。

“您们回来了。”高男说着抬头望了望波子，“今天我见到松坂，他说代问妈妈好呢。”

“是吗？”

矢木一声不言，露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和高男两人，像是在谈论有关波子的传言。

波子感到室内空气有点沉闷。

“妈妈这么漂亮，松坂也大吃一惊呢。”高男说。

“他长得那样帅，我才感到吃惊呐。他是高男的什么朋友？……”

“您说什么朋友？……”

高男突然显得拘谨、腼腆起来了。

“和松坂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

“是吗？那孩子能让你感到幸福？……不知怎的，妈妈觉得他像只妖精……大概男孩子也有从少年转变到青年的时期吧。有的人突然转变，有的人转变并不明显，各式各样。不过，他是在转变的节骨眼上突然出现的。”

“高男也是在节骨眼上吧。”矢木从旁插话说。“你要珍重哟。”

“是……”

波子看了看矢木。

“今天晚上也同竹原在一起？”

“不，同品子……”

“唔，今晚是同品子一起？”

“嗯，品子到排练场来邀我……”

“是吗？同品子在一起好是好，不过，近来你有没有同高男在一起呢？除了你同竹原散步，碰见高男以外……”

波子一动不动，极力控制肩膀的颤动。

“你想同高男分开吗？”

“啊？……在高男面前，瞧你都说些什么？”

“那有什么关系。”矢木平静地说。

“高男出世已经二十年。在这期间全家不就只有四个人吗？生活上应该互相爱护啊。”

“爸爸。”品子喊道，“如果爸爸爱护妈妈，我们大家也就能相互爱护了。”

“唔？……我估计品子是会这样说的。不过，品子你不知道呀。品子眼里，妈妈是爸爸的牺牲品吧。其实并非如此，多年的夫妻，哪会一方使另一方牺牲呢。一般都是一起垮下来的。”

“一起垮下来？……”

品子直勾勾地望着父亲。

“就是垮了，不能再相互扶起来吗？”

这回是高男插嘴说话了。

“那个嘛……女人由于自己的原因垮下来，却认为是丈夫使自己垮了。”

“自己认为是丈夫使自己垮了，也就想借别人的手把自己扶起来。尽管那是由于她自己的原因垮下来的。”

矢木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并插入“别人的手”这样的词句。

“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不会垮的。”品子紧锁双眉说。

“是吗。那么你妈妈受骗上当了。品子，你是袒护你妈妈的。可是你妈妈同竹原继续保持奇妙的关系，你认为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品子明确回答说。

矢木温柔地微微一笑。

“高男你觉得怎样？”

“我不希望被别人问这种问题。”

“这倒也是。”

矢木说着点了点头。高男却紧追不舍似的说：

“不过，妈妈上当了，这倒是事实。爸爸也看在眼里嘛。咱家的生活越发困苦了，爸爸却视而不见，这让我心里很难过。”

矢木把脸背过去，不望高男，却抬眼望着波子头上的匾额。那是良宽[①] 书写的“听雪”二字。

“这里头有一段历史。高男不晓得这段二十年的历史哩。”

“历史？……”

“唔，我不太愿意提起，战前咱家也……唉，也是过着奢侈生活的啊。不过，能过上奢侈生活的，也是你妈妈，而不是我。我从来就没有要过奢侈生活的愿望呀。”

“瞧您说的。咱家日子很艰难，这又不是由于妈妈奢侈的关系。那是因为战争嘛。”

“当然罗。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咱家过着奢侈的生活，我一个人从心理上说，也是一直过着穷日子的。”

高男受了挫伤似的。

① 良宽（1758—1821），日本江户后期的禅师、诗人，擅长汉诗、和歌和书法。

“啊？……”

“从这点来说，品子不消说，就是高男也是你妈妈的奢侈的孩子。就是说三个富裕的人养活一个穷光蛋。”

“您这么一说……”高男结巴了。“我不太明白，不过总觉得，我对爸爸的尊敬受到损害了。”

“我早年担任过你妈妈的家庭教师，你不熟悉那段历史。”

对矢木的话，波子觉得句句都在理。

可是，波子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一反常态，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像是吐露了心中积压的憎恶。

“说不定你妈妈会认为受我伤害了二十年呢。然而，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像你妈妈这样认为的，那么品子和高男生下来不就成了件坏事了吗？你们两人是不是要为这件事向妈妈道歉呢。”

波子打了一个寒颤，直颤动到灵魂的深处。

“您是说让我和高男两人向妈妈道歉吗？说我们不该生下来？……”品子反问了一句。

“对，如果你妈妈后悔不该同我结婚……说到底，不就是这样的结局吗？”

“只向妈妈道歉，不向爸爸道歉，这样做合适吗？”

“品子！”

波子厉声喊住品子。然后对矢木说：

“怎能对孩子说这种冷酷无情的话呢？”

“我只是打个比方……”

“是啊。”高男开腔了，“生下来了，什么这样那样的，这

种事我们即使听了也毫无体会。就说爸爸吧，您也是毫无体会，只是说说而已吧。”

“只是打个比方啊。两个孩子都二十来岁了。尽管如此，你妈妈却要嫌弃我，女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想象力，真叫人吃惊啊。”

波子遭到突然袭击似的，无所措手足。

“竹原之流，不就是平庸之辈吗？他的长处，是没有同波子结婚吧。就是说，是个空想的人物。”矢木浮起了一丝浅笑。“大概是箭头射入女人的胸膛拔不出来了吧。”

波子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两个孩子都二十来岁了。”矢木又重复了一遍，“从姑娘算起，二十年基本上就是女人的一生，你却让它在无聊的空想中虚度，事到如今也后悔莫及了。”

波子低下头来。

她大概无法估计丈夫的真意何在。矢木的话虽有其道理，却没有一贯的联系。

他明明是在责备竹原，却沉着冷静，不禁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在折磨波子。

然而，波子觉得，这也可以看出矢木自身的空虚和绝望。矢木从未像现在这样失去理智，争吵不休。

波子从没见过矢木在孩子的面前如此暴露自己的耻辱。

矢木似乎要让孩子们承认：如果波子受伤，矢木也受伤；波子垮了，矢木也就垮了。这种说法，在品子和高男身上究竟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四人彼此都互相爱护……”波子声音颤抖，后面的

话，说不出来了。

“品子和高男你们也都好好想想吧。按你妈的做法，很快就要把这所房子卖掉，我们都要变成一无所有了。”矢木冒出了一句。

“行啊。妈妈把一切都尽快丢弃好了。”

高男说着耸了耸肩膀。

这所房子没有大门，也没有篱笆。小山环抱着庭院，山的豁口，自然地成了入口。这里是山谷的洼地，冬天很暖和，是个向阳的地方。

入口左右两侧是小厢房。右厢房先前虽是别墅看守人的住房，也可以看出波子的父亲在建筑上的爱好。战后曾一度把这间房子租给了竹原。现在是高男居住。波子打算卖掉的，就是这间厢房。

品子独自住在左厢房。

“姐姐，我可以到你那儿呆一会儿吗？”

一走出正房，高男就说。

品子手里拿着火铲和火种，在黑暗的庭院里，火光映照在大衣的钮扣上。

品子低头往火盆里添木炭，手却在颤抖。

“姐姐，你是怎样看待爸爸妈妈的事的呢？事到如今，我不震惊，也不悲伤。因为我是个男子汉……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国家，我都没有理想。即使没有父母的爱情，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

“有爱情呀。无论母亲或是父亲……”

“有是有。不过，父母之间的爱情，要是汇合成一股暖流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就好了，然而它却是分别地倾注过来的呀。对于我们这些处在现今不安的世界中、又恰恰是未定型的不安年龄的人来说，要努力去理解爸爸和妈妈双方的感情，实在累死人了。倒不是父亲辩解，可是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夫妇的不安是什么呢？父亲说孩子生下来就是件坏事，倘使要我们道歉，是向自己、是向时代的不安道歉吧。天晓得父母是怎么想的。如今孩子的不安，是不能指望父母来消除的。”

高男越说越激昂，一个劲地吹着那些火种。

火灰扬起来了。品子把脸抬了起来。

“妈妈说像妖精的那个松坂呀，他看到妈妈，就对我说你母亲在谈恋爱呐……是悲恋啊。松坂说，看到这种情景，不禁令人泛起一种缱绻的乡愁。看到妈妈在谈恋爱的姿影，就有一种恋爱的感觉……与其说他喜欢妈妈，不如说他喜欢妈妈的恋爱。松坂是个虚无主义者，虚无得像一朵艳丽的濡湿的花……也许是对松坂着了迷吧，我也并不觉得妈妈的恋爱是不纯洁的。妈妈是不是憎恨我，说我替爸爸监视妈妈呢？”

“有什么可憎恨的……”

“是吗？的确，我是在监视妈妈的啊。我偏袒爸爸，无疑是尊敬爸爸。可它却是一种幻灭，爸爸受到母亲的爱护、又遭到母亲的背叛啊。”

品子像被捅了胸口似的望了望高男。

“不谈这些啦。姐姐，我或许要去夏威夷大学读书。爸爸正在给我活动。他大概害怕我留在日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爸爸说，在决定之前要对妈妈保密。”

“啊？”

“爸爸他本人也要去担任美国的大学教师，正在作准备哩。”

高男说他要去夏威夷，矢木要去美国，但是都还没有落实。可矢木竟对波子和品子隐瞒这个计划，使品子感到震惊。

“难道要把母亲和我丢下不管？……”品子喃喃地说。

“我觉得姐姐也去法国或者英国算了。妈妈会任意把这所房子和她的东西都卖掉……反正终于会这样变卖精光的……”

“一家离散？……”

“即使是住在一起，不也是各奔东西吗？在行将下沉的船里，都是各自挣扎的嘛……”

“按你刚才说的，岂不是要让妈妈一个人留在日本吗？”

“结果是这样的吧……”

高男的声音很像他父亲。

“可是，就说妈妈吧，说不定她也想得到解放呐。一生中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完全让她一个人呆着，会怎么样呢。二十多年来，她一直照顾我们三个人，现在她在叫苦……”

“啊？你的话怎么那么冷冰冰的？”

“爸爸好像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日本挺危险的。就像从前的人一样，我们并不以国家自豪，或以国家为依靠。爸爸的观点很新鲜，我很喜欢。我不是为了发迹和学习到外国去。我在日本将会堕落，将会破灭。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我大概要被赶出日本吧。父亲有个朋友在夏威夷的本愿寺，是他邀请

我去的。我在那边工作。我和爸爸意见一致，认为不回日本也好。成为国际人士，这像是希望，也像是绝望，爸爸给我施加麻醉哩。”

“麻醉？……”

“想来爸爸是想将儿子丢弃在国外，爸爸的心理有些地方挺可怕的。”

品子望着高男那双纤细的手。他攥紧拳头在摩擦火盆边。

“妈妈真傻。”高男漫不经心地说，“以姐姐来说吧，要搞芭蕾，就得早日走向世界，否则短暂的一生不就碌碌无为了吗？不管到世界上什么地方，一年是一年。最近我这么一想，就觉得这个家庭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高男说，爸爸之所以计划去美国或南美，大概是害怕下次战争吧。

“姐姐，倘使咱们家四个人分别在世界四个国家生活，回忆起日本的这个家，不知会涌起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如果我寂寞，我也会这样空想的哩。”

高男回到对面的厢房去了。剩了品子一人，她擦掉扑粉，将脸靠近镜子，照了照自己的眼睛。

父亲和弟弟，男人们的心思总是有点可怕。

然而，闭上映在镜子里的眼睛，就看见被锁在山岩上的普罗密修斯，她又觉得他仿佛是香山。

当天晚上，波子拒绝了丈夫的要求。

漫长的岁月，她从未公开拒绝过，更没有公开地主动要求过。对于这点，波子虽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也一直是

半认命的，这就是女人的象征吧。但是一旦拒绝了，拒绝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不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罢了。

转瞬间，不知怎的，波子像被弹起似的坐了起来，她把睡衣的领子拢紧。

矢木吓了一跳，以为波子的身体什么地方疼痛，睁开眼睛看了看。

“好像有根棍子直捅到这儿，”波子说着从胸脯一直抚摸到心窝，“请别碰我。”

波子对自己这种猛然拒绝丈夫的行为感到惊讶，变得满脸通红，她抚摸胸膛的手势，活像个孩子。

她显得非常腼腆，蜷曲着身子。

因此，矢木没有发现波子毛骨悚然的样子。

波子熄灭枕边的灯，躺了下来。矢木从后边轻轻地摩挲着像有根棍子捅了进来似的僵硬的胸脯。

波子脊背上的肌肉忒忒地跳动。

“这个吗？……”矢木说着按住绷紧的筋。

“不用了。”

波子把胸脯扭过去，想远远地离开矢木。矢木的胳膊用力把她拽了过来。

“波子！刚才，我口口声声说二十年、二十年，除了你这个女人，我二十多年来不曾触摸过别的女人。我只被你这个女人迷住。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例外，为了你这个女人……”

“什么这个女人女人的，请你别说了。”

“我不认为还有其他女人，所以才说你这个女人的。你这

个女人是不懂得妒忌的吧。”

“懂得哩。”

“妒忌谁呢？”

波子现在妒忌竹原的妻子，可又说不出口。

“女人没有不妒忌的。就算是见不着的东西，女人也会妒忌的。”

听见矢木的呼吸声，她像是要躲开他的气息似的用手捂住了耳朵。

“假如我们是一对连生下品子和高男都成了坏事的夫妇……”

“唔。我只是打个比方说说罢了。可是，生了高男就没有再生孩子，那是为什么呢？再生一个也很好嘛。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你热中于舞蹈以后不会再生孩子，对吧？一个基督教牧师这样说过，舞蹈的创始者是恶魔，舞蹈的队伍是恶魔的队伍……如果你不再跳舞，就是今后，也许还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呢。”

波子又是一阵毛骨悚然。

波子连想也没想过事隔二十年还生孩子。矢木这么一说，听起来像是坏心眼儿，讨人嫌呢。

然而，确实不见得没有这种错误。波子觉得恐怖极了。

波子和竹原在一起，恐怖感也偶尔发作，今晚即使是同矢木在一起，也被恐怖感缠住了。

观赏了《长崎踏圣像舞》之后，波子曾悄声对竹原说：“我再也不说可怕了。”

波子这样说，是因为她自己也发觉：过去自己的恐怖感时有发作，其实还不是爱情的发作。她向竹原倾诉这种感情的剧烈变化。

但是，和矢木在一起所感到的恐怖，同爱情的发作不是一码事。如果硬要同爱情扯在一起，那么这可能是丧失爱情的恐怖，或是在没有爱情的地方描绘爱情，爱情幻灭的恐怖吧。

波子甚至领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厌恶，没有比夫妇之间的厌恶，更有切肤之感，实在令人生畏。

假如它变成憎恶，那就是最丑陋的憎恶了。

不知为什么，波子竟回想起一些无聊的往事。

那是同矢木婚后不久的事。

“小姐连烧洗澡水也不会吧？”矢木说。“放上锅盖，就可以节约煤了。”

于是矢木破了一个啤酒箱，亲手造了一个锅盖。

连把握烧水的火候、添减煤这样的事，矢木也非常仔细地教她。

波子烧洗澡水的时候，做工粗糙的盖子漂浮在洗澡水上，她觉得很肮脏。

矢木做锅盖足足花了三四个钟头。波子站在他后面呆呆地望着。当时矢木的模样，她至今记忆犹新。

矢木今晚的谈吐最刺激波子的，是他坦白地说出了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生活奢侈，而心理上却是空虚的。听到这些话，波子仿佛脚跟站不稳，被推下黑暗的深渊。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仰仗波子的财产过日子，这简直是

一种深沉的怨恨或是一种报复。是矢木的母亲凑搭矢木同波子结婚的。矢木仿佛在顽强地实现他母亲的计谋。

矢木像往常一样，用手温柔地诱惑她，她依然拒绝了。

“说那种话，品子和高男会怎么想呢？我放心不下，我却看看再回来。”波子说着起身走了出去。

她真的来到庭院，仰望星空，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天上的星星贴近后山，闪出明亮的光，把山姿照映得恍如日本画中的怒涛。

佛界和魔界

品子走进父亲的房间，矢木不在屋。她看见壁龛里挂着一幅少见的字幅：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

大概是这样读的吧。

靠近一看，是一休的印鉴。

“一休和尚？……”

品子多少感到亲切。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

这回她大声读出来。

她虽不太明白禅僧这句话的含义，但所谓“入佛界易，进魔界难”，似乎是相反的。她看到这样书写的文字，试着用自己的声音读了一遍，若有所悟似的。

这句话好像还在了无人影的房间里旋荡。一休的大字像一双活生生的眼睛，从壁龛里睨视着周围。

有迹象表明父亲刚才还在房间。房间里残留的热气，反而令人感到落寞。

品子悄悄地坐在父亲的坐垫上，心情却不能平静下来。

她用火筷拨了拨火灰，现出了小小的炭火。这是备前[1]烧制的手炉。

桌子一角上的笔筒旁，立着一尊小地藏菩萨像。

这地藏菩萨是波子的。不知什么时候，把它放在矢木的桌子上了。

那尊木像高七八寸，据说是藤原时代[2]的作品。乌黑乌黑的，显得很肮脏。秃圆的头，不折不扣是佛头。一只手拄着比身体还高的拐杖。这拐杖也是珍品，笔直的线条，非常清晰。

从大小来看，也是一尊可爱的地藏菩萨。品子端详了一会儿，不觉害怕起来。

品子心想：父亲今早坐在桌前不也是这副模样，一忽儿看看地藏菩萨，一忽儿欣赏一休的字幅吗？她又将视线投向壁龛。

开头的“佛”字是用工整的正楷书写的，到了“魔”字，就成了潦草的行书。品子不由得感到有一股魔力似的，这也

① 地名。

② 藤原时代是日本史，特别是美术史划分的一个时代，即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

是令人生畏的。

“可能是在京都买来的吧……”

这挂轴不是家中从前就有的。

不知是父亲在京都意外地发现了一休的书法呢，还是由于喜欢一休的名言才买来的？

以前挂在壁龛一旁的画轴收起来了。

品子站起来，走去看了看。原来是久海书画的断片。

波子的父亲早先在这家里放了四五幅藤原[1]的诗歌断片，如今只剩下了久海断片，其他波子都变卖了。传说久海断片是出自紫式部的手笔，因此矢木十分珍惜。

品子出了父亲的房间，又一次自言自语道：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

说不定这句话有什么地方同父亲的心相通呐。它本身的意义，也引起品子浮想联翩，的确是无法捉摸啊。

品子很想同父亲谈谈母亲的事。在母亲去东京之前，她一直呆在排练厅里。后来她才到父亲的房间里来的。

莫非一休的字替代父亲回答了什么吗？

大泉芭蕾舞研究所拥有二百五十多名学生。

这里不像学校有固定的招生和入学时间,而是随到随收。也有的人连续歇息，或者干脆不来，始终都有学生进进出出，确切数字很难掌握，但是，没有少过二百五十人。而且细算起来，总是增加的。

① 藤原定家（1162—1241），日本镰仓前期歌人，书法家。

可以这样认为吧，除了大泉芭蕾舞团以外，东京主要的芭蕾舞团大体都拥有二三百学生。

这些众多的学生，都是没有经过严格考试进来的。如同学习其他技艺的弟子一样，只要想学习芭蕾舞，很容易就能进来。入学时，也不深入调查调查这少女适合不适合跳芭蕾舞，有没有前途，能不能登台表演。

在东京，有六百处芭蕾舞讲习所，按照一个大讲习所拥有三百名学生计算，如果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舞蹈学校，从中挑选素质好的学生，加以正规、严格的训练，该有多好啊。可是，看样子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以大泉研究所来说，学生多半是女性，都是放学回家顺道去排练的。

女生班分为五个组。

她们下面设有小学生的儿童科。

女生班上面有两个班，年龄大些，技术也高些。再上面还设有尖子班。

尖子班，顾名思义，是芭蕾舞中的尖子。研究所所长大泉经常指导她们，共同学习。她们是这个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只有十个人。

女性八人，男性两人。品子也是其中一人。从年龄来说，品子是最年轻的。

尖子班的成员都作为助理教师，分别担任低级班的教学工作。

除了这些班级之外，还设有名叫专科的组。这是为职工而设的班组，年龄参差不齐。芭蕾舞团公演的时候，倘使妨

碍职工的工作，就不能登台表演。

品子上尖子班，每周三次，再加上作为助理教师的排练日，大致上每天都要到研究所去。

研究所坐落在芝公园里面，从新桥站步行也需十分钟。

今天品子心情沉重，她回避乘车，茫茫然地步行而来，只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像是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女孩子，站在研究所的门口。

“请问，能不能让我们参观一下呢？”

“噢，请进。”品子答罢，看了看少女。

大概是孩子要学习芭蕾舞，母亲也就跟着来的吧。品子打开门扉，请她们母女先进去。里面传来了呼喊声。

“品子，来得正好。等着你呐。”

这是野津在呼唤品子。他是这里的首席男舞蹈演员。

野津跳王子的角色，作为扮演公主的女芭蕾舞演员的搭档，他具有优雅的英姿，与角色是相称的。从绷紧的腰身，到长长的腿脚，看上去那线条是罗曼蒂克的。芭蕾舞设计的古典式的白衣裳很是适体，这在日本人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不过，排练的时候，他是穿黑色的。

“太田今天休息，我想品子来了，就拜托品子伴奏钢琴。”野津说话，不时带着女人的腔调，“可以吧？”

“好吧。”品子点点头，却又说：“钢琴嘛，谁都能弹。”

太田是个女钢琴手，每天都来为演员排练伴奏。

芭蕾舞的基本练习，即使没有钢琴伴奏，由教师用嘴或用手打拍子，也不是不能进行的。再说，许多讲习所也是没

有伴奏的。这里使用了切克奇练习曲。有音乐伴奏和没有音乐伴奏大不相同。习惯于有钢琴伴奏排练的学生，一旦没有伴奏，就感到无所适从了。

品子对前来参观的母女俩说：

“请到这边来。”

她劝她们两人在门口旁边的长椅子上坐下，自己走到了暖炉旁。

“品子，你的脸色很不好啊，是不是？”野津小声地问道。

“是吗？”

品子站立着一动不动。

“我请你弹钢琴，你不高兴了吧？”

“哪里。”

野津头上扎了一条蓝色绸带，上面印有细碎的水珠花样。没有结子，扎得很巧妙。那只是为了防止头发松散，可是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野津是好修饰打扮的。

“虽然有人弹练习曲，但还是……”

野津从暖炉前的椅子上半转过头，抬眼望了望品子。额头用蓝绸裹着，眉毛俊美极了。

他大概是赞扬品子的钢琴伴奏吧。

品子幼时，母亲就教她弹钢琴了。

波子甚至觉得到了现在的年龄，还是当钢琴教师比较轻松些，她积累了一些正规排练的经验。波子年轻时——二十年前就像个行家了。

一般舞曲，品子都能弹奏。切克奇练习曲，是为教授芭蕾舞的基本动作而创作，当然很容易。再加上几乎每天来回

细听，自己反复弹奏，已经娴熟，全部都记在脑子里了。

品子不知不觉思想开了小差，野津走过来说：

“你怎么啦？节奏快了些，同平时不一样。”

这时间排练的，是女学生班上面二组中的B组，称作高等科。在公演的舞台上，她们都是跳群舞的角色。

从高等科的B班可升到A班；能跳得更好的人，还可被提升到品子她们的尖子班。

用芭蕾舞术语来说，群舞里有跳双人舞，也有跳领舞的。领舞就是站在群舞前面跳的。

有时尖子班的独舞演员也跳领舞，有时也挑选跳领舞的演员去跳独舞。

大泉芭蕾舞团二百五十多人中，能上台参加公演的，约莫有五十多人。

若论高等科B班，他们都是训练多年，艺术技巧娴熟，又熟悉这研究所的风格和教授方法的。

何况这种抓住把杆的起步练习，来回都是一种动作，自然能够顺利进行，品子弹奏钢琴，也就只是如同平常一样动动手指就是。

她被野津指责了。

“对不起。”品子抱歉地说，“你是说快了点儿？……是快了点儿吗？”

品子心想：不至于吧？她的表情好像被人突然袭击，有点掩饰难为情的样子。

“我只是有这种感觉罢了。你心不在焉，我有点着急

……”

“哦，对不起。”

品子脸颊绯红，望着白色的琴键。

“没什么。品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野津悄声地说，“就说跳舞吧，也是那样嘛。不时会感到沉重，跳着跳着就喘不过气来。”

他这么一说，品子觉得自己的呼吸也真的急促起来，心扑通扑通地跳动。

野津的汗臭，更让品子感到窒息似的。

野津靠近过来，品子恢复了自我意识，这时她觉得他的汗臭特别刺鼻。

两人舞蹈的时候，野津的汗臭有时还好，现在好像是旧汗臭，格外刺鼻。

野津平时还是经常换洗练习服的。大概现在是冬天，不勤换了吧。

“对不起，我注意点儿。”

品子讨厌臭味，冷不防地说了一句。

“过一会儿……”野津离开钢琴，招呼着说，“那么，拜托了。”

品子用力弹奏起来。合着学生的舞步声，自己的身子也在摇动，协调一致了。

现在离开把杆练习了。

正如音乐使用意大利语一样，芭蕾舞使用了法语。

野津用法语不断地命令学生变换舞蹈动作，他的法语，随着品子的钢琴伴奏，似乎变得流利多了。品子弹奏着，仿佛

也被野津的声音所牵萦。

野津甜蜜的声音激越、清脆，不断重复喊着“掖腿”、“并立”，这些发音对品子来说，犹如在温柔的梦中旋荡。

野津时而用手，时而用嘴打着拍子。

听起来，这些声音好像梦中的回响，品子觉得学生的舞步声戛然远离了。她喊了一声：“不行！”便看了看乐谱。

本来排练一个小时，由于野津热心，延长了二十分钟。

“谢谢，辛苦啦。”

野津来到钢琴旁，揩了揩额头。

品子强烈地感到了一阵新的汗臭味。她的鼻子如此敏感，大概是心力交瘁了吧。

“让排练场空闲一个小时吧。歇一会儿，一起练好不？”野津对品子说。

品子摇摇头：

“今天不练了。我弹钢琴。”

一小时过后，继女学生班之后，应该是职工班排练。

品子回到暖炉边，两个坐在门旁长椅子上的前来观摩的女学生站起身来说：

“我们想要一份章程……”

“好的。”

品子把章程连同申请书递给了她们。带着小学生前来的那位母亲也对品子说：

“我也要一份。”

野津独自在排练场的镜子前练习独舞。

野津腾空跳跃，双脚在空中互拍，作艾沙倍和小跳打击。

野津的小跳打击漂亮极了。

在暖炉前，品子靠在椅子上，直愣愣地望着前方。

担任下个班课程的助理教师们也来到排练场，各自练习起来。

野津离开排练场不过一会儿，就完全换了装，从里面走了出来。

“品子，今天回家……我送你。”

“可是，没人伴奏呀。”

“放心吧。总会有人弹的。”野津把抱在手上的大衣穿上，说，“从对面的镜子看见品子的影子，也知道品子很难过。”

品子以为野津只注意自己镜中的舞蹈，怎么会想到他竟留心着自己从远处映在镜中的脸色呢。

他们的车子朝着御成门的方向驶去，下了坡道，品子说：

“我想顺道到家母的排练场去看看……”

野津却说：“我有好些日子没见令堂了。我也去可以吗？”

于是，他把车子停了下来。

“前些时候，记不得是哪天了，我见到令堂，她谈过女芭蕾舞演员是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的问题。令堂说不结婚好。我说还是恋爱好吧……”

记得有一回指导跳双人舞的时候，品子曾听野津若无其事地说过这样的话：两人的舞蹈如此合拍，究竟两人结成夫妻好还是成为恋人好，还是作为毫无关系的人好呢？

专心从事舞蹈事业的品子，突然介意起来，身体变得僵硬，动作也不灵巧了。她一拘谨，把身体托附给男子的舞蹈，

也就无法跳了。

女芭蕾舞演员是以各种姿势将身体完全托付给男演员的，诸如拥抱、托举、上肩或者接住女演员的投身等等。因此也可以说是用男女的身体,在舞台上描绘出爱的各种形象。

男主角甚至被认为是“女主角的第三条腿”, 充当骑士的作用。相反地，女主角作为恋人的角色，则同男主角融合在一起，把“第三条腿”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品子还不是大泉芭蕾舞团的名演员或首席女演员的时候，野津就乐意挑选她作双人舞的搭档。

旁人也认为，两人恋爱结婚是自然的趋势。

品子是个姑娘，野津也许比结婚更熟悉她的身体。或许品子多少已经属于野津了。

然而，对于野津，品子有些地方感受不到他是男性。

许是舞蹈惯了，许是品子是个姑娘吧。

由于是个姑娘，品子的舞蹈很难表现出风流的情调，遭野津一说，她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了。

两人同乘一辆车子,品子觉得比两人一起跳舞更不自在。

何况今天她不愿意让母亲见到野津。

她不愿意让野津看见母亲忧虑的面容,或者烦恼的阴影。再说品子总惦挂着母亲的事，她想独自去。

“真是一位好母亲啊。但是，一谈到女芭蕾舞演员结婚、恋爱的话题，令堂脑子里好像旋即浮现品子的事而陷入沉思……”

野津的话，也使品子烦恼透了。

“是那样吗？”

波子的排练场没有灯光，门扉却是敞开着。

波子没有在屋里。

日暮时分，地下室昏暗，只有墙上的镜子发出暗淡的光。沿着对面的路，路灯的光投影在长长的高窗上。

空荡的排练场，冷飕飕的。

品子开亮了灯。

“没在吗？回去了吧？”野津说。

“嗯，不过……房间没上锁呀。”

品子到小房间里看了看。波子的排练服挂在那里。她摸了摸，冷冰冰的。

排练场的钥匙，波子和友子各执一把。一般是友子早到，由她开门。

友子不在，母亲将友子的钥匙委托给谁保管了呢？品子粗心，竟不关心母亲的排练场的钥匙。莫非友子不在带来的不方便，甚至波及到钥匙上？

尽管如此，一丝不苟的母亲为什么竟会忘记锁门就走了呢？品子深感不安。

今天是莫名其妙的日子。品子到父亲的房间里看了看，父亲不在。她来到母亲的排练场，母亲也不在。这些事凑在一起，使品子越发忐忑不安。

就像一个人刚刚还在，走后还有他的影子，这反而使人更觉空虚了。

“妈妈会上哪儿去呢？”

品子照了照那里的镜子。她觉得母亲刚才仿佛还在镜中。

“唉呀，铁青……”

品子看见自己的脸色，不禁惊叫一声。野津在对面，她不好重新化妆。

品子她们排练出汗，几乎不涂白粉，口红也是抹了薄薄一层。很少用化妆来掩盖她们的脸色。

品子来到排练场，把煤气暖炉点燃。

野津靠在把杆上，目光追着品子说：

“不用升炉子了。品子不是也要回去了吗？”

“不，我想等妈妈。”

“她会回来吗？那么，我也……”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来。”

品子把水壶坐在暖炉上，然后从小房间里把咖啡容器拿出来。

“是个好排练场啊。”

野津说着，环视了四周。

“有多少学生呢？”

“六七十人吧。”

“是吗？前些日子我问了沼田，他说令堂春天也要举办表演会……”

“还没决定呢。”

“要是令堂登台，我们也想助她一臂之力啊。这里没男演员吧？”

“嗯。因为没有招收男弟子。”

“在表演会上若是没有男演员，不觉得寂寞吗？”

“嗯。”

品子心里不安，连话都不想说了。

品子低着头倒咖啡。

“连在排练场也用成套银制器皿……”野津很稀罕似的说，“排练场上全是妇女，真干净。令堂用心真周到啊。”

这么说来，银制器皿也很适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室内却没有大泉研究所那种蓬勃朝气。那边墙上，张贴着大泉芭蕾舞团几次公演的宣传画，装饰得很华丽。这边墙上只挂着外国女芭蕾舞演员的照片，加以点缀。连从《生活》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波子都工工整整地装在镜框里。

“我是什么时候观看令堂的舞蹈的呢？可能是战争刚爆发那阵子吧？……”

“可能是吧。战争恶化以后，母亲也没有离开过舞台。”

“是和香山一起跳……”

野津试图追忆起当年波子的舞蹈。

“从现在来看，香山当年相当年轻。恰好是我这个年龄吧？……”

品子只是点点头。

“他同令堂的年龄相差很大，看不出来啊。”野津压低声音说，“据说香山也经常和品子一起跳？……”

“什么一起跳？……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根本谈不上什么一起跳。”

“那时品子多大？……”

“最后同他跳？……是十六岁。”

“十六岁？……”野津回味似的重复了一遍。

“品子忘不了香山吗？”

品子竟明确地回答说：“忘不了啊。”

这连品子本人也没有想到。

“是吗？”

野津站起身来，双手揣进大衣兜里，在排练场上踱来踱去。

“可能是吧。我是那样想的。我很理解。不过，香山已经不是我们世界里的人啦，是吧？”

“没的事儿。”

“这么说，品子同我跳舞，也觉得是在同香山跳罗？”

“没的事儿。”

“没的事儿？两次回答都一样啊……”野津从对面直冲品子走了过来，“我等着可以吗？”

品子像是害怕野津靠近，摇了摇头。

“有什么可等的，这种……”

“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是在等待着你的啊。老早以前就……再说，香山又不是你的什么情人，不是吗？”

野津说：香山不是你的情人。也许是那样吧。

然而，品子的纯洁感情恰恰同野津这句话的意思相反。

野津来到品子身边之前，品子霍地站了起来。

“香山先生即使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我对别人的事……”

“别人的事？……我也是别人吗？”野津喃喃自语，改变了方向，往旁边走过去了。

品子望着墙镜映现的野津的背影。他的脖颈上围着一条

米字格红围巾。

“品子还在做少女的梦吗？”

品子在镜中追逐着野津的姿影。这时她感到自己的眼睛闪闪有光。不是为了野津。毋宁说是涌起了一股拒绝野津的力量。

同时也是涌起了一股要战胜自己内心寂寞的力量。

究竟是什么样的寂寞呢？品子总感到寂寞，自己的身体也骤然绷紧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在家母说我的舞蹈没有前途之前，我不考虑婚姻问题。”

“在令堂说你的舞蹈没有前途之前？……同香山也？……”

品子点了点头。

野津一直走到对面的墙边，回头望了望品子，品子在点头。

“是梦啊，真不愧是个小姐……这么一来，我和你跳舞，不就成了阻挠你的结婚了吗？小姐这种人给男性分派了不可思议的任务啊。”野津说着走了过来，“你在撒谎。你心中思念着香山，才说这种话……”

“不是撒谎。我想和家母在一起。家母为了我的舞蹈，整整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啊。”

“我维护你的舞蹈……”

品子对此好像也点了点头。

“那么，我相信你的话了。你同我跳舞的时候，没想到要同香山结婚罗？……”

品子皱起眉头，盯视着野津。

“我爱你，你则爱香山。但是，你同我跳舞，这两种爱都受到抑制。这样，品子和我跳的双人舞是什么幻影呢。是两种爱的虚幻的流动吧？”

“不虚幻啊。”

“总觉得像是一个脆弱的梦。”

野津被品子闪烁的目光所打动。他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神采飞扬。在咄咄逼人的美貌中，惟有眼睑带着几分忧愁。

“我边跳舞边等着呐。”

品子眨巴眼睛，微微地摇了摇头。

野津把手搭在品子的肩上。

品子回到家中，见高男的厢房亮着灯火，她便呼唤：“高男、高男。”

从套窗里传来了高男的回答声：

“姐姐回来啦。”

“妈妈呢？……回来了吗？”

“还没有呢。”

“爸爸呢？”

“在家。”

传来了高男开门的声音。品子逃脱似的说：

“好了，甭开门了。过一会儿再……”

庭院里已罩上了夜色。品子不愿意让高男看见自己忐忑不安的神色。

门声沉静下来。

但是，高男像是站在走廊上。

“姐姐，有一回你谈过崔承喜的事吧？”

“嗯。”

“《真理报》十二月三日刊登了崔承喜的文章哩。”

“哦？”

“也写了她女儿逝世的事。她女儿到苏联演出时，在莫斯科深受欢迎……崔承喜的讲习所拥有一百七十个学生呐。”

“是吗。”

品子对崔承喜在苏联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像高男那样津津乐道。

她用不安的目光，扫视了灰蒙蒙地映上冬日枯萎的梅枝影子的挡雨板。

“爸爸吃过饭了？”

“嗯，同我一起吃过了。”

品子没去自己的厢房，径直到正房去了。

品子想到今晚自己不是见到母亲之后才去看父亲，心里惴惴不安，反而不由自主地说了声“我回来了”，似乎很难走出父亲的房间。

“爸爸，白天我到您房间里来了，以为您会在……”

“是吗。”

矢木从桌前回过头来，把身子转向手炉的方向，等待着品子。

“爸爸。那幅一休的佛界、魔界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嘛……这句话真有意思哩。”矢木说罢，平静地看了看挂在壁龛里的墨迹。

“爸爸不在屋，我独自观赏了一番，有点发瘆哩。”

“哦？……为什么？”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是这样读的吗？所谓魔界，是指人间的世界吗？……”

“人间世界？……魔界？”矢木感到意外似的反问了一句，却又说，“也许是吧。是这样也好嘛。”

“像一个人那样生活，为什么是魔界呢？”

“所谓像一个人，人在哪儿？也许净是魔鬼哩。”

“爸爸就是带着这种想法欣赏这幅墨迹的吗？”

“不见得吧……这里所写的魔界，还是魔界吧。是个可怕的世界。因为它比入佛界还难呢。”

“爸爸想入，是吗？”

“你是问我想入魔界吗？这样提问是什么意思呢？”矢木满脸和蔼的表情，温柔地微笑了。“如果品子决定你妈妈入佛界，我进魔界也未尝不可……”

“哎呀，不是这样的。”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这句话，使我联想起另一句话：‘善人成佛，况恶人乎’。不过，好像是一码事。一休的话是排斥感伤情绪的，不是吗？排斥像你妈妈和你这样的人的感伤情绪……排斥日本佛教的感伤和抒情……或许这是严峻的战斗的语言吧。对、对，十五日会上，展出《普贤十罗刹图》，品子也去看了吧。”

“去了。”

北镰仓一个叫住吉的古美术商的茶室，每月十五日都举

行例会。旧家具商和茶道爱好者轮流烧茶，形成关东一种主要的茶会。

主人住吉是个美术商的元老，担任了东京美术俱乐部的主任，他有些地方像参禅和尚，淡泊、风雅；有些地方比茶道师傅更精通茶道。十五日的茶会，就是靠这位住吉老人的人品支撑着的。

因为相距很近，矢木三天两头去看看《普贤十罗刹图》。这幅图早先是挂在益田家的壁龛上的。矢木也曾邀波子和品子去鉴赏过。

“那是你妈妈所喜欢的吧。十罗刹围着骑白像的普贤菩萨，都是穿着十二单衣[1] 的美女。形象跟当年宫中的仕女一模一样。是藤原时代的华美、感伤的佛画。大概可以看出藤原时代的女性趣味和崇拜女性吧。”

“不过，妈妈说过：普贤的脸只是美，并不那么稀罕。”

“是吗。普贤是个美男子，却把他描绘得像个美女。就以阿弥陀如来自西方净土来迎的那副《来迎图》来说，不愧是藤原所憧憬的幻影，也有满月来迎的话。藤原道长[2] 逝世时，阿弥陀如来手中拿着的一根丝线，藤原自己抓住了丝线的一头。《源氏物语》产生在藤原道长的时代，我年轻的时候，似乎听到你妈妈嫌弃地说，调查了源氏，却是个野蛮的穷人的儿子，同藤原的风流与悲哀毫无缘分，是卑俗的。”矢木瞧了

---

① 十二单衣，是一种古时贵族妇女的礼服，因套十二层单衣而得名。

② 藤原道长（966—1027），平安中期的执政者，实行摄政，是平安期的极盛时期。

瞧品子的脸，接着又说，“那幅《来迎图》上，来迎人间灵魂的佛爷们打扮得十分瑰丽，他们手持乐器，姿态像舞蹈。女人的美，在舞蹈中得到极限的表现，所以我没制止你妈妈跳舞。但是，女人不用精神跳，只是用肉体跳罢了。长期以来，我看你妈妈跳，她也是那个样子。女人与其当尼姑，不如跳舞更美。只此而已。你妈妈的舞蹈，不过是妈妈的感伤，是日本式的……品子的舞蹈，不也是青春的幻想画，虚无缥渺的吗！”

品子想表示不同意，矢木无所谓地说：

“假使魔界里没有感伤，我就选择魔界。”

正房里只有矢木的书斋、波子的起居室、茶室以及储藏室和女佣室。

后来只好将波子的起居室，充作夫妇的寝室。

这六铺席的房间，从波子在乡间别墅的时代起，就给人一种女子房间的感觉。墙壁下部裱上了古色古香的锦缎片。说它古色古香，是指从元禄[1] 以后江户时代武士家中的妇女礼服，或别的什么锦缎吧。

近来波子一躺下欣赏这些用彩丝刺绣的古色古香的花样，就变得寂寥起来。这些古老的锦缎太女性化了。

波子拒绝矢木后，躺在床上是很痛苦的。

打那以后，矢木就不想再要求波子了。

矢木这个人早睡早起，通常是波子在后就寝。尽管如此，

[1] 元禄年间，即一六八八—— 一七〇三年。

波子来睡之前，他总是睁眼说几句什么，然后才成眠。

深夜，品子的厢房里，母女谈兴正浓，波子还是说了声：“这时间你爸爸该休息了。”说罢折回了正房。

丈夫难以成眠，等候着她，惦挂着她，这是长年累月养成的习惯。

即使是波子，去到寝室，矢木不作声，她就会思忖：他怎么啦。

现在这种习惯好像也变成了对波子的威胁。矢木从睡铺上说了句什么，波子会吓一大跳，紧紧蜷曲着身子，钻进被窝里。

“又不是罪人嘛。”

波子心里嘟哝了一句，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她似看非看地瞅了一眼矢木的睡相。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波子又不能翻身，她等待着什么呢？是等矢木睡着还是等矢木要求自己呢？

他真的要求的话，波子大概又会拒绝的吧。她害怕那种争执。然而，他一不要求，她又觉着不愉快了。

矢木入睡之前，波子难以成眠。

今晚波子在品子的厢房里谈天说地，到了丈夫睡觉时间，她也不回正房去。

“听你爸爸说，你对壁龛里的挂轴有意见……”

“哎呀，爸爸说我有意见？”

“是啊。他说品子不喜欢，两三天前他换了一幅挂上……”

“噢？……我只是问问那幅是什么意思。爸爸说了许多许

多，我不太懂。他说妈妈和我的舞蹈是感伤的，这话真令人遗憾啊。”

“感伤？……”

“好像是那样说的。说跳舞本身就是感伤的……”

“是吗？……”

波子想起十五年前曾听矢木说过这样的话：通过跳芭蕾舞，女子锻炼了身体，会使丈夫高兴的。

波子还听丈夫说过：我二十年来，“除了你这个女人以外”，不曾触摸过任何女人。那时她不由得要躲避丈夫的胳膊。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这句话听起来粘乎乎的，像要把人缠住，令人讨厌。

后来一想，正如矢木所说的，作为男人，他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例外”。

难道“这个女人”——波子，得天独厚，获得这例外的缘分吗？

丈夫的话，波子不曾怀疑。她相信是真的。

可是，今天，她无法感到这是幸福的。总觉得心情很不舒畅。

毋宁说，这不是矢木的性格异常的象征吗？波子直勾勾地凝视着丈夫，决心离开他。

“假使说我们的舞蹈是感伤的，那么我和你爸爸共同度过的这段生活也是感伤的罗？……”波子说着歪了歪脑袋。“妈妈近来很劳累，不到春天恐怕振作不起精神来。”

“是爸爸使您劳累，爸爸从魔界望着您呀。”

“从魔界？……”

“一跟爸爸说话，不知怎的，我仿佛都丧失生活能力了。”品子把秀长的头发，用丝带系上又松开说，“爸爸是吃掉妈妈的灵魂才活着的呀。”

波子对品子这种说法，惊讶不已。

“总之，似乎是妈妈背叛了爸爸。妈妈对你也要道歉……”

“爸爸是不是等待着大家都累垮呢？”

“不至于吧……不过，我决定不久的将来，把这所房子卖掉。”

“如果早点卖掉，能在东京修建一所讲习所就好了。”

“建立一座感伤的讲习所？……”波子喃喃自语。

“可是，爸爸反对呀。”

深夜两点过后，波子才返回正房。

矢木已经进入梦乡了。

黑暗中，波子换了一件冷冰的睡衣。

尽管躺下，从眼睑到额头还没有暖和过来。

“妈妈，您就在我这儿歇一宿吧。爸爸已经睡着啦。”品子说。

“正因为这样，才被爸爸笑话，说是太感伤了……”

波子回到正房去睡觉，涌上了一股寂寞的情绪，像个年轻的姑娘似的想道：要是能同品子两个人一直呆到天明就好了。

她辗转不能成眠，仿佛害怕惊醒矢木。

早晨，波子醒来，矢木已经起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波子吓了一跳。

深刻的过去

波子和竹原去四谷见附近的旧居废墟的时候，正在刮着风儿。

波子拨开比膝盖还高的枯草，一边寻觅当年排练场的基石，一边说：

“钢琴就放在这附近啊。”

仿佛竹原应该知道似的。

“搬迁的时候，要是把它运到北镰仓就好了。”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已经是六年前的往事……”

“不过，眼下我是无法购买像史丹威[1]，那样大型的钢琴了。那架钢琴勾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啊。”

“手提琴嘛，一只手提着就能出去，可是连那个也都烧光了。”

① 史丹威，美国钢琴制造公司。

“是加塔尼牌吧？”

“是加塔尼牌。弓还是茨尔特牌的呢。想起来真可惜。买这玩艺儿的时候，赶上日币值钱，美国的乐器公司为了获得日元，把乐器运到日本来了。有时我也想起自己为了把照相机销到美国，还吃过苦头呐。”

竹原按住帽檐，背风站着，像保护波子似的。

“我一吃苦头，就想起那首《春天奏鸣曲》来。一站在这里，就可以听见钢琴声从废墟上传来那首曲子。”

“对，同波子在一起，连我也仿佛听见来着。两个人用来弹奏《春天奏鸣曲》的两件乐器，也都烧光了。手提琴即使幸存，我也已经不能摆弄它了。”

“我弹钢琴也没有把握了……不过，现在连品子都知道在《春天奏鸣曲》中，有我和你的往事回忆呐。”

“那是在品子出生之前，是深刻的过去啊。”

“要是春天能举办我们的表演会，又在能勾起我同你的往事回忆的乐曲中舞蹈，我也想跳跳试试。”

“在舞台上跳得最欢的时候，要是又引起恐怖感发作，不好办哩。”竹原半开玩笑地说。

波子闪烁着晶亮的目光。

“我再也不害怕了。”

枯草冷飕飕的，随风摇曳，西斜的阳光也为之摇摇摆摆。

波子的黑裙上晃动着闪亮的枯草的影子。

“波子，就是找到旧基石，也不修建早先那种房子罗。”

“嗯。”

“我请个相熟的建筑家来看看地点吧。”

“拜托了。”

“新房子的设计，也请你考虑一下。”

波子点点头，说：

“你说是深刻的过去，是指被枯草深深地埋没了的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竹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言语。

波子回头望着残垣断壁，走到马路上。

“这堵墙不能用了。盖新房之前，得把它拆掉。”竹原说着也回过头来。

“大衣下摆上沾了枯草呢。”

波子抓住衣服的下摆，转过来瞧了瞧，首先掸了掸竹原的大衣。

“朝后面看看。”

这回是竹原开腔了。

波子的衣服下摆没有留下枯草。

“你对修建排练场，下好大的决心啊。矢木答应吗？”

“不，还……”

“这真难啊。”

“噢，在这儿修建，等将来建成，我们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罗。”

竹原默默地走着。

“我和矢木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可这不是我的一生。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仿佛自己有几个身躯哩。

一个同矢木一起生活，一个在跳舞，另一个也许在想你。”波子说。

西风从四谷见附的天桥那边吹拂过来。

他们向伊格纳西奥教会旁边一拐弯，外护城河的土堤上便迎面吹来了一阵风丝儿。土堤的松林也发出一阵松涛声。

“我想成为一个人，把自己的好几个身躯统一成为一个人。

竹原点点头，望了望波子。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同矢木分手吧’呢？”

“关键就在这里……”竹原领会地说，“我嘛，刚才就在考虑，假使我同你不是老相识，而是最近才初次相遇的话，事情会怎么样呢？”

“啊？……”

“我所以说深刻的过去，大概也是因为脑子里有这种想法吧。”

“现在同你初次相遇？……”

波子怀疑似的回头望了望竹原。

“我讨厌这种事……这是不可想象的。”

“是吗？”

“真讨厌，已经四十开外，才初次遇见你……”

波子的眼睛流露出悲伤的神色。

“年龄不是个问题嘛。”

“不！我不愿意这样。”

“问题是深刻的过去。”

“可不是吗，如果现在才初次相会，你大概连瞧也不瞧我

一眼了吧。”

“你是这么认为吗？波子……我也许会相反。”

波子仿佛胸口挨扎似的站住了。

他们来到了幸田旅馆附近。

“那番话，留待我以后再详细请教吧。”

波子想进旅馆，但却若无其事地掩饰了一番。

“你这副脸，不显得凄凉吗？……”

长廊的半道上，摆着一个百宝架，陈列着鲁山人的陶器。还有许多仿志野和织部的作品。

幸田旅馆使用的全套餐具，都是鲁山人的作品。

波子站在百宝架前，欣赏着仿九谷的碟子。那里的破璃，隐约照见自己的脸。眼睛映得特别清晰。她觉得还闪闪发光。

花匠在走廊尽头的庭院里铺上枯松叶。

波子从那里向右拐，又往左拐，然后从汤川博士住过的“竹厅”后面走到庭院，对女佣说：

“据说矢木先生来的时候，是住在那间房子……”

他们被领到厢房去。

“矢木什么时候来住过呢？”竹原边取大衣边探问。

“我从高男那儿听说，好像是从京都回来时顺道来的。”

波子从脸上一直摸到脖颈。

“被风一吹，都粗糙了……对不起，我去一会儿。”

波子在盥洗间里洗完脸，到套间的镜子前坐下。她一边麻利地施淡妆，一边寻思：正像竹原所说的，倘使两人现在才初次相会……然而，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那样想。

他们两人来到旅馆里面的厢房，没有显出什么不安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关系亲密，或者这是一家熟悉的旅馆吧。

波子的脑海里浮现出：矢木也曾来过这隔着栽满竹子的庭院的对面房间。这种联翩浮想，使她同竹原在一起的不安心绪，平静了下来。

在矢木来这家旅馆之后，一段短暂的时间，波子曾被罪过的恐惧所追逐，而身体则像燃烧的一团火。如今这也消失了。

想起这些，波子脸上泛起了红潮。她又一次打开粉盒，重施浓妆。

“让你久等啦。”

波子折回竹原那里。

“煤气味一直传到对面呐。”

竹原瞅了瞅波子的化妆。

“变得漂亮了……”

“你说过还是像初次相会那样好……”波子说着嫣然一笑，“我想继续方才的话，请教请教。”

“是深刻的过去？……就是说，倘使是初次相会，我想我会更加不顾一切地把波子夺过来的……”

波子耷拉下头，心潮澎湃。

“再说，从前我不能同你结婚，也很悲伤啊。”

“对不起。”

“不，我已经没有怨恨和愤懑了。而是相反。你和别人结婚，二十多年后又这样相会。想到这些，深刻的过去……”

“深刻的过去，你说过多少遍了？”波子抬起眼睛问道。

“也许过去让我当了旧道德家了吧。”竹原这么说了一句，又重新考虑似的说，“这种感情从深刻的过去，一直维持到现在而没有泯灭，它约束着我。彼此都结了婚，而且这样相会，似乎很不幸，其实说不定是幸福的呐。”

波子仿佛现在才想到竹原也已经结婚了。竹原的结婚，同波子的结婚不同吧，莫非竹原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受到搅乱？

竹原或许也害怕在结婚中幻灭？同波子之间的感情太深，幻灭就会到来。

波子像是只能接受竹原的抛弃了。然而，就算是没有过去的回忆，两人是初次相会，竹原那种像感受到爱一般的口气，仿佛拯救了现场的波子。

“对不起。”女佣招呼了一声，便走了进来。

“风很大，我把挡雨板拉上吧。”

这间厢房没有装玻璃门。

女佣依次拉出挡雨板的当儿，波子也望了望庭院，只见低矮的竹子在摇曳，把叶子背面都翻过来了。

“黄昏了吧。”竹原将双肘支在桌面上，“我的话让你悲伤了吗？”

波子微微点头。

“我没想到啊。就说你吧，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会引起恐怖症发作嘛。”

“我说过，我已经不害怕了。”

“我看见你害怕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好像醒悟过来：啊，不行啊……”

“我觉得那不就是爱情的发作吗？”

“爱情的发作？……”竹原深入地说了一句。

波子仿佛感到突然发作的爱情真的又贯穿全身，不禁颤抖起来。她腼腼腆腆，显得十分娇媚。

“就是说，正好相反。我说是相反的心情，你应该理解。你想想，以前是我让你同别的男子结婚的。尽管实际上不是我让你这样做，而是你自己这样做的，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也可以那样说吧。因为我没有把你夺过来，而只是观望……我过分尊重你，我没有信心使你幸福。这是年轻男子容易犯的错误。错也有错的好处，迄今通过深刻的过去，使我这个人也看到了光明……我想在其他问题上，我并不胆小，也不卑怯，怎么竟能那样在暗中珍惜你呢。”

“得到你的尊重，我心里是很明白的。”波子老实回答。

波子半敞开自己的心扉，感到有点踌躇。就是全敞开，竹原也未必会闯进来吧。

“真奇怪，我们这样坐着，我就像先前某个时候已经同你结婚了。”

“啊？……”

“这种亲切感已经渗透我的身心。”

波子用目光表示了同感。

“毕竟是由于深刻的过去啊。”

“我的错误的过去？……”

“不一定是这样吧。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忘却……大概是

去年，你曾在信上写了和泉式部[①]的歌寄给我。”

波子腼腆地说：

“你还记得吗？”

相思徒然空结缘

问君两者孰为胜。

这首歌，波子是在《和泉式部集》里发现的。

“这首歌通篇都是大道理……”

“你说过要同矢木分手，可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了。结婚真可怕啊！”

眼看波子变了脸色。她觉得竹原是在说她生了两个孩子。

“你欺负我吗？”

“听起来像欺负你吗？”

“我的心胸变得狭窄了，我是赤身在颤抖呢。你竹原气量大，才能观察到深刻的过去。”

竹原向波子吐露了衷情。波子总有些怀疑，感到心神不定。

竹原好像在等待波子哭泣或偎依过来。由于这个缘故，波子没有抽泣，也不能靠过去。然而，波子看到竹原气量大，变得更加焦灼和难过了。

情人说了赤身在颤抖，他为什么不过去拥抱她呢？

波子并没有失去判断能力。

① 和泉式部，日本平安朝中期的女歌人。

今天同竹原相会，实际上是因为有事。是为了和他商量把房子卖掉、修建排练场的事。竹原也来看了看旧址，并且在附近的幸田旅馆吃了饭。

况且竹原已有妻室，波子也没同矢木分手。

在这家熟悉的旅馆里，可能会犯错误。波子起初是没有想到的。

再说，波子大概不会拒绝竹原吧。波子已经感到自己随时随地都是属于竹原的了。

“你说我气量大？……”

竹原反问了一句。

用过晚餐，波子在削苹果的时候，传来了教堂的钟声。

“这是六点的钟声啊。”

钟鸣时，波子停住了削刀。

“天擦黑，风也停了。”

波子把削好的苹果放在竹原面前。

“我一定要去见矢木。”竹原说。

波子出乎意外地问道：

“为什么？”

“波子，不论是修建排练场，还是要同矢木分手，你自己都没法解决吧？”

“我不愿意。那我不愿意……你别去见他……”波子说着，摇了摇头，“我来办吧。”

“不要紧。我作为波子的朋友去会见他……”

“那我也不愿意。”

“波子，你也许需要代理吧。我觉得事情很难办。但是，我有心去接触一下矢木的真面目，看他是什么态度？”

“矢木要是固执己见……”

“哪？……北镰仓的房子是在谁名下的呢？”

“家父的遗产，一直是在我的名下。”

“不会瞒着你篡改吗？”

“矢木？……不至于到那个程度……”

“为慎重起见，还是调查一下吧。我不了解矢木的为人……我觉得总有一天，为了你，我要同矢木辨明是非的，现在是不是时候，我还没从你那儿弄清楚……”

“弄清楚？……”

“你不是问过我：你怎么不对我说声‘同矢木分手吧’。真的可以分手吗？”

“早就分开了。”

波子像被套了出来似的。她说罢，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了。

竹原猛醒过来，争辩似的说：

“尽管如此，今天我也到你家……”

波子依然耷拉着脑袋，轻轻地摇了摇。

竹原窒息般地沉默了一阵子。

“我是想作为波子你的朋友去见矢木，因为作为你的情人去，就无法说话了。”

波子抬起脸，盯视着竹原。

她那双大眼睛噙满了泪水，依然盯视着竹原。

竹原站起身子，搂住波子的肩膀。

波子做了一个要离开竹原的动作，可一触到竹原的胳膊，

指尖陡地颤抖起来，然后又让那双麻木的手，轻柔地滑落在竹原的手上。

竹原要回去了，波子还要留在幸田旅馆。

“我一个人不能回家，得把品子叫来，和她一起回去。”波子说罢，往大泉研究所挂了电话。品子还在那里。

“我一直呆到品子来吧？”

波子稍稍考虑了竹原的话，说：

“今天，你还是别见她……”

“连品子也不可以见吗？”

竹原边笑边安慰似的看了看她。

波子把竹原送到大门口，望着竹原的车子启动后，她忽然又想紧追上去。

为什么不同竹原一起从这儿出发呢？

波子觉得不能回到矢木那儿去了。她刚才感到奇怪，竹原为什么回家呢？现在她又把这件事忘却了。

波子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无法平静下来，她听从了女佣的规劝，到旅馆澡堂洗澡去了。

“深刻的过去……”

波子反复回味着竹原的话。在温乎乎的浴池里，她只感受到过去已经丧失了。纵令自己现今已经四十开外，可触到竹原的手时那份喜悦的心情，同当年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波子闭上眼睛，恍如他紧紧地抱住了自己，觉得自己像年轻的姑娘一般。

“小姐来了。”

女佣通报来了。

“是吗？我马上就洗好，让她在房间里等一会儿。”

品子没脱大衣，在暖炉前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

“妈妈？……我以为您怎么啦。来了一看，听说您洗澡去了，我也就放心了。”品子仰望着波子说，“妈妈，您一个人？……”

“不，竹原刚才还在。”

“是吗？已经走了？”

“我给品子挂电话以后不久……”

“那时候还在吗？”品子纳闷似的问道。“您只说让我到这儿来，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很担心呢。”

“谈到修建排练场的事，就请他去看看地点。”

“噢。”品子快活地说，“妈妈打起精神来了。品子也想去看看呢。”

“今晚歇一宿，明儿去看，好吗？”

“住在这儿？”

“倒不是打算住在这儿，不过……”波子吞吞吐吐，她避开了品子的视线说，“妈妈不愿意一个人回家，所以把你叫来……”

“妈妈不愿意一个人回家？”

品子只是轻声反问了一句，又深锁眉头，神情格外严肃。

“与其说不愿意，不如说难过啊，仿佛不可饶恕似的……”

“是父亲吗？……”

“不，是自己……”

“哦？对父亲？……”

“是啊，也许是对自己。自己是不可饶恕的。这是不是真有其事，妈妈也不知道……表面上是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是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

品子仿佛又重新思考着什么。

“今后妈妈到东京来，我陪妈妈回去算了。”

“妈妈像个小孩子罗。”波子笑了笑，“品子。”

“回家竟使妈妈感到难过，我倒没想到会到这个程度。”

“品子，妈妈说不定要同你爸爸分居。”

品子点点头，抑制住心潮的起伏。

“品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悲伤。不过，我以前就想过，并不那么震惊。”

“妈妈太不理解你爸爸啦。从一开始就不理解。尽管不理解，却能生活在一起，这个时期也许已结束了吧。”

“理解过来也不成了，不是吗？”

“不知道。同不理解的人在一起，自己也变得什么都不理解了。妈妈同你爸爸这样的人结婚，不知怎的，好像是同自己的幽灵结婚似的。”

“品子和高男都是幽灵的孩子？……”

“这不一样。孩子是活生生的人的孩子。是神的孩子。你爸爸不是说过吗，如果妈妈的心像现在这样离开你爸爸，那么生下品子和高男不也是件坏事吗？这是幽灵的话啊。对我们是不适用的吧。也许为了消愁解闷，活下去就是人的一生吧。可是，这样生活下去，妈妈最终也会被当作幽灵的啊。尽

管说是同你爸爸分手，却不只是两人的事，也是品子姐弟的事啊。”

“我倒没什么，只是高男……高男很想去夏威夷，是不是等高男离开日本之后……”

“是啊。就这么办吧。”

“不过，爸爸一定不会放走妈妈的。”

“妈妈似乎也使你爸爸相当痛苦。你爸爸同我结婚，完全是你奶奶的意志，你爸爸迄今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去贯彻你奶奶的意志。”

“那是因为妈妈在爱竹原，才有这种想法吧。”

“妈妈同爸爸分手，爱另一个人，我作为女儿，觉得这太苛刻了。爸爸问过我：妈妈同竹原继续来往好吗？我说：好。我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觉得爸爸问得太残忍了。高男则说：我不希望爸爸问我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个男子汉。”品子压低声音说，“竹原虽然是个好人……我并不觉得意外……不过，承认妈妈的爱，这好像品子我进了魔界一样。所谓魔界，就是以坚强的意志去生活的世界吧……”

“品子……”

“妈妈和竹原幽会，又把我叫来，这不去说它了，我倒无所谓。即使将来远离妈妈，品子也会想起今晚妈妈叫我来的事。”品子噙着眼泪，她不好问：与竹原在一起，您也感到寂寞吗？“为什么要叫品子来呢？”

波子顿时哑口无言。

莫非波子为了摆脱同竹原在一起时涌上来的某种情绪，

才给品子挂电话的？

波子和竹原就这样在一起，不想分离，也不想回家，在要拥抱的喜悦中，包含着辛酸的悲伤，仿佛无法把自己支撑起来。是某种无以自容的思绪，促使她把品子叫来的吧。

假如竹原没有拥抱波子，波子的脑海里恐怕不会浮现出品子来吧。

“我希望同你一起回家啊。”波子只是这样回答。

“回家吧。”

她们来到东京站，横须贺线的列车刚刚发车，她们等了二十分钟。

她们坐在月台的长椅子上。

“妈妈就是同爸爸分居,大概也不能同竹原先生结婚吧。”品子说。

“是啊……”波子点点头。

“同品子两个人生活，妈妈也只有跳舞……”

“当然罗。”

“我想爸爸决不会放弃妈妈的。高男可能去夏威夷，爸爸说他也要出国，恐怕是空想吧。”

波子一声不响，只顾凝望着对面月台移动的火车。

火车启动后，可以看见八重洲口那边的街灯。也许是品子想起来的吧，开始谈论在波子的排练场里同野津相会的事情了。

“我拒绝了。不过，还是要同野津跳舞的。”

翌日是星期天，下午波子在家中排练。

午饭后，女佣来传话说：

“竹原先生来访。”

“竹原？……”矢木落落寞寞地望了望波子，“竹原来干什么？”

矢木又冲着女佣说：

“你去告诉他：太太不想见。”

“是。”

品子和高男紧张地屏住气息。

“这样做行吧？”矢木对着波子说，“要见在外面见，这样不是更自由吗？干吗要厚颜无耻地到我们家里来呢！”

“爸爸，我觉得这不是妈妈的自由。”高男结结巴巴地说。他放在膝上的手在颤抖，突出在细小的脖颈上的喉核微微地颤动着。

“哼，就算是你妈妈吧，只要留有自己的行为的记忆，就不能自由吧。”矢木挖苦地说。

女佣又折回来说：

“客人说不是要见太太，是想见老爷。”

“想见我？……”矢木又望了望波子，“要见我，就更要回绝。你说我没有必要见他，没有约好今天见。”

“是。”

“我去说。”

高男说着利索地将长发往上拢了拢，走到大门口去了。

品子把视线从父母身上移开，投向了庭院。

满院几乎都是梅花。这是离家稍远，靠山种植的。檐前只种了一两株。

靠近品子厢房的走廊，种有瑞香花。仔细一看，结着坚硬的蓓蕾。梅花不知怎么样呢。

品子仿佛听见母亲的呼吸声，胸口堵得慌，几乎呼喊出来。她打算出门，穿了一身西服裙，无意中系错了扣子。

高男踏着响亮的脚步声，走了进来。

“他回去了。他说要去学校见爸爸，问了爸爸上课的时间。”高男说罢，盘腿坐下。

矢木问高男：

“他有什么事？……”

“不知道。我只让他走。”

波子一动不动，她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绑住一样。随着竹原的脚步声远去，她感到矢木的目光逼近过来了。竹原这两天就来，她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品子悄悄地看了看手表，默默无言地站起身来。她早已打扮好，便匆匆地走出了家门。

电车每隔半小时一趟，竹原肯定还在车站上。

竹原在北镰仓站的长站台上，低着头来回踱步。

“竹原先生。”

品子从木栅栏外呼唤。

“啊？”

竹原吓了一跳，停住了脚步。

“我现在就过去。离电车发车还有一段时间……”

品子急忙从小路上走过去，竹原也随之从轨道对面的站台向检票口走过来。

可是品子站在竹原面前，竟哑口无言了。她满脸绯红，变得拘拘谨谨的。

她拎着一个口袋，里面装了排练服和芭蕾舞鞋。

竹原在想：可能发生什么事，品子才紧追上来的吧？

“是去东京吗？”

“嗯。”竹原边走边说，却不瞧品子一眼，“方才我去府上了，你知道吧？”

“知道。”

“我本想见见令尊……但是，没能见着。”

上行的电车驶过来了。竹原让品子先上车，彼此面对面地坐下。

“能不能给令堂捎个口信，就说名义还是改变了……”

“啊？名义？……什么名义？”

“你这么说，她就明白。”竹原脱口而出，转念又说，“反正你早晚会明白的。是房子所属的名义呐。我是为了这件事来同令尊谈的。”

“啊？……”

“你是站在母亲一边的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令堂的人生意义在于今后呢。如同你的前途在于今后一样的啊。”

电车到达下一站—— 大船站。

“我在这儿告辞了。”品子说罢霍地站了起来。

驶往伊东的湘南电车，同这趟车交错进站了。

品子直勾勾地望着，一跃跳上了车厢。翻滚的心潮很快平静了下来。

刚才竹原来到大门口，品子父母坐在茶室里，品子受不

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她感受到母亲的心情，像是要从痛苦中喷出血来似的。

因此品子才出门追赶竹原的。她一见到竹原，又不好意思，羞涩得难以自容。她本想替代母亲转告什么，却又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要来呢？品子如坐针毡，便在大船站下了车。

她乘上湘南电车，也是突然决定的。品子一想到要去会见香山，便天真地使心神沉静下来。

残废军人在大矶一带募捐。品子茫然地听着他们那带刺儿的演说腔调。

“诸位，不要给残废军人捐款。捐款是被禁止的……”另一个声音说。

乘务员伫立在站口。

残废军人停止演说，踏着金属假腿的脚步声，从品子旁边擦身而过。他从白衣服里伸出一只手，也是金属骨骼的假手。

品子从伊东站乘上了东海一路公共汽车。到达下田得花三个小时，一路上将是日暮时分了。

(1950—1951)

唐月梅　译